29

董份曰史記之范蔡傳即莊子之秋水篇閎深奧衍壯麗奇博如人觀帝臺天闕層宮屬觀規模宏遠恍然失矣不讀此者不知文章之大也
王慎中曰此傳議論詞說悉本国策而叙事貫串則太史公筆也
茅坤曰寫范雎恩怨處烟波千里寫蔡澤一言而奪相處勢如轉丸於掌上矣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索隱曰漢書百官表中大夫秦官此魏有中大夫蓋古官也姓須名賈蓋密須氏之後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索隱曰世本昭王名遬襄王之子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索隱曰襄王名法章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伏後范雎數賈三罪案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

按此更名姓曰張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雎者太史公筆也

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索隱曰摺音力答反謂打折其脅而又拉折其齒也 雎佯死。即卷以簀。索隱曰簀謂葦荻之薄也用之以裹其尸也 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索隱曰更音羹溺郎溲也溺音年弔反溲音所留反○正義曰溺古尿字 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弃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正義曰卒祖忽反 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

茅坤曰穰侯禍胎從此范雎乘間亦從此

董份曰古之英雄知畧相當其所以為勝負者無他工如奕棋特爭先法耳曹操赤壁罷歸道經華容地多蘆

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索隱曰三亭亭名在魏境之邊道亭也今無其處一云魏之郊境總有三亭皆祖餞之處如今與期三亭之南蓋送餞已畢無人之處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亭岡在汴州尉氏縣西南三十七里按三亭岡在山名也蓋岡亭誤為南谷蘭案 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伏後范雎言王稽內臣之秦。至湖關。索隱曰地理志京兆有湖縣本名胡武帝更名湖即今湖城也○正義曰今虢州湖城縣也 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索隱曰內音納亦如字內猶入也 此恐辱我。我寧

輩先使老弱踐之以過曰劉備智過人而見事遲若使人從火吾屬無類矣穰侯索范雎之事類此夫穰侯既疑有人當即索之投机之會間不容髮顧去而復來則已墮雎計中矣後人論曹操劉備之強弱穰侯范雎之成敗不必求諸他觀此二事足矣余有丁曰雎料穰侯若燭肝膈胡寧不能奪其位易置之耶

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索隱曰索搜也先格反] 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暗含後來傾穰侯等案] [正義曰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臺費用千金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矢見之曰臣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爲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左右懼慴息靈公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此殆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公曰願見之荀息曰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鄰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也] 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索隱曰謂亦舍之而食以下客之具然草具謂麄食草菜之饌具也] 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猒天下辯士，無所信。[伏後廢四貴根目] 穰侯、華陽君，[徐廣曰華一作葉○索隱曰穰侯謂冉宣太后之異父弟穰縣在南陽華陽君羋戎宣太后之同父弟亦號爲新城君是也] 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

凌約言曰將敘范雎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機軸

邵銳曰雖從策中來每易一句或一字自佳

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伏後室器珍怪多于王室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穰侯傳作剛壽欲以廣其陶封。范睢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索隱曰戰國策立作涖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索隱曰椹音陟林反椹者莝椹也質剉刃也謂腰斬者爲椹質也

董份曰割榮意已指穰侯等而不可明言故微及之

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有和朴。正義曰縣音玄劉伯莊云玞玉朴也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弃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索隱曰割榮郎上之擅厚謂擅權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

董份曰雎此書淺言之則不足以感王深言之則立僨事故其心最苦又曰情竭辭急不如是不足感人也

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蔑非是

董份曰動昭王處唯此言最深所謂危以激之也

凌約言曰秦王国事之非在尊太后

敗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徐廣曰一作溉音同○索隱曰戰國策概作關謂關涉於王心也徐作音同非也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曰徐按戰國策文也於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正義曰長安故城本秦離宮在雍長安北十三里也詳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正義曰永巷宮中獄也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爲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

穰侯范雎說秦之要在廢太后穰侯故未見秦王而先設此計以感之預爲進言地耳

余有丁曰洒然非但敬肅兼有恐懼意

董份曰此處欲言不言最妙然非善形容不能見其次序

王維楨曰三跽請而不言以嘗試其意耳

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索隱曰鄒誕生本作惛然音昏又一作閔音敏閔猶昏暗也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徐廣曰洒先典反○索隱曰鄭玄云洒然敬肅之貌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索隱曰跽其紀反跽者長跽兩膝被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

芧坤曰雎為欲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關手而太史公與戰国策儘能摹寫

楊慎曰臣非有畏一句為下文患憂恥之綱下文患憂恥三句即非有畏之意又為下三段之綱

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晴伏太后穰侯）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此咸動處）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 索隱曰厲音賴癩病也言

楊慎曰叠言三不足以及五死字文如貫珠

楊慎曰五死應上以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楊慎曰伍子胥夜行晝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漆塗身生瘡如病癩 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荊 徐廣曰一作羌 孟賁 許慎曰成荊古勇士孟賁衛人 王慶忌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忌 夏育之勇焉而死 騶索 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本無有字）補於秦此臣之所（此處動處）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 索隱曰劉氏云陵水即栗水也陵栗聲相近故惑也 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篪 徐廣曰一作簫 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爲厲爲狂字臣有何恥應上恥字此段言爲厲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也

茅坤曰提一个臣何患一个臣何憂一个臣何恥末系以臣之所恐云云昭王焉得不感發

楊慎曰末言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窮辱卽爲厲爲狂也臣不敢畏也應前非有

因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恥（此最感動處）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至此纔說出）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索隱曰態謂姦臣謟詐之志）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正義曰昭明也無與明其姦惡）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

畏而不敢言也字眼極有關鍵

淩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國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爲之甘心又何有于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印終歸之也

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溷○索隱曰二字並音胡困反慁猶汨亂之意）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弃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正義曰括地志云甘泉山一名鼓原俗名磨石嶺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關中記云甘泉宮在甘泉山上季代永久無復甘泉之名失其實也宮北云有連山土人爲磨石嶺郊祀志云孫卿言黃帝得仙寒仙寒者谷口也按九嵏山中西謂之谷口卽古寒門也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南帶涇渭右

茅坤曰到此不言內又只先言外雖所以深交其君而後能逐穰侯輩三人也

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幷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兎也索隱曰戰國策云韓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是韓盧爲犬謂施韓盧而搏蹇兎也喻秦彊言取諸侯之易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淺言之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

董份曰言文子以喻穰侯

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正義曰辟尺亦反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索隱曰謂田文子孟嘗君也猶戰國策謂田盼田嬰爲盼子嬰子也大臣作亂文子出一本作弃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

茅坤曰秦之伯業定于遠交近攻之一言

茅坤曰始而親韓魏者陽予之以為聯屬楚趙之地因以招呑也楚趙呑既已内附則兵入韓魏而彼三国者不我衡也此亦破從之術也未幾而拔魏收韓蓋未嘗及親之也已

鮑彪曰遠交近攻雎之策當矣語未卒而復欲親之既親之又欲伐之立

盜糧者也索隱曰借音子夜反一作籍亦音同賫音側奚反言為盜賫糧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弊以事之不可則割地

談之間殽乱如此使人主何所適從乎若曰某策為上某次之其可也

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正義曰音妬石柱虫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皋之道不通正義曰言宜陽陜虢之師不得下相救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正義曰言澤路之師不得下太行相救王一

王鏊曰根深而後動

凌約言曰母子之間人所難言者雎意以不廢太后無以逐穰侯不逐穰侯無以得相位奚暇計其他哉

按范雎欲得相位必須太后穰侯但骨肉之間不能直指故方未見王時即感怒之以植其根及其既見則欲言不言反覆宛轉以待其自悟至王自言上及太后下至大臣可以直指矣却又先言外事以待數年始及其内漸漬不驟如此聽者自不覺入于肝鬲矣雎其深于術哉

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正義曰新鄭巳南一宜陽令二滎澤路三 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閒說曰。正義曰閒音閑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國策文作單 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 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内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徐廣曰政適音征敵 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索隱曰弊者斷也御者制也言穰侯執權以制御王斷於諸侯也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正義曰披音片被反 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索隱曰淖姓也音尼教反漢有淖姬是也高誘曰管典也言二人典齊權而行弑逆也○正義曰淖齒楚人齊湣上臣 射王股。擢王筋。索隱曰言射王股誤也擢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是說二君事 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

主父於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到此纔危言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應前宣太后之弟一段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摹寫雎之羇旅入秦而挑四貴之權以後又總摹寫雎之報復魏齊本末

董份曰豈有秦用客卿數年且以爲相而魏不知者耶此必多資賈意者實引疑之故以綈袍示恩反爲賈貴亦不可知也

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應前以太后故私家重于王室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索隱曰劉氏云河東臨晉有應亭。則秦地有應也。又案秦本紀以應爲太后養地。解者公云潁川之應鄉。未知孰是。○正義括地志云故應城古應鄉在汝州魯山縣東四十里也提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正義曰劉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耶。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

董份曰此處賈疑雎已說用故以假人乘駟馬試之耳

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索隱曰綈厚繒也音啼蓋今之絁也○正義曰今之麤袍〕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索隱曰劉氏云孺子蓋謂雎爲小子〕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一本吾下有固字〕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

茅坤曰總只范雎許變姓名爲張祿一句摘寫千情萬態亦于畧處反詳之調也

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續贖古通用〕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

茅瓚曰引中包胥一段謂然君子長者之道

爲楚郤吴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一應前）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矦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矜報復）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

按恨者恨其不及用也

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韋昭曰凡初崩爲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伏後案）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

茅坤曰專要摹寫睢之辱於魏齊顯於秦因以報復于魏故於恩怨處儘方婀娜
茅瓚曰一飯之德二句足概其相秦後事

於桓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索隱曰睚音崖賣反眦音士賣反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 范睢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太行索隱曰劉氏以為蓋在大行西南高平拔之正義曰括地志云南韓王故城在懷州河陽縣西北四十里俗謂之韓王城非也秦時周桓王以與鄭紀年云鄭侯使辰歸晉陽向更名高平拔之則少曲當與高平相近 秦昭王

王維禎曰平原君固不出魏齊此所以得士

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睢必報其仇乃詳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索隱曰上為如字下為音于偽反以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 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

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見虞卿傳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壁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索隱曰陘音邢陘蓋在韓之西界與汾相近也○正義曰按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里汾水之陽因城河上廣武索隱曰劉氏云此河上蓋近河北之地本屬韓今秦得而城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

按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而

索隱注曰趙括之號非也

茅坤曰范雎罪之大者太史公更不放過

黄震曰范雎辱于魏齊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離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己之恩讐蓋亦勞矣然卒以任二人敗事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况竊之君以私所恩耶

張之象曰前言范雎不憚此言應侯

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虞喜志林云馬兵之首也號曰馬服者言能服馬也鄘氏頗音疋波反秦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五十年。○索隱曰徐據秦本紀及表而知也應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一本作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應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十二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

日益以不懌文亦相顧

按武安由范雎死故秦王揭之

茅坤曰如此結束如此過脉騎龍手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雎事

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劒利而倡優拙。正義曰論士能善卒不戰夫鐵劒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索隱曰激音擊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令案游學干諸侯小大甚眾。正義曰不待禮曰干不遇。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索隱曰荀卿書作唐莒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索隱曰按

按刺齒二字見曲禮

左傳云國子實執齊秉服虔曰秉權柄也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徐廣曰曷一作偈偈一作仰巨一作渠。索隱曰曷鼻謂鼻如蝎虫也巨肩謂肩巨於項也蓋項低而肩豎也曷其例反魋顏蹙齃膝攣。攣兩膝曲也徐廣曰一作卒。索隱曰上魋音徒回反魋顏謂顏貌魋回若魋梧然也齃音烏曷反蹙齃謂鼻蹙眉膝攣謂膝又攣曲也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持梁作飯也刺齒二字當作齧又作齕也。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持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爲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

董份曰范雎以亾因而欲間骨肉蔡澤以羈旅欲代相行而無嫌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聳動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即雎之繆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爾雅曰款足者謂之鬲郭璞曰鼎曲脚○嗌接索隱曰釜音父鬲音歷款者空也言其足中空也而郭氏云鼎曲脚者以款訓曲故云曲脚也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宣

董份曰惟直荅然字最妙詞少緩氣少歛即拙矣
凌約言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議論要不外此

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徐廣曰一本無此字）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

余有丁曰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爲所窘耳

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吴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紬反）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吴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爲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

董份曰雖欲說雎退位而實稱且賢故詞可入然說亦正

按僇字宗與本文合

雖絶亡盡能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所恨。何爲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索隱曰言以比干子胥申生皆至忠孝而見誅放故今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僇而憐其臣子也

許相卿曰只將一死字難倒范雎終篇竟以死恐之

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索隱曰批音白結反又音豐雞反批患謂擊而却之折音之列反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結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

余有丁曰陡然直指若利刃銛鋒得竅郤入安得不迎刃而解乎

蔡清曰蔡澤見得范雎是何快意恩仇之人故以此說之若范睢可以無道感而不難于釋相位矣此正是說客用察處

茅鹿門曰太史公傳范雎則歷數其欲以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又復

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直說出睢心事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

云然可見知忌報德了結范雎一生心事故與二傳相照應如此

按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太史噭戰国策作太史啓田單傳有太史嬓乃齊襄王后之父也

按澤舉桓公夫差見國君發盛滿而不以卑退自居猶未免于咎且凶也況乎相人國者而可

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徐廣曰呼一作嘑○索隱曰二人勇者夏育賁育也噭音皎○正義曰呼大故反）然而身死於庸夫（索隱曰高誘云夏育為田搏所殺然太史噭未知誰之所殺恐非齊襄王時太史也）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

以成功久處乎此後雖分三段總是一意

陳沂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增一白起不惟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也

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稸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幷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

按詳商君吳起大夫種申上文也中入白起耳目之所見聞也故摠以四子者五句結之是第一段

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幷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勵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亾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索隱曰劉氏云入猶充也謂招携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

凌約言曰歷叙四子不善居功以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幾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反覆感詠要不外成功者退一語

按戰国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分勝者所獲也

按范蠡見幾明決扁舟五湖正所謂名與身俱全者上也四子豈能彷彿其萬一哉應侯苟戀位于秦不忍分功求退則名在僇辱而身不可全與四子等耳是第二段

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索隱曰信音申詘音屈謂志已展而不退）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班固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在行驅謂投投瓊也○索隱曰言夫博奕或欲大投其瓊以致勝或觀其勢弱則大投地分而分功以遠救事具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正義曰施猶展也言伐得三川之地以實宜陽言展開三川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

按此直欲其辭位而去則能賢如古人壽如喬松子孫世享祿位無絕人臣立功持己所深願而不可得者皆萃于應侯之一身矣見第三段

董份曰戰國之士世當少之然倜儻豪傑亦有不可及

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

范雎雖脫死亡而取相其恩仇決意氣俯仰然及澤一說即讓位弃印如振埃洗垢不復顧藉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不可及也

王維禎曰穰侯傾於范雎范雎奪於蔡澤智巧相危而不相悟猶謂之智士乎

王應麟曰蔡澤雖以辯智奪范雎之位然竟免范于難其有益于范亦大矣

鮑彪曰周衰辯士皆務材角智極於利而已唯澤爲近道得明哲保身之策故其持位不數

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月引去優游於秦
以封君令終美矣
非苟知之亦允蹈
之澤之謂乎

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索隱曰二子范雎蔡澤也雎戹於齊折脅摺齒澤困於趙被逐弃鬲是也惡音烏激音擊

索隱述贊曰應侯始困託載而西說行計立賓平寵稽倚秦市趙卒報魏齊綱成辯智范雎招携勢利傾奪一言成蹊

蘇子古史曰范雎相秦其所以利秦者少而害秦者多以魏冉之專忘其舊勳而逐之可也并逐宣太后使昭王以子絕母不已甚乎宣太后之於秦非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鄭武姜莊襄后猶不可絕而雎絕之獨不愧潁考叔茅焦乎及雎任秦事殺白起而用王稽鄭安平使民怨於內兵折於外曾不若魏冉之一二以予觀之范雎蔡澤自爲身謀取卿相可耳未見有益于秦也

楊維楨曰應侯入秦退四貴而攫取其相如探物囊中及祿位既盛則又不以四貴爲戒必俟夫澤之再三辯說而後謝病譬之奕也觀局則明當局則昏應侯之退已合退于請藥賜死之時而律死不退使非澤乘其日昃之勢吾固未知其死所吾尤取澤之善說近道不必攻雎于王而攻雎于雎亦以雎可言感而澤之言又足以寤雎者故雎決于去而不俟夫逐也及澤代雎不數月即幡然引去又不俟逐雎者逐

我優游于秦以封君令終
若澤者不謂之哲人乎
黄震曰范睢以口舌攘穰侯之位而蔡澤
復以口舌攘之睢所謂螳螂捕蟬黄雀在
後也然攘穰侯以君臣骨肉之親則睢攘之
也難范睢當君臣疑阻之際則澤攘之也
易睢遠交近攻之策真有益於秦澤特羈
旅之餘竊富貴耳澤始非睢以離間昭王
母子兄弟而得之澤勸睢功成
身退其心雖私而論則正矣
盧大經曰范睢蔡澤皆辨士也太史公以
之連傳然睢傾危澤明坦睢幽險詭秘危
人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宣言
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
理睢必俟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退澤
爲秦相數月即告老爲客卿以終進退雍
容過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客寵如
彼兎之專窟如徨徨之嗜酒老焱而不知
止受禍而不之覺者
是又在范睢下矣

董份曰蔡澤說應侯而奪之位其辭雄矣
然以功成當去志得當止則亦天下之至
理也故應侯聽之而澤一因人讒遂弃相
印與睢亦不旋踵蓋不徒言而已以秦之
少恩而二子翩然皆能免于刑僇善保終
始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二子之謂矣
余謂戰國之士有不可及者蓋
如此而澤尤高其振世之傑哉

史記評林卷之七十九 終

茅坤曰讀樂毅傳令人頓生肘翼為之憤咽而流涕云

按太史公詳叙樂毅入燕始末蓋為毅他日遺燕惠王書張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樂毅列傳第二十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羊為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正義曰今定州）魏文侯封樂羊以靈壽（徐廣曰屬常山 ○索隱曰地理志常山有靈壽縣中山桓公所都之地 ○正義曰今鎮州靈壽）樂羊死葬於靈壽其後子孫因家焉中山復國至趙武靈王時復滅中山（索隱曰中山魏雖滅之尚不絕祀故後更復國至趙武靈王又滅之也）而樂氏後有樂毅樂毅賢好兵趙人舉之及武靈王有沙丘之亂（徐廣曰趙有沙丘宮近鉅鹿）乃去趙適魏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而

茅坤曰毅仕魏為魏使于燕以燕客遇之不及報而西遂留燕委質焉可乎

董份曰言齊強以見樂毅之功大

怨報齊也。燕國小辟遠力不能制。於是屈身下士。先禮郭隗。正義曰說苑云燕昭問於隗曰寡人地狹民寡齊人取薊八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以孤之不肖得承宗廟恐社稷危存之有道乎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師王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友霸者之臣其名臣其實僕危困國之臣其名臣其實虜今王將自東面目指氣使以求臣則廝役之才至矣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理以求臣則人臣之才至矣北面等禮不乘之以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才至矣西面逡巡以求臣則師傅之才至矣誠欲與王霸同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常置隗爲上客以招賢者。樂毅於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先以齊之强起案南敗楚相唐眛於重丘。索隱曰眛音莫葛反地理志重丘縣名屬平原○正義曰在冀州城武縣界西

茅坤曰惜乎毅所說趙及楚魏之說不傳

摧三晉於觀津。索隱曰地理志觀津縣名屬信都漢初屬清河也○正義曰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與秦昭王爭重爲帝。已而復歸之。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嚪秦以伐齊之利。徐廣曰嚪進說之意○索隱曰嚪音[illegible]濫反字與啗同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以能自矜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

弟坤曰毅能以弱旅入燕而連五國之兵卒以破齊者固其時當推以齊故皆以兵委五國而東踐蹈無故也

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索隱曰護謂總領之也 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燕昭王大說。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並贈伏毅書中語案 封樂毅於昌國。徐廣曰屬齊○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齊郡○正義曰故昌城在淄州淄川縣東北四十里也 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正義曰即墨今萊州 會燕昭王死。

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於是燕惠王固已疑樂毅。得齊反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索隱曰騎劫燕將姓名 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也 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

楊慎曰樂毅報君書固善矣惠王書亦自委曲懇至足以飾前非而動衆志

上。正義曰滄德二州之北河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以故破軍亡將失齊。又怨樂毅之降趙恐趙用樂毅而乘燕之弊以伐燕。燕惠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爲燕破齊報先王之讎。天下莫不震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弃羣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爲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隙。遂捐燕歸趙。將軍自爲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

樓昉曰此書可以見燕昭王樂毅君臣相與之際畧似蜀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按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二句是一篇大指中間多是說此二句意

乎。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不敢斥言王故託之侍御者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緣此所以爲燕世主之心。正義曰樂毅見燕昭王有自高尊世上人主之心故假魏節使燕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

按此自叙所以事先王之由

按毅不歸功于己而托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最是宛曲處

正義曰杜預云兄同姓羣臣也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正義曰濟水之上在齊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

緣此所以仕燕

一與

按此叙先王所以畜臣之由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以自明

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

應前叙事

齊器設於寧臺，索隱曰燕臺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燕元英磨室二宮皆燕宮在幽州薊縣西四里寧臺之下大呂陳於元英，索隱曰大呂齊鍾名元英燕宮殿名也故鼎反乎磨室，徐廣曰磨一作歷也○索隱曰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磨室亦宮名戰國策作歷室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磨室燕宮名也高誘云燕噲亂齊伐燕殺噲得其鼎今反歸燕故鼎薊丘之植植於汶篁，徐廣曰竹田曰篁謂燕之疆界移於齊之汶水○索隱曰薊丘燕所都之地言燕之薊丘所植植齊王汶上之竹徐廣非也○正義曰幽州薊地西北隅有薊丘又汶水源出兗州博城縣東北原山西南入泲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索隱曰慊音苦簟反亦作嗛嗛者常慊然而不愜其志也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

按此言毅所以事燕王之心
董份曰兩言可幸無罪其詞雖謙而意難奪
按此言已佐燕之行終澤
董份曰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以死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又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隸者見大將老不宜輕
又曰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勝于痛哭

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

按[illegible]曰[illegible]以手燕之由與不敢[illegible]之意
余有丁曰爲利即所謂棄燕之啖者索隱解未明
按此明己無背趙以攻燕[illegible]惠王之疑

江而不化索隱曰言子胥怨恨故雖投江而神不化猶爲波濤之神也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索隱曰誹音方味反墮先王之名索隱曰墮音許規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索隱曰謂既臨不測之罪以幸免爲利今我仍義先王之恩雖身託外國而心亦不敢出也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正義曰君子之人交絕不說己長而談彼短忠臣去國不潔其名索隱曰言忠臣去離本國不自潔其名云己無罪故禮曰大夫去其國不說人以無罪是也○正義曰言不潔己名行而咎於君若箕子不忍言殷惡是也臣雖不佞索隱曰不佞猶不才也數奉教於君子矣索隱曰數音朔言我以數往奉教令於君子君子即識禮之人謂己在外猶云己罪不說王之有非故下云不察疏遠之行也

按此叙已所以通燕之意

陳仁子曰世稱毅曰王佐以今觀之毅亦戰國詭詐之士而已矣戰國之習于周不合則之魯于魯不合則之齊之宋之晉之秦無擇也毅特材以顯列國所不拘節以全大義亦去之不潔其名獨不知忠臣不事二君乎若曰避讒以辨亦心迹革騃者以自代可也何乃飄然而去至使惠王懼其伐國而致書焉此固中行說之流耳夏侯玄尚以微子為論何哉

亦忠臣之節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夏侯玄曰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乎知機合道以禮始終者與又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於至公而以天下為心者也夫欲極道德之量務以天下為心者必致其主於盛隆合其趣於先王苟君臣同符則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夫千載一遇之世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迹當時止於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不屑苟利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以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以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於為利矣圍城而害不加於百姓此仁心著於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此至德全於天下矣邁全德以率列國則幾於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以縱二城收民明信以待其弊將使即墨莒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施之然則求仁得仁即墨大夫之義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開彌廣之路以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以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勇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民應如草道光宇宙賢智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於兩邑乃致速於天下也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於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以威劫之以兵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於二城之下受殺傷之殘以示四海之人是縱暴易亂以成其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溺之仁且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於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以殊哉其與鄰國何以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也豈不慮不速之致變哉顧業乖與變同歸是觀之樂生之不屠二城未可量也

王維禎曰夏氏許樂生過矣還齊寶器虜齊人民惡能若所云哉

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閒為昌國君。索隱曰閒音紀閒反而樂毅往來復通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於趙

張華曰望諸君冢在邯鄲西數里

樂閒居燕三十餘年燕王喜用其相栗腹之計索隱曰栗姓腹名漢有栗姬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閒樂閒曰趙四戰之國也索隱曰言趙數距四方之敵故云四戰之國 正義曰東鄰燕齊西邊秦樓煩南界韓魏北迫匈奴其民習兵伐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之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閒之宗也於是樂閒奔趙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燕王恨不用樂閒樂閒既在趙乃遺樂閒書曰紂之時箕子不用犯諫不怠以冀其聽商容不達身祇辱焉以冀其變及民志不入獄囚自出索隱曰民志不入謂國亂而人離心向外故云不入又獄囚自出是政亂而士師不為之守法也然後二子退隱故紂負桀暴之累二子不失忠聖之名何者其憂患之盡矣今寡人雖愚不若紂之暴也燕民雖亂不若殷民之甚也室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及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謂君取之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趙封樂乘為武襄君索隱曰樂乘樂毅之宗人也其明年樂乘廉頗為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後五歲趙孝成王卒襄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

按室有語句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常燕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茅坤曰漢高帝心所嚴事孔子而下信陵樂毅兩人而已

茅坤曰樂臣公以下太史公以文為戲處于樂氏特明其世系而已然亦太史公好黃老本旨

楊慎曰樂毅賢及老子傳授名[illegible]太史公之斈益本老子

亡入魏。其後十六年。而秦滅趙。其後二十餘年。高帝過趙。問樂毅有後世乎。對曰有樂叔。高帝封之樂鄉。徐廣曰在此新城。○正義曰地理志云信都有樂鄉縣 號曰華成君。華成君樂毅之孫也。而樂氏之族有樂瑕公樂臣公。一作巨公 趙且為秦所滅亡之齊高密。樂臣公善修黃帝老子之言。顯聞於齊。稱賢師。

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及主父偃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樂臣公學黃帝老子。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樂瑕公。樂瑕公教樂臣公。索隱曰本亦作巨公 樂臣公教蓋公。索隱曰蓋音古闔反蓋公史記不名 教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索隱述贊曰昌國忠讜人臣所無連兵五國濟西爲墟燕王受間報書義士慷慨明君軾閭閒乘繼將芳規不渝

蘇子古史曰齊湣王無德而有功諸侯之所共疾樂毅爲燕合諸侯破齊殺湣王舉全齊之富而歸之燕御齊五年下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服兵久於外而燕人無怨心諸侯無異議其所以鎮撫內外必有道矣至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此非戰之罪勇智相敵勢固然耳夏侯玄不達兵勢以謂毅不下二城將以成王者之業與書生之論非其實也

董份曰樂毅狥齊其勢亦有不可遂拔者然燕非有大德殊改以服齊人之心不過連勢借力乘亂攻昧欲并兼其國雖攻拔二邑而人未忘齊其亂終作以秦之强六

國陵夷乘其積衰漸以兵滅而及其起而亡秦者猶六國之後也況嘗齊之猶盛乎樂毅之智必見其有難拔之形欲困以歲月然不知自古未有以力經營可以并國滅姓善後而無事者即其與二城為守與若藉燕王益恢仁義以服齊心定國置君反城與地則恩浹于齊人德著于天下所謂亂而伐之成莫大焉服而舍之仁莫厚焉上可以成王業而下亦不失為桓文惜不及此也

黃震曰樂毅為燕報齊誠師出有名矣而盡取寶物祭器輸之燕仁義之師不為也狥齊五歲下七十餘城而莒即墨猶未下者齊王係於莒有困獸覆車之勢齊方憤發而毅之師已老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其勢然也夏侯玄許以湯武之事何甚耶然毅以讒去適趙趙父母國也報燕惠王書稱忠臣去國不潔其名不效戰國反覆復為趙而燕夫就無撫傳之子孫亦然高帝過趙復封其孫樂叔者於樂卿信義之入于人深矣然則樂毅非戰國之士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　終

茅坤曰兩人為一傳中復附趙奢已而復綴以李牧為四人傳須詳太史公次四人線索綿綿知趙之興亡矣張文象曰不書邑里世系而直以趙之良將称之亦一例也

王維禎曰廉藺同傳而廉尚勇有戰功藺多智有口辯卒併保趙兩人者相資也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叙頗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取晉陽。索隱曰陽晉衛地後屬齊今趙取之司馬彪郡國志曰今衛國陽晉城是也有本作晉陽非也晉陽在太原雖亦趙地非齊所取也○正義曰按晉陽故城在今曹州乘氏縣西北四十七里也　拜為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叙相如　藺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為後相如可使眼目　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插入頗　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

楊愼曰當時趙君用人如此之審宜秦之不敢加兵也

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束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

專叙相如

鄒定曰趙王知相如之必能完璧乎曰不知也相如能知秦之必歸璧乎曰不知也然則何以使之曰相如以死徇非趙王以意氣任相如璧亡而相如歸趙重矣璧不返相如死之趙亦重矣因勢之重輕于是係焉是行也良亦幸矣雖然璧之重不重于相如為一璧而失相如是以七尺敵也士亡則國隨之何璧之守哉古人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予亦曰國無寡得璧其寡趙王知是無幾免夫茅坤曰刊此時非相如不能為此尤

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本謀

重璧

景非太史公不能描寫此神色

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有文体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索隱曰周禮大行人別九賓謂九服之賓客也列士傳云設九牢也○正義曰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索隱曰廣成是傳舍之名傳音張戀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

何孟春曰藺相如爭趙璧事氣蓋秦庭而楊龜山弗是之謂古有以皮幣珠玉而不得免者況一璧乎歸趙何益是時宋輸女直金帛多矣不知又何益也龜山此論豈其未見靖康之後事耶

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間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索隱曰嘻音希嘻乃驚而怒之辭也）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

按相如澠池之會如請秦王擊缻如召趙御史

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結案）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予秦璧其後秦伐趙拔石城（徐廣曰惠文王十八年○索隱曰劉氏云蓋謂石邑也○正義曰故石城在相州林慮縣南九十里也）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索隱曰在西河之南故云外○案表在趙惠文王二十年）趙王畏秦欲毋行（合叙）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澠池（徐廣曰二

書如請咸陽為壽一一與之相匹無纖毫挫於秦一時勇敢之氣真足以褫秦人之魄者太史公每於此等處更着精神

茅坤曰予覽太史公描寫相如事即王摩詰詩畫相似

十年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盆缻秦王以相娛樂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曰缻音缶○正義曰缻音缾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缻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正義曰濺音贊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為一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為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索隱曰王劭按董勛荅禮曰職高者名録在上於人為右職卑者名録在下於人為左是以位下遷為左○正義曰秦漢以前用右為上合敘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

茅坤曰以相如之矣猶出身宦豎及使虎狼之秦如視嬰孩頗避廉頗者重趙故也相如所見豈下廉頗哉

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借前案反說）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鬬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索隱曰肉袒者袒衣而露肉也負荊者荊楚也可以為鞭也）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

按以下錯紀相如廉頗功業

按此傳只叙相如完璧擊缻二事而廉頗獨以戰功稱最却於始末處略叙数句見之極得錯綜輕重之法

至此也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一篇領袖）（索隱曰崔浩云要齊生死而刎頸無悔也）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徐廣曰幾邑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疑幾是邑名而或屬齊或屬魏耳田單在齊不得至於拔也○索隱曰世家與此列傳合而戰國策云秦敗閼與反攻魏幾是幾亦屬魏故裴駰云或屬齊屬魏也○正義曰幾音祈在相潞之間）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索隱曰案防陵在楚之西屬漢中郡魏有房子蓋陵字誤也○正義曰城在相州安陽縣南二十里因防水為名）安陽拔之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結前起後）至平邑而罷（正義曰故城在魏州昌樂縣東北三十里）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閼與下。

按此起用前例余有丁曰奢趙名將又恬代與起敗業亦安作入之

按此傳前敘趙奢事後段敘括之死于秦頗之奔于魏以附之總見趙將亡之兆云

蘇洵曰遷之傳廉頗也議救閼與之失不載焉見之趙奢傳其與善也不亦隱而彰乎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突起）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趙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彊國彊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太平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按上趙奢破秦軍閼與乎）軍於閼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

茅坤曰不欲人諫者絕軍中譁言也

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徐廣曰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正義曰國謂邯鄲趙都也）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茅坤曰厚集其陣者嚴肅其部伍使敵不得卒犯也戒當卷甲而趨之後也

按督不用前令故云胥後令

茅坤曰據高以淩下勢順而便利也

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索隱曰案胥須古人通用今者胥後令謂胥爲須須者待也待後令謂許歷之言更不擬誅之故更待後令也○正義曰胥猶須也軍去城都三十里而不行未有計過險狹恐人諫令急救武安乃出此令令吾戰須得謀策不用前令故云須後令也邯鄲許歷復請諫。索隱曰邯鄲二字當爲欲戰謂臨戰之時許歷復諫也王粲詩云許歷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是言趙奢用其計遂破秦軍也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是完士未免從軍也曰先據北山上者勝。正義曰閼與山在洛州武安縣西南五十里趙奢拒秦軍於閼與即此山也案括地志云言拒秦軍在此山疑其太近洛州既去邯鄲二十里而軍又云移之二日一夜至閼與五十里而軍壘城據今洛州去潞州三百里間而隔相州恐潞州閼與聚城是所拒據處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張華曰趙奢冢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

按三人同功一体

伏病令語

揔挈

詳

洪邁曰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其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以故用之而敗也

按相如與括毋所論各據其一短相知謂括不知變合毋謂括惟利私家夫變合不知必無勝算私家利則不能與士卒同甘苦此括所以不可將也趙王不聽固欲用之遂

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專言趙括）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正義曰奉音捧）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

使數十萬生靈悉淪喪于長平之下而趙幾危矣吁信間之害可勝惧哉

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因曰。王終遣之。卽有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暗伏後案）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阬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幾不

茅坤曰以下廉頗本末當入廉頗傳而頗入此者以趙將自奢而下次復廉頗〻廢用括〻死復用廉頗〻免復樂乘〻與頗走復任李牧此趙始末次第亦可以前廉頗藺相如者兩人為一傳故不及併入也

柯維騏曰市道交即馮諼所論趨市者也孟嘗唾面[illegible]

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乃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覆前案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索隱曰信平號也。○徐廣曰尉文邑名也。按漢書表有尉文節侯，云在南郡，蓋尉官也，文名也。謂取尉文所食之邑，復以封頗，而號為信平君也 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

公勒門長平之交移于冠軍魏其之客移于武安汲鄭廢而賓客益落任昉死而其後莫恤古今交態尽然不独廉頗也

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正義曰在相州內黃縣東北也 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插入李牧 拔武遂、方城。索隱曰地理志武遂屬河間國，方城屬廣陽也。○正義曰武遂易州遂城也，方城幽州固安縣南十里 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

按馬援據鞍矍鑠亦精雖老猶堪一行與廉頗意同

楊慎曰冷語收煞妙

按此起亦用前例

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索隱曰謂數起便也矢一作屎〕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聞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正義曰廉頗墓在壽春縣北四里藺相如墓在邯鄲西南六里〕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正義曰今鴈門縣在代地故云鴈門也〕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如淳曰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為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索隱曰如淳解莫為大非也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帥軍還則罷理無常處以幕帟為府署故曰莫府則莫當作幕字之誤也〕為士卒費曰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索隱曰上紀莧〕

要約言曰李牧日擊數牛享士而不敢用虽王讓之如故及使他人代之再至亦如故約兵

〔反下音紫〕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反前不敢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反前不亡〕邊不得田畜〔正義曰許六反〕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應前不亾反前失亾多〕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

法云守如處女距如脫兔牧其庶幾

茅坤曰張左右翼兵訣之最也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 彀者十萬人。索隱曰彀音古候反彀謂能射也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索隱曰委謂弃之恣其殺畧也 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襜都甘反襤路談反徐廣曰一作臨騶又案如淳曰胡名也在代地 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抻入廉頗）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接上者傳趙乃以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索隱曰煖即馮煖也龐音皮江反煖音況遠反又音喧劇辛本趙人仕燕者 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

王應麟曰趙使樂乘代廉頗頗怒攻樂乘樂乘使趙葱顏聚代李牧牧不受命此非為將之法頗牧特戰国之將耳易之師曰行險而順

余有丁曰此傳叙趙之存亡係相如頗牧之去留死生

城。索隱曰扈氏輒名漢張耳時別有扈輒也劉氏云武遂本韓地在趙西恐非地理志河間武遂也 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正義曰在栢州槀城縣西南二十里 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索隱曰齮音蟻 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索隱曰縣名地理志在常山音婆又音盤○正義曰在栢州房山縣東二十里也 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韋連）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与上者傳文異）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尚。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

故言李牧誅及王遷虜以終之

茅坤曰小論中不入牧何也

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索隱曰一作掘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索隱曰信音申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索隱述贊曰清飈凛凛壯氣熊熊各竭誠義遍爲龃雄和璧聘返澠池好通負荊知懼屈節推工安邊定策頗牧之功

蘇子古史曰藺相如非戰國之士也以死行義不屈於强秦以禮為國不校於廉頗其處剛柔進退之際類學道者使居平世可以爲大臣矣非戰國之士也廉頗李牧皆以將亾之趙抗方輿之秦其爲力艱矣卒以其用舍爲趙之存亾趙能用之而不能終之悲夫

黄震曰藺相如庭辱强秦之君而引車避廉頗廉頗以勇氣聞諸矦而肉袒謝相如先公後私分弃前憾皆烈丈夫也勇怯各得其所矣然先之者相如也趙奢治賦不少貸平原君之家而平原君因薦之王而用之君子不多奢之刑法自近而多平原君之以公滅私也括輕易取敗無足道括母言父子異心之狀可謂得觀人之法李牧養威持重戰無不勝與頗齊名而頗牧皆廢於讒人郭開之口趙之亾忽焉悲夫

又曰太史公作廉頗藺相如傳而附之趙奢李牧趙之興亾著焉一時烈丈夫英風偉槩令人千載興起而史筆之妙開合變化又足以曲盡形容奇㦲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一　終

閔如霖曰以不見知三字起文勢自當如是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索隱曰單音丹〕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徐廣曰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菑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索隱曰地理志云東安平屬淄川國〕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伏多案〕〔徐廣曰傅音附○索隱曰斷音都緩反斷其軸恐長相撥也以鐵裹軸頭堅而易進也傅者截其軸與轂齊以鐵鍱附軸末施轄於鐵中以制轂也方言曰車轄齊謂之籠郭璞云車軸也〕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

按此傳宣言三縱反間二見田單將略全是以奇勝人

轞折車敗。徐廣曰轞車轊頭也音衛 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湣王於莒。徐廣曰多作悼齒也 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東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應前 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

蘇軾曰田單使人食必祭以致烏鳶又故為神師計近兒戲無益于事蓋先以疑似置人心腹中則夜見火牛龍文足以駭動取一時之勝此其本意也

李坤曰田單將兵起自卒伍故必為計以自神與陳涉吳廣之意同

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兵威在不測 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正義曰劓魚器反 怒之使閒 故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

黃震曰田單守卽墨使妻妾編于行伍閒此李同教平原君之故智也

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閒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索隱曰操音七高反插音初洽反○正義曰古之軍行常負板插也】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閒。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強示之怯】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溢。【一本作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曰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懈然後擊之】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

董份曰田單卽墨之戰固奇大史公叙其事亦善狀如親見火牛觸燕軍而披讀者宛如[illegible]火牛計固奇然以齊人之怒燕師之懈故以此取勝耳太史公寫得節次委曲

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乱而敢之】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索隱曰齊之北界近河東蓋齊舊地也】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

按処女脫兎語出孫子九地篇与太史公所謂先見弱于敵而後戰同意

君。索隱曰單初起安平故以爲號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魏武帝曰先出合戰爲正後出爲奇也正者當敵奇兵擊不備○索隱曰奇謂權詐也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善之者。出奇無窮。索隱曰兵不厭詐故云善之出奇無窮謂權變多也奇正還相生。正義曰當猶合也言正兵當陣張左右翼掩其不備則奇正合收敵也如環之無端。索隱曰言用兵之術或用奇計使前敵不可測量如尋環中不知端際也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徐廣曰適音敵○索隱曰言兵始如處女之軟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爲備○正義曰敵人謂燕軍也言燕軍被田單反間易將及被卒燒壟墓而令齊卒甚怒是敵人爲單開門戶也後如脫兎。適不及距。○魏武帝曰如女示弱脫兎往疾也○索隱曰克捷之後卷甲而趨有如兎之得脫而疾走也敵不及距者若脫兎忽過而敵忘其所距也其田單之謂邪。

按論後更復綴此正所謂浮雲断雁者

茅坤曰太史公作列傳七十傳節義者僅伯夷耳若王蠋則以附見齊田单傳後豈数千百年之間義士忠臣湮没至此耶太史公所嚮慕者在彼而不在此故遂零落也悲夫

初悼（一本作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嬓之家。正義曰嬓音皎爲人灌園。嬓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曰齊西南近邑畫音獲○索隱曰畫音胡卦反蠋音觸亦音歜○正義曰括地志云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春秋時棘邑又云澅邑蠋所居即此邑因澅水爲名也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

董份曰觀所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繫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退節義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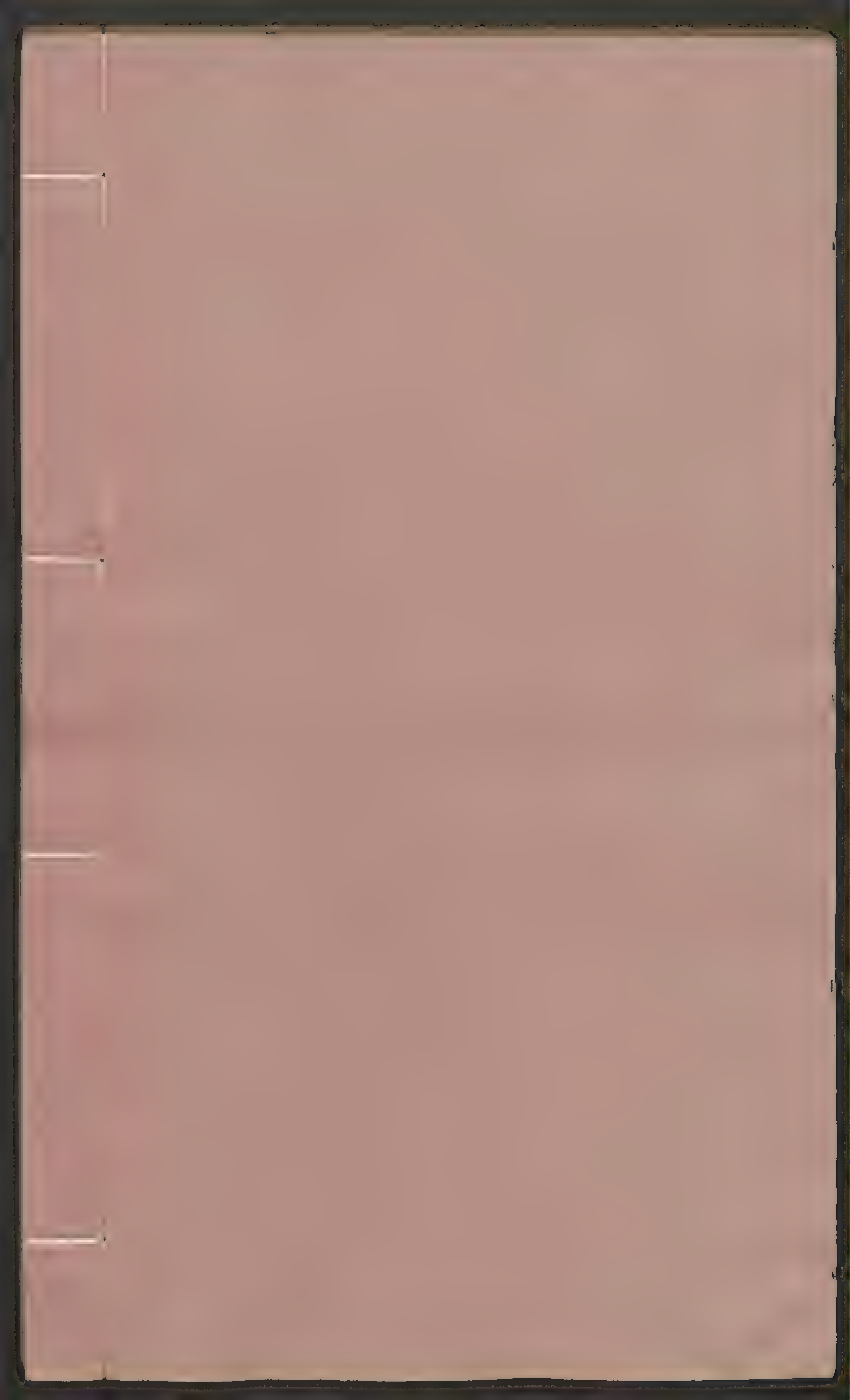
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亨。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索隱曰經猶繫也何休云脰頸齊語也音豆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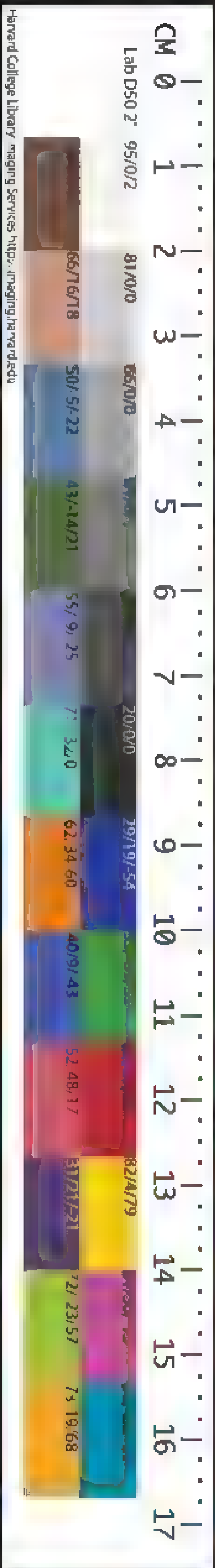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軍法以正實尚奇兵斷軸自免反間先行羣烏惑衆五牛揚旗卒破騎劫皆復齊城襄王嗣位乃封安平

蘇子古史曰樂毅以全燕之兵兼強齊之衆棲田单于即墨諸侯之救不至使天祚燕昭王不死樂毅不亡田单雖智要之歲月兵殘食盡齊之亡可立而待也然单兵不滿萬人堅守二城以抗百倍之師相持五年而無可乘之隙遷延稽故以須天命之復可不謂智過人哉

邵經邦曰毅之剋破七十餘城而兩城不能拔其故何歟曰燕齊之禍久矣其始也罪止一子之耳固無與于其宗廟社稷也其終也罪止一湣王耳亦無與於其宗廟社稷也使誅一子之求其所以代子之者固不爲齊有也戮一湣王求其所以代湣王者亦不爲燕有也柰之何二國之不然也其代之也不以置君爲重而以全燕爲利故其報之也亦不以好還爲念而以必得爲功使如孟子之言則且無樂毅之事而何莒即墨之云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索隱曰魯連屈原當六國之時賈誼鄒陽在文景之日事迹雖復相類年代甚爲乖絕其鄒陽不可上同魯連賈生亦不可下同屈平宜抽魯連同田單爲傳其屈原與宋玉等爲一傳其鄒陽與枚乘賈生等同傳

陳沂曰同傳者或其國同或其事同或其趣同而時不足以間之若刺客等傳類也索隱誤矣觀扁鵲倉公同傳此可知也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一篇領袖索隱曰廣雅云俶儻卓異也○正義曰俶天曆反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狙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

徐劫曰先生乃飛兎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
高節游於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
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
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
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地理志河內有蕩陰縣正義曰蕩天郎反相州縣
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索隱曰新垣姓衍名也為梁將故漢有新垣平
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為急圍趙者
前與齊湣王爭彊為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
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
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

按此上益客案

平原君猶預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
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事
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
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
新垣衍令趙帝秦索隱曰新垣衍欲令趙尊秦為帝今其人在是
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為天下之賢
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
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
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郭璞曰紹介相佑助者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且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不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平原君遂見

按衍既知仲連為高士而顧不願見之亦預知其不肯帝秦耳

洪邁曰此等重沓文法如駿馬下千丈坡其文勢正爾風行于上而水波自生天下之至文也若如今人減省其詞便不見得當時反覆諄諄然称先生尊崇仲連氣象

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既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鮑焦周之介士也見莊子○索隱曰從頌音從容言世人見鮑焦之死皆以爲不能自寬容而取死此言非也○正義曰韓詩外傳云姓鮑名焦周時隱者也飾行非世廉潔而守荷擔採樵拾橡充食故無子胤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子貢遇之謂之曰吾聞非其政者不履其地汙其君者不受其利今子履其地食其利其可乎鮑焦曰吾聞廉士重進而輕退賢人易愧而輕死遂抱木立枯焉按魯仲連留趙不去者非爲一身衆人不知。則爲一身。索隱曰言衆人不識鮑焦之意焦以恥居濁世而避之非是自爲一身而憂死彼秦者。弃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譙周曰秦用衛鞅計制爵二十等以戰獲首級者計而受爵是以秦人每戰勝老弱婦人皆死計功賞至萬數天下謂之上首功之國皆以惡之也○索隱曰秦法斬首多爲上功謂斬一人首賜爵一級故謂秦爲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索隱曰言秦人以權詐使其戰士以奴虜使其人民言無恩以恤下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正義曰至過字爲絕句肆然其志意也言秦得肆志爲帝恐有烹醢納莞偏行天子之禮過失也若趙魏帝秦得行政教於天下魯連蹈東海而溺死不忍爲

鮑彪曰不知者以其抱木死為無以自養不知其非世也

茅瓚曰仲連不肯帝秦是戰国一大節目

王廷陳曰仲連之不肯帝秦志則大矣曷不曰周天子也秦諸侯也列國亦諸侯也以周在上而復帝秦是太陽之尊下同万物奮生何由仰照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豈不名正而言順哉

董份曰使梁助者反言以發其端最妙

真德秀曰魯仲連反覆言帝秦之害有功于當時而雄俊明辨可為論事之法

秦百姓。○索隱曰謂以過惡而爲政也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徐廣曰烈王七年崩威王之十年○正義曰周本紀及年表云烈王七年崩齊威之十年也與徐不同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正義曰鄭玄云赴告也今文赴作計天崩地坼。天子下席。索隱曰謂烈王大子安王驕也下席言其寢苫居廬也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公羊傳曰欺三軍者其法斮何休曰斮斬也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此語不可為訓而母婢也。正義曰罵烈王后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邪。畏之也。索隱曰言僕夫十人而從一人者寧是力不勝亦非智不如正是畏懼其主耳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激之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愈激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正義曰怏於尚

董份曰此之于僕所以甚辱而激之衍既甘處為僕則義分不能激矣故以烹醢而駭激之

又云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意

董份曰此一言其力千鈞方見能烹醢梁王也

反噫嘻。索隱曰上音依噫者不平之聲下音希嘻者驚恨之歎也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徐廣曰鄴縣有九侯城九一作鬼鄂一作邪○正義曰九侯城在相州滏陽縣西南五十里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正義曰相州蕩陰縣北九里有羑城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索隱曰維東萊之邑其居夷也號夷維子故晏子爲萊之夷維人是也○正義曰密州高密縣古夷安城應劭云故萊夷維邑也蓋因邑爲姓子者男子之美號又云子爵也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索隱曰辟舍避正寢案禮天子適諸侯必舍於祖廟納筦籥。索隱曰音管藥攝衽抱一本作抱机索隱曰机音紀○正義曰衽音而甚反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索隱曰謂閉外門不入齊君○正義曰籥即鑰匙也投鑰匙於地不得入於魯。將之薛。正義曰薛侯故城在徐州滕縣界也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索隱曰倍音佩謂主人不在殯東將倍其殯棺立西

董份曰激昂慷慨雖懦夫壯氣矣又曰其文亦有輕世肆志之氣

余有丁曰衍庸下人也雖覩国利害猶未切已至以寵子尊言彼方恐懼而驚拜也

孫鑛曰前責以大義不動至此利害切身遽起拜謝此孟子之言所以不如衍秦易、也

吳師道曰秦將爲却軍五十里說者以爲辯士奏辭恐謂仲連毅然不肯帝秦則魏救必至聲天下之大義以作三軍之氣不戰而自倍矣不然則且有假冀非常之舋以佐淅之急彼秦將者必聞其言而卑其謀必爾豈爲虛言却哉

汪道昆曰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卻虎狼秦彼操音節

階上北面哭是倍也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正義曰衣服曰襚貨財曰賻皆助生送死之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索隱曰謂時君弱臣彊故鄒魯君生時臣並不得盡事養死亦不得行賻襚之禮然齊欲行天子禮於鄒魯鄒魯之臣皆不果納之是猶秉禮而存大體也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暗指衍不如鄒魯暗指衍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到此絶破衍之心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謂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

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尽出顯者下哉

按以上不肯帝秦以下諭燕將念下

董份曰戰國時文辭如遺燕將書當在第一等為人排難解紛此仲連一生本術

茅坤曰仲連遺燕將書不如陳餘遺章邯書

真德秀曰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仲連子特為齊計耳故勸之以休兵歸燕又勸之以救燕歸齊皆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索隱曰徐廣云年表以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耳二十餘年誤也○正義曰今博州縣也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徐廣曰案年表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索隱曰怯死猶避死也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

非所以為訓讀者不可眩乎其文而不察

鄒守益曰此書文勢縱横詞法叢密如大將專兵劍戟森嚴而位列不紊者

按此書雖以智勇忠三平起實重智者不倍時一句蓋欲其棄燕而歸齊故即以時不再至二句申之下文反覆詳論皆不越此

董份曰本言齊雖弃南陽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既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解

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索隱曰郎濟之淮北泗上之地也魏攻平陸。索隱曰平陸邑名在西界○正義曰兖州縣也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索隱曰郎聊城之地也○正義曰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爲南陽平陸之害小不如聊城之利大言必攻之也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索隱曰此時秦與齊和故曰衡秦之勢成也楚國之形危。齊弃南陽。斷右壤。定濟北。索隱曰謂弃楚所攻之泗上也又斷絕魏之所攻齊右壤之地平陸是也言右壤斷弃而不能救志在攻聊城而定齊北也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董份曰以全燕見敗以一城嬰守所以見其能
何景明曰此下二云云皆誘惑燕將之亂非事實也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索隱曰交者俱也前時楚攻南陽魏攻平陸今二國之兵俱退而燕救又不至是勢危也 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明燕之絕救 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指燕他將之失 徐廣曰此事去長平十年 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推聊城之守之得 正義曰如墨翟守宋却楚軍 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正義曰言孫臏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也 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說之歸燕 車甲

按此[illegible]燕之說特[illegible]東游于齊[illegible]意[illegible]恐其未知所[illegible]辯把要怯[illegible]字友前忠[illegible]三字而引[illegible]曹沫因敗[illegible]功之事以諷之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索隱曰言既養百姓又資說士終擬強國也劉氏云讀說士爲銳士意雖便不如依字 矯國更俗。索隱曰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改更弊俗也 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開之降齊 索隱曰亡音無言若必無還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索隱曰延篤注戰國策云陶陶朱公也衛衛公子荊非也王劭云魏冉封陶商君姓衛富比陶衛謂此云爾 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

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索隱曰遺棄也謂棄子糾事小白也○正義曰管仲傅子糾而魯殺之不能隨子糾死是怯懦畏死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荊淮海岱之間罵奴曰臧罵婢則曰獲也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按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也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索隱曰曹沬也三戰三北

按此結二子不規規于小廉小節欲燕將之乘時立功名耳故復揭一智字以應篇首

余有丁曰按聊城事在田單復齊後或當長平戰之前

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索隱曰枝猶擬也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正義曰忿敷粉反悁於緣反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

此書乃引栗腹事
致鮑彪疑為後人
補撰
董份曰戰國士有二
其一儀秦輩挾勢
權為厚利者也其
一魯連虞卿好急
难輕爵富為名高
者也約之于義雖
不敢知然而連超
遠矣

茅坤曰鄒陽本不
足傳太史公特愛
其書之文詞頗足
觀覽故采入為傳
然予首尾按之並
隻言斷簡而其旨
多嗚咽故愛之者
易也
唐順之曰此文如
剟錦剪翠

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
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
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
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一篇結案
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鄒陽者。齊人也。游於梁。與故吳人莊忌夫子。淮陰
枚生之徒交。上書。索隱曰忌會稽人姓莊氏字夫子後避漢明帝諱改姓曰嚴枚
生名乘字叔其子皐漢書竝有傳蓋以銜枚氏而得姓也而介於羊勝公孫詭
之間。索隱曰言鄒陽上書白達而游於二人之間或往彼或往此介者言有隔於其間故杜預
曰介猶間也勝等嫉鄒陽。惡之梁孝王。孝王怒。下之吏。

真德秀曰按此篇
用事太多而文亦
寖趨于偶儷然其
論讒毀之禍至痛
切可為世戒
董份曰鄒陽書此
体古所未有獨起
此格所以比物連
類蓋情至窮迫故
反覆引喻不能自
已耳
又曰蘇長公作韓
祠記全自此充衍
林希元曰此書意
思千翻百轉如九
級浮屠愈出愈高
詞源如萬里黃河
滚滚不竭終歸大
海此等文章自是
元氣未漓時人手
作非後世摹擬能鑄

將欲殺之。鄒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摹寫鄒陽之意正義曰謂
不以罪死爲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
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
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應劭曰燕太子丹質於秦始皇遇之無禮丹亡去故厚養
荊軻令西刺秦王精誠感天白虹爲之貫日也如淳曰白虹兵象日爲君烈士傳曰荊軻發後太子
自相氣見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事不立曰吾知其然也○索隱曰王劭又云軻將
入秦待其客未發太子丹疑其畏懼故曰畏之其解不如見虹貫日不徹也戰國策云聶政刺韓傀
亦曰白虹貫日是也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而
昭王疑之。蘇林曰白起爲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兵糧乃爲應
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爲之蝕昴昴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昴食干歷之也

□策可到然其開
接引人事多是戰
國諸謀之習蓋滿
全但子挽之秋要
未可盡律以大道
李者但取其長未
可以小疵短之也

如淳曰太白乃天之將軍也○索隱曰如淳云太白主西方秦在西敗燕之兆也又王充云夫言白虹貫日太白食昴實也言荊軻之謀衛先生之策感動皇天而貫日食昴虛也夫精變天上二事不足以□□此兩句設以起下文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晏曰盡其計議願王知之也左右不明索隱曰言左右之不明不欲斥主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之昔卞和獻寶楚王刖之應劭曰卞和得玉璞獻之武王武王示玉人玉人曰石也刖右足武王沒復獻文王玉人復曰石也刖其左足至成王時卞和抱璞哭於郊乃使玉尹攻之果得寶玉○索隱曰楚人卞和得玉璞事見國語及呂氏春秋案世家楚武王名熊通文王名貲成王名惲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索隱曰佯音陽謂詐爲狂司馬彪曰箕子名曰胥餘接輿

按說苑作白頭
而新傾蓋而故
而如古字通用
白頭而新雖至
老而亦猶新也
作而字解尤有
意味

辟世張晏曰楚賢人佯狂避世也○索隱曰案高士傳曰楚人陸通字接輿是也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孰察卞和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索隱曰謂以楚王胡亥之聽爲謬故後之而不用後猶下也無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索隱曰韋昭云以皮作鴟鳥形名曰鴟夷鴟夷皮榼也服虔云用馬革作囊以裹尸投之於江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加憐焉諺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桓譚新論曰言內有以相知與否不在新故也○索隱曰服虔云人不相知才能交至白頭猶如新也傾蓋如故如吳札鄭僑也家語孔子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又志林云傾蓋者道行相遇軿車對語兩蓋相切小欹之義故云傾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昔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之事索隱

曰藉音子夜反韋昭云謂於期逃秦之燕以頭與軻使持入秦以示信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漢書音義曰王奢齊人也亡至魏其後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之故也夫義不苟生以爲魏累遂自剄也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

此上言二子莫燕魏之義而故死以諷魏王之知已　承上意復說蘇白二子

不信於天下而爲燕尾生索隱曰服虔云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韋昭云尾生守信而死者案言蘇秦於燕獨守信如尾生故云爲燕之尾生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張晏曰白圭爲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也何則誠有以相知

魏此一句方明　此下方言燕魏之知二子

也蘇秦相燕燕人惡之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駃騠漢書音義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膳以珍奇之味○索隱曰字林云馬父驘子北狄之良馬也○正義曰食音寺駃騠音決蹄北狄良馬也白圭顯於中山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投之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

此承上人惡二子而言引司馬喜范雎之事言已所以見惡于人

者司馬喜髕腳於宋卒相中山晉灼曰司馬喜三相中山蘇林曰六國時人被此刑也○索隱曰事見戰國策及呂氏春秋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索隱曰應侯傳作折脅摺齒是也說文云拉摧也音力答反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位故不

此承上言二子之蔽正以見惡于人也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自沈於河漢書

林希元曰前後過度處玄然不覔是一筆呵成文字

音義曰殷之末世人○索隱曰莊子申徒狄諫而不用負石自投於河韋昭云六國時人漢書云自沈於雍河服虔云雍州之河也又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不同也 徐衍負石入海。列士傳曰周之末世人 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繆公委之以政。（此又言士之見知于君者即上面樊於期以下意）寗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應劭曰齊桓公夜出迎客而寗戚疾擊其牛角商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索隱曰事見呂氏春秋商歌者謂爲商聲而歌也或云商旅人歌也二說並通矸音公禪反矸者自淨皃也顏野王音岸禪音昝如字讀協韻失之也埤蒼云骭脛也字林音下諫反 此二人者豈借宦於朝。假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此下即上行合于志豈移於浮詞）親於膠漆。昆弟不

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者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此下言魯宋之信讒而逐士以自危者以諷梁王）索隱曰論語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也 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曰左氏司城子罕姓樂名喜乃宋之賢臣也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頴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二十九年左傳宋飢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何如也 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索隱曰國語云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云鑠消也衆口所惡雖金亦爲之消亡又風俗通云或說有美金於此衆人或共詆訿言其不純金賣者欲其必售因取鍜燒以見其眞是爲衆口鑠金也 積毀銷骨也。（此下承言齊秦之知上而致伯强以諷梁王）索隱曰大顏云讒人積久譖毀則父兄自相誅戮骨肉爲之消滅也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

林希元曰前面文字凡七變至此方收拾說入梁王然不能盡牽特牽由余子臧以見例又曰上無朱象管蔡忽出此與由余子臧爲偶今人所忌古人文字正不知此拘

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彊威宣。索隱曰越人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又張晏云子臧或是越人蒙字也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阿偏之辭哉。公聽竝觀(應上偏聽獨任意)垂名當世。索隱曰小顏云公聽言不私竝觀謂所見同也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以下收拾前面意)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義。後宋魯之聽則五伯不足稱。三王易爲也。(此處文若不屬而意實相承)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之心。徐廣曰燕王讓國於其大臣子之也而能不說於田常之賢。應劭曰田常事齊簡公簡公說之而殺簡公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矣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應劭曰紂刳妊者觀其胎産也○索隱曰案封比干之後後謂子也不見其文尚書作封比干之墓又唯云刳剔孕婦則武王雖反商政亦未必修孕婦之墓也故功業復就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此更端言齊晉善用士秦越用士不終亦歸誨梁王)晉文公親其讎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仇而一匡天下。謂晉寺人勃鞮齊管仲也何則慈仁慇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兵彊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霸中國而卒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索隱曰三得相不喜知其才之自得也三去相不悔知非己之罪也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列士傳曰楚於陵子仲楚王欲以爲相而不許爲人灌園○索隱曰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于於陵自謂於陵子仲楚王聘以爲相子仲遂夫妻相與逃爲人灌園列士傳字子終者是也今人主誠能

林希元曰先以隋珠夜光之璧枯木朽株設譬然後入事意思既新文又頓挫正所謂愈出愈奇

去驕傲一作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此承上言士必為己用示己必報王意堯。韋昭曰言恩厚無不使也而蹠之客可使刺由。應劭曰蹠之客為其人使刺由由許由也蹠盜蹠也○索隱曰並見戰國策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之湛七族。要離之燒妻子。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始皇不成而死其族坐之湛沒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慶忌以罪亾令吳王燔其妻子要離走見慶忌以劒刺之張晏曰七族上至曾祖下至曾孫○索隱曰湛音沉七族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要離事見呂氏春秋豈足道哉。言己又过之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此下言見為先容人於道路。人無不按劒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詭。張晏曰根柢下本也輪囷離詭委曲槃戾也○索隱曰孟康云蟠結之木也晉灼云槃核木根也而為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索隱曰左右先加雕刻是為之容飾也故無因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猶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以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包堯舜之術。索隱曰言蒙被堯舜之道也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思。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有按劒相眄之跡。是使布衣不此言人主以規后世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

於陶鈞之上。漢書音義曰陶家名模下員轉者爲鈞以其能制器爲大小比之於天○索隱曰張晏云陶冶鈞範也作器下所轉者名鈞韋昭曰陶燒瓦之竈鈞木長七尺有絃所以調爲器具也崔浩云以鈞制器萬殊故如造化之運轉裁成也而不牽於卑亂之語。不奪於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荊軻之說。而匕首竊發。索隱曰通俗文云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故秦信左右而殺周用烏集而王。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覯卒遇共成王功若烏鳥之暴集也索隱曰韋昭云呂尚適周如烏之集也何則以其能越攣拘上面長喻廣譬至此始正言之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沉於諂諛之辭。牽於帷裳之制。漢書音義曰言爲左右便辟侍帷裳臣妾所見牽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漢書音義曰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也○索隱曰言駿足不可羈絆以比俊逸才之人應劭云皁歷也韋昭云皁養馬之官下士也養馬之官其衣皁也又郭璞云皁養馬之器也○正義曰顏云不羈言才識高遠不可羈係皁在早反方言云梁宋齊楚燕之間謂櫪曰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如淳曰莊子云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索隱曰晉灼云列士傳鮑焦怨世不用已採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洛水之上案此事見莊子及說苑韓詩外傳小有不同也臣聞盛飾入朝者此言己終不肯毀志以求合以結之不以利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欲傷行。故縣名勝母。漢書云里名勝母也○正義曰鹽鐵論皆云里名尸子及此傳云縣名未詳也而曾子不入。索隱曰淮南子及鹽鐵論云里名勝母曾子不入蓋以名不順也尸子以為孔子至勝母縣暮而不宿其說不同

茅坤曰太史公以鄒陽附魯連而並傳亦其草〻處

吳師道曰史遷論仲連謂指意不合大義固未當鮑彪以為孔子所謂逸民連雖貧賤肆志然時出而救之亦非逸也予謂仲連事皆可稱而不肯帝秦一節尤偉戰國之士皆以勢為强弱而連獨以義為重輕此其所以異耳

邑號朝歌而墨子迴車。晉灼曰朝歌者不時也。正義曰朝歌今衛州縣也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攝於威重之權主於位勢之貴故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索隱曰杜預云回邪也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伏死堀穴巖巖之中耳。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安肯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梁孝王孝王使人出之卒為上客。

太史公曰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蕩然肆志不詘於諸侯談說於當世折卿相之權鄒陽辭雖不遜然其比物連類有足悲者亦可謂抗直不橈矣吾是以附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魯連達士高才遠致釋難解紛辭祿肆志齊將挫辯燕軍沮氣鄒子遇讒見詆獄吏慷慨獻說時王所器

蘇子古史曰戰國游談之士非從即衡說行交合而寵祿附之故事不厭詭詐爭走于利魯仲連辯過秦儀氣凌髡衍而從橫之利不入于口因事放言切中機會排難解紛如決潰堤不終日而成功逃避爵賞脫屣而去戰國以來一人而已

黃震曰魯仲連闢新垣衍帝秦之說引鄒魯不肯納齊湣王之事為證可謂深切著明矣然解邯鄲之圍者平原君力也非仲連口舌之所能解也射書聊城使其將自殺而城見屠此不過為田單謀耳縱當時無仲連書聊城無救勢亦必亾亦非甚有功於田單也射書何為哉使連能說單無屠聊而射書于城約其將善降或說燕無殺其將而使其將歸燕以救聊城之命皆可也連釋此不為射書何為哉彼不預吾

事而預之是爲出位惟不以爵賞自累而輕世肆志焉故得優游天下如飛鳥翔空然然直以爲天下士未也○鄒陽自陷縲紲諄諄求哀以此得位不其羞哉

揚雄禛曰戰國之士非游說則游俠耳獨魯仲連不涉縱衡之利稱天下士也當是時秦爲七國雄乘戰勝之氣肆虎狼之威羈韓魏制燕趙脇齊謀楚囊括并吞之志固不待莊襄之後也向之從親會盟歃血之君今日割地求和明日遣子入質若投肉餒虎駟至裂冠毀冕以臣妾之泰不稱帝於天下一髮之間耳孰謂布衣之客不在卿相之位無尺寸之兵而欲恃三寸之舌挽天下既去之勢不亦難哉夫以片言之激何有破二國之頹蹈海一夫奚足活上黨四十萬之命方且闘脫諸侯於醢醢之地亦凜凜矣今也三晉之君一聽其言而作其委靡潰敗之氣大梁之使聞其議而起盜邊畏縮之心使秦不得志於天下者又四十年嗚呼向非連也則山東諸侯馳車馬奉玉帛奔走闗中秦且儼然以輦洛之周自處矣及其拒五城之封棄如敝屣眇千金之壽輕於鴻毛高節雅度照曜千古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連之不屈於物者以氣勝也謂之天下士夫何愧哉游說也游俠也此諸妾婦者吾不得同日語也太史公與鄒陽同傳擬人恐非其倫耳

張耒曰魯仲連以布衣遊諸侯而不食其祿不當天下之責而出身以救天下之患功成事立而不享其報此固仲連之所以爲賢也夫當其位而後食其祿而後勞施其功而享其利解其憂而享其樂者古聖賢之所不能過也而仲連者獨能不然歟昔孔子辭景公廩丘之邑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當有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甚矣夫有功受賞孔子且然而仲連欲過於孔子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三 終

陳沂曰二子一傳自成一片詞皆屬而意皆可悲者
茅坤曰以議論行叙事体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義曰屈景昭皆楚之族王逸云楚王始都是生子瑕受屈爲卿因以爲氏爲楚懷王左徒。正義曰葢今在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史記嫺音隱又音閑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索隱曰屬音燭草藁謂創制憲令之本漢書作草具崔浩謂發始造端也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正義曰王逸云上官靳尙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

按以下並太史公變調

按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也

楊愼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眞得騷之趣者也

余有丁曰謂好色云者以爲騷有宓妃等事然原特假借以思君耳非如國風之思也然太史公亦假借用之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索隱曰音索力反一音蕭應劭曰離遭也騷憂也又離騷序云離別也騷愁也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正義曰上士感反下丁達反慘毒也怛痛也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正義曰行寒孟反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

按以下離騷本旨

董份曰此傳太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爲原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矣

又曰太史公管端固好而緝羅遺文攟拾今古當武帝好文之世才士畢集著作皆可觀覽而太史公特揔其大成所以尤不可及卽屈原一傳見之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註中

小雅怨誹而不亂。正義曰誹方畏反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索隱曰濯音濁淖音鬧汙音烏故反泥音奴計反蟬蛻於濁穢。正義曰蛻音稅去皮也又他臥反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徐廣曰皭疏靜之貌○索隱曰皭音自若反泥音涅滓音淄又茲如字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正義曰言屈平之仕濁世去其汙垢在塵埃之外推此志意雖與日月爭其光明斯亦可矣

以上推離騷本旨

按詳張儀始終事為屈原諫楚王張本

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正義曰上足松反）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索隱曰丹淅二水名也謂於丹水之北淅水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正義曰丹陽今岐江故城）虜楚將屈匄（索隱曰屈姓匄名音蓋）遂取楚之漢中地（徐廣曰楚懷王十六年張儀來相十七年秦敗屈匄○正義曰梁州）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

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索隱曰鄧在漢水北故鄧侯城也）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索隱曰張儀傳無此語）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徐廣曰二十八年敗唐昧也○正義曰昧莫葛反）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

王鏊曰懷王不用屈原之言死于秦子蘭楚人咸咎焉頃襄不咎子蘭反用之而斥屈原正所謂好惡拂人之性者

按此推原屈平本意

唐順之曰忠又轉到離騷上

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索隱曰楚世家昭雎有此言蓋二人同諫王故彼此各隨錄之也]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徐廣曰三十年入秦]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索隱曰名橫]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

董份曰按序事末與中間雜以論斷與伯夷傳畧同蓋傳之变体也唯伯夷屈原太史所重慕故詳論之

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索隱曰此已下太史公傷楚懷王之不任賢信讒而不能反國之論也]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向秀曰泄者浚治去泥濁也○索隱曰向秀字子期晉人注周易]為我心惻。[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未行也○索隱曰張璠亦晉人注易也]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易象曰求王明受福也○索隱曰京房易章句言我之道可汲而用上有明主汲我]

道而用之天下竝受其福故曰王明竝受其福也王之不明豈足福哉徐廣曰一云不足福○正義曰言楚王不明忠臣豈是受福故屈原懷沙自沉令尹子蘭聞接上屈平既疾之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離騷序曰遷於江南屈原至於江濱即漁父篇中語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索隱曰父音甫子非三閭大夫歟離騷序曰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索隱曰楚詞隨其流作滑其泥也衆人皆醉何不餔

按呂延濟云彈振去其塵也

按老子異俗篇云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汶汶即悶悶也

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索隱曰楚詞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王逸曰已靜潔受物之汶汶者乎王逸曰蒙垢塵○索隱曰汶汶音門門汶汶猶昏暗不明也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索隱曰常流猶長流也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索隱曰蠖音烏郭反溫蠖猶惛憒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乃作懷沙之賦索隱曰楚詞九懷曰懷沙礫以沉此其義也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王逸曰陶陶盛陽貌莽莽盛茂貌索隱曰莽音姥○正義曰莫古反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王逸曰汨行貌○索隱曰方言曰汨謂疾行也眴兮窈窕徐廣曰眴眩也○索隱曰眴音瞬窈音烏鳥反孔

靜幽墨王逸曰孔甚也墨無聲也○正義曰孔甚墨無聲言江南山高澤深視之眴野甚清淨歎無人聲冤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王逸曰鞠窮紆屈也軫痛也愍病也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抑。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王逸曰刓削度法替廢也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爲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易初本由兮君子所鄙。王逸曰由道也○正義曰本常也鄙耻也言人遭世不道變易初行違離常道君子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王逸曰章明也度法也言工明於所畫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索隱曰畫計畫也楚詞職作志志余也余如注所解內直質重兮大人所盛。王逸曰言人質性敦厚心志正直行無過失則大人君子所盛美也巧匠不斲兮孰察其揆正。玄文幽處兮矇謂之不章。王逸曰玄黑也矇盲者也詩云

矇瞍奏公章明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王逸曰離婁古明視者也瞽盲也○正義曰睇田帝反眄也變白而爲黑兮倒上以爲下。索隱曰下音戶鳳皇在笯兮雞雉翔舞。徐廣曰笯一作郊騶案王逸曰笯籠落也○索隱曰笯音奴又音女加反籠落謂藤蘿之相籠絡也楚詞雉作鶩○正義曰應瑞圖云黃帝問天老曰鳳鳥何如天老曰鴻前而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入信翼俠順膺正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備舉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王逸曰忠佞不異夫黨人之鄙妬兮羌不知吾所臧。王逸曰莫昭我之善意○索隱曰按王師叔云羌楚人語辭言卿何爲也○正義曰羌音疆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王逸曰言己才力盛壯可任用重載而身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志也懷瑾握瑜兮窮不得余所示。王逸曰示

語也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駿一作俊疑桀兮，固庸態也。王逸曰千人才爲俊一國高爲桀也庸厮賤之人也○索隱曰尹文子云千人才曰俊萬人曰桀兮乃誹駿疑桀固是庸人之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徐廣曰異一作奧駰案王逸曰采文采也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王逸曰重累也襲及也重華不可牾兮，孰知余之從容。王逸曰牾逢也○索隱曰楚詞牾作遻竝吾故反古固有不竝兮，豈知其故也。索隱曰楚詞作莫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湣而不遷兮，願志之有象。王逸曰象法也進路北次兮，正義曰北次將就日昧昧其將暮。舍憂虞哀兮，限之以大故。王逸曰娛

樂也大故謂死亡也○索隱曰楚詞舍憂虞哀作舒憂娛哀娛音虞娛者樂也亂曰。索隱曰王師叔云亂者理也所以發理辭指總撮其要而重理前意也浩浩沅湘兮，索隱曰二水名地理志湘水出零陵海陽山北入江沅即湘之後流也○正義曰說文云沅水出牂牁東北流入江湘水出零陵縣海山北至入江按二水皆經岳州而入大江也分流汨兮。正義曰汨流也脩路幽拂兮，索隱曰楚詞作幽蔽也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曰楚詞無曾唫已下二十一字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王逸曰程量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王逸曰錯安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索隱曰楚詞餘竝作余曾傷爰哀，永歎喟兮。王逸曰喟息也世溷不吾知，心不

陳仁子曰孔子論三仁盖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悲當原被讒放逐既不罹箕子囚奴之禍又不忍效微子去国之心行吟澤畔欲爲比干又不欲其主爲下受惡懷沙自投清風烈烈直與三子爭光百世之上雖曰仁可也

茅坤曰千年以来風騷之一変

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王逸曰類法也○正義曰按類例也以爲忠臣不事亂君之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應劭曰汨水在羅故曰汨羅也○索隱曰地理志長沙有羅縣羅子之所徙荆州記羅縣北帶汨水音覓○正義曰故羅縣城在岳州湘陰縣東北六十里春秋時羅子國秦置長沙郡而爲縣也按縣北有汨水及屈原廟續齊諧記云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甚善但常年所遺並被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轉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人五月五日作糉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徐廣曰差作慶○索隱曰揚子法言及漢書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以徐裴鄒三家皆無音是

林維駿曰宋玉屈原弟子也與唐勒並時而微之曰詩窮於周騷兮于楚謂之楚者宋玉數子與焉或問揚子云曰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然則屈原盖詩人之賦數子莫及也

王世貞曰戰國雄併競勝諸侯王知好上特其名云然篤鼓口舌輕信挾奇恭用狙詐力悖仁義焚坑先王之六籍尊吏道使士道隔而與吏道伍浸淫艱漢州沿末并賈生痛哭太息故作也品也

如字讀也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過脈処

賈生名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於郡中。吳廷尉爲河南守。聞其秀才。正義曰顏一云秀美也應劭云避光武諱改茂才也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索隱曰吳姓史失名故稱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爲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是

李夢陽曰漢賈誼以治安策上孝文隋王通亦以太平策上其文帝夫二子者為此豈不欲遇合哉然而有難焉其志竟亦弗之行也豈非所謂有臣而無君者哉

柯維騏曰按漢文帝時公孫臣上書欲改正朔易服色而黜于張蒼及賈誼之議猶之公孫臣也而阻于絳灌逮武帝時公孫弘兒寬以文學飾吏治而帝亦嚮用儒術改制度與誼議無異惜誼不遇也

宗臣曰賈生當文帝時四海又安而上疏至痛哭流涕

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夫。賈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正義曰漢文帝時黃龍見成紀故改為上也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正義曰絳灌周勃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馮敬時為御史大夫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楼上漢有賈生索隱曰誼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之時也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荊州記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誼祠及誼坐石牀在也

絳灌之徒每短之遂謫長沙然世之論人者不直絳灌而多生也

黃省曾曰賈生處平而滿國魏徵紀盛而規主在當時固嘗目為迂談矣暨其驗也不啻影響使昔人蚤察而庸之則厥祚不有光哉

楼昉曰誼謫長沙不得意投書弔屈原而因以自諭然訖議時人太分明其才甚高其志甚大而量亦狹矣

按師古云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托其流也

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徐廣曰竹華反韋昭曰謫譴也○索隱曰字林云適音丈厄反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張晏曰恭敬也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索隱曰造音七到反一句兩韻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索隱曰竄音七外反

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一句一意岁下句对說）索隱曰闒音天臘反茸音而隴反應劭胡廣反闒茸不才之人無六翮之用而　反尊貴字林云闒茸不肖之人也賢聖逆曳兮方（一句一意足成上一句）正倒植。索隱曰胡廣云逆曳不得順而行也倒植賢不肖顛倒而易位也世謂伯（句兩意毋爲）夷貪兮謂盜跖廉（鳳鴟鴞句法同）索隱曰漢書作隨夷溷兮跖蹻廉一句皆兼兩人隨卞隨夷伯夷跖盜跖蹻莊蹻也莫邪爲頓兮。應劭曰莫邪吳大夫也作寶劍因以冠名瓚曰許慎曰莫邪大戟也○索隱曰吳越春秋曰吳王使干將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邪莫邪干將劍名也頓讀爲鈍鉛刀爲銛。徐廣曰思廉反駰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索隱曰鉛者錫也銛利也音纖言其晴惑也（与下東盜蹠句法同）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應劭曰嚜嚜不自得意瓚曰生謂屈原也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如淳曰斡轉也爾雅曰康瓠謂之甈大瓠也應劭曰康容也斡音筦筦轉也康空也○索隱曰斡音烏活反甈音五列反李巡云康謂大瓠瓢也騰駕罷牛兮驂蹇驢。（一句一意岁下句对說）正義曰罷音皮驥垂兩耳兮服鹽車。（一句一意足成上一句）索隱曰戰國策曰夫驥服鹽車上太山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下車哭之者也章甫薦屨兮。應劭曰章甫殷冠也漸不可久。劉向別錄曰因以自諭自恨也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應劭曰嗟咨嗟勞苦屈原遇此難也訊曰。李奇曰訊告也張晏曰訊離騷下竟亂辭也○索隱曰訊音信劉伯莊音索對反訊猶宣也重宣其意周成解誶音碎也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索隱曰漢書作壹鬱亦通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遰兮。（漢書遰作逝）索隱曰遰音逝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鄧展曰襲重也或曰襲覆也猶言察也○索隱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故云九淵之神龍也沕深潛㠯自珍。徐廣曰沕潛藏也音亡筆反彌融爚以隱處兮。徐廣曰一云偭蟂獺一本云彌蝎蠕以隱

按師古云章甫薦屨言冠乃居上屨乃居下也離遭也

按師古云漂匕輕舉貌

按師古云李說非也賈誼自言今之離郵亦猶屈原耳

處也○正義曰顏野王云彌遠也融明也爚光也沒深藏以自彌遠明光以隱處也○索隱曰案徐所注蕃三本總不同也蘇林云偭音面應劭云偭背也螐獺水蟲害魚者以言背惡從善也郭璞注爾雅云似鳧江東謂之魚鴆**夫豈從螘與蛭螾**漢書螘字作蝦韋昭曰蝦蟇也蛭水蟲螾丘螾也○索隱曰螘音蟻漢書作蝦言偭然絕於螐獺況從蝦與蛭螾也蛭音質螾音此下惜其不章去也罹其泥蝦也引○正義曰言寧投水合神龍豈陸葬從蟻與蛭蚓**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正義曰使騏驥可得係縛羈絆則與犬羊無異責屈原不去濁世以藏隱其文如纂也驥千里馬**般紛紛其離此尤兮**蘇林曰般音盤孟康曰般音班或曰盤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索隱曰尤謂怨咎也**亦夫子之辜也**索隱曰漢書辜作故夫子謂屈原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翔逝之故罹此咎也**瞝九州而相君兮**索隱曰瞝音且

王應麟曰見細德之險微顔注云見苛細之人險阸之證則微當作徵見險證而去所謂色斯舉矣見幾而作也

知反謂歷觀也漢書作歷九州**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下之**索隱曰言鳳皇翔見人君有德乃下故禮曰德輝動乎內是也**見細德之險微兮揺增翮逝而去之**徐廣曰一云遥增擊也○正義曰揺動也增加也言見細德之人又有險難微起則令加動羽翮遠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索隱曰汙潢也瀆小渠也**豈能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鱏兮**如淳曰大魚也瓚曰鱏魚無鱗口近腹下**固將制於螻蟻**索隱曰莊子云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戰國策齊人說靖郭君亦同案以喻小國暗主不容忠臣而爲讒賊小臣之所見害也**賈生爲長沙王太傅**正義曰漢文帝年表云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也傳爲長沙靖王差之二年也括地志云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誼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云誼

樓昉曰其詞汗漫恍惚蓋皆遺世忘形之說此太史公讀之而有同死生齊物我令人爽然自失之嘆也誼謫長沙抑鬱不自得適有鵩入之異長沙地卑濕恐壽不得長故爲此賦推原死生之理以自遣也

宅中有一井誼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脚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誼所坐

三年有鵩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命鵩曰服。晉灼曰異物志有山鵩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索隱曰鄧展云似鵲而大荆州記云巫縣有鳥如雌鷄其雄爲鵩楚人謂之服吳錄云服黑色也鳴自呼其名

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索隱曰姚氏云廣猶寬也

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徐廣曰歲在卯曰單閼文帝六年歲在丁卯○索隱曰李巡云單閼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孫炎本作蟬焉蟬猶伸也○正義闕烏曷反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一作斜○索隱曰施音矢移反猶西斜也漢書作斜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策言其度索隱曰漢書作讖說文云讖驗言也此作策蓋讖策之辭○正義曰發策數之書占其度驗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予去何之索隱曰于於也漢書作予服小顏云予加美之辭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正義曰音菑淹數之度兮語予其期徐廣曰數速也

此下皆假鵩爲對

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正義曰協韻音憶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斡流而遷兮或推而還索隱曰斡音烏活反斡轉也形氣轉續兮化變而嬗服虔曰嬗音如蟬謂變蛻也或曰蛻蔓相連也○索隱曰韋昭云而如也如蟬之蛻化也蘇林云嬗音禪謂其相傳之也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索隱曰漢書無窮作無間沕音蜜又音昧沕穆深微貌以言其理深微不可盡言也○正義曰音勿禍兮福所倚正義曰於猗反依也福

茅瓚曰賈誼鵩賦源流自檀弓來

兮禍所伏。索隱曰此老子之言然禍字古作旤案倚者立也伏下身也以言禍福遍來猶如伏立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正義曰言禍福相因吉凶不定彼吳彊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韋昭曰斯李斯也傅說胥靡兮徐廣曰腐刑也○索隱曰晉灼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在河東太陽縣又夏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處也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纆。應劭曰福禍相爲表裏如糾纆繩索相附會也瓚曰糾絞也纆索也○索隱曰韋昭云纆徽也又通俗文云合繩曰糾字林云纆三合繩也音墨糾音九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索隱曰此淮南子及鶡冠子文也彼作水激則旱而呂氏春秋作疾以言水激則去疾不能浸潤矢激疾

按天地以下通用莊子

則去遠也說文旱與悍同音以言水矢流悍本以無礙爲通利令遇有物觸之則激怒更勁疾而遠捍猶人或因禍致福倚伏無常也萬物回薄兮振蕩相轉。雲蒸雨降兮錯繆相紛。大專槃物兮漢書專字作鈞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索隱曰漢書云大鈞播物此專讀曰鈞槃猶轉也與播義同虞喜志林云大鈞造化之神鈞陶萬物品授羣形者也案上鄒陽傳注云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爲鈞言其能制器大小以比之於天坱軋無垠。應劭曰其氣坱軋非有限齊也坱音若央軋音若乙○索隱曰案無垠謂無有齊畔也說文云垠圻也郭璞注方言云坱軋者不利也王逸注楚詞云坱軋霧氣昧也○正義曰坱字音烏郎反軋於黠反天不可與慮兮索隱曰與音預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識其時。且夫天地爲爐兮造化爲工。索隱曰此莊子文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索隱曰既

按何足控摶言人生無足把玩也

以陶冶諭造化故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也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索隱曰莊子云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則爲生散則爲死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索隱曰莊子云人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摶。如淳曰控引也控摶玩弄愛生之意也○索隱曰摶音徒端反又本作控揣揣音初委反又音丁果反揣者量也故晉灼云或然爲人言此生甚輕耳何足引物量度已年命之長短而愛惜之也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索隱曰謂死而形化爲鬼是爲異物也患協韻音環小知自私兮賤彼貴我索隱曰莊子云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也通人大觀兮。言人生不過此物無不可。索隱曰莊子物故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貪夫徇三音財兮列士徇名。應劭曰狥營也瓚曰以身從物曰狥○索隱曰此語亦出莊子夸者死權兮。應劭曰夸毗也好榮死於權利瓚曰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不悲也

○索隱曰言好夸毗者死於權利是言貪勢以自矜夸者至死不休也尤甚也言勢不甚用則夸毗者可悲也品庶馮生。孟康曰馮貪也○索隱曰漢書作每生音謀在反服虔云每念生也鄒誕本亦作每言唯念生而已今此作馮馮亦特念之意也然案方言每字合從手旁奇謀改反○正義曰馮音憑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東西趨利也○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應劭云仕諸侯爲私時天子居長安諸王悉在關東小人怵然內迫私家樂仕諸侯故云怵迫私東也李奇曰私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怵音黜又怵者誘也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索隱曰張機云德無不包靈府弘曠故名大人拘士繫俗兮攌如囚拘。徐廣曰攌音華板反又音晥索隱曰說文云攌大木柵也漢書作僒音去隕反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索隱曰莊子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後存諸人張機云體盡於聖德美之極謂之至人衆人或或兮好惡

積意。李奇曰或或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瓚曰言衆懷抱好惡積之心意○正義曰意叶韻音憶眞人淡漠兮獨與道息。索隱曰莊子云古之眞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不以心捐死不以人助天呂氏春秋曰精氣日新邪氣盡去反其天年謂之眞人也釋知

遺形兮超然自喪。服虔曰絕聖棄知而忘其身也○索隱曰遺形者形故可使如槁木也自喪者心若死灰也莊周云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寥廓忽荒兮與道

翺翔。乘流則逝兮得坻則止。徐廣曰坻一作坻駰案張晏曰坻水中小州也○索隱曰漢書坻作坎周易坎九二有險言君子見險則止縱軀委命兮不

私與己。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索隱曰莊子云勞我以生休我以死也

澹乎若深淵之靜。氾乎若不繫之舟。索隱曰出莊子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漢書音義曰如舟之空也○索隱曰鄧展云自

寶自貴也養空而游言體道之人但養空性而心若浮舟也德人無累兮。知命

不憂。索隱曰德人謂上德之人心中無物累是德道之士也細故慸薊兮何

足以疑。韋昭曰慸音士介反○索隱曰薊音介漢書作介介張揖云慸介鯁刺也以言細微事不足慸介我心故於此云何足以疑之者也○正義曰慸刃邁反薊如邁反後歲餘賈

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徐廣曰祭祀福胙也駰案如淳曰漢唯祭天地五畤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釐音僖坐宣室。蘇林曰未央前正室○索隱曰三輔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應劭云釐祭餘肉也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

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

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

賈生爲梁懷王太傅。索隱曰梁懷王名揖文帝子梁懷王文帝

按前席謂移席就之也

朱翌曰文帝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武帝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又復妄

發矣武帝之怒不如文帝之諫也

何孟春曰洛陽間世才也矯矯登朝始通終厄力足以導江河而不極于海造物者其有忌于吾于人何尤

按馬遷卒于漢武末年此言賈誼至孝昭時列爲九卿蓋後人所增耳

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詳見漢書 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徐廣曰文帝十一年 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此贊意足而轉而語奇峻 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索隱曰荊州記云長沙羅縣北帶汨水去縣四十里是原自沈處北岸有廟也 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 徐廣曰一本作奭 自失矣。

索隱述贊曰屈平行正以事懷王瑾瑜比潔日月爭光忠而見放讒者益章賦騷見志懷沙自傷百年之後空悲弔湘

蘇子古史曰漢賈誼爲長沙傅過汨羅爲賦以弔屈原曰歷九州而相君何必懷此故都誼之言或一道也而非原志原楚同姓不忍弃其君而之四方而誼教之以孔子孟軻歷聘諸侯以求行道勢必不從矣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而不去曰直道而事人何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惜乎屈原廉直而不知道殉節以死然後爲快此所以未合于聖人耳使原

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終身
於楚優游以卒歲庶乎其志也哉
楊維禎曰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
任也王西行以哈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
王不從以身先之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
存王亡而亡原報主法也質不委于先王
而受嫌于後主放于江南至無所自容而
卒投汨羅以死嗚呼移其葬魚腹者葬虎
關不爲死
之得所哉
何良俊曰太史公以賈誼與屈原同傳故
但載其弔屈原文與鵩賦二篇而已然誼
所上政事書先儒稱其通達國體以爲終
漢之世其言皆見施用其所論貯積與鑄
錢諸事皆大有關于政理是何可以不傳
班固取入漢書傳中最是或者太史公未
及整齊漢事故但取
其似屈原者附入耳
余有丁曰漢帝非楚王比漢之用誼亦不
類楚之放平平貴戚之卿見楚將亡不用
亡之言不得已而自沉誼以新進之士欲
間大臣而更帝制則不能自用于帝太史
公同取其文而同悲
其志故列爲同傳焉
王慎中曰太史公先叙屈原以讒見疏于
懷王作離騷而發明其所以作之之意復
叙其勸懷王殺張儀不從諫懷王毋入秦
不從而又發明其惓惓宗國以及人君知
人之難然後叙其見放作漁父天問與懷
沙賦而終之以自投汨羅此必有得于屈
原行事次第之實而
文亦宛轉有餘味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四終

茅坤曰不韋雖豪謫而太史公文詞甚美蓋本戰國策云

按此往來販賤賣貴為下文奇貨可居根本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索隱曰翟音狄俗又音宅地理志縣名屬潁川戰國策以不韋為濮陽人又記其事迹亦多與此傳不同班固雖云太史公採戰國策然為此傳當別有所聞見故不全依彼說或者劉向定戰國策時以已異聞改易彼書遂令不與史記合之也賈音古鄭玄注周禮云行曰商處曰賈○正義曰陽翟今河南府也往來販賤賣貴，徐廣曰一本云陽翟大賈也往來賤買貴賣也○索隱曰王劭賣作鬻音育案育賣義同今如字讀家累千金。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國君為太子。索隱曰名柱後立是為孝文王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安國君有所甚愛姬。立以為正夫

人。號曰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安國君中男名子楚。索隱曰卽莊襄王也戰國策曰本名異人後從趙還不韋使以楚服見王后悅之曰吾楚人也而子字之乃變其名曰子楚 子楚母曰夏姬。毋愛。子楚爲秦質子於趙。索隱曰質音致今讀依此穀梁傳曰交質子不及二伯左傳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秦數攻趙。趙不甚禮子楚。子楚秦諸庶孽孫。索隱曰韓信傳亦云韓信襄王之孽孫張晏曰孺子云孽子何休注公羊孽子賤子也非嫡正之子以孽 質於諸侯。車乘進用不饒。索隱曰下文又云以五百金爲進用宜依小顏讀爲賮音才刃反進者財也古字假借之也 本謀 居處困。不得意。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以子楚方財貨也○正義曰戰國策云濮陽人呂不韋賈邯鄲見秦質子異人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主立定國之贏幾倍曰無數不韋曰今力田疾作不得煖衣飽食今定國立君澤可遺後世願往事之秦子異人質於趙處於䣕城故往說之乃說秦王后弟楊泉君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君門下無不居高官尊位太子門下無貴者而駿馬盈外廐美女充後庭王之春秋高矣一日山陵崩太子用事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今有計可以使君富千萬寧於太山必無危亡之患矣楊泉曰請聞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王后無子子傒有承國之業士倉又輔之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子楚異人賢材也棄在於趙無母引領西望欲一得歸王后誠請而立之是異人無國有國王后無子有子楊泉曰諾入說王后爲請於趙而歸之 乃往見子楚說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呂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深語。索隱曰旣解不韋所言之意遂與密

茅坤曰叙不韋之謀立子楚如手指談

高儀曰不韋說子楚及使說華陽夫人句句刺骨語以故得行其策然則不韋乃說客之雄非直大賈也

謀深語也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得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嗣者正義曰適音嫡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久質諸侯即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正義曰言子楚無望得預長爲太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索隱曰幾音冀幾望也左傳曰日月以幾戰國策曰子傒承國之業又有母在中高誘注云子傒秦太子異人之異母兄弟也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適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索隱曰戰國策作說秦王后弟陽泉君也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適而子之索隱曰以此爲一句子謂養之爲子也然欲分立以爲適作上句而子之夫在則尊重作下句意亦通夫在則重尊

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即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拔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閒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絶賢索隱曰閒音閑從音七恭反來往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絶好善舞者與居索隱曰言其姿容絶美而又善舞也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應本謀索隱曰釣者以取魚喻也奇即上云此奇貨可居也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徐廣曰期十二月也○索隱曰譙周云人十月生此過二月故云大朞蓋當然也既云自匿有娠則生政固當踰常期也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圍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

董份曰念者非真念也不韋知有身而佯怒以念耳

宋有丁曰政生踰期天奪嬴作也

王維楨曰不韋賣與春申君賣楚總類

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國君立為王。華陽夫人為王后。子楚為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謚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為莊襄王。莊襄王所養母華陽后為華陽太后。索隱曰劉氏本作所生母衍字今檢諸本並無生字也真母夏姬尊以為夏太后。莊襄王元年。以呂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索隱曰下文尊為相國案百官表云皆秦官金印紫綬掌承天子助理萬機秦署左右高帝署一後更名相國哀帝時更名大司徒又食河南洛陽十萬戶。索隱曰戰國策云食藍田十二縣而秦本紀莊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河南者史記後作據漢郡而言之耳莊襄王即位三年薨。

閔如霖曰將叙呂氏春秋先提是時一段何等原委

太子政立為王。徐廣曰時年十三尊呂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正義曰仲中也次父也蓋效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竊私通呂不韋。不韋家僮萬人。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正義曰年表云秦昭王五十六年平原君卒始皇四年信陵君卒始皇九年李園殺春申君孟嘗君當秦昭王二十四年巳後而卒最早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索隱曰王劭云孟嘗春申死已久據表及傳孟嘗春申死稍在前信陵將五國兵攻秦河外正當莊襄王時不韋已為相又春申與不韋並時各相向十餘年不得言死之久矣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

按班固藝文志孫卿子三十三篇列之儒家呂氏春秋二十六篇列之雜家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非純于儒也

楊愼曰懸金市門無能增減一字者蓋畏秦勢然耳揚雄乃云恨不生其時手載其金而歸子雲老不曉事如此

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索隱曰八覽者有始孝行愼大先識審分審應離俗時君也六論者開春愼行貴直不苟以順士容也十二紀者記十二月也其書有孟春等紀二十餘萬言三十餘卷也】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索隱曰地理志右扶風渭城縣故咸陽高帝更名新城武帝更名渭城案咸訓皆其地在渭水之北北阪之南水北曰陽山南亦曰陽皆在二者之陽也】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始皇帝益壯太后淫不止呂不韋恐覺禍及己乃私求大陰人嫪毐以為舍人時縱倡樂使毐以其陰關桐輪而行【正義曰以桐木為小車輪】令太后聞之以啗太后太后聞果欲

從此徙宮居雍即下文所遷者

私得之呂不韋乃進嫪毐詐令人以腐罪告之【正義曰腐音輔謂宮刑胥靡也】不韋又陰謂太后曰可事詐腐則得給事中太后乃陰厚賜主腐者吏詐論之拔其鬚眉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與通絕愛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詐卜當避時徙宮居雍【正義曰雍故城在岐雍縣南七里有秦都大鄭宮】嫪毐常從賞賜甚厚事皆決於嫪毐嫪毐家僮數千人諸客求宦為嫪毐舍人千餘人始皇七年莊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華陽太后與孝文王會葬壽陵【正義曰秦孝文王陵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二十五里】夏太后子莊襄王葬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理志云京兆霸陵】

按此事類樗里子

縣故芷陽案在長安東也○正義曰秦襄莊陵在雍州新豐縣西南三十五里始皇在北故俗亦謂之見子陵故夏太后獨別葬杜東。索隱曰杜原之東也正義曰夏太后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五里曰東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當有萬家邑。索隱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漢舊儀武昭宣三陵皆三萬戶計去此一百六十餘年也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實非宦者。常與太后私亂。生子二人。皆匿之。與太后謀曰。王卽薨。以子爲後。說苑曰毐與侍中左右貴臣博飲酒醉爭言而鬬瞋目大叱曰吾乃皇帝假父也窶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鬬者走行白始皇○索隱曰劉氏窶音其矩反今俗本多作屢字蓋相承錯耳不近詞義說苑作窶子言輕諸侍中以爲窮窶家之子也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實。事連相國呂不韋。九月。夷嫪毐三族。殺太后

所生兩子。而遂遷太后於雍。索隱曰說苑云遷太后咸陽宮地理志雍縣有咸陽宮秦昭王所起也諸嫪毐舍人皆沒其家而遷之蜀。索隱曰家謂家生資物並沒於官人口則遷之蜀也王欲誅相國。爲其奉先王功大。及賓客辯士爲游說者衆。王不忍致法。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國呂不韋。及齊人茅焦說秦王。詳始皇紀秦王乃迎太后於雍。歸復咸陽。徐廣曰入南宮而出文信侯就國河南。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秦王恐其爲變。乃賜文信侯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呂不韋自度稍侵。恐誅。乃飲酖

鮑彪曰不韋賈人也彼安能知義欲圖嬴而奪嫡立庶秦國之不亂敗者幸也以此得嬴而一跳于蜀於是知天道矣

而死。徐廣曰十二年駰案皇覽曰不韋冢在河南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傳言呂母冢不韋妻先葬故其冢名呂母也 秦王所加怒呂不韋嫪毐皆已死。乃皆復歸嫪毐舍人遷蜀者。始皇十九年。太后薨。諡為帝太后。索隱曰王劭云秦不用諡法此蓋號耳其義亦當然也始皇稱皇帝之後故其母號為帝太后豈謂諡列生時之行乎 與莊襄王會葬茝陽。徐廣曰一作芷陽

太史公曰不韋及嫪毐貴封號文信侯。索隱曰文信侯不韋封也嫪毐封長信侯上文已言不韋封此贊中言嫪毐得寵貴由不韋耳合作長信侯 人之告嫪毐。毐聞之。秦王驗左右未發。上之雍郊。毐恐禍起。乃與黨謀。矯太后璽發卒以反蘄年宮。正義曰蘄年宮在岐州城西故城內 發吏攻毐。毐敗亡走。追斬之好畤。遂滅其宗。索隱曰地理志扶風有好畤縣 而呂不韋由此絀矣。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論語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馬融曰此言佞人也

董份曰呂不韋大賈也以君之子為奇貨而居之竊寵歷多禍敗允當太史公以為此孔子之所謂聞者誤矣

索隱述贊曰不韋釣奇委質子楚華陽立嗣邯鄲獻女及封河南乃號仲父徙蜀懲謗懸金作語籌策既成富貴斯取

蘇子古史曰戰國惟秦楚燕為故國取之非逆而守之則暴矣若三晉及齊皆以篡奪得之所以取守者皆非義也天方厭喪亂欲假手於秦而秦亦淫虐無以受之於是不韋乘釁納妾於子楚以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嬴氏已先亡矣及至二世屠戮諸公子殆盡而後授首於劉項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不觀其微孰知其故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五　終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曹沫者魯人也。索隱曰沫音亡葛反左氏穀梁竝作曹劌然則沫宜音劌沫劌聲相近而字異耳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索隱曰左傳齊人滅遂杜預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也○正義曰故城在兖州龍丘縣西北七十六里也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索隱曰杜預云濟北東阿齊之柯邑猶祝柯今爲祝阿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索隱曰匕音比劉氏云短劍也鹽鐵論以爲長尺八寸其頭類匕故云匕首也此事約公羊爲說然彼無其名直云曹子而已且左傳魯莊十年戰長勺

茅瓚曰既許侵地遂北面就羣臣之位此其不可及處閔如霖曰非投匕首數句則沫直麄勇人耳

用曹劌謀敗齊而無劫桓公之事十三年盟于柯公羊始論曹子穀梁此年惟云曹劌之盟信齊侯也又不記其行事之時也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索隱曰公羊傳云管子進曰君何求何休注云桓公卒不能應管仲進爲言之也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索隱曰齊魯隣接今齊數侵魯魯之城壞即壓近齊之境也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索隱曰倍音佩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又複提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

茅坤曰先直言子胥知光欲殺僚後乃言其故又追敘下不言初余有丁曰外事謂伐楚王維楨曰光之父以下却逆序光有內志之由變化頓挫不拘常法

六十有七年而吳有專諸之事過脉處專諸者吳堂邑人也索隱曰專字亦作剸音同左傳作鱄設諸地理志臨淮有堂邑縣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領語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索隱曰言其將有內難弑君之志且對外事生文吳世家作知光有他志也乃進專諸於公子光追言內志本末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弟三人次曰餘祭索隱曰祭音側界反次曰夷眛索隱曰眛音亡葛反公羊作餘末次曰季子札

問知霖曰只三句包盡多少

諸樊知季子札賢而不立太子。以次傳三弟。欲卒
致國于季子札。諸樊既歿。傳餘祭。餘祭歿。傳夷眛。
夷眛歿。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
夷眛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
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眞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
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歿。
索隱曰春秋昭二十六年楚子居卒是也吳世家
云十二年此云九年並誤據表及左傳合在僚之
十一年也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
庸將兵圍楚之潛。索隱曰屬音燭二子僚之弟也
左傳作掩餘屬庸掩蓋義同屬
燭字相亂耳事在魯昭二十七年地理志廬江有
潛縣天柱山在南杜預左傳注云潛楚邑在廬江
六縣西南○正義曰潛故城
在壽州霍山縣東二百步使延陵季子於晉。以
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
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
獲。且光眞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
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
指季子
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
我何。索隱曰左傳直云王可殺也母老子弱是無
若我何則是專設諸度僚可殺言其少援助
故云無奈我何太史公採其意且據上文
以兩弟將兵外困之辭而服虔杜預見左氏下文
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爲卿遂彊解是無如我何猶
言我無若是謂專諸欲以老弱託光義非允愜王
肅之說亦
依史記也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

董份曰見專諸能于嚴衆中刺僚　閔如霖曰王僚兵衛之盛若是而卒不免所以形容專諸之善刺非他人所能也

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徐廣曰窟一作空○索隱曰僚之十二年夏也吳系家以爲十三年非也左氏經傳唯言夏四月公羊穀梁無其文此與吳系家皆稱丙子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左傳云伏甲士於窟室杜預謂掘地爲室也所以下文云出其伏甲以攻王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鈹。音披○索隱曰兵器也劉逵吳都賦注鈹兩刃小刀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索隱曰詳音陽爲如字左傳曰光僞足疾此之詳即僞也或讀爲音僞非也豈詳僞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徐廣曰炙一作炮○正義曰炙者夜反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索隱曰刺音七賜反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

描寫專諸

陸瑞家曰智伯平生無一長可取然亦能得豫讓　按無所知名便是以衆人遇我甚尊寵之即所謂國士遇矣皆爲下文讓言張本

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爲王。是爲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爲上卿。總結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徐廣曰闔閭元年至三晉滅智伯六十二年豫讓一作襄

豫讓者。晉人也。索隱曰案此傳所說皆約戰國策文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伏後衆人遇我案索隱曰案左傳范氏謂昭子吉射也自士會食邑於范因爲范氏中行氏中行文子荀寅也自荀林父將中行後因以官爲氏去而事智伯。索隱曰案智伯荀瑤也襄子林父弟荀首之後范中行智伯事已具趙系家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索隱曰謂初以

董份曰飲器決非盛酒死骨人所諱者何以酒乎蓋深怨而辱之為溲器耳

茅坤曰襄子斯言[illegible]有君人之度矣

酒灌後又率韓魏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板故怨深也漆其頭以爲飲器。索隱曰案大宛傳云匈奴破月支王以其頭爲飲器裴氏注云飲器椑榼也晉灼曰飲器虎子也皆非椑榼所以盛酒耳非用飲者晉氏以爲褻器者以韓子呂氏春秋竝云襄子漆智伯頭爲溲杯故也○正義曰酒器也毎賓會設之示恨深也按諸先儒說恐非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

按國策云讓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以音之甚相類也讓遂吞炭以変其音也

董份曰妻不識而友識者妻熟其形友知其心耳然此非心知之友則讓亦必不以謀告之

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索隱曰卒音足律反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音賴○索隱曰賴惡瘡病也凡漆有毒近之多患瘡腫若賴病然故豫讓以漆塗身令其若癩耳然厲賴聲相近古多假厲爲賴今之癩字從疒故楚有賴鄉亦作厲字也戰國策亦作厲吞炭爲啞。索隱曰啞音烏雅反謂瘖病戰國策云漆身爲厲滅鬚去眉以變其容爲乞食人其妻曰狀貌不似吾夫何其音之甚相類也豫遂吞炭以變其音也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借友人摹寫讓之苦心處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索隱曰欲謂因得殺襄子顧反也耶不定之辭反不易耶言其易也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

茅坤曰豫讓心甚苦故其言甚悲　何孟春曰杜厲叔死言敖公之难曰吾將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也豫讓報智伯之仇曰吾將以媿天下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舍生取義二臣之節可尚矣而必曰將以醜將以愧非賢者之言也　茅坤曰非豫讓無此光景非太史公不能寫此光景　方孝孺曰讓既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

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索隱曰劉氏云然所以謂今爲厲啞也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索隱曰言寧爲厲而自刑不可求事襄子而行殺則恐傷人臣之義而近賊非忠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正義曰汾橋下架水在并州晉陽縣東一里襄子至橋。馬驚。有生色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

也當伯請地之日為讓者正宜力諫之諫而終不從則移其伏劍之死七丁足以伯雖頑冥庶幾或一悟也讓於此時曾無一語待伯既死乃不勝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國士之報豈若是耶　何孟春曰士之為士其自立必有非人所能变者讓視二主之所遇而為之報未見其能自立也我誠國士也彼不我知若何事之既事之其可苟焉去執當彼國士之遇而不能先事已其亂救其亡何以當其所遇哉皆不可以言士

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應前無所知名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應前甚尊寵之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索隱曰戰國策云衣盡出血襄子迴車車輪未周而亡此不言衣出血者太史公恐涉怪妄故

金履祥曰智伯雖滅亡死後然如開如寬尚據邑未下也以讓之勇豈不足以與復智伯執而顧死于刺客之靠耶邵子云死事易成事難若讓者可謂能死事而已

按此段全用国策

按聶政之事乃嚴遂而弑哀侯乃韓嚴故太史公削去策中倂中哀侯一段

按政一刺客之流然知愛親毅姊故太史公次其事首以母姊二字作骨始辭

略之

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

耳

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自三晉滅智伯至殺俠累五十七年

聶政者。軹特書里伏姊所言案深井里人也。索隱曰地理志河內有軹縣深井軹縣之里名也○正義曰在懷州濟源縣南三十里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索隱曰高誘云嚴遂字仲子案表聶政殺俠累在列侯三年列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凡更三代哀侯六年爲韓嚴所殺今言仲子事哀侯恐非其實且太史公聞疑傳疑信事難的據欲使兩存故表傳各異也與韓相俠累有郤。索隱曰俠音古挾反累音力追反案戰國策俠累名傀也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嚴遂舉韓傀之過韓傀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是有郤之由也嚴仲

仲子者以老母在也繼從仲子者以老母亡也終安面決眼者憲橋及姊也通篇只以母姊纏綿著其孝友末歸仲子知人極得要領非太史公筆力政之心事孰能表暴至此

茅坤曰兩固字有生色

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閒。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徐廣曰一作賜○索隱曰案戰國策作觴近爲得也○正義曰數色吏反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此芮反○索隱曰鄒氏音脆二義相通也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爲大人麤糲之費。

唐順之曰收此一段乃見聶政心事
董份曰此數言戰國第一等文字也不以當時屠者亦解作此語

正義曰糲洌麤米也脫粟也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大嫗為夫人漢書宣元王傳王過夫人益誦為夫人乞骸去按夫人憲王外祖母古詩云三日斷五疋夫人故言遲是得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索隱曰言其心志與身本應高絜今乃卑下其志屈辱其身論語孔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是也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索隱曰禮記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正義曰古者相聚汲水有物便賣因成市故云市井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

董份曰刺客傳如聶政獨行杖劍至韓即一言可見其氣如荊卿歌易水之上髮[illegible]不顧只此時燕士生色又曰直入奮擊須臾事成雖以其身殉亦著矣

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索隱曰高誘云韓都潁川陽翟衛都東郡濮陽故曰相去不甚遠也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曰戰國策作無生情言所將人多或生異情故語泄此云生得言將人多往殺俠累後有被生擒而事泄亦俱通也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讎。徐廣曰一作難○索隱曰戰國策譙周亦同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徐廣曰韓列侯三年三月盜殺韓相俠累俠累名傀戰國策曰有東孟之會又云聶政刺韓傀兼中哀侯○索隱曰戰國策云政直入上階刺韓傀傀走而抱

王韋曰太史公傳刺客不得不鋪張之而于年表則書盜殺韓相俠累獨得春秋筆法

茅坤曰兩莫知處思致極工

劉辰翁曰聞人有刺韓相四句語甚纏綿詳悉末乃用嚴仲子知吾弟一句斷之斬截之甚又繼以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此段忽起伏宛然當時情象

按此處鎔化国策文自豪爽

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哀侯高誘云東孟地名也此処不露圭意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索隱曰皮面謂以刀刺其面皮欲令人不識決眼謂出其眼睛戰國策作抉眼此決亦通音烏穴反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正義曰暴蒲酷反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榮一作嫈○索隱曰榮其姊名也戰國策無榮字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尸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曰索隱曰劉氏云煩寃愁苦也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應前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果政也。伏尸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

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索隱曰爾雅云恙憂也楚詞云還及君之無恙風俗通云恙病也凡人相見及通書皆云無恙又易傳云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齧虫也善食人心俗悉患之故相勞云無恙恙非病也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索隱曰案察謂觀察有志行乃舉之劉氏云察猶選也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絶從徐廣曰恐其姊從坐而死○索隱曰重音持用反重猶復也爲人報讎死乃自以妾故復自刑其身令人不識也從音蹤古字少假借故無足旁而徐氏以爲從坐非也劉氏亦音足松反○正義曰重直龍反自刑作刑說文云刑剄也按重猶憂惜也本爲嚴仲子報仇訖愛惜其事不令漏泄以絶其蹤迹其姊妄云云爲已隱誤矣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旁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索隱曰濡潤也人性濕潤則能含忍故云濡忍若勇躁則必輕死也重難並如字重猶惜也言不惜暴骸之爲難也必絶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荊軻之事徐廣曰聶政至荊軻百七十年

董份曰政猶春秋問刺客常事然以謂烈若姊則尤奇故叙次其事令人撫劒于數千年之下猶若歔噓者

余有丁曰自鄉使而下四句一氣不可斷謂政知其姊必如此未必以身許仲子也

茅坤曰此一轉有餘音娟娟之態

鮑彪曰人之居世不可不知人亦不可妄爲人知也遂惟知政故得行其志惜乎遂禍徧徇細人耳政不幸誤爲所知故死于是

使其受知明主矣將相則其所成就豈不有万万于此者乎哀哉

凌約言曰荊軻敘傳歷歷如在目前詞意嚴密慷慨無毫髮遺恨

按此傳敘燕多慷慨之士因荊軻而波及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其一時意氣所激而成風歟

爾○索隱曰徐廣據六國年表而言則謂此傳率略而言二百餘年亦當時爲不能細也○正義曰按年表從始皇二十三年至韓景侯三百七十年若至哀侯六年六百四十三年也

荊軻者，衛人也。（索隱曰按贊論稱公孫季功董生爲余道之則此傳雖約戰國策而亦別記異聞）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索隱曰軻先齊人齊有慶氏則或本姓慶春秋慶封其後改姓賀此亦至衛而改姓慶爾荊慶聲相近故隨在國而異其號也卿者時人尊重之號猶如相尊美而稱子然也）而之燕，燕人謂之荊卿。荊卿好讀書擊劍，（呂氏劍技曰持短入長倏忽從橫）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正義曰懷州河內縣）荊軻嘗游過榆次，（正義曰并州縣也）與蓋聶論劍，（索隱曰蓋音古臘反蓋姓聶名）蓋聶怒而目

按此以行文而敘事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荊軻快處與藺相如略同

按太史公次荊卿之刺秦王也既先以蓋聶魯句踐之短卿者發端而末復結以魯句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荊卿之意可想見矣

之。荊軻出，人或言復召荊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怯）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荊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索隱曰攝猶整也謂不稱己意因怒視以攝整之也○正義曰攝猶視也）荊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荊軻博，（伏後案）爭道，（索隱曰魯姓句踐名也與越王同或有意義俗本踐作賤非也）魯句踐怒而叱之，荊軻嘿而逃去，（又怯）遂不復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索隱曰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取以爲名漸音如字○正義曰音子廉反）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伏後変名姓）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

茅坤曰無故之樂無故之悲無限深情令人斷腸

按全以問答代叙事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徐廣曰飲酒之人 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亾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亾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索隱曰鞠音麴又如字人姓名

轉　根　此處先安頓田光

也

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正義曰以北謂燕國也 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批音白結反。索隱曰批謂觸擊之 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亾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曰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 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索隱曰振

救也言禍大而不可救也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亦一策）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索隱曰戰國策購作講講和也今讀購與爲燕媾同媾合也漢文媾諸兩字常雜今言欲北與匈奴連和也陳軫傳亦曰西購於秦也其後迺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正義曰惛音昏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

董份曰鞠武可謂知害而丹不納宜速禍也

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到此引入田光）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徐廣曰蔽一作撥一作拔索隱曰蔽音疋結反蔽猶拂也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

按烈士傳云燕丹使田光往候荊軻值其醉唾其耳中軻竟曰此出口入耳之言必大事也則往見光

至此引入荊卿

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正義曰燕太子云田光答曰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正義曰俛音俯傴行見荊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

按此敘語言并見敘事[illegible]曰其死非為泄實欲勉軻使死之耳

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誡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與前田先生定句相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索隱曰案無父稱孤時燕王尚在而丹稱孤者或記者失辭或諸侯嫡子時亦僭稱孤也又劉向云

丹燕王喜之太子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以重利索隱曰闚視也言以利啗之也秦王貪索隱曰絕句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荊軻已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顧秦舞陽一咲稍有志士輒生之風耳

茅坤曰荊軻不逮聶政遠甚聶政之辭仲子也以百金荊卿則恣于車騎美女之間矣

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索隱曰燕太子曰軻與太子遊東宮池軻拾瓦投龜太子捧金丸進之又共乘千里馬軻曰馬肝美即殺馬進肝太子與樊將軍置酒於華陽臺出美人能鼓琴軻曰好手也斷以玉盤盛之軻曰太子遇軻甚厚是也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

茅坤曰荊軻請樊於期頭一節愚竊謂非人情也當時必軻與太子陰取之而好事者餙奇或戰国慕俠節者爲之也

董份曰欲輕易得人一頭其発語如是不容人不刻骨而伏劍也

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駰案劉向別錄曰督亢膏腴之地○索隱曰地理志廣陽國有薊縣司馬彪郡國志曰薊縣方城有督亢亭徐說是也○正義曰督亢坡在幽州范陽縣東南十里今固安縣南有督亢陌幽州南界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已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伏後案其袖。右手揕其匈。徐廣曰揕音張鴆切一作抗○索隱曰揕謂以劍刺其胷也抗音苦浪反言抗拒也其義非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徐廣曰捥一作掔○索隱曰搤音烏革反捥音烏亂反字書作掔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捥也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索隱曰切齒齒相磨切也爾雅曰治骨曰

董份曰叙匕首縷匕亦惜荆卿之虛發也

董份曰以十三歲之童子以輔行卿亦疎矣

按卿既欲有所待矣丹廼强之使行而卿亦竟從其强卤莽如

切腐音輔腐亦爛也猶今人事不可忍云腐爛然皆奮怒之意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徐廣曰徐一作陳○索隱曰徐姓夫人名謂男子也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之。索隱曰焠染也音忽潰反謂以毒藥染劍鍔也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言以匕首試人人血出足以沾濡絲縷便立死也乃裝爲遣荆卿。爲然接上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索隱曰忤者逆也音五故反不敢逆視言人畏之甚也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

是安得不取敗哉

茅坤曰何等摹寫何等風神

董份曰覩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指舞陽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正義曰易州在幽州歸義縣界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正義曰徵知雉反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描寫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

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正義曰劉云設交物大備即謂九賓不得以周禮九賓義爲釋見燕使者咸陽宮正義曰三輔皇圖云秦始兼天下都咸陽因北陵營宮殿則紫宮象帝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橋南度以法牽牛也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索隱曰匣音戶甲反匣亦函也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索隱曰室謂鞘也○正義曰燕太子云左手揕其胷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瑟而死召姬人鼓琴琴聲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於是奮袖超屏風走之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

[illegible]日一時倉卒[illegible]寫殆盡

應前予樊於期語

點綴

王鏊曰至此猶令人入死地壯哉

郎中執兵皆陳殿下。索隱曰諸郎中若今宿衛之官 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 索隱曰且音卽餘反 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正義曰提姪帝反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索隱曰王劭云古者帶劍上長拔之不出室欲王推之於背令前短易拔故云王負劍 負劍，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索隱曰擿與擲同古字耳音持益反 不中，中桐柱。正義曰燕丹太子云荊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火出 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狀其創死而慷慨之意 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

董份曰方曹沫之劫桓公桓亦欲背之矣以仲諫而止然發之者臣欲以信義服天下故也若秦之狠詐其平居尚不能守誓約而況敵之以怨怒雖生劫之彼其得解而誅軻滅燕必矣軻之愚如此與丹同殞宜也

茅坤曰不見秦舞陽下落亦太史公疎略處

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漢鹽鐵論曰荊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操於不意列斷賁育者介七尺之利也 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茅坤曰末復附高漸離一着以為曲終之奏
董份曰軻傳有離即政傳有姊皆天下絕奇也故疊齎

衍水中。索隱曰水名在遼東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徐廣曰縣名也今屬鉅鹿○索隱曰欒布傳云賣庸於齊為酒家人漢書作酒家保案謂庸作於酒家言可保信故云庸保鶡冠子曰伊尹酒保也徐注云宋子縣名屬鉅鹿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正義曰宋子故城在趙州平棘縣北三十里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索隱曰謂主人家之左右也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索隱曰劉氏云謂主人翁也又韋昭云古名男子為

唐順之曰傳內蓋聶魯句踐高漸離田光鞠武於期秦舞陽夏無且凡八人安置先後咸有脈絡不可缺一

丈夫尊父嫗為丈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丈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即張博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疋丈人故言遲是也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索隱曰約謂貧賤儉約既為庸保常畏人故云畏約所以論語云不可與久處約也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徐廣曰互以為客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海各反○索隱曰一音角說者云以馬屎燻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索隱曰案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復進

董份曰以勾踐之言結傳未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進往之時不能一決待陛廢而擲之何其疎也

黃震曰太史公謂五人介然不欺其志愚謂惟豫讓為君報仇之志為可悲餘皆非人情也荊軻所交田光高漸離之流多慷慨輕生至今讀易水之歌使人悲惋軻視諸子材氣殆優且雖然果何哉其所謂志而足称過

得近。舉筑朴秦皇帝。索隱曰朴音普卜反朴擊也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索隱曰案不講謂不論習之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太史公曰。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索隱曰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乃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風俗通及論衡皆有此說仍云廄門木烏生肉足也太過。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自曹沬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索隱曰較明也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凌約言曰彼凶惡小人何足垂世而奚以傳為報曰豫讓志在殺君然所事智伯者何人而必報迭至死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

索隱述贊曰曹沬盟柯返魯侵地專諸進炙定吳篡位彰弟哭而報主塗廁劍頸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奪魄懦夫增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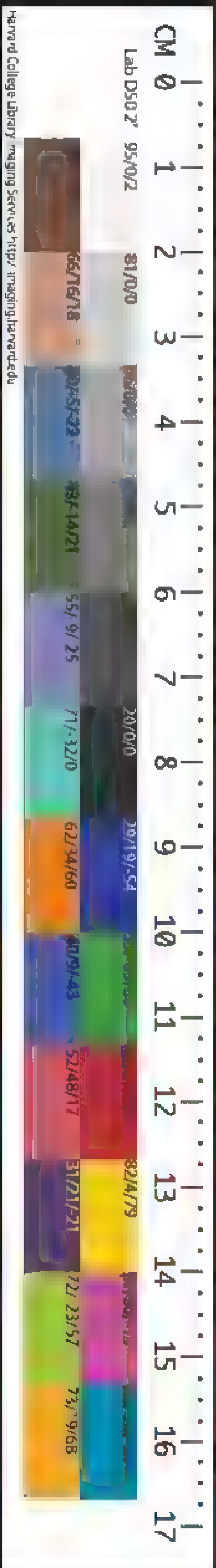
蘇子古史曰周衰禮義不明而小人奮身以犯上相夸以為賢孔子疾之齊豹以衛司寇殺衛矦之兄縶蔡公孫翩以大夫弒其君申春秋皆以盜書而不名所謂求名而不得者也太史公傳刺客凡五人皆豹翩之類耳而其稱之不容口失春秋之意矣獨豫讓為舊君報趙襄子有古復讐之義如荊軻刺秦始皇雖始皇以強暴失天下心聞者快之要以盜賊乘人主不意法不可長也至曹沬之事予以左氏考之實非也莊公之禦齊沬問所以戰以小惠小信為不足恃惟忠為可以一戰沬蓋知義者也而肯以其身為刺客之用乎

王安石曰曹沫將而亾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曰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此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亾一死區區尚足校孰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于嚴仲子荊軻豢于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貴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孰

楊維楨曰余讀豫讓傳後尤惜其重不幸知己于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豫讓為國士而委質于智氏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遇知己如智氏與仲子乎雖然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母在而保身母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簡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于人不得為仁人義士守死之善道也

楊士奇曰諸侯弃甲兵之譬為盟會之禮乃于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豢養而親刺刃于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父母之喪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于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謬孰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志行出乎烈士乃引而置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六　終



茅坤曰按李斯傳傳斯本末特佐始皇定天下変法諸事僅十之三傳高所以亂天下而亡秦者十之七八太史公伝地看得亡秦者高所以釀高之亂者並由斯為之也是太史公極用意文極得大体處今者讀李斯傳不必讀秦紀矣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爲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爲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 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爲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

余有丁曰斯志在富貴故卒以敗使其知足富不爲趙高所愚矣

聞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覔彊主以事之於文紆廻非也 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 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爲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假游說取榮貴即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 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 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爲，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富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爲者非士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王韋曰言小人失其幾事之會成大功者則不然

○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 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爲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時也劉氏解幾爲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容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 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并天下也 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爲六國，秦之乘

按怠而不急就即前得時無怠意李斯之自謀與爲秦謀皆不外此一句

茅坤曰斯之本謀故筆而提之于此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爲難也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爲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爲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里自山邸瓠口爲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運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一切爲權時義亦未爲得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曰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爲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里奚爲秦穆公夫人媵於秦奚亾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虞亾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穆公曰臣不如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穆公厚幣迎之以爲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

李塗曰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便見事實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也

樓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數个字而精神愈出意

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詞乎

茅坤曰斯文之工千年以來所絕少者

楊慎曰逐客書反覆議論組織葩藻而意切至

凌約言曰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為言切实動聽

幷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一本五字)亦未(有孝字)覩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爲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客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客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秦惠王時張儀爲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張儀者以儀爲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

高儀曰結一句便見逐客之非而下乃歸功于客此文之妙委曲有味未有不能入人者

凌約言曰語意已盡復總括上文而覆說之益見客之不可逐文字之有開闔如此

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郎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犁是也九夷本東夷九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客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說得斬截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此應逐客爲過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峯重明輕正義曰昆

按此下意有三段文法三変　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歷以紛華進御声色之美啓其心此善說之術也斯之陰說逢迎二世之欲已兆于此矣

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濆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爲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爲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蒲稍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爲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與上五子者不產于秦相應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上五一段是順說此又倒分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第一段一轉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爲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爲獻廣雅云馬屬也郭景純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爲用。

王鏊曰以韶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国之習

西蜀丹青不爲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第二段又一轉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上面又說二三項此專指女色又倒一倒不覓重疊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傳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傳音附卽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傳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曰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爲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索隱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第三段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眞秦之聲也。索隱曰說文云甕汲缻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缻音甫有反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索隱

樓昉曰三段一意反覆而語不相沿益見精神

董份曰反覆駁辨至此斷決有烏獲賁育之力秦之氣也

吴寬曰詞語激切一言有萬鈞之勢

日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缻而就鄭衛。退彈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與前何也相應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人才滿前適用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方正說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發明前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太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羅大經曰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予思孟子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如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茅坤曰斯之佐秦功業數言總盡于此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此下俱應逐客爲過之意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他國得士而用之便成孝穆惠昭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爲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又挈前議作結尾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

董份曰謬紬二字乃太史公指摘李斯心術處

何孟春曰商鞅在秦孝公時論人不可以學為上人妨

立子弟爲王功臣爲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再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紬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

廢耕戰至始皇遂有焚書坑儒之事此事蓋不獨出於李斯也荀卿論法後王在審其所貴其言曰後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徒李斯相秦事不師古而是古非今者有辟此禍其水之源乎

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即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爲名異趣以爲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爲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

王維楨曰此處入諸親貴盛為三川守及荀卿之語以照後事

董份曰既知為害何忍井之歎猩猩嗜酒明知人欲殺而復飲以就擒者也古今人陷此轍多矣讀之感歎

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 治離宮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總前 斯長男由為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為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伏後上蔡東門案 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為後夷族張本 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己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 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令事。皆從。失後趙高與斯矯制案 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 蒙恬為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 病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始皇崩。餘羣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

茅坤曰始皇病且篤當召大臣頒命而私令趙高為書授太子以攘亂此天之所以亡秦也

高儀曰眞字下得感切可為人主鑒年繼嗣不定之戒

董份曰秦滅六國定海內威服四夷其氣可為雄盛矣而孰知帷幄小豎如一趙高者乃足以亡秦亂天下所謂吳越起於轂下禍故多生於隱微而伏於不測者也人君之御左右可不愼哉可不愼哉

眞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作轞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人喪輀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從李斯所建議罷分封中來為之奈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董份曰觀二世此言猶似有人心者而卒以淫暴為亡國之主皆一宦官誤之也韓道幼主可不擇人哉

王維禎曰高其人面而獸食邪安教胡亥以此論

余有丁曰歷載趙高之于斯傳見同惡相濟也

按先儒陳氏注曲礼天子登假猶漢書稱大行行去声以其往而不返故曰大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宰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

行也

茅坤曰高必以蒙恬之隙縱能傾動李斯而使之叛

按連用五孰與句文法古朴

乎時乎間不及謀羸糧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亾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之觸身與觸秦根因此）斯曰此五者皆不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内官之廝役

楊愼曰管事字亦古

董份曰人主待大臣平滑使宦者得以藉口矣可嘆

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亾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爲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

余有丁曰庶幾謂貪生幸利也
董份曰庶幾者有他望也言忠臣不避死而幾他望也古幾字與冀同註繆甚
又曰孝子不勤勞而見危言孝子謹身事親不蹈危險也暗指胡亥
王應麟曰断而敢行鬼神避之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秋霜降此戰国策士之言而趙高用之耳

布衣也上幸擢爲丞相封爲通侯子孫皆至尊位
重祿者故將以存亾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
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言已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
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
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
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
高爲此言便欲劫斯必聽
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
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
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者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而萬物皆生也
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吳寛曰斯到此一點持祿固寵之心為高所乱矣
唐順之曰嘆鼠之情于此畢露

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
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
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
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日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
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
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卽長有封侯世世稱
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
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
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
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詳始皇本紀）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蘇軾曰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盍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

陳仁子曰宦寺以廢立之事持其君者鮮不為患昔豎牛殺嫡立庶而立叔孫昭子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數其罪而殺之仲尼以為不賞私勞不可能也若趙高立二世而卒挾其恩以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爲人仁謂蒙恬曰（少蒙恬死一節）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爲二世皇帝以趙高爲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殺二世覩呂伋逆子釗之事何如也夫立君大事也不顧命大臣而聽之宦官其禍遲而大二世無昭子殺豎牛之勇李斯又無呂伋逆子釗之規反為所陷焉他日孫程以策立欺順帝王守澄以策立誤文宗皆自高始矣

董份曰小人所以動其君者以勢怵之以欲啓之焉得而不從也

余有丁曰此謂攬權者古今奸人未有不以是愚其君也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

王維楨曰骨肉自殘至若此可哀痛哉

董份曰二世紀亦載此文而辭不同此太史公不及整頓處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酈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却。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 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麄粟飯也 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榴鉶音刑 雖監門之養不㲉於此矣。徐廣曰㲉音學㲉一作轂推也○索隱曰爾雅云㲉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轂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 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爲隄防 決渟水致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 而股無胈，胈膚毳皮 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

高儀曰世乱大臣持祿欲有倖免情状备露
王鏊曰即此宜族矣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羣盜吳廣等西略地。（與始皇本紀不合）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爲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

按督責之術莫過于申韓篇中牽引申韓爲証皆以故字轉之文法變化錯綜可與逐客書並觀
董份曰[illegible]若斯此[illegible]之指鹿而後秦亡也

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而三助語文益矯健謂古文少虛字可乎

也何足貿其夫以人徇己則己貿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貿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貿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貿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爲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捍彊悍也虜奴隷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悍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爲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鬭鬭則三族

董份曰文字變化妙不可言

董份曰妙在轉解

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爲其財多而罪重也故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爲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 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墳首 毛傳曰牂牝羊也 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陗塹之一作峭勢異也。索隱曰陗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 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牧於泰山也 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

康海曰若言於明主即是正論

茅坤曰斯持祿畏禍附二世之言至此誅死而族收之固也

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 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弗反摩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乖戾摩俗言磨礪於俗使從己也 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

王維楨曰斯李帝王之術于荀卿而用申商之術于秦何也

按此仍以申韓結截

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爲能行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

余有丁曰兩載二世語見用斯說以亡秦不獨趙高也

茅坤曰以二比敘事亦太史公變調

又曰若太史公卜分詳趙高奸忠總來纂寫李斯本末

董份曰秦之亡惟此數語耳禍害至是哉

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照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按李斯以為言言高令二世不坐朝廷也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 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眞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短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 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私 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

余有丁曰疑即易陰疑于陽之疑言勢相近均敵也

董份曰陰取者布私惠于民以陰得其心以竊国權也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角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為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即角抵

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弒其君悼公者然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

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毋句反上識於理。貪

余有丁曰列勢次王所謂疑也

黄震曰斯以無道殺天下趙高亦以無道殺斯此天也而自謂以忠死不已愚乎

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
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
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
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
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
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
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

茅坤曰自古以讒賊之臣誅功臣未有不誣以謀反者

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為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
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
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
忠臣不思其殃大為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
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
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
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

董份曰併載此書見與前所對書阿二世者大相反

按李斯所謂七罪乃自侈其極忠反言以激二世耳豈知矯殺扶蘇蒙恬以釀其君之暴其罪更有浮于此者

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爲丞相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鬬士尊功臣盛其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虜其王立秦爲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爲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爲反辭

唐順之曰篇中反覆慨然身世之感占云貧賤必慕富貴二二必履危机信哉

楊慎曰卦之用字好吳越春秋亦有此句法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應前上蔡布衣）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與本紀參互）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與本紀不合）曰山東羣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羣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誤當爲孫子嬰）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

余有丁曰此傳詳秦事者所以罪斯之亾秦也

王鏊曰賛李斯極當

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至咸陽羣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亾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

按太史公贊李斯不能輔君否則且与周召列似于失言古史謂国破家滅非其不幸庶幾近之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力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失李斯燔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老太子在外履危亂之機而莫敢以一言合其父子之親者雖始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偷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欲力諫不亦晚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謀矯事所忌者斯一人耳其言曰不謀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既能以亾國之言絕之矣而又以其言慮不得懷通矦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殺蘇與恬者斯也誠使斯善度事機相亥以與高共事必敗孰與操其矯書以逆先誅高而

與恬立蘇也卽高未誅潛以矯謀聞於蘇蘇可不死恬之殺高機上肉爾計不出此他用事皆決于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吁嗟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具三族夷然後父子對哭而思東門狡兎之樂斯眞愚人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七終

茅坤曰通篇以客形主

凌稚隆曰序此系兄蒙氏世將也有功不宜殺二兄弟

茅坤曰秦法以吏爲師名臣往往從書獄出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以下次蒙氏世功）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城皐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

虜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為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為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夏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茅坤曰讀蒙恬傳首尾詳趙高所以賊殺蒙氏本末此見太史公極力着意處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敏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北

余有丁曰按蒙毅在沙丘斯高謀必不成遣禱山川此天之亡秦也

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已也。應前不敢阿法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

董份曰子嬰此諫可謂甚正然猶觸高之忌則不免於虎口先以成討逆之功矣殆哉
陽慎曰子嬰知蒙恬之枉而能進諫後卒能擒趙高之奸而討戮亦可謂賢矣惜逢末世不

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愈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愈一作俞俞即踰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

幸盖以刻誚曹髦
同哀哉

按一遣曲宮乘傳一代令蒙毅一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此兩大翻法

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爲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暗指趙高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鬭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爲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姓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爲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上旨蒙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

王維禎曰大夫指御史曲宮與其傳奏于王寬赦之也

楊愼曰由此觀之百里奚亦不終信于秦秦眞少恩哉繆之謚非美此又可證

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主之舉用太子數年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以避死也爲羞累先主之名願大夫爲慮焉使臣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爲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爲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

陳沂曰敘陳事而作新語此所謂太史公云

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極明切未離襁緥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茅坤曰蒙恬分明知趙高所為而不敢訟特曰參而伍之無限哽咽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謂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騎推飛高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一本作則身死亡國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收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凌約言曰白起之[illegible]死自裁也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万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与蒙恬之答此脈同然實以叙其功耳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一句結束自悲酸）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句法）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爲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脈哉

李孝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愆呼天欲訴三代良將

蘇子古史曰蒙氏爲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脉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自計無罪死而不厭夫偷合取容咎豈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八終

茅坤曰此篇以張耳陳餘之交爲精神張曰故叙其始爲刎頸交其後璣寡相殺處更工

按東坡贈王定國詩云西來故父客本此

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註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倂楚漢位埒齊韓俱懷從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竝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爲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

語

王維禎曰秦購求二人金有多寡此後成敗之別也太史公如此下句皆非謾語

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一篇柱子]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爲張耳從漢張本]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便見優劣]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凌約言曰二人在當時已有定論不待他日成敗知之也

羅大經曰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泜水而耳事漢高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大智大勇必能忍小恥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会豈與瑣瑣者較乎

王鏊曰陳餘此小辱不能忍乃于社國大計能不發怒哉卒以輕忿喪國亡亦性定故也張耳竟爲王傳久遠宜哉

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一作[illegible] 作[illegible]欄]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何等情悃]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求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爲王。且夫監

王維禎曰二人之見誠高惜陳涉不用耳

余有丁曰按此首事第一妙策

按漢書註解謂離散其心也

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
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
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
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也。
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
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
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
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
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
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爲王。陳

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
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桀及地形。願請奇
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
軍。邵騷爲護軍。以（陳涉失職在此）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
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案酈食其云白馬
之津則白馬津是渡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桀曰。（鄧展曰至河北
縣說之）秦爲（漢書政作役）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
長城之域。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阯界中也
○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
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

按師古云張大楚王陳言張建大楚之国而王于陳也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爲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爲怒人自爲鬬各報其怨而攻其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爲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王維禎曰通曉范陽令觸其所畏說武安君中其所欲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爲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傳音胾○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揷地皆爲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爲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

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爲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爲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有布置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

凌約言曰怨陳王不用其策不以爲將連四五意作三語如結証此敘事之妙

董份曰又不如者言陳王私其兄弟以爲欲立趙後則不如兄弟也

余有丁曰此語爲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爲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爲將而以爲二案前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攢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填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間不容息索隱曰以言舉事不可失時時機之迅速其間不容

陳王言也言即免禍陳王且立其兄弟或趙後不予武臣也

董份曰按房君諫王賀趙即張良說高祖封齊意然而有應有不應者高祖之度足以包信而陳王之智不足以服兩人故也

一喘息項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内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

董份曰厮卒奇甚太史公載之亦備至爲御而歸想見其時亦爲稱快

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爲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爲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爲廝炊烹爲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爲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爲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爲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爲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

楊慎曰傳首患無奇此養卒甚奇又道逢趙王姊又出秦閒復何疊疊也

耳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慚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王維楨曰以上並叙寫耳餘二人之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羇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羇旅勢弱難以立功也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鎋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交以下並指悉其所為相殺之本末

黃震曰初耳餘號刎頸交後卒如其說云

李申曰兵必得算勝而動秦兵之振懾天下也久矣當是時章邯王離以兩軍相為犄角其勢張而諸侯之兵壁其旁者衆並不敢前閉壁縱敵以于起父之雖亦從代來始從巡觀望其間非項羽之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音釋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

擁數十萬而彼名況冊以督戰鉅鹿之下則其韓趙之儒與否未知何如也而適欲以遷適餘可乎哉

茅坤曰鉅鹿之戰詳見羽本紀而此處獨詳餘所以不肯爲前救鉅鹿處以通篇只欲摹寫兩人之交故精神獨注于此

後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曰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

王鏊曰詳先後傳大略張耳先負陳餘

唐順之曰餘惟携張敖流涕而告之耳未必不釋也決然不勝起而推印解綬則過矣兩人者刎頸之交卒以相殺悲夫

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亦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

茅坤曰楚之下諸侯不平豈独張耳陳餘哉而陳餘之客及陳餘自怒獨指及張耳以兩人纍深于生平之交故也此是太史公点綴精神處

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慣游從故多爲人所稱譽人多爲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曰上說音悅下式銳反項羽爲天下宰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爲扞蔽。田榮欲樹黨於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爲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欲之楚。張晏曰羽旣彊盛又爲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齊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

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爲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爲代王陳餘爲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卽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一爲局向絳結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祇晉灼音邸今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爲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

王維禎曰按高祖三字乃前後謚號作史者追稱之耳

司馬光曰高祖驕以失臣貫高狠以亡國使貫高謀逆者高祖之過也使張敖亡國者貫高之罪也

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爲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爲景王子敖嗣立爲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爲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如畫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爲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潺冀州人謂懦弱爲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案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爲王殺

董份曰敖所以得復國者由貫高之力然此念誠切[illegible]足以動鬼神也高祖字皆誤
又曰漢初人質直而勇壯如此

按日本置下有厠字漢書亦有厠字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 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豪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 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即高祖宿處也 要之置。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匿之處因以爲言也亦音側 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爲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爲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 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剟亦刺也漢書作刺爇張晏

田汝成曰貫高首謀又其怨家所告詔書并捕及上言轞車膠致與王詣長安者高也乃言與客孟舒等自髡鉗從來何耶

董份曰箯輿仰視與勞苦問荅歷歷如目前

云爇灼也說文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瓚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糞除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爲筍郭僕三蒼注云箯轝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楊慎曰語惻千古

王維禎曰貫高之義不背君高祖之仁不殺忠皆難事

尤瑛曰此與田橫謝使者詞意相類

唐順之曰寫貫高始終如畫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肮遂死。斬語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下郎反蕭該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爲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爲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爲魯元王。索隱曰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及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爲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爲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爲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謚武侯張偃之孫有罪絶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宛云然猶爾也謂相和同諾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私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廉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

劉辰翁曰豈顧問哉謂豈待問頓滅尚哉

王韋曰按四相字有意漢書去相慕用相字失之矣

王維禎曰太伯延陵始終以信不變死所利也不爲此足至班史曰勢利

之交占人差之盖謂是矣較之豈非以利哉句文弱而贅矣

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太史公一篇本意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羇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史記評林卷之八十九終

唐順之曰此文簡直

劉辰翁曰方乱時乃有讓千乘却齊趙繼絕世如周市者惜其福智不及不然豈不高視籍輩哉

王維楨曰周市義人哉辭不受國而王魏後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寗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眞魏後也晉灼云寗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

錢世傑寫 戴文刻

邵宝曰魏咎于身與民可謂兩全之矣全民以生全身以死雖然非正也不可以訓

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索隱曰案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圍臨濟。咎爲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爲魏王。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爲西魏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

王九思曰人生一世句呂后強奋侯食亦有是語楊循吉曰豹語似慷慨其說高帝亦切當然何以就縛故庸人耳

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卽絶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戶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顏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爲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詳項羽本紀}

按師古云兩龍謂秦與陳戰

凌約言曰虽起羣盜亦必有以相服雖無一語次第具見矣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爲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 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爲羣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桀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爲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 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爲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李坤曰漢王知羽之欲有梁地所故以豹立爲魏王咎死河西也故東彭越之⋯魏也而拜之爲魏相國以徇梁地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邑。正義曰碭音唐郎反宋州碭山縣 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稱公角名 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

凌約言曰最是得力處在漢楚對壘時越爲游兵擊楚足称奇兵

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眞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 索隱曰擅猶專也 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 正義曰滑州河上 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 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 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城皋 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是 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 正義曰爲于僞反 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 彭越復下

茅坤曰彭越與楚兵共相伍於梁而楚乃疲而力分

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項籍所敗固陵 正義曰固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 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爲之奈何。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爲魏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 正義曰從宋州以北至鄆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 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 傅音附○正義曰從陳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

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

茅坤曰高帝之族彭越亦草草其禍從固陵之期不至為之根矣
黃震曰彭越有大功無反意既以疑間掩捕論罪迁蜀青衣矣呂氏又詐使人告其反族之何忍哉

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為庶人，傳處蜀青衣。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為臨邛瓚說為是西至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為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季反不如遂誅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

劉辰翁曰喋血乘勝日有聞矣不可解看上語意謂其喋血乘勝日則有聞身已為王彼時不反此時乃反如此下語最是用力處意日字句讀開字誤

董份曰謂其喋血乘勝功名聞天下而身反不死以其囚虜盖志欲有為也

又曰太史公腐刑不即死亦欲以自見耳故于此委曲致意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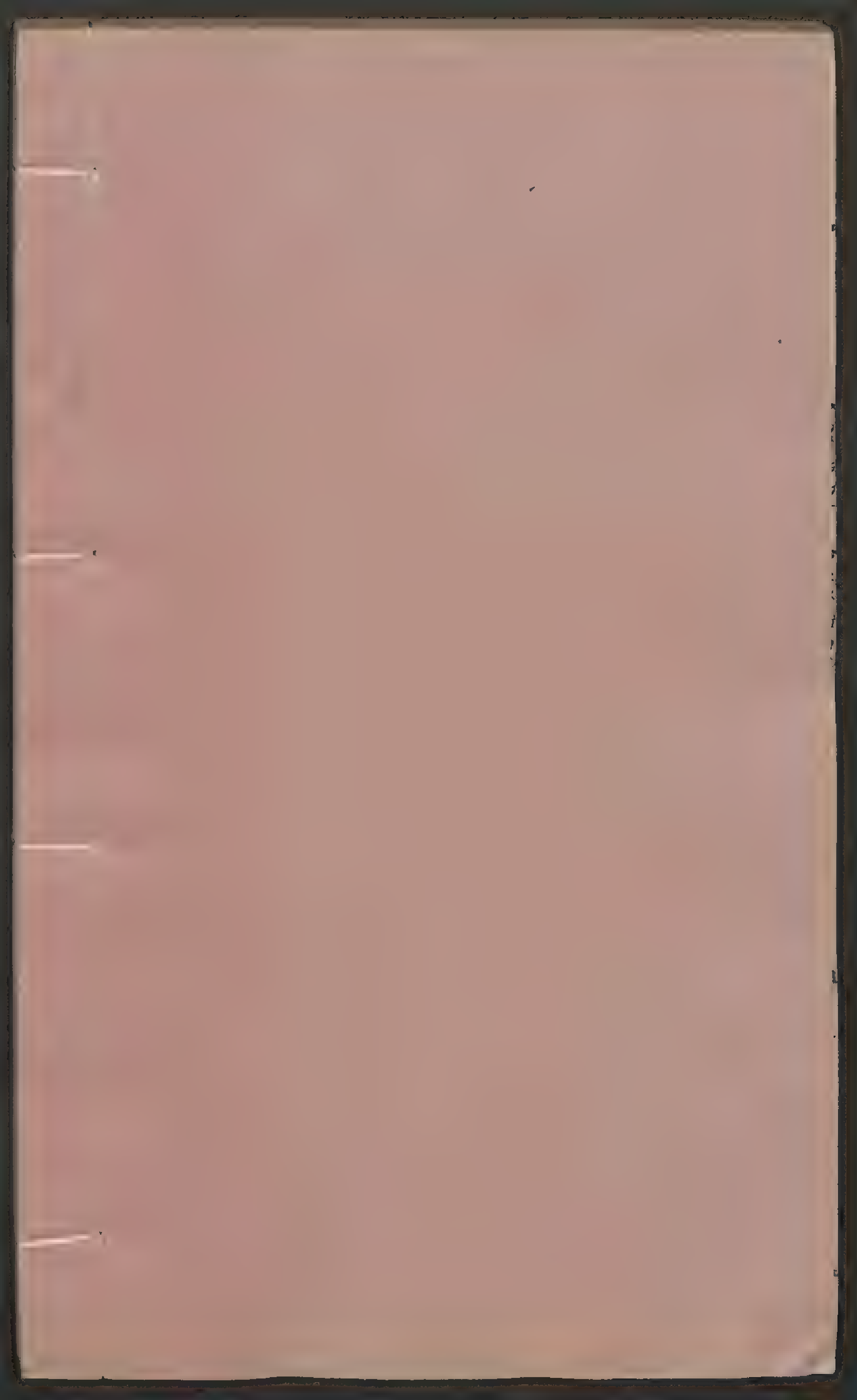
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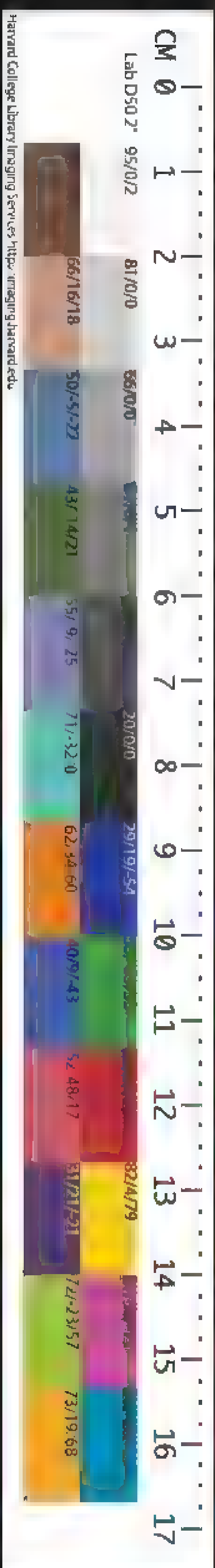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凋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啑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音牒喋猶蹀也煞敵蹀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糧徵兵不往葅醢何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甚奇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患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亮以此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　終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爲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三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卽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爲蓼也秦時爲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伏後筆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機楚漢春秋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論

按師古云論輸麗山謂有罪論

決而輸作于驪山也

劉辰翁曰曰布嘗冠軍曰常為軍鋒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以布數以少敗衆也皆于叙事中提掇其功

茅坤曰羽之敗秦兵由布先渡河嘗之故也

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桀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羣盜。索隱曰曹輩也偶類也謂徒之輩類 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伏後布故身番君婚案 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 涉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 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

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 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指失甚悉 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結 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 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王維楨曰即聽項王誅義帝罪已可族況又為秦坑卒衆多乎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閒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閒音閑閑謂私也今以閒音紀莧反閒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閒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為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為九江王。應前當刑而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為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有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暗伏遣何說案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漢書

夌約言曰曰不往曰不佐曰不致往既極狀布之倨强方寫出項所以不擊布之故何等次第

董份曰言惟其以楚强漢弱故何所以為使而欲說王

音義曰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

以楚漢之形使知楚不如漢也

按師古云質鉗也言伏于鑕上而斧斬之

茅坤曰北面而臣事之三句先挈布之情事下面一一破之

所以爲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迺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爲諸侯。北鄉而臣事之。破其爲楚必以楚爲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爲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爲楚軍前鋒。今迺發四千人以助楚。應北面而臣事之句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

按師古云垂拱而兩手不搖動坐觀成敗也

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應可以託國句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爲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開其歸漢以漢爲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索隱曰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也。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逕當經梁地。八九百里迺得羽地。○索隱曰。案服虔

(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皋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罷音皮)使(一轉又明切)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爲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

按前云使臣敬進書後云敬使使臣進愚計首尾相應

王鰲曰殺楚使如目擊然

凌約言曰觀何說詞與其行事絕是戰國說客風度

按漢王欲留項王于齊數月隨何因說九江王留項王數月至此項王果留而攻下邑數月三句字相照應

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陰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索隱曰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閒行與何俱歸漢淮南

茅坤曰折之以不測之辱寵之以非望之礼

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為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迺使人入九江楚已使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皋四年七月立布為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

茅坤曰漢之封功臣過制所以多乱

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為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

王維禎曰布禍自姬始色慾之為患如此

按師古云微驗者謂不显言其

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索隱曰人姓名也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徵淮南王布見赫

準事

凌約言曰布先因越誅而心恐後因見醢而大恐故令尹曰自疑禍及身深知布之心者太

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迺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柰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按裂地是對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

史公叙事前後脉絡自貫、

茅坤曰愚以布假令傳檄燕趙當是時盧綰王燕張敖王趙漢方定天下而同姓諸侯王之屬齊济以北殆犬牙錯也布豈能為功乎

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荊王劉賈都吳蘇州闔閭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皋又豆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桓譚

田汝成曰令尹知布之必反者識其布之近界薛公料布出下計者識其無遠志

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絕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并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并韓魏塞成皋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曰罫音烏卦反〕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迺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茅坤曰昔吳之破楚以三軍互出卒以有功今楚之抗布卒以三軍致敗何也

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省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滅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敗散今別爲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詳見高紀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端反韋

田汝成曰前書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布未滅而先立也後書立皇子長爲淮南王據叙封功而帶言也自不嫌於複

昭云蘄之鄉名漢書作甀應劭音保非也○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逐瑞反布兵精甚。上迺壁庸城。鄧展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遥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應前通見番君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僞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固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陽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二里十三步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爲淮南王。封賁赫爲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媢音冒媢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妬媢之誅又論衡云妬夫媢婦則媢是妬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為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妬媢是媢也一云男妬曰媢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刑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每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為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黃震曰布起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為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垓下王淮南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姬啓釁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漢非少恩勢使然耳夫越於漢非蕭曹素臣服者比也羣起逐鹿成者帝敗者族方雌雄未決不得已資之以濟吾事事濟矣同起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徼危者未有不滅其身惟嬰母之賢為不可及也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一　終

茅坤曰太史公傳淮陰不詳其兵法所授此失著處又曰首叙其貧困者以其杖劍封侯王而裂土千里及報漂母與忘辱已少年故云云文綫波蕩耳

盧大經曰韓信于未遇時惟蕭何及漂母尔何之英雄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實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虛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伏後眀百錢案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伏後賜千金案竟漂數十

固足以識信漂母一市媼乃亦識之異哉故予謂子房佀擊祖龍意氣消于解鋏故圯上老人抑之韓信俛出市袴意氣憒于鈇沮故淮陰漂母拂之一翁一媼皆異人也

董份曰孰視俛出形容袴下如畫、尤瑛曰孰視之三字可玩有忍意

曰。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音寺 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 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爲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 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曰俛音免伏音房六反 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 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

劉辰翁曰滕公盛德乃具眼人也在蕭何前魏无知上

董份曰何屢言信而未用雖何不能爲力故予嘗疑信亾何之謀也信亾而身追之要爲奇以聳動上耳

凌約言曰鋪叙蕭何奇信追信拜信始末不遺餘力所

用。漢王之入蜀。信亾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 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連用三奇字 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亾者數十人。連用七亾字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等指滕公 上不我用。即亾。何聞信亾。暗伏治公斷何案 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亾。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亾。何也。何曰。臣不敢亾也。臣追

謂功第一者亦為此
又曰方信壻漢一亡卒耳[illegible]何所見而[illegible]之[illegible]何所以察天下之勢者甚熟而信適[illegible]之乎故數與語而遂以國士[illegible]之耳向使[illegible]下中而[illegible]力[illegible]大用之哉[illegible]曰按何追信[illegible]高祖所動心者當其心動時遂決之故易入

董份曰韓信以一亾校徒因何立談不更召見而即超拜大將且殊礼盖其用人如此三代

亾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亾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illegible]字兩語王必欲長王漢中無所事信文穎曰事猶業也張晏曰無事用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終亾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戒設

以後千載帝王之冠也

[illegible]之曰孔明[illegible]吳[illegible]列論三国[illegible]不能過乎故因[illegible]陰者非特將畧也

董份曰喑啞二句形容項王之勇如見

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illegible]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本无韓字一軍皆驚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孰與項王一本[illegible]有以字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晉灼曰廢不收也○索隱曰喑於鴆反噁烏路反叱昌栗反咤卓嫁反咤或作吒喑噁懷怒氣叱咤發怒聲孟康曰廢伏也張晏曰廢偃也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

楊愼曰匹夫之勇易見婦人之仁難言

余有丁曰按此自王善地句便有声罪前芽

茅坤曰論項王及漢王所以得失處甚確

語嘔嘔。音吁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嘔嘔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音轉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楊維禎曰韓信登壇之日畢陳平生之畫略論楚之所以失漢之所以得此三秦還定之謀所以卒定于韓信之手也

董份曰觀信智畧如此真奇擊掎天下之心不但兵法而已也所以謂之人傑而羞與噲等

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敵此敵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案秋毫秋乃成王逸註楚詞云銳毛爲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爲檄書

為伍

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從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卻退塞王欣翟王翳亾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按索隱以陳舡為地名謬甚

楊慎曰木罌缻渡事乃於罌缻百千以木縛之浮于水以代舡蓋軍事取速成用成器也非如韋昭之說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旌旗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為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馹案李奇曰夏說

茅坤曰廣武之策絕工而韓却能反其策以為功

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沾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嫣與音余又音預沾音他廉反○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升于三道之磴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音啑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

董份曰人皆惜廣武君之奇而成安君不能用以敗今信先使間視則已虜矣又使出茲策則信必知變必不踐敗信也但用廣武策則信不能敗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閒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隊行此
楊循吉曰設策而使敵人知之疎矣策邪行信豈先以當之哉
茅坤曰或問信之下趙也以背水陣乎予應之曰非也善將兵者必示人以孤此信所以特諺諸將之說也蓋信乘弱與而東下趙趙之隘曰井陘使成安君能用李左車之計以奇兵絕井陘之口而親為深溝高壘以困之信將投虎于阱矣信嘗間視知成安君之不用故敢入焉信之[illegible]亦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案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住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萆說文云萆蔽也從卑竹聲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徐廣曰音飧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待破趙乃大食也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言破趙後乃當

[illegible]矣兵入之后人安知成安君不以戰少利而悔悟乎故兵法曰薄人于險利在速非為水上陣不可以致趙人之空壁而逐利非拔趙幟而立漢幟見成安君失利而還壁信與趙相持之勢成而其事未可知也故信之此舉詳定而后動誠入虎口一舉而數之矣
余有丁曰信所以背水陣者蓋欲陷死地以堅士心其實料成安君守兵法而不知變也故以後來誘之使之爭戰趙利耳此致人之術也
唐順之曰信奇處

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利而誘之 正義曰綿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洄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二字疑於是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衍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全在拔趙旗上又曰乱其耳目奪其巢穴

唐順之曰摹寫旹戰井陘情状殆盡

董份曰前左水澤必成安君所知也而韓信背水以誘敵百里躡將窺消所知也而孫子滅灶以速功此皆致人之術也蓋知兵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亂而取之）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效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晋灼曰効數也鄭玄註禮効猶呈見也）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接師事之）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

法者久則其思熟恐其異而不戰故佯為敗形使之卒然而趋耳

劉辰翁曰其後容詞辨犹有古戰国之遺風

凌約言曰左車亦足為軍中謀主信欲就以決疑所以

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為向者之計足以擒我哉

茅坤曰此中真景惟信與廣武君知之諸將不知也

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音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曰褕鄃氏音瑜美也恐滅亾不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一曰偸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媮食）傾耳以

余有丁曰按此上文已有休兵字此醳字當以釋解不可一例

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亾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獘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字

楊慎曰立片言以居要

從酉乎 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 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尺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咫尺也 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 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楊時曰以韓信之才又輔以張耳二人皆勇略蓋世余竊怪漢王入壁奪印召易諸將而信未之知也此其禁防闊疎與棘門霸上之軍何異耶使敵人投間竊發則二人者可得而虜也豈古所謂有制之兵者信亦有未逮歟

董份曰漢王將將出奇如此

茅坤曰漢王之間入張耳韓信壁而奪其軍何也豈寧身出成皋後兵已散一則欲收耳信兵以南抗楚一則恐耳信職其兵折于楚而生離心故為此計易置諸將

得黥布。走入城皋。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 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隆起

以示武耶

茅坤曰听蒯通一計東破下齊復追至高密信平生用兵此為失策

楊慎曰此策出廣武君上

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齊南歷城縣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己乃亨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齊為主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余有丁曰兵法知彼知此信此策欺龍且之疎耳不然与人夾水陣水頓涸而不知何耶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漢為客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

盧大經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從古有之請作假王坐不知此然高帝之忌心未必緣此而遂萌也良平自處以厚即當說帝以王鎮多變之齊以齊王有功之信帝素樂於納諫必欣然從之而信可高枕矣何乃云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斯言出而帝起群疑雖王信以真王而徵兵擊楚是持太阿而授其柄也信蓄发已矣然則淮陰誅族之禍胎於良平之躡附也哉

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 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 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 徵其兵擊

凌約言曰吾讀涉論未嘗不智其決先幾而又未嘗不義信之不倍其主也太史公謂涉驕淮陰而淮陰取亡淮陰違涉言惧負于漢耳豈因之以驕乎世又以涉善爲長短說論權變爲八十一首曰爲辨士之蠹涉與安期輩干羽而卒不受羽封復不事漢不受漢僇辱蓋軼世肆志如魯仲連之流者歟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 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庾反 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

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此項王至計 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 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

茅坤曰。武涉之說為楚也。而蒯通何為哉。其言甚工。假令韓信聽之而欲鼎分天下。海內矢石之鬬何日而已乎。大畧[illegible]持傾危之士。徒以口舌縱橫當世耳。非深識者也。王維禎曰。詳通說稱楚而蔑漢。是欲

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曰。背畔則大貴 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陰揚楚 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鬭逐北。至於滎陽。乘利

信反漢而興楚也董份曰楚人威震勇也而迫西山勇出漢王阻險智也而敗傷智困

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暗折漢）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張晏曰折衂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成皋。張晏曰於城皋傷胷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内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爲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爲百姓請命。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止楚漢之戰鬬士卒亾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劉辰翁曰此文字之祖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爲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爲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爲布衣時相與爲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爲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爲足下必漢

董份曰其文略祖蔡澤

又曰二人猶言此指二人也

閔如霖曰述過語雄偉曲折文之奇者

劉辰翁曰揣摩親切殆越慷慨

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此數句有力）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二句尤動人）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閔如霖曰此時信心畧動此二句太史公爲下文詳反張本

刘辰翁曰取譬反覆極人情所難言此文在漢初第一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爲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厮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楊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爲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爲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濫石石斗也蘇林解爲得之鮐音胎 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氂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楊維禎曰蒯徹韓信之客也言多補于信乃說不能挽信于走狗之烹而徉狂者亦[illegible]箕子徉狂若效閔宗國也蒯徹徉狂爲巫閔知己也言不行計不聽而不忍坐視其後禍作于無可奈何亦足悲夫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曰音適 騏驥之跼躅。徐廣曰跼一作蹢也 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蔭反又音琴 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爲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佯狂爲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 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竝叙恩仇事一一應之

劉子翬曰高祖與雍齒有故怨嘗欲殺之後諸將欲反用張良計乃封雍齒以高祖寬仁大度猶未能於此釋然乃知不念舊惡亦難事也韓信王楚召辱已少年令出跨下者以為中尉曰此壯士也觀此則信豈庸庸武夫耶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盧鄉駰案韋昭曰今中盧縣○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盧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盧戎之國也秦謂之伊盧漢爲中盧縣項羽之將鍾離眛冢在韋昭及括地志云皆說之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

劉子翬曰韓信料敵制勝可謂明矣而不知帝之疑已是天奪其鑒也帝兵敗成臯自稱漢使晨馳入信軍即其臥內奪其印符則帝疑信之迹彰矣及封齊王會垓下項羽死帝襲奪信軍徙信為楚王則帝疑信之迹又彰信殊不覺故武涉蒯通之言如水

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張晏曰狡

按石馬初謂漢王不奪我齊既奪又謂我無罪既縛始知漢王畏惡其能遂稱疾不朝何信知之晩也夫豈暗昧至此哉殆天奪其鑒耳
王鏊曰如此心事寫得到髓
茅坤曰信于此能如魯連之辭爵而逃海上則善矣而犹鞅鞅称病不朝恥列絳灌及噲等非所以自服滅亡也乎

楊慎曰多多益善
程子曰分数明也
按孫子曰治衆如治寡分数是也註云部曲爲分什伍爲数程子盖取此也
按欲與子有言也其凄凉不快正在此也字漢書去之語勢徑直非徘徊猶豫之意矣
茅坤曰此情似誣豨漢信幸臣也偶過拜淮陰淮陰何以遽行謀反及豨反後亦无往来跡且豨之反自周昌所言倉卒激之安得與淮陰有夙謀此皆呂后慎陽侯輩誣之不然漢廷謀臣詐以此論殺之耳

猶猾〇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兎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兎也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爲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劉辰翁曰文字有急辞不可緩者問信死亦何言是也

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按晋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 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鐘室。正義曰長樂宮懸鐘之室 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一篇結尾有生色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有緩詞不可急者蒯通傾秦綱是也漢書節之使勁然出之有迫則所之者不移此傳極似先秦兩即為漢了得已寧踈勿密史漢之分也

按戰國策云跖之狗吠堯非貴跖而賤堯也狗固吠非其主也蒯通之言蓋本于此

閔如霖曰必如此乃是辯士

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 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楊慎曰多見評者以一兩語褒貶鄭重或取其大者爲贊不知贊在傳外直補所不足或寄譏笑非必如後人書法與史評也

柯維騏曰韓信滅齊自王滅楚不至司馬光責其市井之心而取史遷不矜不伐之論惜信不足語此也當時異姓而王凡八殺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惟耳以智全其軀芮以忠延其世夫固非享國之器耳

王世貞曰太史公賛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己功可與伊周比隆嗚呼至哉言也漢法酧金失恐取入鷄或至失侯而蕭曹絳灌之裔許史金張之屬又多不克循矩宜其易世之後寥寥亡繼也曲逆自謂多陰謀道家所忌傳其後之不長久人寬傳陸之赤宗而不究淳于之投藥彼寡取之誰謂漢少恩哉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飡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僞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摧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并天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方爲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爲帝謀臣使其爲之畫善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快快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夷三族嗚呼甚矣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爲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彼皆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予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陳霆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下後一爲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故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楊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愕不平

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滅文成信乎先民有言係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可見矣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予以爲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群臣而欲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端於心胸之間當此時也侯之死生繫于人言間不容髮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國取項羽握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宜使親信之臣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移之未晚也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侯謁而擒之是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一言而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

唐順之曰直叙而簡嚴

楊慎曰韓王信者盧綰者二傳發詞端同例若狀曰信都下傳亦可改曰綰都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韓王信者。徐廣曰一云信都○索隱曰楚漢春秋云韓王信都恐謬也諸書不言有韓信都案韓王信初爲韓司徒後訛云申徒因誤以爲韓王名耳故韓襄王孽孫也。張晏曰孺子爲孽○索隱曰何休注公羊以爲孽賤子猶樹之有孽生也漢書朝錯云孽子悼惠王是也長八尺五寸。及項梁之立楚後懷王也。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諸公子橫陽君成爲韓王。正義曰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徐廣曰二年六月也都陽翟欲以撫定韓故地。項梁敗死定陶。成犇懷王。沛公引兵擊陽城。正義曰河南縣也使張良以韓司徒降下韓

按左遷字見此

按漢書高紀以此爲淮陰侯語

茅坤曰漢王以韓王信畧韓以彭越畧梁語所謂拿雲手

故地。徐廣曰他本多作申徒申與司聲相近字由此雜亂耳今有申徒云是司徒之後言司聲轉爲申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沛公入武關。沛公立爲漢王。韓信從入漢中。迺說漢王曰。項王王諸將近地。而王獨遠居此。此左遷也。士卒皆山東人。跂而望歸。及其鋒東鄉。文穎曰鋒銳欲東向○索隱曰跂音企起踵也鄭氏云鋒軍中將士氣鋒韋昭曰其氣鋒銳欲東也○正義曰跂音岐可以爭天下。漢王還定三秦。迺許信爲韓王。先拜信爲韓太尉。將兵畧韓地。項籍之封諸王皆就國。韓王成以不從無功。不遣就國。更以爲列侯。徐廣曰元年十一月誅成駰案漢書曰封爲穰侯○索隱曰地理志穰縣屬南陽及聞漢遣韓信畧韓地。迺令

按高帝徙韓王信王太原合古者名山大川不以封之意而疑其逼胡則非矣

茅坤曰以韓王信王太原備胡可也治馬邑見斥之[illegible]

故項籍游吳時吳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正義曰項籍在吳時昌爲吳縣令漢二年。韓信畧定韓十餘城。漢王至河南。韓信急擊韓王昌陽城。昌降。漢王迺立韓信爲韓王。徐廣曰二年十一月常將韓兵從。三年。漢王出滎陽。韓王信周苛等守滎陽。暗伏韓王信自報柴將軍案及楚敗滎陽。信降楚。已而得亾復歸漢。漢復立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天下定。五年春。遂與剖符爲韓王。王潁川。明年春。徐廣曰即五年之二月駰案漢書曰六年春上以韓信材武。所王北近鞏洛。南迫宛葉。東有淮陽。皆天下勁兵處。迺詔徙韓王信王太原以北備禦胡都晉陽。信上書曰。國被邊。

胡也假令若而漢亦必若矣曰所嫌曰信然失戰守退然各晉陽內外之要而高治爲邑亦非信者也高祖徙韓讓使其以因外叛爲虜向道遂有平城之圍自是匈奴輕漢爲世大患閱百年而未息者非信啓其端亦未必如是之甚然則人主心量不宏所係豈小哉

許奇曰被音被馬也匈奴數入晉陽去塞遠正義曰并州請治馬
邑正義曰朔州上許之信乃徙治馬邑秋匈奴冒頓大
圍信索隱曰冒音墨頓又音莫報反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
救之疑信數閒使有二心使人責讓信信恐誅因
與匈奴約共攻漢反以馬邑降胡擊太原七年冬
上自往擊破信軍銅鞮正義曰潞州縣斬其將王喜信亡
走匈奴與其將白土人曼丘臣王黃等張晏曰白土縣名屬上郡
立趙苗裔趙利爲王復收信敗散兵而與信及
冒頓謀攻漢匈奴使左右賢王將萬餘騎與王黃
等屯廣武以南正義曰廣武故城在代州鴈門縣界也至晉陽與漢

按高帝用陳平計使閼氏計秘世莫得聞應劭謂繪美女以恐閼氏按楚懷王欲殺張儀靳尚謂夫人鄭袖曰秦王欲以美人聘楚楚王重秦

兵戰漢大破之追至于離石正義曰石州縣後復破之匈
奴復聚兵樓煩西北正義曰嵐州樓煩縣漢令車騎擊破
匈奴匈奴常敗走漢乘勝追北聞冒頓居代上谷
正義曰今嬀州高皇帝居晉陽使人視冒頓還報曰可擊
上遂至平城正義曰朔州定襄縣是也上出白登服虔曰白登臺名去平城七里如淳曰平城旁之高地若丘陵也○索隱曰姚氏案北疆記桑乾河北有白登山冒頓圍漢高之所今猶有壘壁
匈奴騎圍上上乃使人厚遺閼氏正義曰於連反又音燕氏音支單于嫡妻號若皇后閼氏乃說冒頓曰今得漢地
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戹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時
天大霧漢使人往來胡不覺護軍中尉陳平言上

女則夫人必斥鄭袖言于王而出之陳平之計或若衣張儀之餘智乎

王維楨曰韓王信報柴將書殊不傾為心曲而言詞

曰胡者全兵。[漢書音義曰言唯弓矛無雜仗也]請令彊弩傅兩矢外嚮[索隱曰傅音附]徐行出圍。入平城漢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韓信為匈奴將兵往來擊邊。[伏後為寇將兵案]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十一年。春故韓王信復與胡騎入居參合。[蘇林曰代地也○正義曰故城在朔州定襄縣北]距漢漢使柴將軍擊之。[鄧展曰柴奇也○索隱曰應劭曰柴武鄧展云柴奇晉灼云奇武之子應劭說為得此時奇未為將]遺信書曰陛下寬仁。諸侯雖有畔亡而復歸輒復故位號不誅也。大王所知。今王以敗亡走胡非有大罪急自歸。韓王信報曰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

一作前

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為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文穎曰大夫種范蠡也]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僨於吳也。[索隱曰蘇林曰僨音奮張晏曰僨僵仆也○正義曰信知歸漢必死故引子胥以為辭]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索隱曰痿音耳誰反舊音耳騅反於義為疎張揖云痿不能行哀紀云帝卽位痿痺是也]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遂戰柴將軍屠參合。斬韓王信。信之入匈奴與太子俱及至頹當城。[漢書音義曰縣名韋昭曰在匈奴地]生子。因

名曰頹當韓太子亦生子命曰嬰至孝文十四年頹當及嬰率其衆降漢漢封頹當爲弓高侯地理志河閒有弓高縣也○索隱曰漢書功臣表屬滎陵○正義曰滄州縣嬰爲襄城侯索隱曰案服虔云縣名功臣表屬魏郡吳楚軍時弓高侯功冠諸將徐廣曰諡曰壯傳子至孫孫無子失侯嬰孫以不敬失侯徐廣曰表云嬰子澤之元朔四年不敬國除頹當孽孫韓嫣漢書音義曰音鄢陵之鄢○索隱曰音偃又一言反又休延反並通貴幸名富顯於當世其弟說再封數稱將軍卒爲案道侯子代徐廣曰名長君歲餘坐法死後歲餘說孫曾拜爲龍頟侯續說後徐廣曰長君之子也○索隱曰案博物志字子君也頟五格反作雒音洛龍頟縣名○正義曰史記表衛青傳及漢書表云韓說元朔五年從大將軍有功封龍頟侯以酎金坐免元封元年擊東越有功封按道侯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爲龍頟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頟侯漢表是也

張之象曰既分言同里親相愛生同日壯又相愛為三段復分言為一段既言持羊酒賀兩家又言復賀兩家羊酒既曰常隨出入上下曰常侍中曰常從入臥內又曰群臣莫敢望曰蕭曹親幸莫及盧綰曰諸侯王得幸莫如燕王頗往反覆委曲有情

盧綰者豐人也與高祖同里盧綰親與高祖太上皇相愛如淳曰親謂父也及生男高祖盧綰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賀兩家及高祖盧綰壯俱學書又相愛也里中嘉兩家親相愛生子同日壯又相愛復賀兩家羊酒高祖爲布衣時有吏事辟匿盧綰常隨出入上下及高祖初起沛盧綰以客從入漢中爲將軍常侍中從東擊項籍以太尉常從出入臥內衣被飲食賞賜羣臣莫敢望雖蕭曹等特以事見禮

茅坤曰以前俱詳次綰之見幸于漢

至其親幸莫及盧綰綰封爲長安侯長安故咸陽也正義曰咸陽在渭北長安在渭南蕭何起未央宮處也漢五年冬以破項籍迺使盧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破之李奇曰共敖子七月還從擊燕王臧荼臧荼降高祖已定天下諸侯非劉氏而王者七人欲王盧綰爲羣臣觖望如淳曰觖音辭別之訣望猶怨也瓚曰觖謂相觖而怨望也韋昭曰觖猶冀也○索隱曰觖望猶怨望也又音企韋昭音冀及虜臧荼迺下詔諸將相列侯擇羣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羣臣知上欲王盧綰皆言曰太尉長安侯盧綰常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燕詔許之漢五年八月迺立盧綰爲燕王諸侯王

以後總次綰之倍漢以取滅亡也然觀爰如綰而猶爲臧衍張勝所詿誤至于亡入匈奴亦由漢待功臣不厚致之猜疑之反者什而七八耳悲夫

楊循吉曰次盧綰疑懼欲反不反狀如兩人手指而語

得幸莫如燕王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高祖如邯鄲擊豨兵燕王綰亦擊其東北當是時陳豨使王黃求救匈奴燕王綰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言豨等軍破張勝至胡故燕王臧荼子衍出亡在胡見張勝曰公所以重於燕者以習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諸侯數反兵連不決也今公爲燕欲急滅豨等已盡次亦至燕公等亦且爲虜矣公何不令燕且緩陳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即有漢急可以安國張勝以爲然迺私令匈奴助豨等擊燕燕王綰疑張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張勝勝還具

二月亦字

伏後降者言張勝在匈奴以爲燕使安

而漢之待功臣之薄亦可以互見矣

道所以爲者。燕王寤。迺詐論他人脫勝家屬使得爲匈奴閒而陰使范齊之陳豨所欲令久亡。晉灼曰使陳豨久亡畔連兵勿決漢十二年東擊黥布。豨常將兵居代漢使樊噲擊斬豨。其裨將降言燕王綰使范齊通計謀於豨所高祖使使召盧綰。綰稱病。上又使辟陽侯審食其御史大夫趙堯往迎燕王因驗問左右。綰愈恐閉匿。謂其幸臣曰非劉氏而王獨我與長沙耳。往年春漢族淮陰。夏誅彭越皆呂后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迺遂稱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語頗泄。辟陽侯聞之歸具報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降者言張勝亡在匈奴爲燕使。於是上曰盧綰果反矣。使樊噲擊燕。燕王綰悉將其宮人家屬騎數千居長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謝。四月高祖崩盧綰遂將其衆亡入匈奴。匈奴以爲東胡盧王。綰爲蠻夷所侵奪常思復歸居歲餘死胡中。高后時盧綰妻子亡降漢。會高后病不能見。舍燕邸。爲欲置酒見之高后竟崩不得見。盧綰妻亦病死。孝景中六年盧綰孫他之正義曰他徒何反以東胡王降。如淳曰爲東胡王來降也漢紀東胡烏丸也封爲亞谷侯。徐廣曰亞一作惡也○正義曰

董份曰當豨反時[illegible]不知者皆赦之危急而家例子弟尚拜將負而坐觀之未見有嚮應者故赦守尉以安諸郡邑之心使感發而尊人封四人以尉其子弟使鼓舞而樂從高帝是經略大度于是可見其堅矣然封四人之意易知而赦守尉之指難識

茅坤曰予讀淮陰傳太史公謂豨之降非雍守也遊許

漢表在河內

陳豨者宛朐人也。索隱曰地理志屬濟陰下又云梁人是據先生之說異也○正義曰宛朐曹州縣也太史公云陳豨梁人按宛朐六國時屬梁 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高祖七年冬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迺封豨為列侯。徐廣曰功臣表曰陳豨以特將卒五百人前元年從起宛朐至霸上為侯以游擊將軍別定代已破臧荼封豨為陽夏侯 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邊兵皆屬焉豨常告歸過趙趙相周昌見豨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賓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正義曰言屈己禮之不用富貴自尊大 豨還之代周昌迺求入見見上具言豨賓客盛甚擅兵於外

淮陰淮陰方怨漢之削其地絀其爵而與絳灌等比故[illegible]及於此編疑淮陰非死漢不當如是封也及食心及讀豨傳以周昌疑其賓客之盛漢且遣人覆案之豨故恒而反然首尾並不見淮陰佐豨之迹豈當時呂后弄蕭何等自以高帝之老而將兵于外恐信起不測故詐令人告其之而遂給斬之耶

董份曰淮陰傳中漢王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

數歲恐有變上乃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財物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正義曰二人韓王信將 及高祖七年七月太上皇崩使人召豨豨稱病甚九月遂與王黃等反自立為代王。漢書作十年是 劫掠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掠者皆赦之上自往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趙相奏斬常山守尉曰常山二十五城豨反亡其二十城上問曰守尉反乎對曰不反上曰是力不足也赦之復以為常山守尉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

苛伸口漢字陳豨之叛有四敍趙代吏人為豨所詿誤劫略者則代之士卒惋矣故常山守尉則反趙代之郡縣城邑所為豨下者皆可望風而反矣封趙四人則趙代之壯士人人思奮矣以千金購王黃曼丘臣等則豨麾下去矣以此攻豨何有也

四人。四人謁上慢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上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徧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魏武帝奏事曰今邊有小警輒露檄插羽飛羽檄之意也駰案推此言則以鳥羽插檄書謂之羽檄取其急速若飛鳥也）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戶封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於是上曰陳豨將誰曰王黃曼丘臣皆故賈人上曰吾知之矣迺各以千金購黃臣等十一年冬漢兵擊斬陳豨將侯敞王黃於曲逆下（正義曰定州北平縣東南十五里蒲陰故城是也）破豨將張春于聊城（正義曰博州縣）斬首萬餘太尉勃入定太原代地十二月上自擊東垣東垣不下卒罵上東垣降卒罵者斬之不罵者黥之更命東垣為真定王黃曼丘臣其麾下受購賞之皆生得以故陳豨軍遂敗上還至洛陽上曰代居常山北趙迺從山南有之遠迺立子恒為代王（徐廣曰十一年正月）都中都（正義曰中都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二里）代鴈門皆屬代高祖十二年冬樊噲軍卒追斬豨於靈丘（正義曰蔚州是）

太史公曰韓信盧綰非素積德累善之世徼一時權變以詐力成功遭漢初定故得列地南面稱孤

吳寬曰邪人前韓王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是也非淮陰也

內見疑彊大外倚蠻貊以爲援是以日疏自危事窮智困卒赴匈奴豈不哀哉陳豨梁人其少時數稱慕魏公子及將軍守邊招致賓客而下士名聲過實周昌疑之疵瑕頗起懼禍及身邪人進說遂陷無道於戲悲夫夫計之生孰成敗於人也深矣

索隱述贊曰韓襄遺孽始從漢中剖符南面徙邑北邊穨當歸國龍頟有功盧綰親愛羣臣莫同舊燕是王東胡計窮

黃震曰信以韓王庶孼從漢復封韓既而漢疑之徙王太原數被匈奴兵遣使求和解漢又責讓之遂走匈奴高帝是以有白登之圍疑之爲患如此盧綰與帝居同里生同日學同師平生至狎得非有大功而王之燕帝之于綰厚矣亦以貳心自成疑懼而走匈奴此則綰之罪也然信稱旦暮乞貸蠻夷綰亦爲蠻夷所侵嘗思復歸二人者皆非有大惡而疎遠致疑失身至此不亦悲夫此信之子穨當信之孫嬰與綰之孫他之皆脫身匈奴而復列侯漢廷也陳豨慕魏公子之爲人監趙代邊兵而賓客餘千乘卒于見疑而以反誅此尤庸妄可爲戒矣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三終

唐順之曰文一串似世家体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田儋者狄人也。徐廣曰今樂安臨濟縣也○正義曰淄州高苑縣西北北狄故縣城故齊王田氏族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杜子索隱曰儋子市從弟榮榮子廣榮弟橫各遞為王榮并王三齊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略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許縛奴而以謁也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為齊王，徐廣曰二世元年九月也發兵以擊周市。周

唐順之曰田氏兄弟情事九十五轉

茅坤曰田氏兄弟相賊殺頭緒如絲而太史公詳次如指畫予嘗愛昌黎畫記人馬什器多而文不亂此傳畧相似

市軍還去田儋因率兵東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王咎於臨濟急魏王請救於齊齊王田儋將兵救魏徐廣曰二年六月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魏軍殺田儋於臨濟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齊人聞王田儋死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齊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以距諸侯田榮之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項梁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項梁因追之而田榮怒齊之立假迺引兵歸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齊相角亡走趙角弟田間前求救趙因留不敢歸田榮乃立田儋

茅坤曰榮與假同宗也何至若此

董份曰斬手足則戚甚矣今三国于楚趙先親非特動手足之戚也而使秦得志則墳墓鞠數非但蝮螫之害身也故曰何為不殺註全謬

柯維騏曰齊言田假田角亦以蝮蛇之毒將害于身不独手足之憂漢書削去直字謬矣

子市爲齊王徐廣曰二年八月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項梁既追章邯章邯兵益盛項梁使使告趙齊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使楚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迺肯出兵楚懷王曰田假與國之王窮而歸我殺之不義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曰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何者爲害於身也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致死○索隱曰蝮音芳伏反螫音臛又音釋○正義曰按蝮毒蛇長二三丈嶺南北有之虺長一二尺頭腹皆一遍說文云虺博三寸首大如擘擘手大指也音步歷反今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直手足戚也文穎曰言將亡身非手足憂也瓚曰於楚趙非手足之親何故不殺且秦復得志於

王維禎曰次諸田之所以王与田榮之所以獨不得王而以反楚滅諸田卒亾之故如指諸掌

天下則齮齕用事者墳墓矣。○如淳曰齮齕猶齚齧索隱曰齮音蟻齕音紇齮側齒齕也○正義曰按秦重得志非但辱身墳墓亦發掘矣若子胥鞭荊平王墓一云墳墓言炎也楚趙不聽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破楚兵楚兵東走而章邯渡河圍趙於鉅鹿項羽往救趙由此怨田榮項羽既存趙降章邯等西屠咸陽滅秦而立侯王也迺從齊王田市更王膠東治卽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入關故立都爲齊王治臨淄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兵降項羽項羽立田安爲濟北王治博陽田榮以負項梁不肯出兵助楚趙

攻秦故不得王趙將陳餘亦失職不得王二人俱怨項王項王既歸諸侯各就國田榮使人將兵助陳餘令反趙地而榮亦發兵以距擊田都田都亾走楚田榮留齊王市無令之膠東市之左右曰項王彊暴而王當之膠東不就國必危市懼迺亾就國田榮怒追擊殺齊王市於卽墨還攻殺濟北王安於是田榮迺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索隱曰田市王膠東田都王齊田安王濟北項王聞之大怒迺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徐廣曰三年正月○正義曰平原德州也平原人殺榮項王遂燒夷齊城郭所過者盡屠之徐廣曰立故王田假

也
齊人相聚畔之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
擊項羽於城陽徐廣曰假走楚楚殺之○正義曰城陽濮州雷澤是而漢王
率諸侯敗楚入彭城項羽聞之迺醳齊而歸擊漢
於彭城因連與漢戰相距滎陽以故田橫復得收
齊城邑徐廣曰四月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專
國政政無巨細皆斷於相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
生往說下齊王廣及其相國橫橫以爲然解其歷
下軍漢將韓信引兵且東擊齊齊初使華無傷田
解軍於歷下以距漢漢使至迺罷守戰備縱酒且
遣使與漢平漢將韓信已平趙燕用蒯通計度平

原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齊王廣相橫怒以酈
生賣己而亨酈生伏後臣亨酈生陛下之使案齊王廣東走高密徐廣曰高一作假相
橫走博陽守相田光走城陽將軍田既軍於膠東
楚使龍且救齊齊王與合軍高密漢將韓信與曹
參破殺龍且徐廣曰四年十一月虜齊王廣漢將灌嬰追得
齊守相田光至博陽而橫聞齊王死自立爲齊王
還擊嬰嬰敗橫之軍於嬴下晉灼曰泰山嬴縣也○正義曰故嬴城在兗州博城縣東北百里
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彭越是時居梁
地中立且爲漢且爲楚韓信已殺龍且因令曹參
進兵破殺田既於膠東使灌嬰破殺齊將田吸於

刘子翬曰人謂田橫兄弟能得士余謂五百人果能皆爲橫死則方其盛時據三齊之地所得死士可勝論哉然橫兄弟亦屢與諸侯戰未嘗一勝則所謂死士者安在史遷欲成田橫得士之名故實世俗之傳如此或者未必尽然也

千乘。正義曰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韓信遂平齊。乞自立爲齊假王。徐廣曰二月也漢因而立之。後歲餘漢滅項籍漢王立爲皇帝。以彭越應上爲梁王。十五轉田橫懼誅而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韋昭曰海中山曰島○正義曰按海州東海縣有島山去岸八十里高帝聞之。以爲田橫兄弟本定齊齊人賢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收後恐爲亂。迺使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應前亨酈生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請爲庶人。守海島中。使還報。高皇帝迺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至。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

王鏊曰二人者義士也惜不傳名太史公之軒節義累如此

迺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迺侯耳。不來。且舉兵加誅焉。田橫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應劭曰尸鄉在偃師○瓚曰廐置置馬以傳驛也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留。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迺爲亡虜而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亨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貌耳。今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

王守仁曰田横之不肯事漢孰若有拒于酈生一言之餘詣洛陽孰若守身于海島之外身其五百人皆殺而死補一齊又何如酈生之一烹而有功于漢乎雖然一人不屈而五百人相率以蹈之横之盖深有以感之也吾于横乎有取

楊維禎曰二客死以烈而五百人又同一烈横之所獲也多矣使横生戮因其得士不出四豪右哉

未能敗，猶可觀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正義曰奉音捧】從使者馳奏之高帝。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横。【正義曰齊田横墓在偃師西十五里崔豹古今註云薤露蒿里送哀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殺門人傷之而作悲歌言人命如薤上露易晞滅至李延年乃分爲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逝者歌之俗呼爲挽歌】既葬，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高帝聞之，迺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於是迺知田横兄弟能得士也。

（眉批：應前能得人　得人　結案）

余有丁曰史不爲通立傳乃論著于此

劉辰翁曰安期生神仙家多傳之大抵英雄不得志而自放志耳豈必羽化飛空哉

楊慎曰謂五百人皆至賢死不善下筆者乃莫能畫蒂以存其国何哉化東坡題田横墓詩意也

董份曰索隱鄙陋極可笑死不得君首句即昌黎所謂以五百人不能脫剣銘是也

太史公曰：甚矣蒯通之謀，亂齊驕淮陰，其卒亡此兩人。【韓信田横】蒯通者，善爲長短說，【索隱曰言欲令此事長則長說之短則短說之故戰國策亦名曰短長書是也】論戰國之權變，爲八十一首。【漢書曰號爲雋永永一作求索隱曰書名也雋音松兗反】通善齊人安期生，安期生嘗干項羽，項羽不能用其筴。已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終不肯受，亡去。田横之高節，賓客慕義而從横死，豈非至賢！余因而列焉。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索隱曰言天下非無善畫之人而不知圖畫田横及其黨慕義死節之事何故哉歎畫人不知畫此也】

索隱述贊曰：秦項之際，天下交兵。六國樹黨，自置豪英。田儋殞寇，立市相榮。楚封王假，齊破酈

生兄弟更王海島傳聲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四終

王鏊曰一傳四人各自爲筆法而實然成一片
茅坤曰太史公詳次樊酈滕灌戰功大畧與曹參周勃等相似然並從本書事行也其間書法曰攻曰下曰破曰定曰屠曰殘曰先登曰却敵曰陷陣曰最曰疾戰曰斬首曰虜曰得咸各有法又如曰身生虜曰所將卒斬曰別將以以各書其戰陣之緒有不可參亂所校也后順之曰傳內凡言從者從沛公行軍也別者分軍專攻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樊酈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樊噲者〈正義曰音快又吉外反〉沛人也〈正義曰徐州也〉以屠狗爲事。〈正義曰時人食狗亦與羊豕同故噲專屠以賣之〉與高祖俱隱。〈以下凡十五從字〉初從高祖起豐。攻下沛。高祖爲沛公。以噲爲舍人。從攻胡陵方與。〈正義曰房預二音〉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索隱曰索監者秦時御史監郡也豐下豐縣之下也○正義曰泗水郡名〉復東定沛。破泗水守薛西。〈索隱曰謂破其守於薛縣之西也〉與司馬尼戰碭東。〈張晏曰秦司馬○正義曰秦將章邯司馬尼又碭宋州縣也〉郤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文穎曰郎官大夫也○正義曰〉

劉辰翁曰兩常從沛公先當時獨親厚無不特執時為然

按此以卻敵斬首捕虜先登陷陣為眼目而於敘軍功處各以從字冠首併附因功益祿不編年月是亦一格

楊慎曰長城先秦世已有之矣

按漢書從攻圉作從攻圍註圉縣名

爵第六級也常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以下凡五用先登字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曰即公大夫爵第七復常從從攻城陽。徐廣曰年表二年七月破秦軍濮陽東屠城陽也○正義曰按城陽近濮陽而漢書作陽城大錯誤先登下戶牖。正義曰戶牖汴州東陳留縣東北九十一里東昬故城是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間爵。孟康曰不在二十爵中如執圭執帛比也如淳曰間或作聞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鬥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爵○索隱曰張晏云得徑上聞晉灼曰名通於天子也　如淳引呂氏春秋證上聞音中間之間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正義曰曹州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一人賜爵五大夫從擊秦軍出亳南。索隱曰案亳湯所都今河南偃師有湯亳是○正義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四十里河間守軍於杠里。

正義曰地名近城陽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正義曰汴州縣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七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軍於曲遇。索隱曰音齵顒邑名也○正義曰曲丘雨反遇牛恭反鄭州中牟縣有曲遇聚攻宛陵。○索隱曰地理志屬河南正義曰宛陵故城在鄭州新鄭縣東北三十八里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徐廣曰時賜爵有執帛執圭又有賜爵封而加美名以為號也又有功則賜封列侯駰案張晏曰食祿比封君而無邑瓚曰秦制列侯乃有封爵也○索隱曰小顏云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約以秦制於義不通從攻長社轘轅。正義曰許州理縣也轘轅門在緱氏縣東南三十里絕河津。正義曰古平陰津在河南府東北五十里也東攻秦軍於尸南。正義曰在偃師南攻秦

余有丁曰此不載諫止宮語似闕畧
若地以[illegible]紀喻[illegible]戲下之功具畧及
父噲披[illegible]門之急一節獨詳如面
楊循吉曰按此傳與本紀繁簡各盡其妙所謂[illegible]之法也
按師古云中酒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
劉辰翁曰[illegible]

軍於犨。正義曰在汝州魯山縣東南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
宛城先登西至酈。正義曰酈音擲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以郤敵。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張晏曰益祿也如淳曰正
爵名也瓚曰增封也○索隱曰張晏臣瓚義亦近正如淳非也小顏以為重封者兼二號蓋為得也
攻武關至霸上斬都尉一人。首十級捕虜百四十
六人降卒二千九百人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
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
羽既饗軍士中酒。張晏曰酒酣也亞夫謀欲殺沛公。令項
提醒
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肩蔽之。時獨沛
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在營外。聞事急。乃持鐵盾

項氏君臣疑伯矣政以且舞且敵獨以肩為舞態圖畫彷彿所不能陳特在此字
按師古云時羽未王史追書耳
尚儀曰解心疑大王銜何[illegible]結而以解為絕句
[illegible]曰此語可為[illegible][illegible]紀傳所載[illegible]故是奇俊

入到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駰案漢書音義曰音撞鍾○正義曰撞直江反
立帳下。徐廣曰一本立幟下瞋目而視眥皆血出項羽目之。問為誰。
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項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彘
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盡之。項羽曰。能復飲乎。
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
陽。暴師霸上。以待大王。正義曰時羽未為王史追書大王今日
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正義曰迎賁反至此為絕句
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樊噲
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一馬。與樊噲等四人步
從。從閒道山下歸走霸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項

按此結是日二句見噲于鴻門有万鈞力而太史筆力亦如之

楊愼曰拔一句于此何等精神

楊愼曰從是在帝後別擊是負六

刘辰翁曰雍輕車騎下雍南必是當時先有漢軍待噲已來發作一處以此見漢初功状出明泥紊皆大失

羽亦因遂已無誅沛公之心矣。是日微樊噲犇入（一本攻前）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索隱曰誚責也亦或作譙正義曰幾音祈明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噲爵為列侯，號臨武侯。正義曰桂陽臨武縣遷為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擊西丞白水北。徐廣曰隴西有西縣白水在武都駰案如淳曰皆地名也晉灼曰白水今廣魏縣也地理志無西丞似秦官名○索隱曰案西謂隴西之西縣白水水名出武都經西縣東南流言噲擊西縣之丞在白水之北耳徐廣等說皆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馬水源出文州曲水縣西南曾徑孫山下雍輕車騎於雍南，破之。正義曰上雍於拱反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時。駘索斄音胎○索隱曰案雍郎扶風雍昌縣斄音台即后稷所封今之武功故斄城是章平即章邯子也攻城

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郎中騎將。從擊秦車（一本車作軍）騎壤東，索隱曰小顏亦以為今之地名○正義曰壤鄉在武功縣東南二十里郤敵，遷為將軍。攻趙賁，下郿、正義曰岐州縣槐里、柳中、咸陽，灌廢丘，最。李奇曰以水灌廢丘也張晏曰最功第一也晉灼曰京輔治華陰灌北也○索隱曰案柳中郎細柳也在長安西也灌謂以水灌廢丘城陷其功最上也李奇曰廢丘即槐里也上有槐里北又言各疑此是小槐里非也案文云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總言所攻陷之邑別言以水灌廢丘具功特最也何者初云槐里爾其新名後言功最是重舉不欲再見其文故因舊稱廢丘也至櫟陽，正義曰雍州縣賜食邑杜之樊鄉。索隱曰案杜陵有樊鄉三秦記曰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名子午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樊鄉即樊川也從攻項籍，屠煮棗，索隱曰晉灼云檢地理志無煮棗功臣表

則有煮棗侯清河有煮棗城小顏以爲攻項籍屠煮棗谷在河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今案續漢書郡國志在濟陰宛朐也○正義曰案其時項羽未擊渡河北冀州信都縣東北五十里煮棗非矣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正義曰兗州縣在州東南六十二里魯兗州曲阜縣瑕丘兗州縣薛在徐州滕縣界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正義曰平陰故城在濟陽東北五里以將軍守廣武一歲項羽引而東從高祖擊項籍下陽夏正義曰夏音假陳州大康縣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圍項籍於陳正義曰陳州大破之屠胡陵正義曰在兗州南項籍既死漢王爲帝以噲堅守戰有功益食八百戶從高帝攻反燕王臧荼虜荼定燕

按師古云瓚說是

按師古云姓綦母名卬

劉辰翁曰降定擊殘

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正義曰徐州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高祖攻反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正義曰先累反又蘇果反又山寡反杜預云霍人晉邑也霍人當作葰地理志云葰人縣屬太原郡括地志云葰人故城在代州繁畤縣界也至雲中。正義曰雲中郡縣皆朔州善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是也與絳侯等共定之非專功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徐廣曰曼一作滿字正義曰襄國邢州城破柏人。正義曰邢州縣先登降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張晏曰殘有所毀也瓚曰殘謂多所殺傷也孟子曰害義謂之殘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卬尹潘軍於無終廣

破破得皆傳內史文似羨而非羨

王維禎曰至此總敘功勞總不散漫

昌。正義曰在蔚州飛狐縣北七里破豨別將胡人王黃軍於代南。因擊韓信軍於參合。正義曰在朔州定襄縣界軍所將卒斬韓信。破豨胡騎橫谷。正義曰谷音欲蓋在代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黃將軍太卜太僕解福等十人。正義曰解福人姓名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非專功其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盧綰破其丞相抵薊南。索隱曰抵音丁禮反抵訓至一云抵者丞相之名定燕地凡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邑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通總上從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

王維禎曰自首至此即敘戰功到此逆旋排闥一節見噲直而勇忠而義如此

唐順之曰先只敘戰功而別事繫之後不以年月次也此文法敘繁事[illegible]當時大臣不敢入而噲以一武夫排闥入大臣隨之太史公之意固嘉噲亦鄙諸大臣也

楊慎曰流涕数語[illegible]

二人。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噲以呂后女弟呂須為婦生子伉故其比諸將最親。追言先黥布反時高祖嘗病甚惡見人。臥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正義曰闥宮中小門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其後盧綰反高帝使噲以相國擊燕是時高帝病甚人有惡噲黨於呂氏即

宋濂曰高祖知呂與戚氏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臣楙然終不殺首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夫人不顧為天下計得后佐之此老泉謂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是此意其論欲斬樊噲一節推出高祖心事乜有識見高祖不去呂后以制諸將而噲叓于呂氏則又不可不去諸使諸將得制呂氏故噲出戍漢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於命平勃即軍中斬之豈不破[illegible]是

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帝聞之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后。執噲詣長安。至則高祖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孝惠六年。樊噲卒。謚為武侯。子伉代侯。而伉母呂須亦為臨光侯。高后時用事專權。大臣盡畏之。伉代侯九歲。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須婘屬。索隱曰婘音眷因誅伉。舞陽侯中絕數月。孝文帝既立。乃復封噲他庶子市人為舞陽侯。復故爵邑。市人立二十九歲卒。謚為荒侯。子他廣代侯。六歲。侯家舍人得罪他廣。怨之。乃上書曰

為戚氏結怨益深矣

楊慎曰太史公下人有惡噲一惡字不見是何人何語故更不用言不用曰而高帝聞之即非告變與彈劾也又曰亦為臨光侯句筆端欲舞

荒侯市人病不能為人。正義曰言不能行人道令其夫人與其弟亂而生他廣。他廣實非荒侯子。不當代後。詔下吏。孝景中六年。他廣奪侯為庶人。國除。索隱曰案漢書平帝元始二年封噲玄孫之子章為舞陽侯邑千戶

曲周侯酈商者。正義曰故城在洺州曲周縣西南十五里高陽人。索隱曰酈音歷高陽聚名屬陳留○正義曰雍周西南聚邑人也陳勝起時。商聚少年東西略人得數千。沛公略地至陳留。六月餘。徐廣曰月表曰二世元年九月沛公起兵二世三年二月襲陳留用酈食其策起兵至此十九月矣食其傳曰既說高帝已乃言其弟商使從沛公也○索隱曰案與酈生傳及年表小不同蓋史官意異也○正義曰徐說非也言商先東西略得數千人及沛公略地至陳留商起兵乃六月餘得四千人以將軍

按此傳各以以字紀頭縣官名于上附戰功于下節節相承每他傳体格不同此文之隨時变態者

從高涸也商以將卒四千人屬沛公於岐。索隱曰此地名闕蓋在河南陳鄭之界。正義曰高紀云酈食其說沛公襲陳留乃以食其為廣野君酈商為將將陳留兵與偕攻開封酈生傳云沛公引兵隨之乃下陳留廣陽君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界地此傳云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案紀傳此說岐當與陳留高陽相近也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沛公攻緱氏，絕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攻下宛穰，定十七縣。別將攻旬關，一作洵駰案漢書音義曰漢中旬陽縣音詢。○索隱曰案在漢中旬陽縣旬水上之關定漢中。項羽滅秦，立沛公為漢王。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為隴西都尉，別將定北地上郡。正義曰北地寧州上郡鄜州破雍將軍烏氏，駰案音支。○索隱曰烏音於然反氏音支縣名屬安定漢書云破章邯別將也

按丹鉛總錄云駰於馬從旦音亶死龍馬之訓

○正義曰縣在經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周類軍栒邑。索隱曰栒邑在豳州地理志屬右扶風栒音荀蘇駔軍於泥陽。徐廣曰駔一作騠。○索隱曰北地縣名駔者龍馬也○正義曰故城在寧州羅川縣北三十一里泥谷水源出羅川縣東北泥陽源側有泉於泥中潛流二十餘步而流入泥谷又有泥陽湫在縣東北四十里賜食邑武成六千戶。正義曰縣在華州鄭縣東十三里以隴西都尉從擊項籍軍五月，出鉅野，與鍾離昧戰，疾鬭，受梁相國印，益食邑四千戶。以梁相國將從擊項羽二歲三月，攻胡陵。項羽既已死，漢王為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脫，徐廣曰在燕趙之界。駰案漢書音義曰地名。○索隱曰其地闕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正義曰易州易縣卻敵遷為右丞相

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涿五千戶正義曰涿幽州號曰涿侯以右丞相別定上谷正義曰嬀州因攻代受趙相國印以右丞相趙相國別與絳侯等定代鴈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將軍已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爲太上皇衞一歲七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以右丞相從高帝擊黥布攻其前拒徐廣曰一作和駟謂拒方陳拒音矩○索隱曰拒音巨鄒氏引左傳有左拒右拒徐云一作和和軍門也漢書作前垣小顏以爲攻其壁壘之垣也李奇以爲前鋒堅蔽若垣墻非也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食曲周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三得

總說戰功

楊時曰使商不就劫而呂氏得志寄之父子得無希望乎

邵寶曰國爲重則朋友爲輕是故寄不以賣友產北軍不可入也劉生之節當以賣交爲咸責而寂敢循將褒之況一舉以定漢社稷哉

楊慎曰觀此傳元能異衛以十一以乎不辟重疊政欲

丞相守相大將各一人小將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商事孝惠高后時商病不治文穎曰不能治官事其子寄字況索隱曰酈寄字也鄒氏本作兄亦音況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爲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於是乃使人劫酈商令其子

詐兄呂祿紿

況紿呂祿索隱曰紿欺也詐也音待呂祿信之故與出游而太尉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是歲商卒諡爲景侯子寄代侯天下稱酈況賣交也班固曰夫賣交者謂見利而忘義也若寄父爲功臣而又執劫雖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孝景前三年吳楚齊趙反上以寄爲將軍圍趙城十月不能下得

班已貝眼曰此紀事之轉能也若盡如他傳即吏文千百无異矣

按此傳大畧與樊噲諸傳相似

俞侯欒布自平齊來（裴駰曰俞音舒○索隱曰俞音歈縣名又音輸在河東）乃下趙城滅趙王自殺除國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爲夫人（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景帝怒下寄吏有罪奪侯景帝乃以商他子堅封爲繆侯（徐廣曰繆者更封邑名諡曰靖○索隱曰繆音穆邑也漢書無諡）續酈氏後繆靖侯卒子康侯遂成立遂成卒子懷侯世宗立（徐廣曰世一作他）世宗卒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

汝陰侯夏侯嬰（正義曰汝陰即今陽城）沛人也爲沛廄司御（索隱曰案楚漢春秋云滕公爲御也）每送使客還過沛泗上亭與高祖語未嘗不移日也嬰已而試補縣吏與高祖相

東沂曰證之已證其不傷矣後又有翻覆故嬰坐繫且受掠也注欠明

唐順之曰此傳亦用以字冠一節事與酈商傳法同

楊慎曰降降之也嬰與何或用兵或招降之也張說非是

董份曰言秦車從

愛高祖戲而傷嬰人有告高祖（韋昭曰告白也高白高祖傷人）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如淳曰爲吏傷人其罪重也）告故不傷嬰（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曰案晉灼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嬰證之後獄覆（索隱曰案韋昭云高帝自言不傷嬰嬰證之是獄辭翻覆也）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數百終以是脫高祖高祖之初與徒屬欲攻沛也嬰時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一日本許）（正義曰上爲于偽反使所吏反又曰謂說駝城門迎高祖）高祖爲沛公賜嬰爵七大夫以爲太僕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張晏曰胡陵平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也）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

凡五言以兵車趣攻戰疾凡四言以太僕從凡三言為太僕及以太僕凡十傳意正見嬰以太僕終其身耳其言以兵車趣戰載孝惠魯元出平城圍近代邸清宮見其所長在此真太僕也

凌約言曰嬰始終為太僕故傳內每段稱奉車亦每云兵車趨攻疾戰彭城之敗帝欲馳嬰徐行卒得脫平城之出帝欲驅嬰徐行卒得脫每一功一賜爵一益食到底只一筆法不避重疊此文字之妙

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下以兵車趣攻戰疾(凡四用兵車字)賜爵執帛常以太僕奉車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珪復常奉車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索隱曰案說文云匱匣也謂得其時自相部署之印)因復常奉車從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為滕公(徐廣曰令也駰案鄧展曰今沛郡公丘漢書曰嬰為滕令奉車故號滕公○正義曰滕即公丘故城是在徐州滕縣西南十五里)因復奉車從攻南陽戰於藍田芷陽(索隱曰芷音止地名今霸陵也在京兆縣)以兵車趣攻戰疾至霸上項羽至滅秦立沛公為漢王

余有丁曰按揚慎云服說是愚謂依此則不應下文總說欲斬嬰者十餘疑蘇說近之蓋初載徐行雍抱之乃疾馳也

凌約言曰按嬰常收兩兒高祖欲斬嬰者十餘備冊吾身不能存二子不得已棄之可也他人為收豈不幸甚何斷斷然欲斷之

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為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敗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常蹶兩兒欲棄之(索隱曰蹶音厥又音巨月反一音居衛反漢書作蹳音撥)嬰常收竟載之徐行面雍樹乃馳(服虔曰高祖欲斬之故嬰圍樹走也面向樹也應劭曰古者皆立乘嬰恐小兒墜各置一面雍持之樹立也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為雍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懸樹也○索隱曰蘇林與晉灼皆同今則無其言或當時有此說其應服之說蓋疏也)漢王怒行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祈陽(徐廣曰祈一作沂索隱曰蓋鄉名也漢書作沂楚無其縣)

其天性殘忍類如此然則分羹之時太公亦幸而免於鼎耳誰謂高祖爲有見哉

按師古云固徐行者故示閑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

復常奉車從擊項籍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索隱曰縣名也地理志屬太原漢王立爲帝其秋燕王臧荼反嬰以太僕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絕以太僕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索隱曰地理志武泉屬雲中○正義曰二縣在朔州善陽縣界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開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向卒得脫益食嬰細陽千戶索隱曰地理志屬汝南復以太僕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以太僕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

劉辰翁曰賜所奪邑者是嬰以他故奪邑至是復賜之耳漢書註亦有是說

按師古云非第者非比關之第嬰最第一也

唐順之曰觀嬰初譖高帝不傷已及不棄惠帝魯元并入宮廢少帝立代王諸事盡信義人也高帝引以爲太僕示親信有見乎

爲多賜所奪邑五百戶駰案漢書音義曰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以太僕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食千戶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嬰自上初起沛常爲太僕竟高祖崩以太僕事孝惠孝惠帝及高后德嬰之脫孝惠魯元於下邑之閒也正義曰宋州碭山縣乃賜嬰縣北第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孝惠帝崩以太僕事高后高后崩代王之來嬰以太僕與東牟侯入清宮廢少帝以天子法駕迎代王代邸與大臣共立爲孝文皇帝復爲太僕八歲卒諡爲文侯索隱曰案姚氏云三輔故事曰滕文公墓在飲馬橋東大道南俗謂之馬冢博物志曰公卿送嬰葬至東都門

按此傳以疾鬬疾力疾戰斫將卒受詔別擊及生得身生得為眼目然亦有從字法以字法又用嬰名須十其首錯綜顛倒變化不測

楊慎曰精神獨在數疾力字

外馬不行掊地悲鳴得石椁有銘曰佳城欝欝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乃葬之子夷侯竈立七年卒子共侯賜立三十一年卒子侯頗尚平陽公主立十九歲元鼎二年坐與父御婢姦罪自殺國除。

潁陰侯灌嬰者（正義曰今陳州南潁縣西北十三里潁陰故城是）睢陽販繒者也（正義曰宋州宋城縣）高祖之為沛公略地至雍丘下。章邯敗殺項梁而沛公還軍於碭嬰初以中涓從（此下凡用十三從字）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扛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服虔曰疾攻之）賜爵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雒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珪號昌文君（索隱曰亦稱宣陵君皆非爵土加美號耳）沛公立為漢王拜嬰為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為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於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將龍且魏相項他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索隱曰謂食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至彭城項羽擊大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張晏曰秦將降為公令反）從擊破之攻下

按此以上並從功以下總獨將

黃正義曰故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西收兵軍於滎陽。楚騎來
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車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
重泉人李必駱甲習騎兵。徐廣曰重泉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四十五里
今爲校尉。可爲騎將。索隱曰必甲二人名也姚氏案漢紀桓帝延熹三年追錄高祖功臣李必後黃門丞李遂爲晉陽關內侯也漢王欲拜之
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
善騎者傅之。如淳曰傅音附猶言隨從者灌嬰雖少。然數力戰
乃拜灌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
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凡六用受詔字受詔別擊楚
軍後。絕其餉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

唐順之曰此時嬰爲大將故敘戰功皆稱所將卒茅坤曰嬰爲騎將長於騎事所將卒亦習騎故每以虜騎將成功此太史公敘事針綫處

於魯下。破之。凡九用所將卒字所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張晏曰主
右方之馬左亦如之擊破柘公王武軍於燕西。徐廣曰柘屬陳○索隱曰
案武柘縣今也○正義曰柘屬淮陽國案滑州胙城本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
將五人。李奇曰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以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美稱未必樓煩人也張晏
曰樓煩胡國名連尹一人。張晏曰大夫楚官○索隱曰案左傳莫敖連尹宮廐尹是擊
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
以騎渡河南。送漢王到雒陽。使北迎相國韓信軍
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
食邑杜平鄉。以御史大夫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
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軍

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菑得齊守相田光追齊相田橫至嬴博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所將卒斬吸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高密索隱曰留縣令稱公旋其名也高密縣名在北海漢書作假密假密地名不知所在未知孰是耳○正義曰留縣在沛郡公其令卒斬龍且文穎曰所將卒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為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身虜騎將一人攻博陽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索隱曰取音秋慮音閭取又音趣僮徐是二縣取慮是一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駰案漢書音義曰任黃陵以禦敵○正義曰謂從下相以東南盡泗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也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北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正義曰郯音談東海縣斬薛公下下邳擊破楚騎於平陽索隱曰小顏云此平陽在東郡地理志太山有東平陽縣○正義曰南平陽縣城今兗州鄒縣也在兗州東南六十二里案鄒縣去徐州滕縣界四十餘里也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攻苦譙正義曰戶焦二音復得亞將周蘭與漢王會頤鄉徐廣曰苦縣有頤鄉○索隱曰音以之反從擊項籍軍於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騎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戶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

楊慎曰敘得有力處

大夫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至東城正義曰縣在濠州定遠縣東南五十五里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矦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正義曰和州歷陽縣即今和州城是也渡江破吳郡長吳下如淳曰郡長之長也○索隱曰下有郡守此長即令也如淳以爲雄長非也○正義曰今蘇州也案如說非也吳郡長即吳郡守也一破吳郡長兵於吳城下而得吳郡守身也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立爲皇帝賜益嬰邑三千戶其秋以車騎將軍從擊破燕王臧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戶號曰潁陰矦以車騎

王維楨曰灌嬰始終以騎將勝公始終以大僕比高帝知人善任使處

將軍從擊反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相破胡騎於武泉北正義曰縣名在朔州北二百二十里復從擊韓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曰胡名也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服虔曰硰音沙○索隱曰劉氏音千臥反至平城爲胡所圍從還軍東垣從擊陳豨受詔別攻豨丞相矦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文穎曰特一之特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正義曰盧奴定州安喜縣是曲陽定州曲陽縣是安平定州安平縣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

擊破布上柱國軍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誅。徐廣曰一作銖○索隱曰案漢書作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二千五百戶。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總敘戰功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國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崩嬰以列侯事孝惠帝及呂太后太后崩呂祿等以趙王自詳呂后紀置爲將軍軍長安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且入誅不當爲王者上將軍呂祿等聞之乃遣嬰爲大

王慎中曰齊哀王舉兵來嬰屯滎陽脅之而不前最是緊要史筆有淺深處蓋於嬰止之則誅諸呂之後有難爲首矣絳侯得誅諸呂于內而齊罷歸者嬰之力也

楊愼曰定嬰之功不在絳侯陳平下此傳有傳

黃震曰灌嬰起自販繒從高祖騎將戰功居多其後不爲諸呂擊齊而共立文帝遂致位宰相蓋男健而有定識云

將將軍往擊之嬰行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正義曰風方鳳反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亦罷兵自滎陽歸與絳侯陳平共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孝文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黃金千斤拜爲太尉三歲絳侯勃免相就國嬰爲丞相罷太尉官是歲匈奴大入北地上郡令丞相嬰將騎八萬五千往擊匈奴匈奴去濟北王反詔乃罷嬰之兵後歲餘嬰以丞相卒諡曰懿侯子平侯阿代侯二十八年卒子彊代侯十二年彊有罪絕二歲元光三年天子

封灌嬰孫賢爲臨汝侯續灌氏後八歲坐行賕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家及其素異哉所聞方其鼓刀屠狗賣繒之時豈自知附驥之尾垂名漢庭德流子孫哉余與他廣通爲言高祖功臣之興時若此云索隱曰案他廣樊噲之孫後失封蓋嘗訴太史公序蕭曹樊滕之功委具則從他廣而得其事故備也

索隱述贊曰聖賢影響雲蒸龍變屠狗販繒攻城野戰扶義西上受封南面酈況賣交舞陽內援滕灌更王奕葉繁衍

柯維騏曰太史公各傳文法各異噲傳疊用先登字及斬首若干級字商傳則疊用以字夏侯嬰傳則疊用兵車趣攻疾戰字灌嬰傳則疊用疾力疾戰字斯子長文章之妙者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五 終

王維禎曰所謂張丞相傳謂求如蒼者不可復得矣

按一傳中論張蒼爲丞相及申屠嘉爲丞相皆非備員者而周昌周苛趙堯曹窋任敖皆爲御史大夫故併著一傳

按陸賈傳以客從高祖任敖傳高祖初起敖以客從周昌傳周苛爲客從入關破秦與張蒼司言爲賓客未著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好書律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秦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板謂小事書之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習天下圖書計籍主郡上計則方爲四方文書是也有罪亾歸及沛公略地過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索隱曰小顏云質鍖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公赦勿斬遂

伏後父事王陵秦

官職也

茅坤曰蒼嘗相代王已而代王卽帝位故得爲丞相

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耳歸漢漢乃以張蒼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蒼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蒼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敖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蒼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戶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王計四歲張晏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蒼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

秦

唐順之曰以官串人張蒼傳酷吏傳同体如張蒼傳御史大夫也酷吏傳中尉廷尉也

王鏊曰史記張蒼傳不獨御史大夫忽入周昌周昌後又忽入趙堯趙堯抵罪又入任敖任敖後又仍入張蒼事核而文奇四人皆相繼為御史大夫者也

按周苛趙堯附見此傳

習天下圖書計籍蒼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黥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蒼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後詳

倒說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職志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周苛爲客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從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欲令

楊愼曰古史直致如此

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亨周苛。徐廣曰四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曹等俱封。封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徐廣曰元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駰案漢書音義曰以上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卽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

董份曰寫真處雖似誣然如此正得情狀

茅坤曰方與何以知堯之能代昌必堯嘗與謀而逆知

卽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有生色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韋昭曰殿東堂也○索隱曰小顏云正寢之東西室皆號曰箱言似箱篋之形見周昌。爲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索隱曰幾鉅依反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卽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孟康曰方與縣名公其號瓚曰方與縣令也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劉辰翁曰趙堯小吏獨能測知帝意因時進言亦奇矣然其為趙王謀則速之斃也

之也

正義曰古用簡牘書有錯謬以刀削之故曰刀筆吏何能至是乎。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耶。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索隱曰謂不知其計所出也 亦本謀 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 雖蕭曹等皆卑下之 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

茅坤曰高祖以周昌相趙王一着亦苦心到底

董份曰弄印熟視一時情景最妙

公彊為我相趙王。正義曰栢談世論云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呂后家女為妃令戚夫人善事呂后則如意無獘也 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弃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王表有左官之律韋昭以為左猶下也禁不得下仕於諸王也然地道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秩為左遷他皆類此 然吾私憂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久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 有生色 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孰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擊陳豨有功。封為江邑侯。徐廣曰十一年 高祖崩呂

楊慎曰周昌雖謝病久之亦死然愧荀息矣

太后使使召趙王其相周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既徵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徐廣曰謚悼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表咸言周昌謚悼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傳子至孫意有罪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左車爲安陽侯有罪國除後五歲正義曰高后之年高后聞御史大夫江邑侯趙堯高祖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徐廣曰呂后元年國除以廣阿侯任敖爲御史大夫。

歸有光曰漢書云高后崩與大臣共誅諸呂後坐事免考呂后紀漢書爲是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正義曰辟音避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千八百戶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酸國除案漢書任敖孝文元年薨徐誤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爲記而誤云二年裴駰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表又云封十九年卒計高祖十一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裴氏不考乃云徐誤何其二過也以平陽侯曹窋爲御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誅呂祿等免以淮南相張

楊慎曰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及後蒼爲相十五年皆眼目也不可失者又曰此字連計相讀爲是故後言至于爲丞相卒就之
凌約言曰此卒言張蒼之爲文字錯綜變化不拘此傳可見

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曆文穎曰緒尋也或曰緒業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弗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徧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烏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調樂人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也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必履反謂比力也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使得宜此之謂順晉

董份曰言雖爲丞相猶終律曆事也
王鏊曰卒不放過王陵救蒼一事

灼曰若預及之辭索隱曰晉灼說爲得○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曆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律曆駰案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及蒼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凌稚隆曰王陵言沐公勿析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上書言漢土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見詔下其議張蒼張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黃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臣以爲博士草土德之曆制度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絀謝病稱老蒼任人爲中候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瓚曰中候官名大爲

按如淳云材官多力也以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

姦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五年。蒼卒。謚爲文侯。子康代侯。八年卒。子類徐廣曰一作顤音噴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索隱曰案漢書云傳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康代八年卒子顤代侯則顤卽類與漢書畧同也初張蒼父長不滿五尺。及生蒼。蒼長八尺餘。爲侯丞相。蒼子復長。漢書云長八尺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蒼之免相後。老。口中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孕者不復幸。結案蒼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蹶張徐廣曰勇健有材力開張駰案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蹋強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索隱曰孟康云主張強弩蹶其月反漢令曰蹶張士百人也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索隱曰所類反從擊黥布軍。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食邑五百戶。張蒼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蒼免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王維楨曰太史公敘事太煩瑣常舉一一以毀其餘亭一事每詳細的的如見讀之如生接其人故勝

董份曰：言其寵以見嘉之不畏權勢也

王維楨曰：即述辱鄧通一節使見爲丞相介自有大臣之風故鋪敘詳悉他則收拾槩堆此与今不相及也

呂祖謙曰：嘉言肅朝廷之礼是也言子愛群臣則富貴之非矣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太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曰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

董份曰：必度已困通而始召通正以使嘉之法行也一字亦不妄下

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鼂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堧垣（服虔曰宮外垣也如淳曰堧音畏煗之煗○索隱曰煗音乃喚反韋昭音而緣反又音軟）嘉聞之欲因此以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景帝（正義曰自歸帝首露）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錯景

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堧垣故他官居其中。索隱曰漢書作冗官爲散官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罷朝嘉謂長史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曰一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臾改封請安侯子侯臾代六歲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有罪國除自申屠嘉死之後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陶舍之子也謚夷劉舍本項氏親也賜姓劉氏父襄佐高祖有功舍謚哀侯及今上時柏至侯許昌。徐廣曰高祖功臣許溫之孫謚哀侯平棘侯薛澤。徐廣曰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節侯薛澤武彊侯莊青翟。徐廣曰高祖功臣莊不識之孫高陵侯趙周等爲丞相。徐廣曰周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爭而死皆以列侯繼嗣娖娖徐廣曰娖音七角反一作斷一作躖○索隱曰娖音側角反小顏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躖躖音初覺反斷音都亂反義如尚書斷斷猗無他技廉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蒼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絀賈生公孫臣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顓頊曆何哉。張晏曰不考經典專用顓頊曆何哉周昌木彊人也。正義曰言其質直掘強如木石焉任敖以舊德用。張晏曰詔傷呂后吏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

按自申屠嘉以下丞相數人皆廉謹無能止附見姓名而已

楊愼曰按此因張蒼并及其時代之相者又因周昌及申屠等戇直與陳平傳王陵同皆變作之妙者

呂儀曰張蒼猶人周昌直諫趙堯以術傾周昌之任任敖特以舊恩用申屠所謂好剛不好學者乎然亦異乎人多矣

按此後紀車丞相等並褚先生筆非太史公原文

茅坤曰太史公於孝武時丞相自平津武安以下不多見大略以草景帝紀幾為武帝所誅以故避忌不獨紀武帝多諱而於公卿間亦異恤矣

楊慎曰此下文字衰弱蓋褚先生之所不為者

黃震曰景帝之世丞相備位僅有名氏太史公不復為傳而褚先生直取韋賢以下繼之於魏相称好武於邴吉称有大智於黃霸称以孔義為治其後韋元成父子相繼匡衡十年至丞相皆帰之命有慨嘆不滿之意矣

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莫錄其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車丞相長陵人也名千秋卒而有韋丞相代索隱曰自車千秋已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省畧漢書則備韋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至第二子其名玄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韋丞相言曰我即為丞相有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為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為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至丞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劒帶劒前奏事或有不帶劒者當入奏事至乃借劒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名廣漢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復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發吏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實不以兵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繁君索隱曰繁姓也音婆奏京兆尹趙君迫脅丞相誣以夫人賊殺婢發吏卒圍捕丞相舍不道又得擅

屏騎士事趙京兆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刼事而坐之大不敬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蠶室而魏丞相竟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爲關內矦失列矦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邴吉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令至御史大夫孝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矦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顯嗣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詔奪爵一級失列矦得食故國邑顯爲吏至太僕坐官秏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微賤時會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以讀書爲吏至潁川太守治潁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風曉令自殺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潁川太守霸以宣布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獄中無重囚賜爵關內矦黃金百斤徵爲京兆尹

而至丞相復以禮義爲治以丞相病死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御史大夫于定國代于丞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于丞相去御史大夫韋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吏至衞尉徙爲太子太傅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爲御史大夫于丞相乞骸骨免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諂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詩家貧衡傭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不中科故明習補平原文學卒史數年郡不尊敬御史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拜爲太子少傅而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勳居殿中爲師授教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尊賢御史大夫鄭

王鏊曰甚中情事

按漢法丞相必自御史大夫遷

弘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相豈非遇時而命也哉深惟士之游宦所以至封侯者微甚（徐廣曰微一作徵）然多至御史大夫卽去者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高堂隆答魏朝訪曰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然守之日久不得或爲之日少而得之至於封侯眞命也夫御史大夫鄭君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韋丞相死卽代之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才困戹不得者衆甚也（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述也或亦稱太史公其序述淺陋一何誣也）

索隱述贊曰張蒼主計天下作程孫臣始紬秦曆尚行御史亞相相國阿衡申屠面折周子廷爭其他娖娖無所發明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六　終

王鏊曰此傳畫出酈生狂態

按落魄者貧無家業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酈生食其者，正義曰曆異幾三音也陳留高陽人也。徐廣曰今任圉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圉縣高陽鄉名也故耆舊傳云食其圉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風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圉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八里蓋謂此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應劭曰落鬼志行衰惡之貌也。○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也。○索隱曰案鄭氏云魄音薄音甲彩反戰國策云齊宣謂顏蠋曰夫監門閭里士之賤也爲里監門吏。正義曰監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皆謂之狂生。及陳勝、項梁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正義曰徇畧也酈生聞其將皆握齱應劭

唐順之曰寫酈生本旨有生色
按郊字見得未下陳留

楊循吉曰寫出酈生軒昂落落疎闊之態使其但謂從騎士得見見而長揖言天下事豈復𢦏有食其哉

曰握齱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齱音若促鄒氏音鹿角反韋昭云握齱小節也好苛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賈逵云苛煩也小顏云細也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酈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服虔曰食其里中子適作沛公騎士○索隱曰適音釋服虔蘇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食其里中人案言適近作騎士也沛公時時問邑中賢士豪俊。騎士歸。酈生見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索隱曰先謂先容言無人為我作紹介也○正義曰為于偽反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應前縣中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索隱曰溲音所留反溺乃弔反亦如字溲即溺義也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酈生曰。弟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誡者。沛公至高陽傳舍。徐廣曰二世三年二月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索隱曰案樂彥云踞牀曰倨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索隱曰案豎若僮僕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夫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

衣。正義曰攝衣猶斂著也 延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横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衆。一作烏合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如淳曰四面中央凡五達也瓚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也 今其城又多積粟。臣善其令。正義曰言與陳留縣令相善也 請得使之。令下足下。正義曰令力征反下謂降之也 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内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酈生常爲說

楊愼曰此所以起酈說詞也天之天者大言也傳蓋傳其態得其口

余有丁曰按陳留多積粟敖倉蓄粟甚多季因酈生一言以取之誠得取天下大計

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索隱曰數音朔 則分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皋。數亦音朔 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索隱曰案此等語俱出管子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迺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迺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皋。索隱曰適音直革反案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謫戍也又音陟革反卒音租忽反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却。自奪其便。索隱曰以言不取敖倉之粟是漢自奪其便利也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工女下機。索隱曰案謂女工是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工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正義曰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四十有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水南帶三皇山秦始皇時置倉於敖山上故名之曰敖倉也塞成皋之險。正義曰即汜水縣山也杜大行之道。韋昭曰在河內野王北也距蜚狐之口。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飛狐縣北五十里有秦漢故郡城西南有山俗號爲飛狐口也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

劉攽曰此處何緣更有田間按田橫傳乃是田解

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王負約不與。而王之漢中。項王遷

楊慎曰當時楚強漢弱未必田橫不知之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兩語氣魄動人所謂天之福也

殺義帝漢王聞之起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案方船謂並舟也戰國策云方船積粟循江而下也）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爲人刻印刓而不能授（孟康曰刓斷無復廉鍔也瓚曰項羽吝於爵賞玩惜侯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刓音五官反案郭象注莊子云立法而刓斷無圭角漢書作刓言玩惜不忍授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正義曰援音爰）下井陘誅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索隱曰北魏謂魏豹豹在河北故也亦謂之西魏以大梁在河南故也）此蚩尤之兵也非人之力也天之福也今已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太行之阪距蜚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迺聽酈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酈生日縱酒淮陰侯聞酈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迺夜度

茅坤曰酈生于此時只合以義止韓信兵
倪思曰此数言益見酈生疎落不檢有志願成輕以生外身世之意漢書去之遂覺索然以終
凌約言曰曲周侯傳具前今以封功臣思食其故而先引商功起之有情

兵平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酈生賣己。迺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亨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齊王遂亨酈生。引兵東走。不敘齊王事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世。索隱曰疥音界地里志武遂屬河間騶案漢書作武陽子遂衍字誤也 元狩元年中。武遂侯平坐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正義曰年表云卒子敵嗣卒子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悮也 當弃市。病死。國除也。

唐順之曰此傳有寫生意態
劉辰翁曰賈比他說士最情实温厚
楊慎曰從親戚兄弟墳墓說至掘燒及夷族情已迫切至言越殺王降漢新造未集二句利

陸賈者。楚人也。索隱曰案陳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渾國之後晉侯伐之故陸渾子奔楚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友子達食菜於陸卿號曰陸侯達生發發生臯適楚賈其孫也 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爲南越王。索隱曰趙地爲南越尉故曰尉他他音駝 陸生至。尉他魋結服虔曰魋音椎今兵士椎頭結○索隱曰魋直追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椎而結之故字從結且案其魋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左衽今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 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索隱曰趙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 今足下反天性。弃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

害其明語不多二而感動至矣

余有丁曰恐動他處在此

子抗衡爲敵國索隱曰案崔浩云抗對也衡車扼上横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避下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竝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

茅坤曰尉他與陸生數量本没緊要特澹宕耳

陳沂曰尉他意折而語猶倔強

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迺蹶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厥禮記子夏蹶然而起埤蒼云蹶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轝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閒譬若漢一郡王何乃比於漢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

董份曰渠字即如漢書作遽字遽與遂通言何遂不如漢耳而索隱引顏說謬甚

按師古云無底曰橐言其寶物揹輕而價重可入囊橐齎行故曰橐中裝

康海曰儒書儒服自春秋戰国時固已詬厌之矣游說法術之季行道義既絕至是陸賈始發其端如陽氣復于大冬季者盖未可輕視之也

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遽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如漢也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張晏曰珠玉之寶也裝裹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月珠之屬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謂以寶物裝裹以入囊橐也他送亦千金。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陸生卒拜尉他爲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陸生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竝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劉辰翁曰左右呼万歲幸其同心向道也今人豈復有此

唐順之曰陸生恣意放遊爲終老計示諸呂以不足忌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亾。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趙氏秦姓也○索隱曰案韋昭云秦伯翳後與趙同出非廉造父有功周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氏鄉使秦已幷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反應罵之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麤述存亾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反應前不擇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太后用事。欲王諸呂。畏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時音止雍州縣也可以家焉。有五男。迺

楊愼曰此等事在他人若不必書然首尾不滿百字而陸生智謀口語情性日用之情世態如見其家庭問其委曲
朱翌曰史遷傳陸賈語其子以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說者謂賈所死之子家得此物考上文賈常乘安車駟馬云云則下文謂其子云云何待死而後與以迁史考之乃從字謂十日後迁別子或過他客處則以所攜之物與之耳
董份曰無久慁無字須挽上數見句讀言無見不鮮美之中以久慁我也

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率音律過音戈數見不鮮索隱曰音朔現數見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漢書作數擊鮮如淳曰新殺曰鮮也無久慁公爲也韋昭曰慁汚辱○索隱曰慁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慁患公也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己常

余有丁曰生一言而定社稷
盧大經曰呂太后用事時欲王諸呂賈自度不能爭病免家居及其後卒使陳丞相周太尉

燕居深念陸生往請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索隱曰深念深思之也陸生曰何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孟康曰揣度也韋昭曰揣音初委反陸生曰足下位爲上相食三萬戶侯索隱曰案陳平傳食戶五千以曲逆秦時有三萬戶恐復業至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士務附徐廣曰務一作豫天下雖有變卽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爲陳平

相結以誅諸呂乃知其始之病免者非委之不可為也為天下大計深謀遠慮相時而動庶有成功不然徒騁口辨以躁妄苟且為之其必敗天下之事矣曷取哉

茅坤曰朱建性本廉而義特其為辟陽侯事棄一著可恨

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迺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音義曰言狼籍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辠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非也臣瓚曰布不用梁父侯計遂反耳其說是也）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正義曰與音預）得不誅。語在黥布語中。（黥布列傳無此語）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須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

王鏊曰朱建何不引初誼卻辟陽侯之稅金豈其為母死無以葬而遂屈耶

王維楨曰平原君佯不救辟陽侯乃陰見孝惠幸臣求

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張晏曰相知當同恤災危母在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崔浩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韋昭曰衣服曰稅稅當爲襚○索隱曰案說文稅贈終服也襚音式芮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廼求見孝惠幸臣閎籍

便宜安在其史稱為剛直也且毋乃以母喪受稅之德哉

茅坤曰平勃等誅諸呂而辟陽侯於此獨得脫何也豈平原君從平勃閑說曰呂[illegible]且崩而

孺。索隱曰按佞幸傳云高祖時有籍孺孝惠時有閎孺今總言閎籍孺誤也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一本作富貴矣。於是閎籍孺大恐。從其計言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見辟陽侯。重叙以應上不敢見辟陽侯以爲倍己大怒。及其成功出之廼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如淳曰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至深

且安法訟誅之是所以汚濁宮闈故中□耶不然迎代王邸辟陽侯亦嘗與謀故耶

按文帝惜辟陽之自殺而又官其子必有一說

歸有光曰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茅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

重得其理也

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結案應前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絶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索隱曰案下文所謂與太史公善者使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刺名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暴露將兵助楚討不義敬勞

盍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于鞏洛之間而以衣冠衣見及與平原君之于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將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藁也誤見于此

凌約言曰前言沛公倨洗見酈生此則言方洗見使者前言陳留令不聽足下之來攻之此則言臣爲足下殺之其間語意詳略多不同此必有二聞故並紀之耳

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側注冠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以賜謁者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劒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徐廣曰一本言沛公高陽酒徒非儒人也。使者懼而失謁跪拾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叱臣臣恐至失謁曰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

若暴衣露冠將兵助楚討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下之大功而以目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之智不如吾勇又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竊爲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矣迺延而坐之問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

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酈生迺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亾秦嬰城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臥夜半時斬陳留令首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

後下者必先斬之。於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沛公舍陳留南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入破秦。

太史公曰。世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三秦。東擊項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世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善。是以得具論之。

索隱述贊曰廣野大度始冠側注踵門長揖深器重遇說齊歷下趣鼎何懼陸賈使越尉他慴伏相說國安書成主悟

揚維禎曰高陽酈生身長八尺年六十餘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不狂沛公素不好儒且善罵儒生于臨床之頃以不宜踞見長者折沛公使之輟洗而趨延之上座生爲設計下陳留下嶢關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其計皆響應生非狂者也然以陳涉立六國之策立于漢王定天下之日取漢王豎儒敗事之罵則謂之狂也亦宜吁使生終身不狂狂而克聖又豈八尺之軀爲湯鼎之具哉

黃省曾曰漢去仲尼不遠七十子之徒化教未泯雖海內裂戰不息而齊魯之地且絃歌彬彬即如陸賈所撰新語其十二篇中仲尼治平之道數數處顯苟非當時多賢風與而濡染之安能語若此也然則謂漢無儒者豈可與言大方通人之理哉漢氏經術至于立官顓門令仲尼之道絕而復傳于後賢者皆陸賈創啓之功也

黃震曰酈生爲高帝下陳留高帝賴其兵食遂以入關所繫大矣然以善其令而夜

半賊殺之與之善者不亦難乎此戰國傾危之餘習宜其卒窮於辨也陸賈兩史尉佗使漢越無兵爭天下陰受其賜多矣時時稱說詩書以祛高帝馬上之習社稷靈長終必賴之矣其後知太后將王諸公不可爭廼病免家居及諸公將危劉氏則出爲陳平畫策誅之動靜合時措之宜而功烈泯無形之表漢初儒生未有賈比也而太史公屈與酈生同傳豈以其辨說歟朱建以毋死無以爲喪而受辟陽侯金所謂行不苟合者安在鳴呼此其所以惡也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七 終

柯維騏曰傳寬靳歙戰功多而蒯成侯功少此傳敘傳連用屬字敘蒯功連用別字久破之字文辭變化與樊酈滕灌相類非大史公不能作也漢書仍其文少所刪潤說者乃謂此傳原缺豈後人採漢書補之耶

茅坤曰傳靳以下俱裨將凡次戰功必繫以從字為案

楊愼曰此敘戰功處与曹相国世家并樊酈滕灌列傳同一凡例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陽陵侯傅寬（地理志云馮翊陽陵縣）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三十里按蓋橫陽也）從攻安陽（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巳氏有安陽城隋改巳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縣西四十里安陽故城也）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陽武（正義曰鄭州縣）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從入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

王維楨曰看太史公傳傅靳諸將可見高帝賞功臣最急

吳見思曰按此傳書屬淮陰屬相國參屬太尉勃亦一格

三秦。賜食邑雕陰。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案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鄜州洛交縣三十里雕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服虔曰待高帝於懷○索隱曰小顏案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徐廣曰敖倉之下 益食邑。屬淮陰。索隱曰張晏云信時爲將云淮陰者終言之也 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秘監云屬曹參以殘破博縣也 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正義曰按爲齊王韓信相 五歲爲齊相國。正義曰爲齊悼惠王劉肥相五歲也 四月。擊陳豨。屬太尉勃。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一

王維楨曰此傳敘事甚有法

凌約言曰此與潁陰同起中涓其戰功若絶餉道破項冠取韓信幷將等皆同故所將卒斬身生得別擊等字眼亦同

月。徙爲代相國。將屯。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故代有丞相案孔文祥云邊境有屯兵爲代相國兼領屯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二歲爲代丞相將屯。孝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頃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二十二年。侯偃立。二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國除。

信武侯靳歙。索隱曰歙音翕 以中涓從。起宛朐。正義曰上於元反下求俱反曹州縣也 攻濟陽。正義曰曹州宛朐縣西南三十五里濟陽故城 破李由軍。擊秦軍亳南開封東北。斬騎千人將一人。徐廣曰將一作侯 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號臨平

按此傳叙戰功以数計末仍以数総之此又一格

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一人張晏曰主官車騎長一人。張晏曰騎之長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為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為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將擊邢說軍菑南。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悅○徐廣曰今日考城○索隱曰邢姓說名菑音災今爲考城屬濟陰也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擊趙將賁郝。

上音肥下音釋○索隱曰漢書非趙音軍案此在河北非曹參樊噲之所擊也破軍朝歌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七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攻下邯鄲。別下平陽徐廣曰鄴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州臨漳縣西二十五里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孟康曰將兵郡守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皐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軍魯下。正義曰魯城之下今兗州曲阜縣也略地東至繒郯下邳索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正義

按此總計戰功

曰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郯泗水縣郯縣屬海州 南至蘄竹邑，索隱曰二邑名蘄在沛音機竹即竹邑 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共敖子共尉 生致之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為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顏云侯敞 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十三，得王、柱國各一人，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本無此五字 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歙卒，謚為肅侯。子亭代侯。二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 孝文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緤者，服虔曰蒯音菅蒯之蒯○索隱曰姓周名緤音薛蒯者鄉名案三倉云蒯鄉在城父又音裴漢書作䣙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蒯蒯音苦非也蘇林音簿催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簿壞反楚漢春秋作憑成侯時表憑聲相近此得其實也○正義曰括地志云蒯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蒯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緤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蒯成縣屬始平郡也 沛人也，姓周氏。常為高祖參乘，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食邑池

茅瓚曰此傳雖簡短至叙無離上心與涕泣留行處忠愛藹然

王維楨曰語近婦人矣

陽。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甬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乍利乍不利。終無離上心。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約分鴻溝以緤為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以緤為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緤為蒯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蒯成侯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為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緤以壽終。謚為貞侯。正義曰謚為尊侯一作卓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景中二年。封緤子居代侯。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緤子應為鄲侯謚康中二年侯居立沛郡有鄲縣鄲一作鄲〇索隱曰鄲蘇林音多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應不同者至元鼎三年。居為太常。有罪國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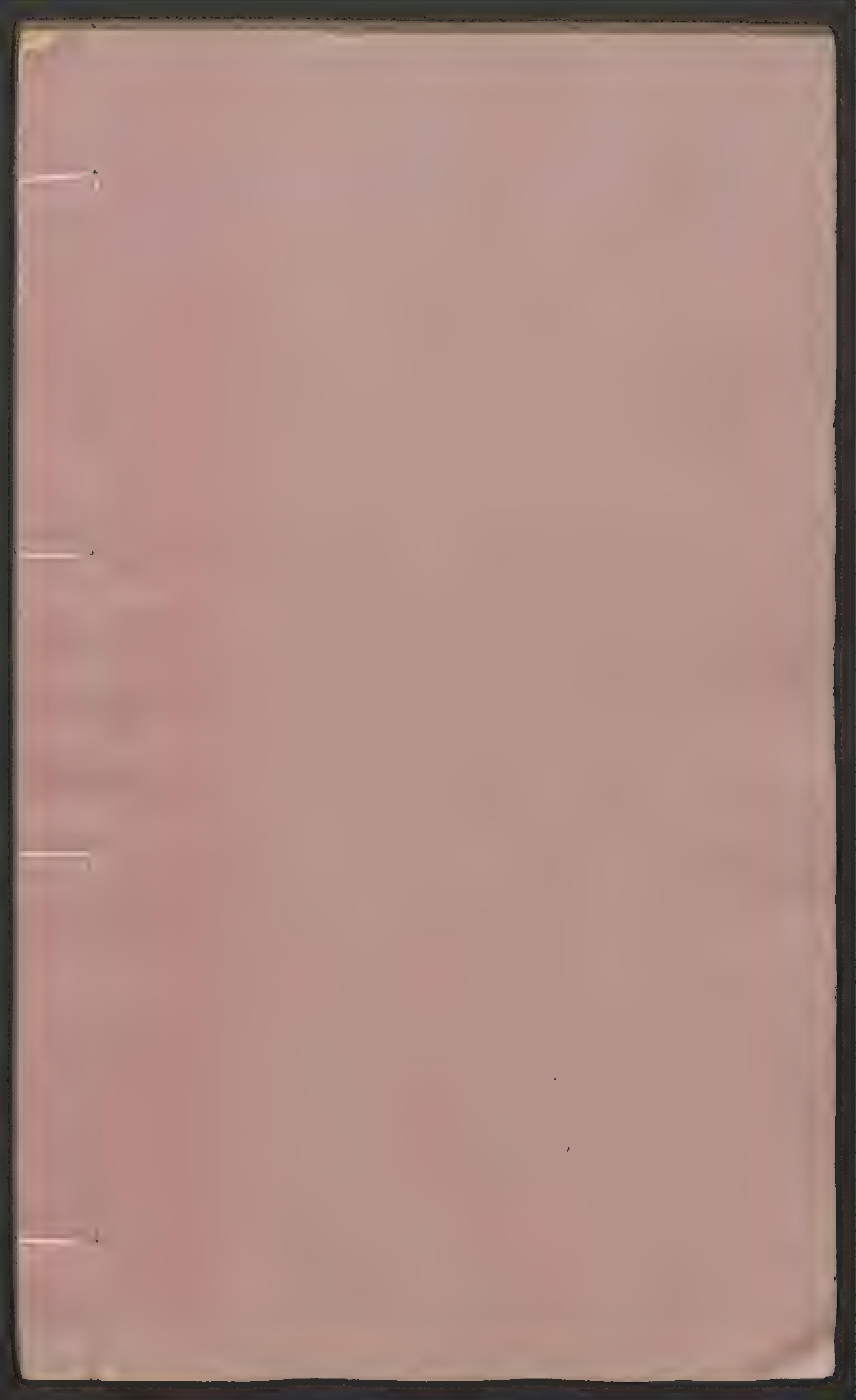
歸有光曰傅蒯傳不類補者

劉辰翁曰以傷心語著愛不得不混褒之

太史公曰。陽陵侯傅寬。信武侯靳歙。皆高爵。徐廣曰一無高字又一本此從高祖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蒯成侯周緤。操心堅正。索隱曰操音倉高反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者。徐廣曰此一作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陽陵信武結髮從漢動叶人謀功實天贊定齊破項我軍常冠蒯成委質夷險不亂主上稱忠人臣扼腕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八



唐順之曰此等傳似不爲本人但爲漢敘事耳
又曰敬傳只敘四事皆古今大事也
黄震曰按劉敬脫輓輅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此其質實不狥流俗已可觀其胷中之所挾者矣勸都長安逆覩虜情皆磊落出人意表惟結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遺万世之弊耳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劉敬者齊人也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之孟康曰輅音胡格反輓音晩○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横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衣其羊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與之鮮衣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

冯慎曰南宮适子云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

與周室異。與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正義曰邰音胎雍州武功縣西南二十三里故斄城是也說文云邰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邰姜嫄國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邰也 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 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 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北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郟

中土平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婁敬之說本此

邵寶曰周公之卜洛以中不以險亦不以不險孟子曰固國不以山谿之險以險者非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險者非也

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邶鄘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 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 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 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 天

呂祖謙曰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蓋豐鎬本文武之西周而秦竊據之耳

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皐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案戰國策蘇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鬬不

董份曰書卽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

何孟春曰韓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勸高祖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搤其肮。張晏曰肮喉嚨也○索隱曰搤音厄肮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肮頸大脈俗所謂胡脈也 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秦之故地。此亦搤天下之肮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車駕西都關中。索隱曰案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郞中。號為奉春君。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爲反下許又反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胔音漬胔肉也恐非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今迺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敘反詩傳曰沮止也壞也械繫敬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康海曰以高帝之明達少長兵間頗不足以知匈奴之情雖獨敬獻忠反遭械繫然向之所遣使十輩特知有所不極耳帝不度其才而濫之固已非矣又皆處之極刑寬仁愛人之資獨蔽于此耶

閔如霖曰敬既知冒頓殺父妻群母不可以仁義說而曰不敢與大父抗礼亦謬矣

王維楨曰刘敬說漢都關中定万世之安是矣徙關東強宗名家實筭又其智也獨啓和親之端為万世恥可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迺封敬二千戶爲關內侯號爲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是時冒頓爲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控引也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爲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爲上曰誠可何爲不能顧爲奈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

恨耳

董份曰其言似善策然據敬所云殺父妻君母則又何有于大父哉使當時即是而論則不待折以辭而自窮矣

余有丁曰敬創此說其卑中國而為後世禍不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爲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竝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

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與又自相什故知說士不足憑

按備胡都關中二事藎策在此

劉辰翁曰興亡之到宜有以人如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事大者他人所不敢言

南舊竝匈奴地也今亦謂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迺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畤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此時所徙也)

不載敬所終

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

董份曰守尉捕論之說可資大噱蓋肖猾之甚者也同

叔孫通者薛人也音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毁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

事至此昏極矣

按此專爲叔孫通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

茅坤曰數字轉折間叔孫種槩可見

又曰有此一着叔孫非苟諛者

張之象曰二世暴虐將索馬劫等進諫而二吏自殺叔孫通諛言承順乃得脫虎口利害不同如此但人臣事君當致其身寧爲

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他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之一稱杜預云衣單複具云稱也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

焉切而殺無為叔通而生也

王維楨曰叔孫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稱為聖人先言此後言此文有貫串

短衣楚製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
所言進專言諸故群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
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滑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鬭
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張晏曰搴卷也瓚曰拔取曰搴楚辭曰朝搴阰
之木蘭○索隱曰搴音起焉反又巳免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搴許慎云搴取也王逸云阰山名
又案埤蒼云山在楚音毗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
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駰案漢

邵寶曰兩生之言尚矣禮亦其與也寧廢乎禮廢於繁難而與於簡易周之文漢高不能行矣殷之質夏之忠何往不可哉茍簡且以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也不以簡易導主而以尊事逢君故秦儀是采秦苛既除而驕復蹈之此通之罪也

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
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為簡易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
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
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

董份曰叔孫通雖陋然兩生言亦未究其本也夫天下一日不可无此禮所謂百年而興者及其成功耳若必待百年而後議則百年之前所為治者何事哉但言叔孫非其人則得矣

王維楨曰敘兩生不行語亦因以看叔孫人品下

劉辰翁曰此與羨人習兵法無異

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駰案如淳曰置設綿索為習肄處蕞謂以茅翦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置茅蕝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蕝又纂文云蕝今之纂字包愷音即悅反又音纂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迺令群臣習隸

以兩生不肯行者亦寓希世

按師古云欲敘其下儀法先言儀如此也

茅坤曰此儀直行至今日大畧皆秦故尊君抑臣之舊也而三代以前而上下同依處消歇矣此可見為國以禮直自有本

索隱曰隸亦習也音異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案諸書並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月古今注亦云群臣始朝十月也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依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閭

董份曰陳次歷三雖未[illegible]者亦可以稱漢儀矣

句音九泩反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幟。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蓊豢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爲𨍣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爲亂也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

黃震曰按叔孫通所事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眞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度如意可擁太子位久安知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爲儒非婁敬比矣弟[illegible]叔孫通一生[illegible]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了前案願陛下官之。應前我不忘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反前諸生竊罵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一篇結案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駰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爲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

王維楨曰諫正易太子及議立原廟此謂大臣若詘道固委蛇也
茅坤曰叔孫雖希世取容然覽諫易太子數語凛凛然有正氣
王鏊曰文義頓挫周匝識輕重妙甚

也索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請以身當之撫劍將自殺上離席云吾聽子計不易太子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間往來清道煩人也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

按師古云諸說皆非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為之
董份曰叔孫通所謂逢君之過者使人主惡聞悔改適実啓之

吳坤曰按此亦其文王之過希世飾波處
王維楨曰叔孫生獻果以飾出游何哉

何維騏曰老子洪德篇云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叔孫先仕秦既而降漢故太史公曰大直若屈道固委蛇也後漢荀爽白首隱居卒就董卓之辟而欲有為于其間故范曄作傳亦援太史公語為贊云

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高誘云進含桃也鸎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即是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不載通所終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宗。大直若詘。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厦藉眾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緜蕝陳書皇帝始貿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匈奴奉春稷嗣其功可圖

丘濬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覩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顧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不復見於當時亾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世噫可恨也夫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終

唐順之曰逐段敘段多有結

茅坤曰季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因傳其任俠遂畧之

劉辰翁曰映周氏奇在朱家上者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獨聞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一篇眼目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淳曰相與信為任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力也俠甹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為近甹音胥名反其義難喻 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如淳曰窘困也 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攢

按幷與其家僮賣之古人用心深厚如此

按乘一馬車見其急也

黄份曰古之俠者不獨制貴勢之人

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爲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爲通允故禮曰設柳翣爲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是喪車稱柳故後人通謂車爲柳也幷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迺買有生色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迺乘軺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爲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爲其主用季布爲項籍用職

雖人主亦欲制之觀朱家數言誠大俠也至引子胥事嘻甚矣

按兩心知字一意皆史氏揣摩之言

王鏊曰太史公識高筆力亦高在此等處

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卽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荊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爲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迺許曰諾待閒果言一句便結果上許多如朱家指上迺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爲柔提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爲郎中孝惠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

按師古云所引見而罷令還郡也

[illegible]

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爲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爲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illegible]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酗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省而文之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而不足一人毀之而有餘君用人果不當徇毀譽季布之言最爲深切然漢文雖慚其言終不見用如其始意奪不勝毀惜哉

倪思曰進退如此本難自言氣勁詞直足戒千古寫至默慚良久忽得一語作處正在特字君臣真態于此可見

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闚陛下也。韋昭曰闚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索隱下有然字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金錢事權貴而求得其形勢以自炫燿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辜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辜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貴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

王九思曰季布為曹丘生所收只是一好奮乃墮其計耳

費袞曰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賢上皆恐其危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之及曹丘來見進諂辭以悅之謂其得声梁楚間欲游揚其名于天下其幾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為布者當

長君爲介於布請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爲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盎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

罵而勿與通如袁盎之絕當人可也顧乃大悅引為上客布至此何謬哉

董份曰叙丁公事以見季布忠于項王且明高祖賞不記仇罰不私德布以榮丁以殺又為忠不忠之戒

茅坤曰附丁公只因高帝不殺季布上帶出來

張之象曰季布之忠身有怨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斬書附于此見高帝善用賞罰也

按季布重諾亦布輕死非為氣

中司馬。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索隱曰籍音子亦反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爲楚將。丁公爲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戹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爲人臣者無效丁公。

欒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

一任俠者不能故同傳

張之象曰往時彭越有贖布之德越之死布祠而哭之趣湯如歸士爲知己者死固所甘心也

索隱曰謂居家之人無官職也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漢書音義曰酒家作保傭也可保信故謂之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庚反謂烹令

按師古云提挈也挈而欲投之于湯也

唐順之曰越今既與漢矣乃換一両字文有輕重如此

倪思曰布明越功罪無一語不肯綮足以折帝之氣而服其心遂不果殺

赴鑊也方提趣湯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向之也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皋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爲反反形未見以苛小徐廣曰小一作峭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請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爲都尉孝文時爲燕相

悲壯

劉辰翁曰此語感動千古真能言也

董份曰此贊妙甚前既言重死之爲得矣却又称欒布不重其死爲烈士彼以爲貴處以上

茅坤曰太史公極苦心處都在描寫自家一片肚腸

陳仁子曰一則不

至將軍。布廼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功也)復爲燕相。燕齊之間皆爲欒布立社。號曰欒公社。景帝中五年薨。子賁嗣。爲太常。犧牲不如令。國除。

太史公曰。以項(頓挫)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屨典軍(徐廣曰屨一作屢一曰覆駰案孟康曰屨履蹈之也瓚曰屢數也○索隱曰案徐氏云一作覆而下去搴旗則覆軍爲是愈於屨之與履者也)搴旗者數矣。(此數字子長自見)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爲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徐廣曰或作慨字音義同)非能勇也。(應前勇字)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其)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如淳曰非死者難處死者難)不自重其死。(應前重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欒布哭梟祀禁見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爲技褰而有老成安靜之言斯可尚矣欒布挺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何如哉嗚呼非烈丈夫其孰能與於此

輕死一則不顧死要皆畧有見於義者而遷且謂賤妾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

凌約言曰太史公于烈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容口豈其本志哉死非欲以自明且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終

朱翌曰漢文欲仕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感寤文帝及觀袁盎爲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臣主失禮其後係清室諸公莫敢爲一言惟盎明絳侯無罪誼固不懷前怨盎亦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按主在二句只是形容與国同休戚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之盎烏浪反字絲。父故爲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爲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爲中郎。如淳曰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中郎絳侯爲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索隱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索隱曰如淳說爲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茅坤曰看他兩及字與上弗用上弗聽多是文中轉折排注處

王鏊曰古人之誼每如是

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爲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緊接上〕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爲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爲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結〕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

楊慎曰謂有高行不以毀名正是盤人主心術比干能優解慍

凌約言曰太史公

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illegible]〕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詳淮南王傳〕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轞車傳送袁盎時爲中郎將乃諫曰陛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爲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爲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叙高世之行三各引古人証一以曾參一以賁育一以許由而言曾參袁曰過曾參[illegible]曰雖賁育不及陛下文法整齊不[illegible]此伸縮之妙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瓚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爲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

凌約言曰先以引大体慷慨提起後繁接諫帝下趙同諫帝馳峻阪諫帝卻慎夫人坐歷歷認之皆根引大体慷慨一句來

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爲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慷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兄子種爲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案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車騎從者云常侍騎也說盎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鬭廷辱之。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擥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

按師古云却謂退而卑之也

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人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 百金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騁案服虔曰自惜身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爲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 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騑。如淳曰六馬之疾若飛 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愼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上林中直衞之署 袁盎引卻愼夫人坐。如淳曰盎時爲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待之故得卻愼夫人坐 愼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王應麟曰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彘乎以近事爲鑒則其言易入也

董份曰以文帝之賢當其時直諫尚不得久居中況末世乎

按毋何言更無餘事也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愼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卽厚賜之。陛下所以爲愼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曰戚夫人 於是上乃說。召語愼夫人。愼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爲隴西都尉。如淳曰調選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遷爲齊相。徙爲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卽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毋何。時說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盎告歸。道逢丞相申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起說是今史本多作跪義难通

袁盎諫趙同驂乘正論也實則恐其害已戒申屠嘉禮士善言也實則愧其輕已盎平生俠詐率此類也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閒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爲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爲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爲材官蹶張遷爲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爲上客盎素不好鼂錯鼂錯所居坐伏後錯案盎去盎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按孝景帝即位鼂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爲庶人吳楚反文与吳王傳同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丞史丞相史也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

茅坤曰錯之欲治盎以反也所謂先自行陰賊以陷人宜其禍不旋踵矣術家之驗章章矣

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有姦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袁盎爲太常。竇嬰爲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

劉辰翁曰有從史又有不忍刺之客何奇士之多也惜史逸其名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袁盎自其爲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文穎曰婢也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者通。乃亾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爲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爲守盎校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爲者。司馬曰。臣故爲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

按師古云分背一時各去也

劉辰翁曰皆史記草創之妙又增劇孟無故生問荅甚高

張之象曰平原君尚不邪毛薛二公安陵富人安能知

去。臣亦且亾。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避隱也言自隱辟我親不擬遇禍也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亾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如淳曰博蕩之徒或曰博戲之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倪思曰子長只是借他人寫出胷次閒事

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猶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不以存亾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董份曰梁刺盎天使報錯也孟子言非自殺之一間耳

按應劭云掌故六百石吏主故事

按師古云陗與峭同謂峻陗也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曹如淳曰曹輩也 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棓生所問占。徐廣曰棓一作服。駰案文穎曰棓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棓姓也 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陵郭門外。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之後也。自謂子鼂 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即先生。○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 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一篇領案 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錯為人陗直刻深。韋昭曰衛岸高曰陗。瓚曰陗峻。○索隱曰案韋昭注本無衛字，或云衛道路也。陗音七笑反

按錯初為太子舍人又為門大夫又為太子家令

茅坤曰孝文不聽由覽見錯之卒末出申韓

孝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 還，因上便宜事，以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陵書太子家令秩八百石 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爲內史。錯常數請間言事。輒聽。寵幸傾九卿。徐廣曰九一作公 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壖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壖垣。索隱曰壖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音而緣反 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之。卽夜請間具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壖中垣。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壖者廟內垣外游地也 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爲兒所賣。固誤。

劉辰翁曰削地非始錯議也自賈生痛哭袁盎諫淮南意者漢廷諸臣先不知當然特畏禍及已偷安旦夕耳錯為文帝家令時即以為言至是請削之盡忠臣用心合爲兵大者錯又雖愚亦知安劉不待于廟則其子忠也非誤劉氏也

董份曰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二百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久長策不便請削之上令公卿云云 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皆諠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讙 何也。鼂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及吾身。死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爲

歸有光曰漢書言鼂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史記不載或是傳致之詞蓋廷尉奏獄难用削地為罪也

茅坤曰有鄧公一段晁錯功罪纔發明

茅坤曰景帝聞鄧公言悔已[illegible]袁盎

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鄧先孔文祥云名先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

[illegible]為證役晁錯矣而不聞其下誅盎豈帝忌過而特隱之耶

按錯既死賴鄧公白其冤故以鄧公結案

余有丁曰不急匡救一句最中錯病盎之譖錯实召之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別列小傳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

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邪

贊言盎傳使吏抵盎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害悲彼二子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勳也淮南王帝弟也盎晚出爲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謀止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下逮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猜不爲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强直自許者歟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自全之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忠一意爲君上者也嘗爲呂祿舍人故怨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心嘗謁申屠嘉嘉弗爲禮則之丞相舍折困之爲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鼂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宜其忮心忍戾如此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終

茅坤曰張釋之學問作用大畧從黃老中來

王維楨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什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攸當非漫語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索隱曰韋昭堵音赭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爲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鄶邑也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郇陽並謂此也]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爲騎郎[蘇林曰雍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貲積財也]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按傳言久之者五項之者三

茅坤曰以歷官次行事

王鏊曰敘嗇夫利口情狀甚悉

康海曰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若是耶漢書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語意相同皆有味

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且但令依今時事語細說古遠也 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閒事。秦所罷而該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爲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正義曰求遠反 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二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賴。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爲上林令。釋之久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按此正言秦漢間事

湛若水曰所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故放遠之見若犬諳曉故事數奏詳明固亦美才也且言反之而言又何有干從風而靡者釋之此言恐塞人主使触之路不可以訓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爲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斆此嗇夫諜諜利口捷給哉。晉灼曰音牒○索隱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索隱曰案謂空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爲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茅坤曰帝幸霸陵突然涕顧邯鄲道及思石槨二事甚可悲

劉辰翁曰此一段文如畫

如淳曰質誠也至宮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軺傳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結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曰廁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帝昭曰高岸夾水爲廁○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槨，正義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用紵絮斮陳，蕠漆其間，徐廣曰斮一作錯駰案漢書音義曰斮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斮音側畧反絮音女居反案斮陳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爲埤槨至今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酈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爲槨取其精牢釋之荅言但使薄葬冢中無可貪雖無石槨有何憂焉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爲人所發掘

按師古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瑟也

唐順之曰後文帝竟薄葬以有感什之之言

余有丁曰按他日文帝治淩裁令流水盖有感于是言

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之意張晏殊失其旨也使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贊曰中渭橋兩岸之中○索隱曰張晏臣瓚之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蹕。匿橋下。久之。以爲行已過。卽出。見乘輿車騎。卽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

余有丁曰按法不可重独可立誅乎啓人主妄殺之心者必此言也

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課言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一本无重廷尉字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

茅坤曰古人對君謹愼如此

邵寶曰書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張釋之在漢庭匡所許賢且能者亞夫性特知之推薦讓焉耳也乃結爲親友其他之何業邪此亦可還消由此天下稱之其寓意矣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止也）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不若盜長陵土之逆也）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索隱曰抔音步侯反案禮運云汙尊而抔飲鄭氏云抔手掬之字從手本或作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抔者摶之木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犯恐傷迫切先帝故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徐廣曰一作𨳝漢書作啓啓者景帝諱也故或爲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

李廷禎曰又生王生點綴此傳惜乎其計不聞

黃震曰張釋之結韈與張良之納履類也

凌約言曰王生令釋之結韈益貴名推剛爲柔之旨

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爲太子時與梁王入朝不下司馬門釋之曾奏劾故恐也）稱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過休）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正義曰上萬越反下閑買反）顧謂張廷尉爲我結韈（索隱曰結音如字又音計）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謂王生曰獨奈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韈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又結）辱廷尉使跪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王相猶尚

李應禎曰未及其子云云似謂景帝且不能忘情于其子也

楊慎曰寫文帝謾問與當時感慨中語耿耿如對

茅坤曰馮唐無他卓顯處特以其論將帥一段為絕古今遂為立傳

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性公直不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聞○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自為郎恠之也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袪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卒將。徐廣曰一云官士將駰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率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善也說而搏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臣猶上書前云昧死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盆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主臣盆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王維禎曰太史公凡序人父祖兄弟朋友親戚故舊俱有關紀非徒填寫俗漫者詳玩之可見

王維禎曰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品語

董份曰良說為句

劉辰翁曰獨無間處乎不惜斷到此正是妙意

康海曰太史公作唐語如國策

茅坤曰古以來論將者無踰此言

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下音乃何反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州百泉縣西北十里漢朝那縣是也殺北地都尉卬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也索隱曰案都尉姓孫上以胡寇爲意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韋昭曰此郭門之閫也門中橛曰閫○索隱曰橛音其月反○正義曰閫音苦本反謂門限也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市市有稅稅即租也賞

按此言用李牧是以霸

陳沂曰其母倡也本不切爲趙王用讒誅牧之由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云有選車之法十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彀音搆彀騎張弓之騎也百金之士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曰晉灼云百金喻其貴重也注云或者服晉之謊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襜○索隱曰崔浩云東胡丸之先也國在匈奴之東故云東胡澹音丁甘反一本作襜襤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索隱曰幾音祈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按列女傳云邯鄲之倡也○正義曰趙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誅李牧索隱曰按開是趙王寵臣戰國策云秦多與開金使爲反間令顏聚代之索隱

按此言不用李牧是以滅

按此見魏尚與李牧同

陳沂曰語精神即尚自言不及此

曰聚音似愉反漢書作鼂鼂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給也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擊也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家子也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故行

王鏊曰切中今日情弊

凌約言曰三太字明潔可以已矣復上雲中守魏尚如[illegible]如結[illegible]字字凄[illegible]後一語情盡[illegible]

[illegible]曰魏尚者有功者也上功差六級其小過也用小過弃大功文吏之弊也

康海曰云是日見文帝從諫之勇

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一歲也故與雇同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府莫當為幕古字少耳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孝文帝親詘帝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激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

劉辰翁曰與余善三字他人所不必者孰知其切于傳聞與紀載哉

王鏊曰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固雜以汲鄭即不類、

士也七年景帝立以唐爲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爲官乃以唐子馮遂爲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辯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嗇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季齊故功魏尚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譎諫有激諫唐言頗牧于文帝卒得激諫之效歟魏尚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級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終

按石奮石建石慶衛綰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雖不同要不失為長者故同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萬石君名奮。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二千石故號奮為萬石君 其父趙人也。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亡徙居温。正義曰故温城在懷州温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絜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命也 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

凌約言曰一篇以恭謹貫

按漢書改迫作遠無忌味矣

茅坤曰看這幾不字必字特換摘寫

之故名其里爲戚里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以姊爲美人故也。其官至孝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爲太子太傅。免。選可爲傅者。皆推奮。奮爲太子太傅。及孝景卽位。以爲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索隱曰馴音巡官皆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

錯東語

一藕領袖

說了名萬石義

以下只提万石

恭謹處極工

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譙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爲音于僞反便音婢綿反蓋謂爲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愼曰古欣字韋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錯前

王九思曰皇太后好黃老言故其用人每抑文尚質如此

皆自以爲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正義曰百官表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動也以文學獲罪。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正義曰百官表云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內史名左馮翊也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爲郎中令郎光祿動九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爲諸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牏，身自浣滌，徐廣曰牏築垣短板也音住廁牏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牏爲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蕩廁竇廁竇瀉除穢惡之穴也呂靜曰槭窬褻器也音威豆駰案蘇林曰牏音投賈逵解周官槭虎子也窬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窬行中受糞者也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曹謂之廁晉灼曰今世謂反閉小衫袖爲侯窬廁此最廁近身之衣也○索隱曰案親謂父也中裙近身衣也徐廣曰牏㼣板以築廁牆未知其義何從恐非也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以爲常。建爲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

按以上家行至此絶入朝廷事

王九思曰按長安中自有里名陵里非茂陵里也

按此一節是鄉行

按固當甚言不當也

董份曰甚于萬石君累萬石君已孝而建尤篤也

麦約言曰三言建爲郎中令顯醒精神

中長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時上事書誤作四○正義曰顏師古云馬字下曲者尾并四點爲四足凡五上譴死矣甚惶恐其爲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爲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爲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爲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爲立石相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爲傅者慶自沛守爲太子太傅七歲遷爲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隱曰案漢書而知也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爲丞相封爲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内修上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按此以下石氏所不称職處

黄震曰萬石君家謹厚而已而父子皆致二千石已過矣慶奄位丞相于孝武之世何哉

茶陵陳氏曰武帝于大臣如公孫賀東方朔枚臯司馬相如嚴助主父偃之

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亾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亾而君欲請徙之

莫非左右親幸者而多以罪誅慶為相已非其分而又以全終豈其才智之足以自免哉蓋武帝初立田蚡為相權移人主田蚡既死上懲其事濟法以繩故用之而克終者惟鄙人而後可也慶為相時九卿更用事不關決于慶慶醇謹而已此其所以見容于武帝也

黄震曰衛綰大貧偶爾謹厚而景帝扣之且謂其可輔幼主夫帝謂帝大非少主臣宜綰之見取歟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亾三歲餘太初二年中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傳內凡九言謹字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代大陵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焉故言代大陵人也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左右超乘

也如淳曰櫟機轉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轉音衞謂車軸頭也

事文帝功次遷爲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爲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伏後召君不來）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事太子

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譙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曰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爲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爲太子時召君君（應前稱病不行）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按師古云盛音成所謂尚在劍室中也蒙蔽覆也

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劍者人之所好故多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

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爲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小顏云心腸之內無他惡也

乃拜綰爲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爲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爲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爲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爲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

上以爲綰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楊慎曰漢丞相衞綰奏郡國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說亂國政請皆罷武帝可之綰之相業他無聞焉而此一節加于蕭曹一等矣史称漢帝之美罷黜百家綰之功可少哉

東王爲太子。召綰拜爲太子太傅。久之，遷爲御史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爲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滑州胙城縣東三十里劉舍所封也朝奏事如職所奏。索隱曰以言但守職分而已不別有所奏議也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爲敦厚，可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爲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嶲不疑同字

柯維騏曰蘇東坡謂太史公微巧之論後世莫曉乃爲行其說曰人以德報怨行之美者孔子不與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高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者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凌約言曰不疑買金償亡固不失爲厚德然妄而見獲吾誣遂明苟或不獲安可置而不辨其事惟其實而已

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以此稱爲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書云稱爲長者稍遷至太中大夫無文帝稱舉四字也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謂私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爲御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爲塞侯。武帝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所臨爲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爲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爲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兖州縣也以醫見景帝。爲太子時。拜爲舍人。積功稍遷。孝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卽位。拜仁爲郎中令。仁爲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比宦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韋昭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爲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爲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未知誰得其實期爲不絜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絜之服則期是故之意也小顏亦同○正義曰清清淨期猶常也言爲不潔淨下濕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爲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毁。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以爲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

凌約言曰張叔雖刑名家而有仁愛心君子盖取節焉

直不疑已非人情周文亦行詐者而皆致位通顯蓋萬石君以誠得之而竊慕者亦僥倖其流弊哉

董份曰卻者尋其隙而釋之也

作歐孟康音騶也安丘侯說之庶子也。徐廣曰張說起於方與縣從高祖以入漢也○索隱曰說音悅孝文時以治刑名言。韋昭曰有刑名之書欲令名實相副也○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家。正義曰刑刑家也名家在太史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其人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結語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余有丁曰按不疑嘗見舍人金不辨盜嫂亦微似事仁衣敝而且不潔清亦處諂事然文不逮不疑遠甚

按索隱註以為將受封為微巧非是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徐廣曰訥字多作訒音同耳古字假借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叔之謂邪。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正義曰不疑學老子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而周文處諂。索隱曰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也周文處諂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汙君子譏之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處諂故君子譏此二人為其近於佞也君子譏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史匍匐綰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

獄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綰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容見狎出入宮禁殆閹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終

余有丁曰按此是七年高帝征信曰豨反史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　陘音刑縣名屬中山（一荷領袖）其先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姓巨公名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相陳豨反詳張耳傳　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

茅坤曰貫高不自立傳附張耳傳以見而田叔頗得立傳而孟舒亦附之以見

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爲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蟲出也左傳齊桓公死未葬蟲流於戶外是也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弑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

王常曰運用七長者文氣究轉處
黃震曰田叔以死節趙王赦既仕漢爲孟舒案梁王燒其獄辭使景帝母子相安相督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非如万石君枝曰長者而已

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

凌約言曰按孟舒為雲中守士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首称之抑亦自矣耳恐非長者之言也

按孟舒與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按田叔案梁獄事及景帝坐待魯王出獵一節並黄老之言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音前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邵宝曰田叔之感魯王善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取奈何曰諫諫不听去叔盖能之

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爲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兗州曲阜縣故魯城中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兗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牆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太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爲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爲郎中。數歲爲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 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爲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扶風左馮翊京兆尹是爲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 月餘。上遷拜爲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 數歲坐

凌約言曰田仁坐縱太子毋乃亦欲全人骨肉之間而不可得耶
董份曰既云下吏誅死又云發兵恐有誤

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 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氂時爲丞相也 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 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

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茅坤曰兩人同困同列威名而又同禍亾豈皆才而不幸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 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然也占音之豔反 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刻道。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盩厔縣西界也駱谷間在雍州盩厔縣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梁州也按行谷有棧道也 安以為武功小邑。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邑小無豪易得高名也 安留代人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功替人為求盜亭父也應劭云舊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掃除一為求盜掌逐捕盜賊也 後為亭長。正義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也 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卿安字 分別平。有智略。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一人掌教化也 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也 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

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正義曰衛青也〕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劒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許相卿曰趙相刀筆吏耳然能知此兩人賢于衛將軍遠矣此褚先生所以稱之也

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爲貧何爲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

黄震曰按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衞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選于一臨問之頃兩人皆立名天下夫衞青軍戚家徒以衣裝取士而以將百萬衆何哉

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鬬。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

余有丁曰按此際二人亦难處

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曰暴勝之爲御史大夫下責丞相何爲縱太子。丞相對言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司直。司直下吏誅死。是時任安爲北軍使者護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爲任安爲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戈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也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謂不附會也任安笞辱北軍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爲受太子節。言幸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請其鮮好之兵甲也書上聞。

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死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死。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爲祟。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終

王常曰扁鵲傳事與文皆精奇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吳興淩稚隆輯校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索隱曰王劭云醫方宜與日者龜策相接不合列於此後人誤之也○正義曰此傳是醫方合與龜策日者相次以淳于意孝文帝時醫奏詔問之又爲齊太倉令故太史公以次述之扁鵲乃春秋時良醫不可別序故引爲傳首太倉公次之也

扁鵲者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又家於盧國因命之曰盧醫也勃海郡鄭人也徐廣曰鄭當爲鄚鄚縣名今屬河間○索隱曰案勃海無鄭縣徐說是也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索隱曰劉氏云守客館之帥故號云舍長也○正義曰長音丁丈反舍客長桑君過索隱曰隱者蓋神人也○正義曰過音戈扁鵲獨奇之常謹遇之長桑君亦

王維楨曰殆非人言乃神人也以故傳方如此云

知扁鵲非常人也出入十餘年乃呼扁鵲私坐間與語曰（正義曰間音閑）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毋泄扁鵲曰敬諾乃出其懷中藥予扁鵲飲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當知物矣（索隱曰案舊說云上池水謂水未至地蓋承取露及竹木上水取之以和藥服之三十日當見鬼物也）乃悉取其禁方書盡與扁鵲忽然不見殆非人也扁鵲以其言飲藥三十日視見垣一方人（索隱曰方猶邊也言能隔牆見彼邊之人則服通神也）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正義曰五藏謂心肺脾肝腎也六府謂大腸胃膀胱三焦也王叔和脈經云左手脈橫癥在右脈頭大者在上頭小者在下兩手脈結上部者需結中部者緩結三里者豆起陽邪來見浮洪陰邪來見沈細水穀來見堅實）特以

董份曰治即治亂之治也五日不知人許其必死故扁鵲以爲血脈治而不死也

按簡子夢遊帝所未寤而扁鵲能預知史記載於世家而古史存其載扁鵲者

診脈爲名耳（索隱曰診鄒氏音丈忍反劉氏音陳忍反司馬彪云診占也）爲醫或在齊（正義曰號盧醫今濟州盧縣）或在趙在趙者名扁鵲當晉昭公時（索隱曰案左氏簡子專國在定頃二公之時非當昭公之世且趙系家敘此事亦在定公之初）諸大夫彊而公族弱趙簡子爲大夫專國事簡子疾五日不知人（索隱曰案韓子云十日不知人所記異也）大夫皆懼於是召扁鵲扁鵲入視病出董安于問扁鵲扁鵲曰血脈治也（正義曰下云色廢脈亂故形靜如死狀也）而何怪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索隱曰案二子皆秦大夫公孫支子桑也子輿未詳）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所學也（索隱曰適音釋言我適來有所受教命故云學也）

此等說無理古史姑以備伎術之異耳

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諸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亾正義曰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為七世靜公二年為三晉所滅據此及趙世家簡子疾在定公之十一年也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索隱曰范魁地名未詳○正義曰嬴趙氏本姓也周人謂為衛也晉亾之後趙成侯三年伐衛取鄉邑七十三是也賈逵云月阜曰魁也而亦不能有也董安于受言書而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其後扁鵲過虢正義曰陝州城古虢國又陝州河北縣東北下陽故城古虢即晉獻公滅者又洛州汜水縣古東虢國而未知扁鵲過何者蓋虢至此並滅也虢太子死索隱曰案傅玄云虢是晉獻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虢則此云虢太子非也然案虢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蓋郭之太子也扁鵲至虢宮門下問中庶子喜方者索隱曰喜音許旣反喜好也愛也方方伎之人也○

正義曰中庶子古官號也喜方好方術不書姓名也曰太子何病國中治穰過於衆事中庶子曰太子病血氣不時交錯而不得泄暴發於外則為中害精神不能止邪氣邪氣畜積而不得泄是以陽緩而陰急故暴蹷而死索隱曰蹷音厥○正義曰釋名云蹷氣從下蹷起上行外及心脅也扁鵲曰其死何如時曰雞鳴至今曰收乎曰未也收謂棺斂其死未能半日也言臣齊勃海秦越人也家在於鄭未嘗得望精光侍謁於前也聞太子不幸而死臣能生之中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之乎何以言太子可生也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索隱曰音臾附下又音趺○正義曰臾附二音應劭云黃帝時將也治病不以湯液醴灑正義曰上音禮下山解反鑱石撟引一本扤作抗案扤毒熨索隱曰鑱音仕咸反謂石針也撟音九兆反謂為按摩之法夭撟引身如熊顧鳥伸也扤音玩亦謂按摩而玩弄身體使調也毒熨謂毒病之處以藥物熨帖也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索隱曰音東注反○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肺之原出於太淵心之原出於太陵肝之原出於太衝脾之原出於太白腎之原出於太谿少陰之原出於兌骨膽之原出於丘虛胃之原出於衝陽三焦之原出於陽池膀胱之原出於京骨大腸之原出於合谷小腸之原出於腕骨十二經皆以輸為原也按此五藏六府之輸也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揲荒徐廣曰揲音舌○索隱曰搦音女角反揲荒膏荒也爪幕正義曰以爪決其闌幕也湔浣腸胃正義曰上子錢反下音管反漱滌五藏練精易形先生之方能若是則太子可生也

董份曰惟能論得其陰陽故身不出于千里而千里之來決者甚衆不可曲止之也

不能若是而欲生之。曾不可以告咳嬰之兒終日。扁鵲仰天歎曰。夫子之爲方也。若以管窺天。以郄視文。越人之爲方也。不待切脈。正義曰黃帝素問云待切脈而知病寸口六脈三陰三陽皆隨春秋冬夏觀其脈之變也則知病之逆順也楊玄操云切按也望色正義曰素問云面色青脈當弦急面色赤脈當浮而短面色黑脈當沉滑也聽聲。正義曰素問云好哭者肺病好歌者脾病好妄言者心病好呻吟者腎病好叫呼者肝病也寫形正義曰素問云欲得溫而不欲見人者藏家病欲得寒而見人者府家病也言病之所在。聞病之陽。論得其陰。聞病之陰。論得其陽。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陰病行陽陽病行陰故令募在陰俞在陽楊玄操曰腸爲陰五藏募皆在腹故云募皆在陰背爲陽五藏俞皆在背故云俞皆在陽內藏有病則出行於陽陽俞在背也外體有病則入行於

董份曰寡臣言太子也

陰陰募在腹也鍼法云從陽引陰從陰引陽也病應見於大表。不出千里。決者至衆。不可曲止也。索隱曰止語助也不可委曲具言○正義曰言病皆有應見不可曲言病之止住所在也子以吾言爲不誠。試入診太子。當聞其耳鳴而鼻張。正義曰音涨循其兩股以至於陰。當尚溫也。中庶子聞扁鵲言。目眩然而不瞚。舌撟然而不下。乃以扁鵲言入報虢君。虢君聞之大驚。出見扁鵲於中闕。曰竊聞高義之日久矣。然未嘗得拜謁於前也。先生過小國。幸而舉之。偏國寡臣幸甚。索隱曰謂虢君自謙云己是偏遠之國寡小之臣也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噓唏

董份曰狀其悲子真切如親見之者又曰其文深奧而古

服臆索隱曰上音皮力反下音憶蒐精泄橫流涕長潸。徐廣曰一云言未辛因涕泣交流噓唏不能自止也○索隱曰潸音山長潸謂長垂淚也忽忽承睞。索隱曰音接睞即睫也承睞言淚恒垂以承於睫也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扁鵲曰若太子病所謂尸蹷者也。夫以陽入陰中。動胃繵緣。正義曰八十一難云脈居陰部反陽脈見者爲陽入陰中是陽乘陰也脈雖時沉濇而短此謂陽中伏陰也脈居陽部而陰脈見者是陰乘陽也脈雖時浮滑而長此謂陰中伏陽也胃水穀之海也繵音直延反繵緣謂脈纏繞胃也素問云延緣絡脈也恐非此義也中經維絡。徐廣曰維一作結○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十二經脈十五絡脈陽維陰維之脈也別下於三焦膀胱。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也中焦在胃中脘不上不下也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也膀胱者津液之府也溺九

升九合也言經絡不于三焦及膀胱也是以陽脈下遂。徐廣曰一作隊陰脈上爭。正義曰遂音直類反素問云陽脈下遂難反陰脈上爭如弦也會氣閉而不通。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府會太倉藏會季脇筋會陽陵泉髓會絕骨血會鬲俞骨會大杼脈會大淵氣會三焦此謂八會也陰上而陽內行。下內鼓而不起。上外絕而不爲使。上有絕陽之絡。下有破陰之紐。正義曰女九反素問云紐赤脈也破陰絕陽之色已廢。徐廣曰一作發脈亂故形靜如死狀。太子未死也。夫以陽入陰支蘭藏者生。正義曰素問云支者順節蘭者橫節陰支蘭膽藏也以陰入陽支蘭藏者死。凡此數事。皆五藏蹷中之時暴作也。良工取之正義曰八十一難云知一爲下工知二爲中工知三爲上工上工者十全九中工者十全八下工者

十全六呂廣云五藏一病輒有五解一藏爲下工解三藏爲中工解五藏爲上工也拙者疑殆。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索隱曰陽扁鵲之弟子也鍼音針厲謂磨也砥音脂○正義曰素問云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太陰少陽厥陰太陽少陽陽明也五會謂百會胷會聽會氣會臑會也有閒，太子蘇。乃使子豹爲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正義曰更音格彭反○索隱曰案言五分之熨者謂熨之令溫暖之氣入五分也八減之齊者謂藥之齊和所減有八並越人當時有此方也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扁鵲爲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傅玄曰虢自晉獻公時先是百二十餘年滅矣是時焉得有虢扁鵲

何孟春曰蘇軾告其君曰言之于無事之世者易以有所改爲而常患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世者易以見信而常患于不及改爲此忠臣志士之所以深詠天下之所以亂亾相尋而世主之所以不悟也嗚呼此桓侯扁鵲之事也三代而下中材之主能決不爲桓侯者少矣此蘇軾之所以爲憂而以告其君者也

過齊。齊桓侯客之。索隱曰案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裴駰云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年也蓋與趙簡子頗亦相當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正義曰上音湊謂皮膚不治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謂左右曰：醫之好利也，欲以不疾者爲功。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恐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閒，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後五日，扁鵲復見，望見桓侯而退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之居腠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在血脈，鍼石之所及也；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

董份曰醫之所病蓋借前一病字而言言醫之所短也此甚淺淺者而註謬可笑

又曰病道少言治病之道少也

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之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病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傅玄曰是時齊無桓侯騆謂是齊侯田和之子桓公午也使聖人預知微能使良醫得蚤從事。則疾可已身可活也。人之所病病疾多。正義曰病猒患多也言人猒患疾病多甚也而醫之所病病道少。徐廣曰所病猶療病也故病有六不治。驕恣不論於理。一不治也。輕身重財。二不治也。衣食不能適。三不治也。陰陽并藏氣不定。四不治也。形羸不能服藥。五不治也。信巫不信醫。六不治也。有此一者則重難治也。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

按此次及細爭何等周匝

按公乘官名陽慶人名

爲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爲耳目痺醫。索隱曰痺音必二反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爲小兒醫。隨俗爲變。秦太醫令李醯自知伎不如扁鵲也。使人刺殺之。至今天下言脈者由扁鵲也。

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正義曰括地志云淳于國城在密州安丘縣東北三十里古之斟灌國也春秋公如曹傳云冬淳于公如曹注水經云淳于縣故夏后氏之斟灌國也周武王以封淳于公號淳于國也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正義曰百官表云公乘第八爵也顏師古云言其得乘公之車也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

脈書五色診病。正義曰八十一難云五藏有色皆見於面亦當與寸口尺內相應也其面色與相應已見前也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見孝文紀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索隱曰傳音竹戀反傳乘傳送之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索隱曰緹音啼縈音紆營反乃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徐廣曰一作贖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徐廣曰案年表孝文十二年除肉刑○正義曰漢書刑法志云孝文帝即位十三年除肉刑三云黥劓二左右止一凡三也班固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意家居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徐廣曰一作為為亦治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所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而對臣意

田女成君仁孝彰漢文帝也後世有一女子可以上書動万乘乎

對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者。至高后八年徐廣曰意年二十六得見師臨菑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意得見事之。謂意曰。盡去而方書。非是也。慶有古先道遺傳黃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書甚精。我家給富。心愛公。欲盡以我禁方書悉教公。臣意即曰。幸甚。非意之所敢望也。臣意即避席再拜謁。受其脈書上下經。五色診。奇咳奇音羈咳音該。○正義曰八十一難云奇經八脈者有陽維有陰維有陽蹻有陰蹻有衝有督有任有帶之脈凡此八者皆不拘於經故云奇經八脈也顧野王云咳當寅也又云咳指毛皮也藝文志有五音奇咳用兵二十六卷許慎云咳軍中約也術。揆度陰陽外變。藥論石神。接陰陽禁書。受讀解驗之。可一年所。明歲即驗之有驗。然尚未精也。要事之三年所。即嘗已為人治診病決死生有驗。精良。今慶已死十年所。臣意年盡三年。年三十九歲也。

齊侍御史成自言病頭痛。臣意診其脈。告曰。君之病惡不可言也。即出獨告成弟昌曰。此病疽也。七如反內發於腸胃之間。後五日當癰腫正義曰上於恭反下之勇反後八日嘔膿死。正義曰女東反成之病得之飲酒且內。成即如期死。所以知成之病者。臣意切其脈得肝

董份曰意傳允字與非精方書不能解
又曰其文亦恐間有訛字

氣肝氣濁而靜。徐廣曰靜一作清此內關之病也。正義曰八十一難云關遂入尺爲內關呂廣云脈從關至尺澤名內關也脈法曰。脈長而弦不得代四時者。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來數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者名曰代代者死素問云病在心愈在夏甚於冬病在脾愈在秋甚於春病在肺愈在冬甚於夏病在腎愈在春甚於夏病在肝愈在夏甚於秋也其病主在於肝和。即經主病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脈長而弦病於肝也素問云得病於筋肝之和也代。則絡脈有過。正義曰素問云脈有不及有太過有經有絡和即經主病大則絡有過也八十一難云關之前者陽之動也脈當見九分而浮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上魚爲溢爲外關內格此陰乘之脈也關以後者陰之動也脈當見一寸而沉過者法曰太過減者法曰不及遂入尺爲覆爲內關外格此陽乘之脈也故曰覆溢是其眞藏之脈人不病而死也呂廣云過九分出一寸各名太過也不及九分至二分或四分五分此太過不滿一寸見八分或五分六分此不及經主病和者。其病得之筋髓裏。其代絕而脈賁者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其後五日而癰腫。八日嘔膿死者。切其脈時少陽初代。代者經病病去過人。人則去絡。脈主病。當其時少陽初關一分。故中熱而膿未發也。及五分則至少陽之界。徐廣曰一作分下章曰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也○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分別三門鏡界脈候所主云從魚際至高骨却行一寸其中名曰寸口其骨自高從寸至尺名曰尺澤故曰尺寸後尺前名曰關陽出陰入以關爲界陽出三分故曰三陰三陽陽生於尺動於寸陰生於寸動於尺寸主射上焦出頭及皮毛竟手關主射中焦腹及於腰尺主射下焦少腹至足也及八日則嘔膿死。故上二分而膿發

董份曰凡諸也字多有似行者

至界而癰腫盡泄而死熱上則熏陽明爛流絡流絡動則脈結發脈結發則爛解故絡交熱氣已上行至頭而動故頭痛。

齊王中子諸嬰兒小子病召臣意診切其脈告曰氣鬲病病使人煩懣食不下時嘔沫病得之少憂數忔食飲索隱曰忔音疑乞反忔者風痺忔然不得動也臣意即爲之作下氣湯以飲之一日氣下二日能食三日即病愈所以知小子之病者診其脈心氣也濁躁而經也徐廣曰濁一作罷又作猛此絡陽病也脈法曰脈來數病去難而不一者病主在心周身熱脈盛者爲重陽索隱曰上音直隴反重陽者逷心主徐廣曰逷音唐逷者盪也謂病盪心者猶刺其心○索隱曰逷依字讀○正義曰八十一難云手心主中宮在中部楊玄操云手心主胞絡也自臍已上至帶鬲爲中焦也故煩懣食不下則絡脈有過絡脈有過則血上出血上出者死此悲心所生也病得之憂也。

齊郎中令循病衆醫皆以爲蹷入中而刺之臣意診之曰湧疝也索隱曰上音勇下音訕所諫反鄒誕生疝音山反令人不得前後溲索隱曰溲音所畱反前溲謂小便後溲大便也循曰不得前後溲三日矣臣意飲以火齊湯正義曰飲於禁反一飲得前溲再飲大溲三飲而疾愈病得之內所以知循病者切其脈時右口氣急徐廣曰右一作有○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右手寸

口氣卩也脈無五藏氣，右口（正義曰謂右手寸口也）脈大而數。數者中下熱而湧，左為下，右為上，皆無五藏應，故曰湧疝。中熱，故溺赤也。（正義曰溺徒弔反）

齊中御府長信病，臣意入診其脈，告曰：熱病氣也。然暑汗，脈少衰，不死。曰：此病得之當浴流水而寒甚，已則熱。信曰：唯，然。（正義曰唯惟癸反）往冬時，為王使於楚，至莒縣陽周水，（正義曰莒密州縣）而莒橋梁頗壞，信則擥車轅（正義曰擥音牽）未欲渡也，馬驚，即墮，信身入水中，幾死，吏即來救信，出之水中，衣盡濡，有閒而身寒，已熱如火，至今不可以見寒。臣意即為之液湯火齊逐熱，一飲汗盡，再飲熱去，三飲病已。即使服藥出入二十日，身無病者。所以知信之病者，切其脈時并陰。脈法曰：熱病陰陽交者死。切之不交，并陰。并陰者，脈順清而愈，其熱雖未盡，猶活也。腎氣有時閒濁，（徐廣曰一作黽）在太陰脈口而希，是水氣也。腎固主水，故以此知之。失治一時，即轉為寒熱。

齊王太后病，召臣意入診脈，曰：風癉客脬，（索隱曰癉病也音亶脬音普交反字或作胞○正義曰癉音單旱也脬亦作胞膀胱也言風癉之病客居在膀胱）難於大小溲，溺赤。臣意飲以火齊湯，一飲即前後溲，再飲病已，溺如故。病得之流汗出滫。（索隱曰劉氏音巡）

董份曰適其共養言當適病者之供養以俟其死耳此不當復醫也註大謬

潒者去衣而汗晞也。所以知齊王太后病者，臣意診其脈，切其太陰之口，溼然風氣也。脈法曰：沈之而大堅，正義曰沈一作深王叔和脈經云脈大而堅病出於腎也 浮之而大緊者，正義曰緊音吉忍反素問云脈短實而數有似切繩名曰緊也 病主在腎。腎切之而相反也，脈大而躁。大者，膀胱氣也；躁者，中有熱而溺赤。

齊章武里曹山跗病，索隱曰跗方符反 臣意診其脈，曰：肺消癉也，加以寒熱。即告其人曰：死，不治。適其共養，此不當醫。索隱曰適音釋共音恭案謂山跗家適近所持財物共養我我不敢當以言其人不堪療也 治法曰：後三日而當狂，妄起行，欲走；後五日死。即如期死。山跗病得之盛怒而以接內。所以知山跗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肺氣熱也。脈法曰：不平不鼓，形弊。正義曰王叔和脈經云平謂春肝木王其脈細而長夏心火王其脈洪大而散六月脾土王其脈大阿阿而緩秋肺金王其脈浮濇而短冬腎水王其脈沉而滑名平脈也 此五藏高之遠數以經病也，故切之時不平而代。正義曰素問云血氣易處日不平脈條動不定日代 不平者，血不居其處；代者，時參擊並至，乍躁乍大也。此兩絡脈絕，故死不治。所以加寒熱者，言其人尸奪。尸奪者，形弊；形弊者不當關灸鑱石及飲毒藥也。臣意未往診時，齊太醫先診山跗病，灸其足少陽脈口，而飲之半夏

九病者卽泄注腹中虛又灸其少陰脈是壞肝剛
絶深如是重損病者氣以故加寒熱所以後三日
而當狂者肝一絡連屬結絶乳下陽明〔正義曰素問云乳下陽明胃絡也〕故絡絶開陽明脈陽明脈傷卽當狂走後
五日死者肝與心相去五分故曰五日盡盡卽死
矣

齊中尉潘滿如病少腹痛〔正義曰少音式妙反王叔和脈經云脈急痂瘕少腹痛也〕臣意診其脈曰遺積瘕也〔索隱曰劉氏音加雅反舊音遐鄒氏音嫁○正義曰龍魚反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臣意卽謂齊太僕臣
饒內史臣繇曰中尉不復自止於內則三十日死
後二十餘日溲血死病得之酒且內所以知潘滿
如病者臣意切其脈深小弱其卒然合合也〔徐廣曰一云來然合合〕是脾氣也〔正義曰卒音蔥忽反卒一本作來素問云疾病之生於五藏五藏之合合於六府肝合氣於膽心合氣於小腸脾合氣於胃肺合氣於大腸腎合氣於膀胱三焦內主勞〕右脈口氣至緊小〔正義曰上音結忽反〕見瘕氣也以次相
乘故三十日死三陰俱搏者〔正義曰如淳云音徒端反素問云左脈口曰少陰少陰之前名厥陰右脈口曰大陰此三陰之脈也〕如法不俱搏者決在
急期一搏一代者近也故其三陰搏溲血如前止〔徐廣曰前一作筋也〕

陽虛矦相趙章病召臣意衆醫皆以為寒中臣意

診其脈曰迵風。迵音洞言洞徹入四支○索隱曰下云飲食下嗌輒出之是風疾洞徹五藏故曰迵風迵風者飲食下嗌。音益謂喉下也而輒出不留。法曰五日死而後十日乃死。病得之酒。所以知趙章之病者臣意切其脈脈來滑是內風氣也。飲食下嗌而輒出不留者法五日死皆為前分界法。正義曰分扶問反後十日乃死所以過期者其人嗜粥故中藏實中藏實故過期。師言曰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

濟北王病。召臣意診其脈。曰風蹷胸滿。即為藥酒盡三石病已。得之汗出伏地所以知濟北王病者臣意切其脈時風氣也。心脈濁。徐廣曰一作泚病法過入其陽。陽氣盡而陰氣入。陰氣入張則寒氣上而熱氣下。故胸滿。汗出伏地者切其脈氣陰。陰氣者病必入中。出及瀺水也。索隱曰瀺音士咸反○正義曰顧野王云手足液身體汋音常灼也

齊北宮司空命婦出於病。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正義曰命婦名也衆醫皆以為風入中病主在肺。徐廣曰一作肝刺其足少陽脈。臣意診其脈。曰病氣疝客於膀胱。難於前後溲而溺赤。病見寒氣則遺溺。使人腹腫。出於病得之欲溺不得因以接內。所以知出於病者切其脈

大而實。其來難。是蹶陰之動也。[正義曰：蹶厥陰之脈也] 脈來難者，疝氣之客於膀胱也。腹之所以腫者，言蹶陰之絡結小腹也。蹶陰有過則脈結動，動則腹腫。臣意卽灸其足蹶陰之脈，左右各一所，卽不遺溺而溲清，小腹痛止。卽更爲火齊湯以飲之，三日而疝氣散，卽愈。

故濟北王阿母[徐廣曰：濟一作齊王。○索隱曰：案是王之妳母也。○正義曰：服虔云乳母也。鄭妶已者]自言足熱而懣。臣意告曰：熱蹶也。則刺其足心各三所，案之無出血，病旋巳。[索隱曰：言尋則巳止也。○正義曰：謂旋轉之間病則巳止也]病得之飲酒大醉。濟北王召意診脈諸女子侍者，至女子豎，豎無病。臣意告永巷長曰：豎傷脾，不可勞，法當春嘔血死。臣意言王曰：才人女子豎何能？王曰：是好爲方，多伎能，爲所是案法新，[徐廣曰：所一作取。○索隱曰：謂於舊方技能生新意也]往年市之民所四百七十萬，曹偶四人。[索隱曰：案當今之四千七百貫也。曹偶猶等輩也]王曰：得毋有病乎？臣意對曰：豎病重，在死法中。王召視之，其顏色不變，以爲不然，不賣諸侯所。至春，豎奉劒從王之廁，王去，豎後，王令人召之，卽仆於廁，嘔血死。[索隱曰：仆音赴，又音步北反]病得之流汗。流汗者，同法病內重，毛髮而色澤，脈不衰，此亦關內之病

也。

齊中大夫病齲齒，[正義曰上丘羽反釋名云齲朽也蟲齧之缺朽也]臣意灸其左大陽明脈，即為苦參湯，日嗽三升，出入五六日，病已。得之風，及臥開口，食而不嗽。

菑川王美人懷子而不乳，[索隱曰乳音人喻反乳生也]來召臣意。臣意往，飲以莨礍藥一撮，[正義曰浪宕二音]以酒飲之，旋乳。[索隱曰旋乳者言迴旋即生也]臣意復診其脈，而脈躁。躁者有餘病，即飲以消石一齊，出血，血如豆比五六枚。[索隱曰比音必利反]

齊丞相舍人奴從朝入宮，臣意見之食閨門外，望

[按此獨不用脈但望而知之也]

其色有病氣。臣意即告宦者平。平好為脈，學臣意所。臣意即示之舍人奴病，告之曰：此傷脾氣也，當至春鬲塞不通，不能食飲，法至夏泄血死。宦者平即往告相曰：君之舍人奴有病，病重，死期有日。相君曰：卿何以知之？曰：君朝時入宮，君之舍人奴盡食閨門外，平與倉公立，即示平曰：病如是者死。相即召舍人奴而謂之曰：公奴有病不？舍人曰：奴無病，身無痛者。至春果病，至四月，泄血死。所以知奴病者，脾氣周乘五藏，傷部而交，故傷脾之色也。望之殺然黃，[徐廣曰殺音蘇葛反。正義曰殺蘇亥反]察之如死青之茲。

衆醫不知。以爲大蟲。(索隱曰即蚘虫也)不知傷脾。所以至春死病者。胃氣黃。黃者土氣也。土不勝木。故至春死。所以至夏死者。脈法曰。病重而脈順清者曰內關。內關之病。人不知其所痛。心急然無苦。若加以一病。死中春。一愈順。及一時。其所以四月死者。診其人時愈順。愈順者。人尚肥也。奴之病得之流汗數出。灸於火而以出見大風也。

菑川王病。召臣意診脈。曰。蹶上。(正義曰時掌反蹶逆氣上也)爲重頭痛。身熱。使人煩懣。(正義曰亡本反止但有煩也)臣意即以寒水拊其頭。(索隱曰拊音附又音撫)刺足陽明脈左右各三所。病旋已。病得之沐髮未乾而臥。診如前。所以蹷頭熱至肩。

齊王黃姬兄黃長卿家有酒召客。召臣意。諸客坐。未上食。臣意望見王后弟宋建。告曰。君有病。往四五日。君要脅痛不可俛仰。(正義曰上音免)又不得小溲。不亟治。病即入濡腎。及其未舍五藏。急治之。病方今客腎濡。(正義曰濡溺也病方客在腎欲溺腎也)此所謂腎痺也。宋建曰。然。建故有要脊痛。往四五日。天雨。黃氏諸倩。(徐廣曰倩者女婿也駰案方言曰東齊之間壻謂之倩郭璞曰言可假倩也○正義曰倩音七姓反)見建家京下方石。(徐廣曰京者倉廩之屬也)即弄之。建亦欲效之。

效之不能起，即復置之。暮要脊痛不得溺，至今不愈。建病得之好持重。所以知建病者，臣意見其色，太陽色乾，腎部上及界要以下者枯四分所，故以往四五日知其發也。臣意即為柔湯使服之，十八日所而病愈。

濟北王侍者韓女病要背痛，寒熱，衆醫皆以為寒熱也。臣意診脈，曰：內寒，月事不下也。即竄以藥。索隱曰謂以燻燻之故云竄音七亂反 旋下，病已。病得之欲男子而不可得也。所以知韓女之病者，診其脈時，切之，腎脈也嗇而不屬。嗇而不屬者，其來難堅，故曰月不下。肝脈弦，出左口，故曰欲男子不可得也。

臨菑氾里女子薄吾病甚，索隱曰氾音凡 衆醫皆以為寒熱篤，當死，不治。臣意診其脈，曰：蟯瘕。徐廣曰蟯音饒○索隱曰音饒擾舊音遶遐○正義曰人腹中短蟲 蟯瘕為病，腹大，上膚黃麤，循之戚戚然。臣意飲以芫華一撮，即出蟯可數升，病已，三十日如故。病蟯得之於寒溼，寒溼氣宛，○音鬱索隱曰又如字 篤不發，化為蟲。臣意所以知薄吾病者，切其脈，循其尺，正義曰王叔和云寸關尺寸謂三分尺謂八分寸口在關上尺在關下寸尺關尺共有一寸九分也 其尺索刺麤，而毛美奉髮。徐廣曰奉一作奏又作秦○索隱曰循音巡案謂手循其尺索也刺音七賜反麤音七胡反言循其尺索刺人手而

按毛美奉髮即下色澤也

董份曰後之必古語

蠱是婦人之病也徐氏云奉一作奏非其義也又云一作秦秦謂螓首言髮如蟒蠐事蓋近也是蠱氣也其色澤者中藏無邪氣及重病。

齊淳于司馬病臣意切其脈告曰當病迵風迵風之狀飲食下嗌輒後之徐廣曰如前病得之飽食而疾走淳于司馬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飽甚見酒來即走去驅疾至舍即泄數十出臣意告曰為火齊米汁飲之七八日而當愈時醫秦信在旁臣意去信謂左右閣都尉曰索隱曰案閣者姓也為都尉一云閣即宮閣都尉掌之故曰閣都尉也意以淳于司馬病為何曰以為迵風可治信即笑曰是不知也淳于司馬病法當後九日死即後九日不死其家復召臣意臣意往問之盡如意診臣即為一火齊米汁使服之七八日病已所以知之者診其脈時切之盡如法其病順故不死

齊中郎破石病臣意診其脈告曰肺傷不治當後十日丁亥溲血死即後十一日溲血而死破石之病得之墮馬僵石上所以知破石之病者切其脈得肺陰氣其來散數道至而不一也色又乘之所以知其墮馬者切之得番陰脈索隱曰番音芳遠反番陰脈入虛裏乘肺脈肺脈散者固色變也乘之所以不中期死者師言曰病者安穀即過期不安穀則不

及期其人嗜黍黍主肺故過期所以溲血者診脈法曰病養喜陰處者順死喜養陽處者逆死其人喜自靜不躁又久安坐伏几而寐故血下泄。

齊王侍醫遂病自練五石服之臣意往過之遂謂意曰不肖有病幸診遂也臣意即診之告曰公病中熱論曰中熱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之爲藥精悍公服之不得數溲亟勿服色將發臃遂曰扁鵲曰陰石以治陰病陽石以治陽病夫藥石者有陰陽水火之齊故中熱即爲陰石柔齊治之中寒即爲陽石剛齊治之臣意曰公所論遠矣扁鵲雖言

董份曰辟者辟去之之意宛氣者即前所謂寒熱氣宛者也言邪氣雖去而宛鬱愈深也

若是然必審診起度量立規矩稱權衡合色脈（徐廣曰合一作占）表裏有餘不足順逆之法參其人動靜與息相應乃可以論論曰陽疾處內陰形應外者不加悍藥及鑱石夫悍藥入中則邪氣辟矣（索隱曰辟音必亦反猶聚也）而宛氣愈深（索隱曰愈音庾）診法曰二陰應外一陽接內者不可以剛藥剛藥入則動陽陰病益衰陽病益著邪氣流行爲重困於俞（徐廣曰音輸）忿發爲疽意告之後百餘日果爲疽發乳上入缺盆死（索隱曰按缺盆人乳房上骨名也）此謂論之大體也必有經紀拙工有一不習文理陰陽失矣。

齊王故爲陽虛侯時病甚徐廣曰齊悼惠王子也名將廬以文帝十六年爲齊王卽位十一年卒諡孝王衆醫皆以爲蹷臣意診脈以爲痺。根在右脅下大如覆杯令人喘逆氣不能食臣意卽以火齊粥且飲六日氣下卽令更服丸藥出入六日病已病得之內診之時不能識其經解大識其病所在。

臣意常診安陽武都里成開方開方自言以爲不病臣意謂之病苦沓風索隱曰沓音徒合反風病之名也三歲四支不能自用使人瘖徐廣曰一作瘠音才亦反○索隱曰瘖者失聲也讀如音又作厝厝者置也言使人運置其手足也瘖卽死今聞其四支不能用瘖而未死也病得之數飲酒以見大風氣所以知成開方病者診之其脈法奇咳言曰藏氣相反者死徐廣曰反一作及切之得腎反肺徐廣曰反一作及法曰三歲死也。

安陵阪里公乘項處病索隱曰案公乘官名也項處名故上云倉公之師元里公乘陽慶亦然也臣意診脈曰牡疝索隱曰上音母下音山諫反牡疝在鬲下上連肺病得之內臣意謂之愼毋爲勞力事爲勞力事則必嘔血死處後蹴踘徐廣曰一作蹹○正義曰謂打毬也要蹷寒汗出多卽嘔血臣意復診之曰當旦日日夕死索隱曰案旦日明日也言明日之夕死也卽死病得之內。

董份曰必知此見其所治多也

按以下問荅論凡七條

所以知項處病者切其脈得番陽（索隱曰脈病之名曰番陽者以言番陽脈之劇入虛裏也）番陽入虛裏處旦日死。一番一絡者（徐廣曰絡一作綿）牡疝也。臣意曰他所診期決死生及所治已病衆多久頗忘之不能盡識不敢以對。

問臣意所診治病病名多同而診異或死或不死何也對曰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爲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案繩墨調陰陽別人之脈各名之與天地相應參合於人故乃別百病以異之有數者皆異之（索隱曰數音色住反謂術數之人乃可異其狀也）無數者同之然脈法不可勝驗診疾人以度異之乃可別同名命病主在所居今臣意所診者皆有診籍所以別之者臣意所受師方適成師死以故表籍所診期決死生觀所失所得者合脈法以故至今知之

問臣意曰所期病決死生或不應期何故對曰此皆飲食喜怒不節或不當飲藥或不當鍼灸以故不中期死也

問臣意意方能知病死生論藥用所宜諸侯王大臣有嘗問意者不及文王病時（徐廣曰齊文王也以文帝十五年卒）不求意診治何故對曰趙王膠西王濟南王吳王

皆使人來召臣意臣意不敢往文王病時臣意家貧欲爲人治病誠恐吏以除拘臣意也（徐廣曰時諸侯得自拜除吏）故移名數左右（正義曰以名籍屬左右之人）不修家生出行游國中問善爲方數者事之久矣（索隱曰數音術數之數）見事數師（正義曰上色庚反）悉受其要事盡其方書意及解論之身居陽虛侯國因事侯侯入朝臣意從之長安以故得診安陵項處等病也

問臣意知文王所以得病不起之狀臣意對曰不見文王病然竊聞文王病喘頭痛目不明臣意心論之以爲非病也以爲肥而蓄精身體不得搖骨肉不相任故喘不當醫治脈法曰年二十脈氣當趨年三十當疾步年四十當安坐年五十當安臥年六十已上氣當大董（徐廣曰董訓深藏之一作堇○索隱曰董音謹）文王年未滿二十方脈氣之趨也而徐之不應天道四時後聞醫灸之即篤此論病之過也臣意論之以爲神氣爭而邪氣入非年少所能復之也以故死所謂氣者當調飲食擇晏日車步廣志以適筋骨肉血脈以瀉氣故年二十是謂易貿（徐廣曰一作賀又作質）法不當砭灸砭灸至氣逐

問臣意師慶安受之聞於齊諸侯不對曰不知慶

所師受慶慶家富善爲醫不肯爲人治病當以此故不聞慶又告臣意曰愼毋令我子孫知若學我方也

問臣意師慶何見於意而愛意欲悉教意方對曰臣意不聞師慶爲方善也意所以知慶者意少時好諸方事臣意試其方皆多驗精良臣意聞菑川唐里公孫光善爲古傳方索隱曰謂好能傳得古方也正義曰謂全傳寫得古人之方書臣意卽往謁之得見事之受方化陰陽及傳語法徐廣曰法一作五臣意悉受書之臣意欲盡受他精方公孫光曰吾方盡矣不爲愛公所索隱曰言於意所不愛惜方術也吾身已衰無所復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與公毋以敎人臣意曰得見事侍公前悉得禁方幸甚意死不敢妄傳人居有閒公孫光閒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臣意深論方見言百世爲之精也師光喜曰公必爲國工吾有所善者皆疏同產處臨菑善爲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聞也吾年中時嘗欲受其方索隱曰案年中謂中年時也中年亦壯年也古人語自爾楊中倩不肯索隱曰倩音七見反人姓名也曰若非其人也胥與公往見之徐廣曰胥猶言須也當知公喜方也其人亦老矣其家給富時者未往會慶子男殷來獻馬因師

光奏馬王所意以故得與殷善光又屬意於殷曰意好數（索隱曰數色句反謂好術數也）公必謹遇之其人聖儒（索隱曰言意儒德慕聖人之道故云聖儒也）即為書以意屬陽慶以故知慶臣意事慶謹以故愛意也。

問臣意曰吏民嘗有事學意方及畢盡得意方不。何縣里人對曰臨菑人宋邑（徐廣曰邑一作昆）邑學臣意教以五診（正義曰謂診五藏之脈）歲餘濟北王遣太醫高期王禹（徐廣曰一作齵）學臣意教以經脈高下及奇絡結（正義曰素問云奇經八脈往來舒時一止而復來名之曰結也）當論俞所居。（正義曰俞音式喻反）及氣當上下出入邪逆順以宜鑱石定砭灸處歲餘。菑川王時遣太倉馬長馮信正方臣意教以案法逆順論藥法定五味及和齊湯法高永侯家丞杜信喜脈來學臣意教以上下經脈五診二歲餘臨菑召里唐安來學臣意教以五診上下經脈奇咳四時應陰陽重未成除為齊王侍醫。

問臣意診病決死生能全無失乎臣意對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脈乃治之敗逆者不可治其順者乃治之心不精脈所期死生視可治時時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董份曰述臣意對問太詳恐非太史法然又非褚先生所能意者漢史氏具藏其本對而褚錄之耳

太史公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

見疑故扁鵲以其伎見殃倉公乃匿迹自隱而當刑緹縈通尺牘父得以後寧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豈謂扁鵲等邪若倉公者可謂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上池祕術長桑所傳始候趙簡知夢鈞天言占虢嗣尸蹷起焉倉公贖罪陽慶推賢効驗多狀式具于篇

正義曰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尺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常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凡人食入於口而聚於胃中穀熟傳入小腸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小腸謂之穀而傳入於大腸也回腸大四寸徑一寸半長二丈二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寸半之一故腸胃凡長五丈八尺四寸合受水穀八斗七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長短受水穀之數也甲乙經腸胃凡長丈六尺四寸四分從口至腸而數之此徑從胃至腸而數之故短也肝重四斤四兩左三葉右四葉凡七葉主藏魂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肝之神七人老子名曰明堂宮蘭臺府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肝神六童子三世子也心重十二兩中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主藏神心纖也所識纖微也其神九太尉公名曰絳宮太始南極老人貞光之身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爲帝王身之

王也脾重二斤三兩。扁廣三寸。長五寸。有散膏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主藏營。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其神云光王女子母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肺重三斤三兩。六葉兩耳。凡八葉。主藏魄。肺孛也言其氣孛故短也鬱也其神八人太和君名曰玉堂宮尚書府其從官三千六百人又云肺神十四童子七女子七也腎有兩枚。重一斤一兩。主藏志。腎引也腎屬水主引水氣灌注諸脈也其神六人司徒司空司命司錄司隸校尉尉卿也膽在肝之短葉間。重三兩三銖。盛精汁三合。膽敢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敢也其神五人大一道君居紫房宮中其從官三千六百人也胃重二斤十四兩。紆曲屈申。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盛穀二斗。水一斗五升。胃圍

也言圍受食物也其神十二人五元之氣諫議大夫也小腸重二斤十四兩。長三丈二尺。廣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迴積十六曲。盛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太半。腸暢也言通暢胃氣去穢也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大腸重二斤十二兩。長二丈一尺。廣四寸。徑一寸半。當齊右。迴十六曲。盛穀一斗。水七升半。大腸即迴腸也其迴曲因以名之其神二人元梁使者也膀胱重九兩二銖。縱廣九寸。盛溺九升九合。膀橫也胱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口廣二寸半。脣至齒長九分。齒已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也。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舌泄也言可舒

泄言語也咽門重十兩。廣二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上故云主地氣也喉嚨重十二兩。廣二寸。長一尺二寸。九節。喉嚨空虛也言其中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呼吸之道路喉嚨與咽並行其實兩異而人多惑也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肛釭也言其處似車釭故曰釭門即廣腸之門又名𦞂也手三陽之脈。從手至頭長三尺五寸。五六合三丈。手有三陽兩手爲六陽故云五六三也手三陰之脈。從手至胷中。長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六三尺。合二丈一尺。兩手各有三陰合爲六陰故云三六一丈八尺也足三陽之脈。從足至頭長八尺。六八合四丈八尺。兩足各有三陽故曰六八四丈八尺也足三陰之脈。從足至胷。長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合三丈九尺。兩足各有陰故云六六三丈六尺也按足太陰少陰皆至舌下厥陰至於項上今言至胷中者蓋據其相接之次者也人兩足蹻脈。從足至目。長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長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脈長一十六丈二尺也。此所謂十二經脈長短之數也。督脈起於眩頭上於面至口齒縫計此不止長四尺五寸當取其上極於風府而言之也手足各十二脈爲二十四并督任兩蹻四脈都合二十八脈以應二十八宿凡長十六丈二尺營衛行周此數

則一度也寸口脈之大會手太陰之動也太陰者脈之會也肺諸藏主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皆手太陰所以决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滑濇逆順知其死生之兆也人一呼脈行三寸一吸脈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十二經十五絡二十七氣皆候於寸口隨呼吸上下呼脈上行三寸吸脈下行三寸二十七氣皆逐上下行無有息時人一日一夜凡一萬三千五百息脈行五十周於身漏水下百刻營衛行陽二十五度行陰二十五度度爲一周也故五度復會於手太陰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故法於寸口也人一息行六寸百息六丈千息六十丈一萬三千五百息合爲八百一十丈陽脈出行二十五度陰脈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出入行二十五度陰陽呼吸覆行周畢度數也脈行身畢即水下百刻亦畢謂一旦夜刻盡天明日出東方脈還得寸口當更始也故寸口者五藏六府之所終始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知臭香矣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知白黑矣脾氣通於口口和則知穀味矣心氣通於舌舌和則知五味矣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也

蘇子古史曰予於趙世家觀簡子之夢黜扁鵲之說以爲國不可以語怪及扁鵲列傳則具載其說曰世或有是不足怪也蓋孔子作春秋非人事不書而左丘明所記鬼神變怪世所共傳者錄之無疑世有遷名當辨此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五　終

唐順之曰此傳到底只叙一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復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衡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爲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爲一篇

吳王濞者。索隱曰案澎濞字也音披位反高帝兄劉仲之子也。徐廣曰仲名喜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爲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不能堅守。棄國亾閒行走雒陽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閒音紀閑反自歸天子。天子爲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爲郃陽侯。索隱曰地理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

按師古云於沛爲吳王言行至沛而封拜濞也

倪思曰秦漢以来多有讖緯之說故後五十年東南有亂盡當時占氣者所說恐非高帝能前知也

何孟春曰高祖封濞爲吳王既前知其必反然不思所以制之乃遣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愼毋反亦愚乎古之帝王之所爲貽厥孫謀者矣

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高帝十一年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荊地劫其國兵西度淮擊楚高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騎將從破布軍蘄西會甀索隱曰地名也在蘄縣之西會音古兊反甀音錘布走荊王劉賈爲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塡之索隱曰塡音鎮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爲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五十有三年駰案應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足用爲難又吳楚世不賓服○索隱曰案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本是占氣者所說高祖素聞此說自以前難未弭恐後災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戒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然天下同姓爲一家也愼無反濞頓首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務自拊循其民吳有豫章郡銅山韋昭曰今故章○索隱曰案鄣郡後改曰故章或稱豫章爲衍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鄣郡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及潤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漢書益作盜錢煑海水爲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足國之用吳國之民又何得無賦如說非也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煑海水爲鹽以山海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國用富饒如淳曰鑄錢煑鹽收其利以足國用

故無賦於民孝文時吳太子入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云吳太子名賢字德明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師傅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啼又音底又音弟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吳王慍曰。正義曰於問反怨也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驗問實不病。諸吳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己致請禮也○索隱曰音淨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

楊循吉曰吳理本不直由使者言之則詐情遂直耳陳沂曰吳使者之言雖為吳王曲解而以謂察見淵魚不祥者實乃人君至戒也然非孝文帝仁厚登主使者亦安敢為此言哉

按重出無賦二字又見其民之實

知何憑如淳云代己致請亦是臆說且文云使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使者對曰。王實不病。漢繫治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見韓子及文子韋昭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宥使自新也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按吳國有鑄錢煑鹽之利故百姓不別徭賦也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三百文謂之過更自行為卒謂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如漢桓靈時

有所興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賈者謂爲踐更合自出錢令王欲得人心乃與平賈官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之是爲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爲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月亦各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爲過更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後改爲謫乃戍邊一歲 歲時存問茂材。賞賜閭里。佗郡國吏欲來捕亾人者訟共禁弗予。徐廣曰訟音松騶按如淳曰訟公也○正義曰訟音容言其相容禁止不與也 如此者四十餘年。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吳王一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

王常曰說數從容言又數上書說見得錯極惓惓非一旦語

子。數從容言吳過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及孝景帝卽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郄。詐稱病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自新。乃益驕溢。卽山鑄錢。索隱曰案卽山山名又卽者就也 煮海水爲鹽。誘天下亾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

劉辰翁曰誂字甚佳漢書改作口說則下無文書口報字贅矣又以宿夕兩字便深切謂以夜計之也

王朝鼂錯因言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服虔曰服舍在喪次而私姦宮中也請誅之。詔赦罰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膠西王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削地無已。因以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國者膠東濟北之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誂膠西王。索隱曰誂音徒鳥反無文書。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

王韋曰就其言因自醞籍循聽文字甚好

按師古云脅歛也累足重足也並畏懼耳

按師古云罪不至此言其本罪不合削地

於邪臣。好小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䑛糠及米。索隱曰案䑛糠及米謂削土盡則至滅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正義曰適張革反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挑語 懸語 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爲與大王同憂。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

劉辰翁曰此辯上下控知深浅变化語皆臨藉可观

按師古云彷徉猶翱翔也

茅坤曰此即桓將軍所請吳王何以卒弃而不用

乎。王瞿然駭曰。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寡人何敢如是。今主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鼂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故吳王欲内以鼂錯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徉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函谷關。守滎陽敖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

劉辰翁曰而曰以下数語是諸王策其間有不從者故先言後日所處以說之耳漢書去之謬甚

王曰。善。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文穎曰王之太后也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爾時城陽恭王喜景王之子諸侯既新削罰。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

按漢書作背約城守是後乃自殺

劉辰翁曰來得悲壯古語如此自妙

王維禎曰反兵正月起三月敗乃爲此全計謬哉

余有丁曰按發端云二委淮首于六

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趙王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吳吳王徙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

又提

國也

南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嗣國除駰案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國除庶子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幸教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治以僇辱之爲故（駰案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爲事）不以諸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詿亂天下（正義曰詿音挂）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

按師古云直當也古越地之北當長沙也

唐順之曰七国攻漢形勢如此

茅坤曰予按吳王檄所云不如蘇秦六国遠甚何者其所指七国共為關擊漢之勢特虛声相喝耳而互為犄角然殊不得臂指相使之實此其所以一出兵而即敗亡也

從諸王越直音值長沙者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北也西走蜀漢中。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告越楚王淮南三王與寡人西面。如淳曰告東越使定之○正義曰越東越也又告東越楚淮南三王與吳王共西面擊之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入臨晉關。正義曰今蒲津關或與寡人會雒陽。燕王趙王固與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摶胡衆索隱曰摶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也入蕭關正義曰今名隴山關在原州平涼縣界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廟。願王勉之。楚

按師古云王心有所懷志不在沐浴也

按此又寫出楚淮南恨意

按師古云言以卒萬人或邑萬戶來降附者其封賞即與大將同下皆類此

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久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絶。振弱伐暴。以安劉氏。社稷之所願也。敝國雖貧。寡人節衣食之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穀食。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戶。皆為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人戶千。如得

劉辰翁曰此篇語意傾人亦非後來所有後人修史此必不錄但曰反書聞止矣

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皆倍常法（服虔曰封賜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侯酈寄擊趙將軍欒布擊齊大將軍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未行言故吳相袁盎盎時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鼂錯調兵笇軍食上問袁盎曰君嘗為吳相

董份曰欲殺錯乃故大言以安帝

王韋曰獨錯在後屏錯非言錯而何使錯即折之不患無說

知吳臣田祿伯為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為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為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王為義不反矣吳所誘皆無賴子弟亾命鑄錢姦人故相率以反鼂錯曰袁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恨甚上卒問盎盎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

史記卷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

余有丁曰按漢書作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鼂錯更順

王維禎曰盎與錯故不合錯為国計本忠盎乃藉口誅錯以報私忿其卒為梁刺殺之有天道哉

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又音宅削奪之地。故以反為名。西共誅鼂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斬鼂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盎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盎為太常。正義曰今盎為太常史失其宗廟之指意吳王弟子德侯為宗正。徐廣曰名通其父名廣騶案漢書同吳王弟子德侯廣為宗正也盎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尉召錯。紿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正輔親戚。正義曰以親戚之意輔漢訓諭使告吳如盎策。至吳。吳楚兵已攻梁

余有丁曰漢殺錯餌七国以求罷兵卑亦甚矣盎欲快私讎不顧国体後說不售當誅獲幸免者帝失刑也

唐順之曰劇孟鄧都尉桓將軍田祿伯周丘皆奇士

茅坤曰鄧都尉不快何許人其俠吳

壁矣。宗正以親故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使人圍守。且殺之。盎得夜出步亾去走梁軍。遂歸報。詳盎傳條侯將乘六乘傳。正義曰上音乘下竹戀反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詳游俠傳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得全及見劇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兵銳甚。難與爭鋒。楚兵輕。正義曰輕正反不能久。方今為將軍計。莫

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饟道彼吳梁相敝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宮大之邑破吳猿在此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輕兵絕吳饟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文提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佗奇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蘇林曰祿伯儻將兵降漢自為利已於吳

之策所欲委梁以鉗吳之銳而以輕兵抄吳之餉道可謂射鵰手矣而條侯不以聞于天子不復見其為世用何哉

王維禎曰田祿伯蛗逆謀然計却為上策

唐順之曰亞夫能用鄧尉之策則成吳不用田祿伯桓將軍之策則敗存亾安危在所謀信哉

按師古云多佗利害謂事不測

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度淮諸賓客皆得為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濞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

非重言畏反也蘇說非是

劉辰翁曰少將名言天下之大計也一傳三奇田祿伯并周丘奇然皆不能及此

楊慎曰推鋒謂一往不復顧也孰知利鈍正行此說

黃伯后言專并未渡淮見吳王失二將軍計

茅坤曰吳王濞特駤虜耳爭天下非收天下之豪傑不可以有功所部諸

將士僅有田桓二子而不能用即如周丘僅與一節得以一夜收兵三萬而脫身徇地以至于蕩城皆所謂爪牙士也彼皆不能用則其所縱謀者可知之矣聚兵數十万而不及與漢為一矢一石之鬭異哉

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丘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聞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城陽（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齊漢文帝二年別為國屬兗州）兵十餘萬破城陽中尉軍聞吳王敗走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疽發背死二月中吳王兵既破敗

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為漢藩國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罪人亂天下幣（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稱病不朝二十餘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為善今乃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約從反為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反漢使者迫劫萬民

夭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為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在郡縣之物皆為御物。○正義曰：顏師古曰：御物，宗廟之服器也。朕甚痛之。朕素服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為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曰：置，放釋也。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倒叙）初，吳王之度淮，與楚王遂西敗棘壁，正義曰：在宋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徐廣曰：楚相張尚諫王而死。○正義曰：按羽，尚弟也。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下邑。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一如登都尉策）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此條侯獨見）條侯使備西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饑死，乃畔散。於是吳王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度江走丹徒，保東越。正義曰：東越傳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丹徒也。東越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韋昭曰：啗，音徒覽反。東越即紿吳王，吳王出

按師古云鏦謂以矛戟撞之

茅坤曰以下次七國之亡處甚明如掌

勞軍。即使人鏦殺吳王。孟康曰方言戟謂之鏦○索隱曰鏦音七江反謂以戈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冢在潤州丹徒縣東練壁聚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爲相唐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名相唐○索隱曰張勃云吳王濞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唐今云武進縣恐錯也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軍敗。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袒跣席槀飲水。謝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

王維禎曰欵言可以折逆王倍知名爲誅錯者詐也

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頹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卬奉法不謹。驚駭百姓。乃苦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菹醢之罪。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行對曰。今者鼂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諸侯地。卬等以爲不義。恐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誅錯。今聞錯已誅。卬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

王鏊曰此贊總叙撫斷與別傳不同
劉辰翁曰質有造錯意又有以益意

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自圖王曰如卯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言濞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郃陽侯省音所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減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郃陽侯也能薄賦

邵寶曰王制言名山大澤不以封者不可爲井田以業其民也太史公徵吳之逆亂謂先王山澤不以封者以是歟豈其然歟其齊之封實負東海魯之封實環大上澤之名且大者亂加于是而齊魯卒爲望國抑何異也

斂使其衆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興爭技發難索隱曰謂與太子爭博是爭技也卒亡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鼂錯爲國遠慮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毋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毋爲權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吳楚輕悍王濞倍德富因採山釁成提局驕矜攜貳連結七國嬰命廣陵銷誅未塞天之悔禍卒取奔北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六　終

王鏊曰此傳分合体

凌約言曰魏其灌夫皆聚賓客以樹黨武安亦折節天下士三人徃以賓客相傾而卒無賴于賓客豈所寶者之非貧欤太史公三傳聯合微旨見矣

茅坤曰三篇俱以結賓客相傾一節爲情神

[illegible]恩曰嬰不顧竇太后引誼別微真忠臣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世疑是父名）。索隱曰案地理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世觀也（一本作世）○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爲詹事。正義曰百官表云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也

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

張之象曰竇嬰能上言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有公叔文子貴薦爲臣所賜金輒與軍吏又能廣君上之惠其賢可知也孝景察其賢而用之不以太后故終于沮抑卒以有功亦可謂能知人矣

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伏後案
籍不得入朝請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曰才性反孝景三
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索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又姚
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爲郎則似是與國有親
戚屬籍者亦得呼爲宗室也毋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應前
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
孫寧可以讓邪漢書曰竇嬰字王孫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
千斤嬰乃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
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蘇林曰自
令裁度取爲用也金無入家者竇嬰守滎陽監齊趙兵正義

王維禎曰去就若此誠爲多易

劉辰翁曰相提二字雖不可曉意者亦對客不能忘言

曰監音甲衫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七國兵已盡破封嬰
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伏後案孝景時每朝
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景四
年立栗太子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使魏其侯爲太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應前
謝病屛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
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門下客能富貴將軍者上也
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傅太子太子廢而不
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屛閒
處正義曰上音閑下昌汝反而不朝相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

之意

王維禎曰魏其薄爵祿尚節義故帝云沾沾自喜作多易

茅坤曰沾沾自喜四字切中魏其病

提音弟又音帝扣提猶相抵也揥音路頓反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螫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也螫恐也士毋蟲怒必螫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螫音釋謂怒也漢書作奭奭即螫也。正義曰兩宮太子景帝也則妻子毋類矣。索隱曰謂見誅滅無遺類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服虔曰劉舍也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索隱曰愛猶惜也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徐廣曰沾一作怗又昌兼反又當牒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索隱曰小顏云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徐廣曰一云諸卿時人相號長老老者爲諸公年少者爲諸卿如今人相號爲士大夫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索隱曰按謂晚年也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槃盂諸書。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槃盂中所爲法戒諸書文書也孟康曰孔甲槃盂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王太后賢之。徐廣曰即蚡同母姊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筴。附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孝景後三年即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正義曰絳州聞喜縣東二十里周陽故城也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

王維禎曰魏其方盛時豈更有武安侯乎時去勢遷可以鑒矣

茅坤曰往來侍酒魏其一句專伏魏其所以輕武安而相起爭領袖

按魏其武安二人之客起此

按師古云傾謂踰越而勝之也

按推轂謂升荐之若轉車轂也

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按上衛綰為丞相）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門下客）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為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為丞相將軍必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為丞相武安侯為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伏後諸外家毀日至案）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illegible]

按此叙二人賓客之盛

柯維騏曰蘇子瞻云嬰蚡所為其名亦善矣然嬰既沾沾自喜蚡又專為姦利太平豈可以人致力成哉申公始不能用穆生言為楚人所辱亦可以少懲矣晚乃為嬰蚡起鳳凰翔于千仞其虛語哉事詳儒林傳

按魏其之禍由此益重

趙綰為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推轂謂自下之如為之推車轂也）王臧為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以禮為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度踰侈後多不依古令吉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舉適諸竇（索隱曰適音直革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家為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應前今以毀去）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韋昭曰欲奪其政也）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

按此叙賔客一盛一衰

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有刻字

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伏後所言皆聽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按上昌爲丞相青翟爲御史大夫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索隱曰按謂仕諸郡及仕諸侯王國者猶言仕郡國也武安者貌侵。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刻确也音核生貴甚。索隱曰小顏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生謂蚡自生尊貴之勢特甚故下云又以諸侯王多長年蚡以肺腑爲相非痛折節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又以爲諸侯王多長。張晏曰多長年

按以下専摹寫田蚡之驕與魏其相傾處

按除者除去舊官就新官也

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爲京師相。正義曰顏師古曰舊解云肺腑如肝肺之相附着也一說肺附木札也喻其輕薄附着大材按顏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爲附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脉之大會手太陰之動脈也呂廣云太陰者肺之脉也肺爲諸藏之主通陰陽故十二經脉皆會手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濇滑春秋逆順知其死生顏野王云肺肝腠心也案說田蚡爲相若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爲帝之腹心親戚也非痛折節以禮詘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痛甚也欲令士折節屈下於己不然天下不肅或解以爲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爲非也當是時。丞相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應前言事多效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漢書百官表曰

燮約言曰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反應前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反應前天下吏士諸侯

少府有考工室 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后兄王信也太山有蓋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為諸第之上也 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 如淳曰旃旗之名通帛曰旃曲旃僭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說文云曲旃者所以招士也 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過脈

敘益附武安極力描出何等針線

董份曰寫得夫勇冠軍意

灌將軍夫者潁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潁陰侯嬰舍人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何為將軍 索隱曰案何是嬰子漢書作嬰誤 屬太尉請灌孟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候司馬 灌孟年老潁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 張晏曰自奮厲也 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 壯曜 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奴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麾

王維禎曰淮陽勁猛至今猶然

下。正義曰謂大將之旗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之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為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為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為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為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輕重不得其平也

按此敘賓客之盛

按此敘賓客之衰

夫醉搏甫索隱曰搏音搏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為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灌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稱人廣眾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隱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權利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

張之象曰兩人俱失勢困厄中意氣慷慨故易相結耳

茅坤曰摹寫兩人相結而相然處沁情嗚咽

按師古云引重相牽引而致于尊重也

凌約言曰敘竇嬰與田蚡傾陷猜郄處處如目覩指數纖析無遺

王維楨曰先敘魏其灌夫相倚相驩後相殺俱有照應

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暗應前籍福之吊）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音寘客也弃之者不與交通孟康曰根根括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云二人相倚事如合繩共相依引也批音步結反批者排也漢書作排根小顏云根音痕括音汨謂人生平慕嬰夫後見其失職而頗施慢如此者共排退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挽繩而根括之也持彈案漢書本作抨彈音普耕反 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張晏曰相薦達爲聲勢 其游如（應前灌將軍獨）父子然。（不失故態共孤厚遇推將軍）相得驩甚無猒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 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朞功之服也故應璩書曰仲孺不辭同生之服也 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

茅坤曰兩人成隙處極力描寫

董份曰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故此下一往字正應前宜往字註皆謬

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廣云以服請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不以服爲解紛不宜忘故駕自往迎也 乃駕自（應前殊無意往）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詳亟）門。丞相尚臥。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徐廣曰一作悟 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

董份曰此卒飲極驩所謂嘻笑之怒甚裂眥者也嬰與夫尚不悟其張之象曰武安嘗請漢家考工地益宅況魏其城南田乎權臣无忌憚如此王維禎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深索他事求以中之

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索隱曰屬音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顏云若今人舞訖相勸也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

春徐廣曰疑此當是三年也其說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郄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如淳曰上酒為稱壽非大行酒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蘇林曰下席而膝半在席上如淳曰以膝跪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

按屬之强之也

許相卿曰覩此可見當時亦重李廣

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徐廣曰屬一作畢○索隱曰案漢書作畢畢盡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灌賢則賢是嬰之孫臨汝是攷封也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應前夫怒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韋昭曰呫囁附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兒女也漢書作女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呫鄒氏音蚩輒反囁音汝輒反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音義曰李廣爲東宮程不識爲西宮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爲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顏云言今既毀程令李何地自安處也灌夫曰今日

康海曰魏其欲故灌夫難語其悲壯

斬頭陷匈索隱曰韋昭云言不避死亡也漢書作穴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如淳曰百官表云居室爲保宮今守宮也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如淳曰爲出資費使人爲夫言應前夫亦持丞相陰事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亾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諫魏

後果同死雖無益于灌夫可謂不以生死二其心者王維禎曰魏其與灌夫不欲獨生為後同罪張本

歸有光曰魏其侯言丞相短不及淮南事何耶豈魏其終長者不忍出此君子所以往往困于小人也

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人復諫止也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賓客招青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

按張晏三詳俱支離瓚說亦無謂

董份曰此正所謂持兩端者

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分野所在也畫地謀欲作反事辟倪兩宮間徐廣曰辟音芳細反倪音詣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〇索隱曰俾普係反倪五係反埤蒼云脾睨邪視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張晏曰幸爲反者當得爲大將立功也瓚曰天下有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

按此朝論具見

按轅下駒謂進退皆不定也

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愷披音疋彼反○正義曰鋪被反披分折也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張晏曰俛頭於車轅下隨毋而已瓚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加着轅局趣纖小之貌按應說爲長也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索隱曰案晉灼云藉蹈也以言蹂藉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爲石人邪。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顏

董份曰石建素謹厚而肯分別兩人事故載之

茅坤曰石建所分別不載其詳大畧右武安者因探上意也

董份曰此公孫丞相所以中汲黯者也

師古云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罵云杌杌若木人也此特帝在。即録録。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索隱曰案設者脫也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正義曰嬰景帝從舅蚡太后同母弟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端。漢書音義曰禿老翁言嬰無官位扳援也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案謂共治一老禿翁指竇嬰也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曰案小顏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旣反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

王鏊曰此時賓客安在耶

按師古云簿責謂以文簿一一責之

茅坤曰此必大行崩皇急不及隸之尚書而後下耳武安亂以此案論悲夫

茅坤曰自古權臣以危禍中傷人必以蜚語

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齚舌自殺。索隱曰案說文云齚齧也士白反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實頗不事故魏其不對爲欺謾者也欺謾劾繫都司空。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無遺詔。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曰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昇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諸受尚書事也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漢書音義曰以家臣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徐廣曰疑非五年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竇嬰亦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其侯嬰有罪棄市春三月乙卯丞相蚡薨按五年者誤也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病痱，索隱曰亦音肥又音扶味反風病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為惡言聞上。張晏曰蚡僞作飛揚誹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二月也駰案張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

錢福曰武安倚勢陷殺二人二人卒為厲鬼史書報應甚速事未必真特以此為天下後世擅權者之戒

茅坤曰此必當時人不厭魏其灌夫之死故為流言云云

索隱曰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故咸陽也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卽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月灌夫棄市十二月末魏其棄市至三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歿同在一年明矣漢以十月爲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月至九爲終周建子爲正月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二月正月爲三月二月爲四月至十月爲歲終漢初至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正月至今不改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專呼服謝罪。漢書音義曰言蚡號呼謝服罪也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徐廣曰蚡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三月乙卯田蚡薨嬰死在蚡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爲二月也案侯表蚡事武帝九年而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訖元光三年而九年大臣表蚡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正安在然蚡薨在嬰死後

按傳末次淮南遺金所以實灌夫所持武安陰事者

楊循吉曰田蚡灌大小必論實嬰不以郎行官亦以功

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衣蔽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不敬國除○索隱曰襜尺占反褕音踰謂非正朝衣若婦人服也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徐廣曰建元二年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安自灌夫言武安陰事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枉於武安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

名自任而卝處屏與之際知非可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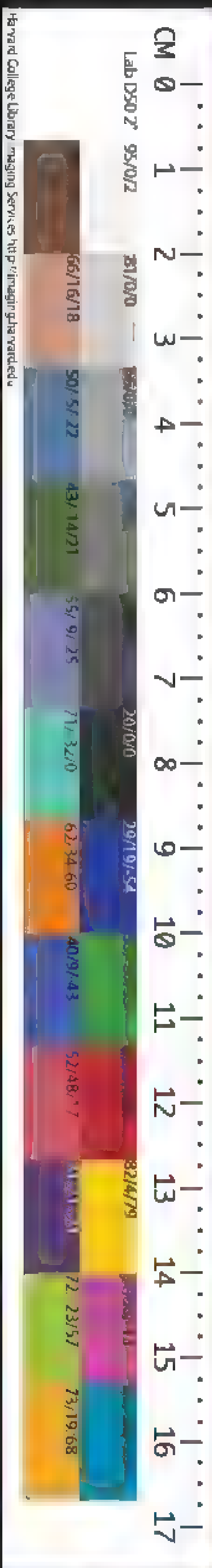
茅坤曰大史公小論言直而情慘可為實錄

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索隱述賛曰竇嬰田蚡勢利相雄咸倚外戚或恃軍功灌夫自喜引重其中意氣杯酒辟倪兩宮事竟不直寃哉二公

凌約言曰按嬰為將賜金不入門蚡為相驕横占田宅嬰以景帝欲傳梁王犯顏力爭蚡迎淮南王灞上私納交以成其惡嬰雖他未見過人若其賢于蚡則萬萬矣乃不幸交使酒之灌夫以驕負勢之田蚡卒淪胥以㓕雖死不悔悲哉或使嬰失勢之後早得賢士大夫交知所謂知幾遠害者豈致若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七 終



茅坤曰此直叙格

王維楨曰嘗受韓子雜家說于騶田生所則李問識見盡括此語中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吳興 凌稚隆 輯校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徐廣曰在汝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郡又有成安縣亦屬梁未知孰是也後徙睢陽正義曰今宋州宋城嘗受韓子雜家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學韓子及雜家說於騶縣田生之所事梁孝王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於東界。索隱曰將音醬扞音汗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竇太后愛之。

按漢初王國二千石以下吏皆得自置惟二千石則天子自命之
按言案責盖令使者籍記王過也

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伏後出稱蹕入言警〕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伏後小郎苛私責望梁王〕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徐廣曰景帝姊〇索隱曰案即館陶公主〇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妹也〕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正義曰謂闗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應前按責王所爲〕

王維楨曰安國此等語絲絲敵然其全兄弟子母之恩則可尚也
按爲言之帝是太后令長公主弁己意言之于帝不欲自言也

梁王〔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應前出入於戲僭於天子〕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徐廣曰侘一作紾也駰案侘音力亞反誇也〇索隱曰漢書作嫮音火亞反紾音寒孟反〕驅馳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省〕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驩。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又結〕其

楊慎曰田甲之甲猶某甲亡其名不足言耳

王維禎曰安國卒善遇獄吏可謂綽大君子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蒙縣名屬梁國也 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也 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得齊人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

康海曰此與左師觸龍說盾長安君相類皆自人情至切不可已處說去故能入也

凌約言曰高帝不聞有此言安國直以意言之耳

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國語 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于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帝嘗屬諸姬太子母栗姬言不遜由是廢

倪思曰此俚語引用雖切然不可訓

太子栗姬憂死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怵說文云怵誘也犯上禁橈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卽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總前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又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尉

康海曰以安国猶行賄幸進他尚何責哉

劉辰翁曰管子書曰匈奴為騎飛謂其負戎馬之足也

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卽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

按據此末力衰句則上極矢末力當爲句

王維楨曰不許和親則戰旣和則宜守約聶翁壹一邊鄙細夫其謀不足用王恢喜功之士并爲首難自不信于單于然則匈奴廢背約誰啓之哉

晉灼云不內屬於漢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愼曰魯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曰聶姓也翁壹名也漢書云聶壹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亾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許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

劉辰翁曰安有三十餘万作伏兵者謀亦拙矣

吳寬曰安國所論殆天下所以存亡者而持之不堅復從恢議豈安國揣知上意所向故自屈其議以信恢耶

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索隱曰崔浩云今平城直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音義曰北貉燕人來致驍騎應劭曰驍健也張晏曰驍勇也若六博之梟矣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漢書云輕車古之戰車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云監主諸屯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材官騎射之官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主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輜廁也所載衣服雜廁其中於是單于入漢長

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爲漢所賣（正義曰幾音祈）乃引兵還出塞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

按廷尉當者言廷尉擬議當如是也

凌約言曰田蚡始受安國五百金後受王恢千金兩言于太后蚡之寵賂章也太史公不載之田蚡傳而載之安國傳即于張湯傳見弘羊之例云

王維楨曰王恢不擊輜重是量敵保軍可以情宥然令朝廷背約自開邊隙則當死也

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禔取辱耳（徐廣曰禔一作祇也）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橈當斬（漢書音義曰逗曲行避敵也橈顧望軍法語也○索隱曰案如淳云軍法行而逗留畏橈者要斬逗音豆又音住逗留也橈屈弱也）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也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

董份曰知當世取舍者智也智者宜或失于薄而安国乃又忠厚貪嗜于財宜其所奉皆汙墨而安国又奉廉士太史所以称之也讀其文自見索隱註謬

宋無曰若鄧他是人姓名為天下名士何不著見于史漢書作至他是也

王慎中曰方置相時蹇甚及既置相病愈天子欲相一人而不可得豈非命哉

國爲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爲人無忠厚之行貪嗜於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索隱曰郅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郅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如淳曰爲天子導引而墮車蹇跛足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之。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衞尉。車騎將軍衞青擊匈奴。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出上谷。破

凌約言曰中國貴于夷狄者以信義所從出也王恢尚爲馬邑之欺矣匈奴之欺安國奚恠哉

胡龍城。龍音龍將軍李廣爲匈奴所得。復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雁門。所殺略數千人。車騎將軍衞青擊之。出雁門。衞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漁陽。正義曰幽州縣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東。屯右北平。正義曰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是時匈奴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

王鏊曰又幸又壯書法大奇

黃震曰韓安国長厚好靜武帝好大喜功故帝雖器之而卒困焉

楊慎曰觀太史公贊安国言梁多長者則索隱無忠厚之言不合矣古書有意本分明而反因註晦者此類是也

康海曰此言長孺之不得相遇以長孺之所奉而亦不得相者以為惜

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歐血死。安國以元朔二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徐廣曰一云廉正忠厚　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贊曰安國忠厚初爲梁將因事坐法免徒起相然死灰更然生虜失防推賢見重賂金貽

諹雪泣悟主臣節可亮

黃震曰安國之仕梁也言于漢雖爲梁餙非言于梁亦能爲梁免禍賂田蚡五百金其進雖不以正其辯王恢謀擊匈奴切中事情越明年王恢挑禍匈奴安國默默爲之護軍雖以不戰歸而兵端自此大開安國亦卒困兵間死矣志在富貴不知不可則止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八　終

揚慎曰此傳綜叙其事实以著其才略意氣之所以然又為次軍吏士卒之得志以致其鬱抑不平之意讀之使人感慨

唐順之曰當看叫應穿插是首尾文字

茅坤曰李將軍于漢為最名將而卒無功故太史公極力摹寫淋漓悲咽可涕

凌約言曰漢文帝惜廣不逢時自以其時海内以安不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正義曰成紀秦州縣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逐得燕太子丹者也故槐里徙成紀。廣家世世受射。索隱曰案小顏云世受射也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索隱曰案如淳云非醫巫商賈百工也用善騎射殺首虜多爲漢中郎廣從弟李蔡亦爲郎皆爲武騎常侍索隱曰案謂爲郎而補武騎常侍秩八百石。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而文帝曰惜乎子不遇時。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

虛 客 伸後數奇不封

事兵華廣之才無所用耳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帝遣將軍令免張武周亞夫等以備胡中稱其選用材勇而獨不及廣知而不用何取于知耶

楊愼曰公孫昆邪爲國惜才過于文帝

道哉。及孝景初立，廣爲隴西都尉，徙爲騎郎將。張晏曰爲武騎郎將。○索隱曰小顏云爲騎郎將謂主騎郎也吳楚軍時，廣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昌邑下。以梁王授廣將軍印，還，賞不行。文穎曰廣爲漢將私受梁印故不以賞也徙爲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昆音魂。○索隱曰案典屬國官名。公孫姓，昆邪名。服虔云中國人也爲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爲上郡太守。後廣轉爲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爲隴西、北地、鴈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爲名。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廣漢書音義曰內

淩約言曰廣爲上郡守知三人中必射雕者然後見前日合戰爲有血戰非日日合戰何從知射雕者與此上又有以力戰爲名其意與日合戰同

董份曰從百騎往馳三人不見廣勇所以敢百騎者與下匈奴數千騎相應耳

官之幸貴者。○索隱曰案董巴輿服志云黃門丞主客近使聽察天下，天下謂之中貴人。使者崔浩云在中而貴幸，非德望，故云中貴也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徐廣曰放縱馳騁見匈奴三人，與戰。三人還射，正義曰射音石。還謂轉也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文穎曰雕鳥也故使善射者射也。○索隱曰案服虔云雕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矢羽。韋昭云雕一名鶚也廣乃遂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

楊慎曰精神正在重前一字

還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將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於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正義曰其將乘白馬而將監護也李廣上馬與十餘騎犇射殺胡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不敢擊夜半時胡兵亦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胡皆引兵而去平旦

按程不識因見此傳

何孟春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之材如此然不可為法其繼者難也況與之並時而為將乎小人之情樂于安肆而昧于近禍彼既以程不識為煩擾而樂于從廣且將雖其上而不服故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倉卒而已也然則似程不識雖

李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從居久之孝景崩武帝立左右以為廣名將也於是廣以上郡太守為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為長樂衛尉程不識故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陳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將軍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部有曲曲有軍候一人也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索隱曰音頻面反不擊刁斗以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索隱曰刁音貂案荀悅云刁斗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蘇林曰形如鋗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鐎即鈴也埤蒼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無緣音譙莫府省約文書籍事索隱曰案小顏云凡將軍謂之莫府者蓋兵門合施帷帳故稱莫府古字通用

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哉

董份曰載不識言以見軍法之正又載匈奴畏士卒樂以明廣之能載事必如此然後義備而筆端鼓舞

遂作莫耳小爾雅訓莫為大非也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索隱曰索許慎淮南云斥度也候視也望也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樂咸樂為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為名將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程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為太中大夫為人廉謹於文法後漢以馬邑城誘單于使大軍伏馬邑旁谷而廣為驍騎將軍領屬護軍將軍是時單于覺

被月破傷以至下廣吏贖為庶人意甚悲

之去漢軍皆無功其後四歲廣以衛尉為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病置廣兩馬間絡而盛臥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胡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推墮兒徐廣曰一云抱兒鞭馬南馳也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匈奴捕者騎數百追之廣行取胡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所失亡多為虜所生得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廣家與故潁陰侯孫孫灌嬰之孫名彊

數奇

數奇

數奇

董份曰廣不能忍一尉之小憾乃知功名不成非特殺降也亦淺中少太容耳其不侯固宜

屛野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索隱曰案百官志云尉大縣二人主盜賊凡有賊發則推索尋案之也）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入殺遼西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右北平（蘇林曰拮拂安國廣頭小處）於是天子乃召拜廣為右北平太守廣即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居右北平匈奴聞之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鏃（徐廣曰一作沒羽）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終不能復入石矣廣

按此下敘廣善射及其行略有生色狀凡六事

黃震曰李廣邊將才于守右北平見之使武帝志在息民專任李廣足矣

董份曰歷上諸漢事纖悉若不容口太史公亦重惜其才也

按其射應前騎射殺首虜多何而總繳中之射

（廣一生事總敘于此）所居郡聞有虎嘗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竟射殺之廣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終廣之身為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事廣為人長猨臂（如淳曰臂如猨通肩）其善射亦天性也雖其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廣訥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為軍陳射闊狹以飲（如淳曰射戲求疏客持酒以飲不勝者○正義曰飲音於禁反）專以射為戲竟死（索隱曰謂終竟廣身至死以為恒也）廣之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為用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內

殺射雕者其將兵應前衝陷折關句而總攬中之奔射胡白馬將每騰上胡兒馬南馳者其射猛獸應前格猛獸句而總攬中之間有虎嘗自射者又曾為虎傷故曰亦為所傷云

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猛獸亦爲所傷云居頃之石建卒於是上召廣代建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後將軍從大將軍軍出定襄擊匈奴諸將多中首虜率以功爲侯者（如淳曰中猶充也本義法得首若干封侯）而廣軍無功（數奇）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可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獨與數十騎馳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圜陳外嚮胡急擊之矢

黃震曰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声振華夷今看其傳不直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按功自如漢書作功自當師古云功過自相當也

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徐廣曰南都賦曰黃間機張善弩之名騶案鄭德曰黃肩弩淵中黃朱之孟康曰太公六韜曰陷堅敗強敵用大黃連弩韋昭曰角弩色黃而體大也○索隱曰案大黃閒弩名韋昭說是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自是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軍乃解去（發前意）漢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數奇）（以客形主）如無賞初廣之從弟李蔡與廣俱事孝文帝景帝時蔡積功勞至二千石孝武帝時至代相以元朔

按此總前摹寫李廣數奇處

刘辰翁曰太史公極意言李將軍不幸故引弟蔡首末僥倖以廣三公正只回處不取望氣者偏信傳口語如說而歎緒上可傳處不在而字然字耳且固命也能使墮淚

五年。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索隱曰中音丁仲反率音律亦音雙筆反小顏云率謂軍功封賞之科著在法令故云中率 元狩二年中。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索隱曰案以九品而論在下之中當第八 名聲出廣下甚遠。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而蔡爲列侯。位至三公。諸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爲後人。索隱曰案謂不在人後 然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

茇約言曰廣之材盡出一時之上廣之功盡出一時之下或者謂其有以石廣亦自恨其殺降然則豈直不封陵之赤族亦宜矣

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而降。降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後二歲。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是歲元狩四年也。廣既從大將軍青擊匈奴。既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徐廣曰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 東道少回遠。而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張晏曰以水草少不可羣輩 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

凌約言曰按王十朋云李廣才名一代奇孝文猶自未深知輒復長嘆無頗牧勸惜將軍不過時漢文始謂李廣生不逢時又謂李廣老數奇不可謂不深知矣而李不大用何取于知豈廣懷私恨斬霸陵尉固有以致之欣

按三下大將軍使長史句見大將軍有故責李廣意

按將軍戍在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云莫府

令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索隱曰案廣言自少時結髮而與匈奴戰唯今者得與單于相當遇也 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青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奇。一扁桂子 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爲不偶也○索隱曰案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音朔小顏音所具反奇薾該音居宜反 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從大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時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正義曰令廣如其文牒急引兵徙東道也 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廣愛禍始此 意甚慍怒而就部。引兵

朱墨曰始廣欲居前青既不聽以東道回遠固辭則又固遣之既受上指

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索隱曰食其音異基依字讀 軍亡導。或失道。索隱曰謂無人導引軍故失道也 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數奇 正義曰絕度也南歸度砂幕 遇前將軍、右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青欲上書報天子軍曲折。正義曰言委曲而行廻折使軍後大將軍也 廣未對。大將軍使長史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

安令廣當單于乃
貞其失道使自殺
青真人奴也哉宜
乎廣不敢抵簿其
以文擊傳青也
廣約言同士大夫
一軍皆哭百姓皆
垂涕當之時人心
於此可見李子長
筆力安能于勝敗
之外乃出古今名
將之上如是哉

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軍士
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為
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為庶人廣子三人
曰當戶椒敢為郎天子與韓嫣戲（索隱曰嫣或音偃又音許乾反）
嫣少不遜當戶擊嫣嫣走於是天子以為勇當戶
早死拜椒為代郡太守皆先廣死當戶有遺腹子
名陵廣死軍時敢從驃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
丞相坐侵孝景園壖地當下吏治蔡亦自殺（索隱曰壖音人緣反又音乃緣反又音而宣反案壖地神道之地也黃圖云陽陵闕門西出神道四通茂陵神

朱翌曰漢武殺文
成而曰文成食馬
肝死霍去病射殺
敢而武帝又為之
諱曰鹿觸殺賞罰
国之紀綱既已自
欺又為人欺何也

道廣四十三丈也○正義曰漢書云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賣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不對獄國除李敢以校尉
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鼓旗斬
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為郎中令頃
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索隱曰小顏云恨其父以恨而死）乃擊傷
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
宮獵（索隱曰劉氏音尚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驃騎將軍去病與青
有親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諱云鹿觸殺之居
歲餘去病死（徐廣曰元狩六年）而敢有女為太子中人愛
又應前廣多應句
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

茅坤曰南人之不習乎北固也而陵獨以丹陽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後卒以橫挑強胡何哉

李陵既壯選爲建章監監諸騎善射愛士卒天子以爲李氏世將而使將八百騎嘗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徐廣曰屬張掖○正義曰括地志云居延海在甘州張掖縣東北六十四里地理志云居延澤古文以爲流沙甘州在京西北二千四百六十里視地形無所見虜而還拜爲騎都尉將丹陽楚人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屯衛胡數歲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一本王下有於字祁連天山徐廣曰出燉煌至天山○索隱曰案晉灼云在西域近蒲類又西河舊事云白山冬夏有雪匈奴謂之天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天山一名白山今名初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伊州在京西北四千四百一十六里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

黃震曰陵降匈奴隴西之士皆用爲恥亦可想見其俗之風節矣

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人且引且戰連鬭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遮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單于既得陵素聞其家聲及戰又壯乃以其女妻陵而貴之漢聞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後李氏名敗而隴西之士居門下者皆用爲恥焉

陳仁子曰廣之數奇而忠信見于身後夫何憾者

太史公曰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其李將軍之謂也余睹李將軍悛悛如鄙人索隱曰悛音七旬反漢書作恂恂音詢口不能道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索隱曰案姚氏云桃李本不能言但以華實感物故人不期而往其下自成蹊也以喻廣雖不能道辭能有所感而忠心信物故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也

索隱述贊曰猨臂善射實負其庸解鞍卻敵圓陣摧鋒邊郡屢守大軍再從失道見斥數奇不封惜哉名將天下無雙

何去非曰士有死將之恩有死將之令知死恩而不知死令常至於驕知死令而不知死恩常至于怨善于將者既有以死吾之恩又有以死吾之令可百戰而百勝也故部曲行陳此營頓舍與夫晝夜之警嚴符籍之管攝皆所謂軍之紀律不可一日輙廢者也廣之治軍欲其人人自便于凢約束一切弛略以便其私而專為恩當時稱其寬緩不苛士皆愛樂而稱不識乃謂士雖樂為之死翩然處卒犯之此其恩不加令而每至於敗衄廢罪無尺寸之功以取侯爵者何足怪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九　終

倪思曰子長於世家推本先圣之後乃言匈奴祖禹至于有国莫長焉而使侵中国時有之豈天將以報抑洪水之功耶則夷淮之久矣亦莫能泯也

吳坤曰傳記絕調

又曰太史公傳匈奴其次匈奴之仫尚及其強弱以卄處如畫其所次漢與匈奴戰功處尚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匈奴列傳第五十

正義曰此卷或有本次平津侯後第五十一今第五十者先生舊本如此劉伯莊云亦然若先諸傳而次四夷則司馬汲鄭不合在後也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漢書音義曰匈奴始祖名。○索隱曰張晏曰淳維以殷時奔北邊又樂彥括地譜云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其言夏后苗裔或當然也故應劭風俗通曰殷時曰獯粥改曰匈奴又晉灼云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葷粥其別名則淳維是其始祖蓋與獯粥是一也唐虞以上有山戎。正義曰左傳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杜預云山戎北戎無終三名也括地志云幽州漁陽縣本北戎無終子國獫狁

葷粥

劉辰翁曰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雜六俗常事寫出

葷粥晉灼曰堯時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居于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索隱曰韋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駞包愷音託佗○正義曰畜許又反驢鸁索隱曰案古今注云驢牡馬牝生鸁○正義曰鸁音力戈反駃騠徐廣曰北狄駿馬○索隱曰說文云駃騠馬父鸁子也廣志云決蹄也發蒙記刳其母腹而生列女傳云生七日超其母騊駼徐廣曰似馬而青○索隱曰按郭璞注爾雅云騊駼馬青色音淘塗又字林云野馬山海經云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其名騊駼也驒騱徐廣曰音顛巨虛之屬○索隱曰說文云野馬屬一云青驪驎驒又如驒魚鄒誕生本騱字作奚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然亦各有分地索隱曰分音扶糞反毋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索隱曰少音式紹反

凌約言曰按其畜一段言畜產其俗一段言俗尚連用五其字而中以其天性也一句提之句法長短章法參差是太史公著精神處

長陟兩反少長謂年稍長士力能彎弓索隱曰彎音烏還反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鋋韋昭曰鋋形似矛鐵柄音時年反○索隱曰音蟬埤蒼云鋋小矛鐵矜古今字詁云矜矛𥎊也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姓字漢書曰單于姓攣鞮氏○索隱曰攣音六緣反鞮音丁啼反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徐廣曰后稷之曾孫○正義曰周本紀云不窋失其官此云公劉未詳也變于西戎

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徐廣曰公劉九世孫 亶父亾走岐下，而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索隱曰按謂始作周國也 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氏。索隱曰韋昭云春秋以為犬戎按畎音犬小顏云即昆夷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苗生龍龍生融融生吾吾生并明并明生白白生犬犬有二牡是為犬戎說文云赤狄本犬種字從犬又山海經云有人面獸身名犬夷賈逵云犬夷戎之別種也 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涇洛之北，索隱曰晉灼曰洛水在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又案水經云出上郡彫陰泰昌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也 以時入貢，命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索隱曰案周紀云懿王時王室衰詩人作刺之詩不能復雅也 而穆王伐犬戎，得

歸有光曰漢書增懿王宣王事似不可少

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於是周遂作甫刑之辟。穆王之後二百有餘年，周幽王用寵姬褒姒之故，與申侯有郤。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南陽縣北三十里周宣王舅所封 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殺周幽王于驪山之下。韋昭曰戎後來居此山故驪曰驪戎 遂取周之焦穫，正義曰括地志云焦穫亦名瓠口亦曰瓠中在雍州涇陽縣北城十數里周有焦穫也 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鄗而東徙雒邑。當是之時，秦襄公伐戎至岐，正義曰今岐州高誘云秦襄公救周有功受周故地酆鄗列為諸侯也 始列為諸侯。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齊，索隱曰服虔云山戎蓋今鮮卑胡廣云鮮

茅坤曰匈奴破中国而因以立天子此亦古來所少也

甲東胡別種又案應奉云秦築長城徒士亾出塞外依鮮卑山因爲號齊釐公與戰于齊郊。索隱曰釐音僖名諸兒也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後二十有餘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襄王奔于鄭之氾邑。索隱曰蘇林氾音凡今潁川襄城是初周襄王欲伐鄭。故娶戎狄女爲后。與戎狄兵共伐鄭。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後母曰惠后。有子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狄后子帶爲內應。開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帶爲天子。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徐廣曰一爲陸邑。○索隱曰春秋左氏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以爲九姓之戎居陸在秦晉

刘辰翁曰詩人有薄伐之辞儒者遂以不極之寨外為美不知秦襄公救周而不能不東徙極其所至亦不過岐山之下是古公故鄉又恶得為境外哉

之閒二國誘而從之伊川遂從戎號今陸渾縣是也東至於衛。侵盜暴虐中國。中國疾之。故詩人歌之曰。戎狄是應。薄伐獫狁。至於太原。毛詩傳曰言逐出之而已出輿彭彭。城彼朔方。毛詩傳曰彭彭四馬貌朔方北方○正義曰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守之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使告急于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乃興師伐逐戎翟。誅子帶。迎內周襄王。居于雒邑。當是之時。秦晉爲彊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洛之閒。徐廣曰圁在西河音銀洛在上郡馮翊閒○索隱曰三蒼圁作圖地理志云圁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韋昭云圁當爲圁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圁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白上故城在鹽州白池東北三百九十里又云近延州綏州銀州本春秋時白狄所居七國屬

魏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洛漆沮也**號曰赤翟白翟**索隱曰案左氏傳云晉師滅赤狄潞氏杜氏以潞赤翟之別種也今上黨潞縣又春秋地名云今曰赤涉胡又晉師敗翟于箕郤缺獲白翟子杜氏以爲白翟之別種故西河郡有白部胡又國語云桓公西征攘白翟之地遂至于西河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潞州本赤狄地延銀綏三州白翟地按文言圁潞之間號赤狄未詳**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正義曰括地志云緜諸城秦州秦嶺縣北五十六里漢緜諸道屬天水郡**緄戎**正義曰上音昆字當作混師古云混云夷也韋昭云春秋以爲犬戎**翟獂之戎**徐廣曰在天水獂音丸○索隱曰地理志云天水有緜諸道狄道應劭以獂戎邑音桓○正義曰括地志云獂道故城在渭州襄武縣東南三十七里古之獂戎邑漢獂道屬天水郡**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正義曰括地志云寧州慶州西戎即劉拘邑城時爲義渠戎國秦爲北地郡也**大荔**徐廣曰後更名臨晉在馮翊○索隱曰韋昭云義渠本西戎國有王秦滅之今在北地郡秦本紀厲共公伐大荔取其王城後更名臨晉故地理志云臨晉故大荔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同州馮翊縣及朝邑縣本漢臨晉縣地古大荔戎國今朝邑縣東三十步故三城即大荔三城荔力計反**烏氏**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烏氏故城在涇州安定縣東三十里周之故地後入戎秦惠王取之置烏氏縣也**朐衍之戎**徐廣曰在北地朐音頊○索隱曰案地理志朐衍縣名在北地鄭氏音吁○正義曰括地志云鹽州古戎狄居之即朐衍戎之地秦北地郡也**而晉北有林胡**正義曰括地志云朔州春秋時北地也如淳云即澹林也爲李牧所滅**樓煩之戎**索隱曰如淳云林胡即儋林爲李牧所滅也地理志云樓煩縣名屬雁門應劭云故樓煩胡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嵐州樓煩胡地也風俗通云故樓煩故地也**燕北有東胡山戎**漢書音義曰烏丸或云鮮卑○索隱曰服虔云東胡烏丸之先後爲鮮卑在匈

按今朔州即林胡今雁門即樓煩今朶顏山後之戎即鮮卑東胡地

茅坤曰類今之西南夷

茅坤曰戎而築城郭以自守辟則虎豹而檻矣鮮得志者

奴東故曰東胡案續漢書曰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以為號俗隨水草居無常處桓以之名烏號為姓父子男女悉髡頭為輕便也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音鉤山名在鴈門○索隱曰服虔云句音拘韋昭云山名在應陰館而破并代以臨胡貉。索隱曰案貉即濊也音亾格反其後既與韓魏共滅智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蠶食。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

按陰山及高闕并在燕北晉東今宣大之界是已

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正義曰括地志云趙武靈王長城在朔州善陽縣北案長城水經云百道長城北山上有長垣若頹毀焉公溪亘嶺東西無極蓋趙靈王所築也自代並陰山音傍白浪反○索隱曰徐廣云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北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陰山在朔州北塞外突厥界下至高闕為塞。徐廣曰在朔方○正義曰地理志云朔方臨戎縣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峯俱峻土俗名為高闕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走東胡。

楊慎曰觀此則長城不始于秦皇矣

按河南地今河套是也廣七百里號新秦中蒙恬所取者

東胡卻千餘里。與荊軻刺秦王。秦舞陽者。開之孫
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韋昭曰地名在上谷○正義曰按上
谷郡今嬀州○索隱曰韋昭云今遼東所理也 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
遼東郡以拒胡。當是之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索隱曰案三國燕趙秦也 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
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十萬之
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索隱曰案太康地記秦塞自五
原北九里謂之造陽東行終利貴山南漢陽西是也 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
適戍以充之。適音丁革反 而通直道。索隱曰蘇林云去長安八千里正南
北相直道也 自九原至雲陽。索隱曰韋昭云九原縣屬五原也○正義曰括地志

按匈奴入漢初始盛

云勝州連谷縣本秦九原郡漢武帝更名五原雲陽雍縣秦之林光宮即漢之甘泉宮在焉又云秦
故道在慶州華池縣西四十五里子午山上自九原至雲陽千八百里 因邊山險塹
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索隱曰韋昭云
臨洮隴西縣○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隴西郡臨洮縣即今岷州城本秦長城首起岷州西十二里延
袤萬餘里東入遼水 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北方田官主以田假與貧
人故云北假○索隱曰應劭云北假在北地陽山北韋昭云北假地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漢五
原郡河目縣故城在北假中北假地名也在河北今屬勝州銀城縣漢書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
殖穀也 當是之時。東胡彊而月氏盛。正義曰氏音支括地志云涼甘
肅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國 匈奴單于曰頭曼。漢書音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
象天單于然○索隱曰案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而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

倪思曰蒙恬死匈奴得寬文活動有精神

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故曰撐犁孤塗單于又玄晏春秋云士安讀漢書不詳此言有胡奴在側言之曰此胡所謂天子與古書所說符會也帚昭曰曼音瞞○索隱曰曼音莫官反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冒頓索隱曰冒音墨又如字後有所愛閼氏索隱曰閼氏舊音曷氏匈奴皇后號也習鑿齒與燕王書曰山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挼取其上英鮮者作烟脂婦人將用為顏色吾少時再三過見烟脂今日始視紅藍後當足致其種匈奴名妻作閼氏今可音烟支想足下先亦不作此讀漢書也生少子而單于欲廢冒頓而立少子乃使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於月氏而

王維禎曰單胡人其兵講在漢將之上

茅坤曰亦冒頓治兵之略

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盜其善馬騎之亡歸頭曼以為壯令將萬騎冒頓乃作為鳴鏑漢書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射也帚昭曰矢鏑飛則鳴○索隱曰應劭云髐箭也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鳥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已而冒頓以鳴鏑自射其善馬左右或不敢射者冒頓立斬不射善馬者居頃之復以鳴鏑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恐不敢射冒頓又復斬之居頃之冒頓出獵以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皆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以鳴鏑射頭曼其左右亦

刘辰翁曰精神在兩千里馬

按兵法云守如處女卧若脫兎冒頓雖夷狄似亦知兵法者

凌約言曰單于以鳴鏑射頭曼穢直之兵法也以寶馬女子誘東胡老子之奪術也誘東胡者行師之詭道猶可言也射頭曼者犬羊之習俗不可言也

皆隨鳴鏑而射殺單于頭曼遂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者冒頓自立為單于冒頓既立徐廣曰秦二世元年壬辰歲立是時東胡彊盛聞冒頓殺父自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頭曼時有千里馬冒頓問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馬匈奴寶馬也勿與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而愛一馬乎遂與之千里馬居頃之東胡以為冒頓畏之乃使使謂冒頓欲得單于一閼氏冒頓復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乃求閼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閼氏予東胡東胡王愈益驕西侵與匈奴間中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為甌脫韋昭曰界上屯守處○索隱曰服虔云作土室以伺漢人又纂文曰甌脫土穴也又云是地名故下云生得甌脫王甌音一侯反脫音同活反○正義曰按境上斥堠之室為甌脫也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群臣群臣或曰此棄地予之亦可勿與亦可於是冒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之諸言予之者皆斬之冒頓上馬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至擊大破滅東胡王而虜其民人及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索隱

王鏊曰此段結上起下一篇之關鍵也
唐順之曰至此揔約數語是回顧收煞大手筆也
按自篇首至此將歷敘匈奴強盛必先曰三百有餘歲百有餘歲者凡八書始著匈奴侵盜暴虐中国又必曰百有餘年百有餘年始著昭王築長城以拒胡

曰如淳云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徐廣曰在上郡○正義曰漢朝那故城在原州百泉縣西七十里屬安定郡膚施縣秦因不改今延州膚施縣是遂侵燕代是時漢兵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彊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其世傳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彊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中國為敵國其世傳國官號乃可得而記云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服虔曰谷音鹿蠡音離○索隱曰蠡又音黎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

而後揔結之曰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見其傳世益久流毒益深是太史公敘事針線處
按此下次匈奴官制什伍之詳并祠會法律占候喪葬賞罰之屬

骨都侯。骨都異姓大臣○索隱曰裴氏所引據後漢書下呼衍注亦然匈奴謂賢曰屠耆。徐廣曰屠一作諸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賢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蘭氏。正義曰顏師古云呼衍即今鮮卑姓呼衍者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須卜氏主獄訟○正義曰後漢書云呼衍氏須卜氏常與單于婚姻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方王將居東方。直上谷索隱曰案姚氏云古字例以直為值值者當也○正義曰上谷郡今嬀州也言匈奴東方南出直當嬀州也以往者東接穢貉朝鮮。右方王將居西方。直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涇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言匈奴西方南直當綏州也以西接月氏氐

羌索隱曰案風俗通云氐本西南夷種地理志武都有白馬氐又魚豢魏略云漢置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號青氐或號白氐纂文云氐亦羊稱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續漢書云羌三苗姜姓之別舜徙于三危今阿關之西南羌是也而單于之庭直代雲中。索隱曰案謂匈奴所都處爲庭樂彥云單于無城郭不知何以國之穹廬前地若庭故云庭○正義曰代郡城北狄代國秦漢代縣城也在蔚州羌胡縣北百五十里雲中故城趙雲中城秦雲中郡在勝州榆林縣東北四十里言匈奴之南直當代雲中也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王最爲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索隱曰案續漢書郡國志云里有魁又有什伍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長五家以相檢察故賈誼過秦論以爲俛起什百之中是也裨小王。相。封。徐廣曰一作將都尉當戶。且

按以下先敘冒頓軍伍中所行科條爲後因高祖白登根本

渠之屬。正義曰且子餘反顏師古云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籠城。索隱曰漢書作龍城亦龍字崔浩云西方胡皆事龍神故名大會處爲龍城後漢書云匈奴俗歲有三龍祠祭天神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漢書音義曰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蹛音帶○索隱曰鄭氏云蹛林地名也晉灼曰李陵與蘇武書曰相競趍蹛林則服虔說是也又韋昭音多藍反姚氏案李牧傳大破匈奴滅襜襤此字與韋昭音頗同然林襤聲相近或以林爲襤也○正義曰師古云蹛者遶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衆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也課校人畜正義曰許又反計。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漢書音義曰刃刻其面○索隱曰軋音烏八反鄧展云軋歷也如淳云撾杖也三蒼云軋輾也說文云輾轢也○正義曰顏師古云軋者謂輾

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鄉。正義曰其座北向長者在左以左為尊也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喪服。張華曰匈奴名冢曰逗落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千百人。正義曰漢書作數十百人顏師古云或數十人或百人舉事而候星月月盛壯則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予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善為誘兵以冒敵故其見敵則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得死者

顧璘曰匈奴匿精兵見老弱既已誘漢而漢之步兵又未至是以中外不相救餉高帝老于用兵奚失着若此太史公敘事次第

家財後北服渾庾屈射丁靈索隱曰魏略云丁靈在康居北去匈奴庭接習水七千里又云匈奴北有渾窳國射音亦又音石鬲昆新犂之國。正義曰已上五國在匈奴北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以冒頓單于為賢。是時漢初定中國。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雪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詳敗走誘漢兵漢兵逐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徐廣曰在雁門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四十

處

按叙東西南北馬各一色直與篇首奇畜相應

萬騎圍高帝於白登正義曰白登臺在白登山上朔州定襄縣東三十里定襄縣漢平城縣也七日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駹馬索隱曰駹音武江反案青駹青色馬也○正義曰鄭玄云駹不純也說文云駹面顙皆白爾雅云黑馬面白也北方盡烏驪馬索隱曰說文云驪黑色南方盡騂馬索隱曰案詩傳曰赤黃曰騂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也且漢王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又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索隱曰傅音附

按漢與匈奴和親一

和親二

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漢亦引兵而罷使劉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王信為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倍約侵盜代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又與韓信合謀擊代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拔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以漢將衆往降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漢患之高帝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歲奉匈奴絮繒酒米食物各有數約為昆弟以和親冒頓乃少止後燕王盧綰反率其黨數千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以東高祖崩孝惠呂太后時漢初定

和親三

和親四

按河東即今河套是也

故匈奴以驕冒頓乃爲書遺高后妄言高后欲擊之（索隱曰案漢書云高后時冒頓寖驕乃使使遺高后書曰孤僨之君生於沮澤之中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無高后怒欲擊之）諸將曰以高帝賢武然尚困於平城於是高后乃止（索隱曰案漢書季布諫高后乃止）復與匈奴和親至孝文帝初立復修和親之事其三年五月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侵盜上郡葆塞蠻夷殺略人民於是孝文帝詔丞相灌嬰發車騎八萬五千詣高奴（正義曰延州城本漢高奴縣舊都）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

東份曰匈奴此書氣強而詞大蠻夷亦有人哉

王維楨曰發使是單于使發以書報漢天子者不來言拘留也漢使不至言不見答也

明年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稱書意合歡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徐廣曰音支○索隱曰匈奴將名也）等計與漢吏相距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以書報不來漢使不至漢以其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彊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徐廣曰一云樓湟○正義曰漢書云鄯善國名樓蘭去長安一千六百里也）烏孫呼揭（音桀○索隱曰又音丘列反○正義曰揭音犁又其例反二國皆在瓜州西北烏孫戰國時居瓜州）及其

羅洪先曰覩匈奴述西伐之威是欲以畏漢若曰此州悉下惟容漢耳

旁二十六國皆以爲匈奴。索隱曰案謂皆已入匈奴國也諸引弓之民并爲一家。北州已定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以應始古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未得皇帝之志也故使郎中係雩淺奉書雩音火胡反○索隱曰係音計雩漢書作虖請獻橐他一匹騎馬二匹駕二駟。正義曰顏師古云駕可駕車也駟八疋馬也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使者至即遣之以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漢書音義曰塞下地名○索隱曰服虔云漢界上塞下之地今匈奴使至於此也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且得匈

和親五

按此重叙匈奴遺漢書略其強詞惟述其婉語得体

真德秀曰按此書先責匈奴違約次諭以事在赦前勿深誅又云單于若能明告諸吏死負約然後可和使匈奴所言誠邪固不逆其善意使所言

奴地澤鹵正義曰上音息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皇帝前六年漢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郎中係雩淺遺朕書曰右賢王不請聽後義盧侯難氏等計絕二主之約離兄弟之親漢以故不和鄰國不附今以小吏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西擊月氏盡定之願寢兵休士卒養馬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使少者得成其長老者安其處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意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倍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單于勿深誅

偽耶亦不墮其詐謀抑揚開闔皆有法爲至遺之以物又以其自將苦兵為辭非畏而賂之也即此一書可見文帝御夷狄之道矣
茅坤曰一指其罪一寛其㖟怨処得体

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伐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繡袷長襦徐廣曰一本無袷字○索隱曰案小顏云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以繡爲表綺爲裏以賜冒頓字林云袷衣無絮也音公洽反錦袷袍各一。比余一。徐廣曰或作疏比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比疏一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以金爲之廣雅云比櫛也蒼頡篇云靡者爲比麄者爲梳蘇林云今亦謂之梳黃金飾具帶一。漢書音義曰要中大帶黃金胥紕一。徐廣曰或作犀毗而無一字○索隱曰漢書見作犀毗此作犀者胥犀聲相近或誤張晏云鮮卑郭落帶瑞獸名也東胡好服之戰國策云趙武靈王賜周紹具帶黃金師比延篤云胡革帶鉤也則此帶鉤亦名師比則胥犀與師並相近而說各異耳班固與竇憲牋云賜犀比金頭帶是也繡十匹。錦三十匹。赤綈綠繒各

和親六

蔡汝楠曰必我行也為漢患者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是倒句法

王廷陳曰中行說為匈奴謀則善矣而為漢患不淺當時既明言為漢害者而何漢卒遣之

四十匹。正義曰綈音啼○索隱曰案說文云綈厚繒也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粥立索隱曰稽音雞粥音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徐廣曰一云稽粥第二單于自後皆以第別之孝文皇帝復遣宗室女公主爲單于閼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正義曰行音胡郎反中行姓說名也說不欲行。漢彊使之。說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彊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韋昭

耶

曰言漢物十中之二入匈奴匈奴則動心歸漢矣　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都奉反○索隱曰字林云湩音竹用反穆天子傳云牛馬之湩臣菟人所具也　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課其人衆畜物正義曰上許又反　漢遺單于書牘以尺一寸辭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所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遺漢書以尺二寸牘及印封皆令廣大長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以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曰匈奴俗賤老中

按匈奴之俗一段即中行說教匈奴本謀也

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老親豈有不自脫溫厚肥美以齎送飲食行戍乎漢使曰然中行說曰匈奴明以戰攻爲事其老弱不能鬭故以其肥美飲食壯健者蓋以自爲守衛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廬而臥漢書音義曰穹廬旃帳　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取其妻妻之無冠帶之飾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其約束輕易行也君臣簡易一國之政猶

胡松曰中國声名文物者何如而曰倖不取與易姓等語何竟忿本若是

蔡汝楠曰親屬益疏則相殺其猶愈于鳴鏑乎惜漢使不能折此鬪也

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惡種姓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詳不取其父兄之妻索隱曰詳漢書作陽此亦音羊親屬益疏則相殺至乃易姓皆從此類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極生力必屈索隱曰以言棟宇室屋之作人盡極其力以營其生至於氣力屈竭也屈音其物反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築城郭以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功緩則罷於作業嗟土室之人顧無多辭令喋喋而佔佔喋音諜利口也佔音昌占反衣裳貌冠固何當言雖復著冠固何益所當○索隱曰鄒展云佔弭耳語服虔曰口舌為喋如淳曰汝漢人多口居室中固自宜着冠且不足貴也小顏云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為喋喋佔佔耳雖自謂着冠何所當益也自

按語古云中猶滿也量中者量其数也

按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正與中行說自言為漢患句相應

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韋昭曰苦麤也音若靡盬之盬則候秋熟以騎馳蹂而稼穡耳徐廣曰蹂音而九反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漢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卬徐廣曰姓孫其子單封為缾侯白丁反○索隱曰卬音五郎反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徐廣曰在安定○正義曰城字誤也括地志云彭城故城在涇州臨涇縣東二十里案彭城在嬀州與北地郡甚遠明非彭城也使奇兵入燒回中宮索隱曰服虔云回中在北地武帝作宮始皇本紀三十七年巡雞頭山過回中武帝元封四年通回中道○正

按甘泉即今淳化

義曰括地志云秦回中宮在岐州雍縣西四十里即匈奴所燒者也候騎至雍甘泉索隱曰崔浩云候邏騎○正義曰括地志云雲陽也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在雍州雲陽西北八十里秦始皇作甘泉宮去長安三百里望見長安秦皇帝以來祭天圜丘處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爲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索隱曰案表盧作旅古今字異耳甯侯魏遫爲北地將軍隆慮侯周竈爲隴西將軍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正義曰音赫爲前將軍大發車騎往擊胡徐廣曰內史欒布亦爲將軍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畜產甚

和親七

按渫惡猶薄惡

邵銳曰其事已在前与前事在赦前

多雲中遼東最甚至代郡萬餘人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事孝文帝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居雕渠難索隱曰漢書作且渠匈奴官號樂彥云當戶且渠各自一官雕渠難爲此官也○正義曰雕渠難者其姓名也且子余反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命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無離臣王相安俱無暴逆今聞渫惡民貪降其進取之利倍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王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曰二國已

意同得尊中国体

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闟然更始徐廣曰闟音掩安定意也朕甚嘉之聖人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命一本命作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便漢與匈奴鄰國之敵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絲絮佗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兄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往細故俱蹈大道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

按師古云逃虜民漢人逃入匈奴者章尼等皆單于降漢者

劉辰翁曰只漢過不先四字見得負約常在單于

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索隱曰跂音岐又音企言喙而息皆得其安也三蒼云蠕蠕動貌音軟鄒誕本云凡蟲蠕動也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無言章尼等索隱曰案文帝云我今日並釋放彼國逃亡虜之歸本國汝單于無得更言詞訴於章尼等責其遠逃也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無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曰匈奴大單于遺朕書言和親已定亡人不足以益衆廣地匈奴無入塞漢無出塞犯令約者殺之

和親八

可以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之其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爲單于既立（徐廣曰後元三年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臣單于立四歲（徐廣曰孝文後元七年崩而二年答單于書其間五年而此云後四年又云四歲數不容爾也孝文後六年冬匈奴入上郡雲中也）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衆而去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句注趙屯飛狐口緣邊亦各堅守以備胡寇又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

和親九

武帝與匈奴第一合无功

亦去遠塞漢兵亦罷後歲餘孝文帝崩孝景帝立而趙王遂乃陰使人於匈奴吳楚反欲與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之後孝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今帝即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通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下人聶翁壹奸蘭出物與匈奴交（索隱曰衞青傳唯稱聶壹故顧氏云壹名也老故稱翁義或然也奸音干干蘭犯禁私出物也漢書音義曰私出塞與匈奴交市）詳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索隱

羅洪先曰單于前自稱天所立又云天之福今得漢尉史復云天使若言動以天張大其詞門大羊之𡧍期岂武帝奢靡已極天故厭之而不絕也耶

曰蘇林云在雁門也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護四將軍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曰如淳云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二人也見寇葆此亭知漢兵謀單于得欲殺之徐廣曰一云乃下具告單于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天使若言以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單于不至以故漢兵無所得漢將軍王恢部出代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以恢本造兵謀

按此後不復和親而匈奴数犯边漢数出塞天

茅坤曰自古制虜須假開市為餌

第二合淂少失多

而不進斬恢韓長孺傳曰恢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索隱曰蘇林云直當道之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尚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尚關市不絕以中之正義曰如淳云得具以利中傷之自馬邑軍後五年之秋漢使四將軍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餘人李廣出雁門爲胡所敗而匈奴生得廣廣後得亡歸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匈奴數入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年秋匈奴

第三合浮勝多

第四合大勝

刘辰翁曰斗辟語奇什字即斗字之誤

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胡又入敗漁陽太守軍千餘人圍漢將軍安國詳安國傳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至匈奴乃去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衞青將三萬騎出鴈門李息詳衞青傳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人其明年衞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為固漢亦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予胡什音斗漢書音義曰言縣斗辟西近胡○索隱曰辟音僻造陽卽斗辟縣中地○正義曰按曲幽辟縣入匈奴界者造陽地弃與胡也是歲漢之元朔二年也其後冬匈奴軍臣單于死軍臣單于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為單于索隱曰稚音持利反斜音士嗟反斜鄒誕生音直牙反蓋稚斜胡人語近得其實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索隱曰單音丹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為涉安侯數月而死伊稚斜單于既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殺代郡太守恭友略千餘人其秋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又復入代郡定襄正義曰括地志云定襄故城在朔州鄯陽縣北三百八十里地理志定襄郡高帝置也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為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

第五合大勝

第六合相當

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以衛青爲大將軍，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擊胡。右賢王以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諸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得右賢王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殺代郡都尉朱英，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乃再出定襄數百里擊匈奴，得首虜前後凡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亾兩將軍，軍三千餘騎。（徐廣曰合有三千耳）右將軍建得以身脫，（正義曰建蘇武父也）而前將軍翕侯

王維楨曰此信之爲漢也或其詐漢之詞

趙信兵不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以前將軍與右將軍并軍分行，（正義曰與大軍別行也）獨遇單于兵，故盡沒。單于既得翕侯，以爲自次王，（正義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應劭曰幕沙幕匈奴之南界　瓚曰沙土曰幕直度曰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索隱曰罷音疲徼要也謂要其疲極而取之○正義曰徼音古堯反徼要也要漢兵疲極則取之）無近塞。單于從其計。其明年，胡騎萬人入上谷，殺數百人。其明年春，漢使驃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支山，（正義曰焉音煙括地志云焉支山一名刪丹山在甘州刪丹縣東南五十里西河故事云匈奴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亾我祁

第七合大勝

第八合相當

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其愍惜乃如此 千餘里擊匈
奴得胡首虜騎萬八千餘級破得休屠王祭天金
人漢書音義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祭天主也○索隱曰韋昭云作金人以爲祭天主崔浩云胡祭以金人爲主今浮圖金人是也孟說恐不然案得休屠金人後置之於甘泉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徑路祠神在雍州雲陽縣西北九十里甘泉山下本匈奴祭天處秦奪其地後徙休屠右地按金人即今佛像是其遺法立以爲祭天主也 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
北地二千里擊匈奴過居延索隱曰韋昭云張掖縣 攻祁連
山索隱曰西河舊事云山在張掖酒泉二界上東西二百餘里北百里有松柏五木美水草冬溫夏涼宜畜牧匈奴失二山乃歌云亡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婦無顏色

祁連一名天山亦曰白山也 得胡首虜三萬餘人裨小王以下
七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
人漢使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
賢王左賢王圍李將軍卒可四千人且盡殺虜亦（詳李廣傳）
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漢失亡數千
人合騎侯後驃騎將軍期及與博望侯皆當死贖
爲庶人其秋單于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爲漢
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
降漢徐廣曰元狩二年也 漢使驃騎將軍往迎之渾邪王殺
休屠王幷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

按河南今河套是也秦將蒙恬斥逐得此後失之今復奪獲

按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與下地接匈奴以北作兩大段相對

倪思曰中国之兵凡二十四万騎而粮重不與則步兵又可知已前後師出之盛未有如此者

漢已得渾邪王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新秦中以實之（索隱曰如淳云在長安以北朔方以南漢書食貨志云徙貧民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是也○正義曰服虔云地名在北地廣六七百里長安北朔方南史記以為秦始皇遣蒙恬斥逐北故得肥饒之地七百里徙內郡人民皆往充實之號曰新秦中也）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略千餘人而去。其明年春漢謀曰翕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以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發十萬騎負私從（正義曰謂負擔衣粮私募從者凡十四萬疋）馬凡十四萬匹糧重不與焉。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驃騎

第八合大勝

唐順之曰追胡至闐顏山趙信城漢威壯矣

按即前合與大將軍各道故各

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漢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獨身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不得行斬捕匈奴首虜萬九千級北至闐顏山趙信城而還（如淳曰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為單于死乃自立為單于。真單于復得其眾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復為右谷蠡王。漢驃騎將軍之出代二千

有戰功
倪思曰去病封禪皆屬兒戲然自平城以來能犂亭掃穴則自匈奴患中国千餘歲一時也武帝承文帝之後赫然振古如此惜賈生不及見耳
淩約言曰太史公叙衛將軍追胡至闐顏山而還霍將軍逐虜臨翰海而还而揔結之曰是後匈奴遠遁幕南无王庭兩段一束得闔闢之妙
倪思曰前見徙關東貧民處所奪虜地又見渡河置田官蚕食接境非將帥武臣力能使致亦使中行說尤存尚寧使騎踩吾稼

餘里。與左賢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級。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如淳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徐廣曰在金城○索隱曰地理志云張掖令居縣姚氏令音連小顏音零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正義曰匈奴舊以幕為王庭今遠徙幕北更蠶食之漢境連接匈奴舊地以北也初漢兩將軍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亦數萬。索隱曰案釋名云漢以來謂死為物故就朽故也又魏臺訪議高堂崇對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所能於事者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匈

耶以此推見減卒成半非容易者第不知後來此地究竟何如
許應旂曰嘗觀漢之世矣國勢雖定裔戎日熾高帝被圍白登呂后受書狂悖文帝時則又侵上郡至雍甘泉當時歲致金繒動捐子女者豈樂於犬羊相結好哉誠以天下新定委曲遷延以徐觀其時勢之可為耳迨至武帝當文帝惠養之後衆陳貫朽將勇兵强而匈奴又數犯邊境帝于是征伐四出所向成功以致幕南無王庭而累世之耻得雪皆帝有以震之

奴雖病遠去。而漢亦馬少。無以復往。匈奴用趙信之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宜可使為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聞敞計。大怒。留之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驃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北擊胡。數歲。伊稚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為單于。是歲漢元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天子始出巡郡縣。其後漢方南誅兩越。正義曰南越東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侵入邊。

也世儒徒見其窮封延辛紛紛不已逐併其征伐之事謂為窮兵而以秦皇漢武稱亦過矣唐順之曰凡兩遣將出絕塞俱不見匈奴一人漢威極矣

第十合出塞不見虜

王維楨曰礼卑言好四字點綴有景

王廷陳曰郭吉首以南越王關言便令失色繼後數語激切慷慨足以壯

烏維單于立三年，漢已滅南越，遣故太僕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而還。索隱曰苴音子餘反。臣瓚云去九原二千里，見漢輿地圖。不見匈奴一人。漢又遣故從驃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而還，索隱曰臣瓚云河水名，去令居千里。亦不見匈奴一人。是時天子巡邊，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單于。郭吉既至匈奴，匈奴主客韋昭曰主使來客官也。○正義曰官名，若鴻臚卿。問所使，郭吉禮卑言好，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即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單于

中国之威塞聾栗之胆矣單于雖斬主客見者以洩其怒而終不肯為寇漢边其吉之力哉

茅坤曰使楊信以下叙當日之威與所以斷匈奴之臂者止在三叉字而匈奴終不敢言與

即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毋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而留郭吉不歸，遷之北海上。正義曰北海即上海也，蘇武亦遷也。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休養息士馬，習射獵，數使使於漢，好辭甘言求請和親。漢使王烏等窺匈奴。匈奴法，漢使非去節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得入穹廬。單于愛之，詳許甘言，為遣其太子入漢為質。正義曰音致。以求和親。漢使楊信於匈奴。是時漢東拔穢貉、朝鮮以為郡，正義曰即玄菟樂浪二郡。而西置酒泉

前終不敢寇漢边相當皆極驍騁

郡。正義曰今肅州以鬲絕胡與羌通之路。漢又西通月氏大夏。正義曰漢書西域傳云太月氏國去長安城萬一千六百里本居燉煌祁連間冒頓單于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頭爲飲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也又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雷爲塞。漢書音義曰眩雷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爲言。是歲翕侯信死。漢用事者。以匈奴爲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彊。素非貴臣。單于不親。單于欲召入。不肯去節。單于乃坐穹廬外見楊信。楊信既見單于。說曰。卽欲和親。以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公主

倪思曰以吾使爲欲說也故書来則先折其办又恐其欲刺也故少年来者必先折其氣非爲欲刺使者以折之也兩語寫虜情最悉亦以其非中貴人故耳

給繒絮食物有品。以和親。而匈奴亦不擾邊。今乃欲反古。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正義曰幾音訖言反古無所冀望也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先。先先生也漢書作儒生也以爲欲說。折其辯。其少年。以爲欲刺。折其氣。每漢使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乃肯止。楊信既歸。漢使王烏。而單于復讇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紿謂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約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漢予藥。欲愈之。不幸而死。而漢

王鏊曰結一段本意而情態畢見

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往使因送其喪厚葬直數千金曰此漢貴人也單于以爲漢殺吾貴使者乃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殊無意入漢及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使奇兵侵犯邊漢乃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徐廣曰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路充國留匈奴三歲單于死烏維單于立十歲而死子烏師廬立爲單于徐廣曰烏一作詹年少號爲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此之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方直酒泉燉煌郡正義曰括地志云鐵勒國匈奴冒頓之後在突厥國北樂勝州經秦長城太義長路正北經砂磧十三日行至其國

倪思曰漢兩使入匈奴欲以弔其国其後左大都尉之謀未必非弔右賢王之效也惜其謀跌使受降之城與長安之邸俱虛耳

兒單于立漢使兩使者一弔單于一弔右賢王欲以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盡留漢使漢使留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留相當是歲漢使貳師將軍廣利西伐大宛而令因杅將軍敖築受降城正義曰杅音于其冬匈奴大雨雪畜多饑寒死兒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人多不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遠即兵來迎我我即發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以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餘騎出朔方西北二千餘

里期至浚稽山而還。索隱曰應劭云在武威縣北浞野侯既至期而還。左大都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左方兵擊浞野。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兵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自出求水，匈奴間捕，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中郭縱爲護，維王爲渠，正義曰爲渠帥也相與謀曰：「及諸校尉畏亡將軍而誅之，莫相勸歸。」軍遂沒於匈奴。匈奴兒單于大喜，遂遣奇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寇入邊而去。其明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至，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年少，匈奴乃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呴音鉤又音吁犂湖爲單于。是歲太初三年也。呴犂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正義曰卽五原郡榆林塞也在勝州榆林縣四十里也數百里，遠者千餘里，築城鄣列亭正義曰顧胤云鄣山中小城亭候望所居也至盧朐，音衢匈奴地名又山名○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原郡稒陽縣北出石門鄣得光祿城又西北得支就縣又西北得頭曼城又西北得牢城河又西北得宿虜城按卽築城鄣列亭至盧朐也服虔云盧朐匈奴地名也張晏云山名也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衛伉屯其旁，使彊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居延縣故城在甘州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三十里有漢遮虜鄣彊弩都尉路博德之所築李陵敗與士衆期至遮虜鄣卽此也長老傳云鄣北百八十里直居延之西北是李陵戰地也其秋，匈奴大入

蔡汝楠曰語未終而止豈史削之耶

定襄雲中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破壞光祿所築城列亭鄣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救漢書音義曰漢將也盡復失所得而去是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而還匈奴欲遮之不能至其冬欲攻受降城會單于病死呴犂湖單于立一歲死匈奴乃立其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爲單于索隱曰且音子餘反鞮音低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高后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百世之讎春秋大之公羊傳曰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知也是歲太初四年也且

第十二合失少得多

閔如霖曰漢為甘言所誤致厚賂以益其驕不知前充國既以厚賂而反矣彼所畏在强大厚賂烏足以結之

鞮侯單于既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得歸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正義曰胡郎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其明年浞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廣利以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正義曰在伊州得胡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將軍幾不脫漢兵物故什六七漢復使因杅將軍敖出西河與彊弩都尉會涿涂山徐廣曰涂音邪○索隱曰涿音卓涂音以者反○正義曰匈奴中山也毋所得又使騎都尉李陵將步騎

王鏊曰書法於陵有意

第十三合降虜

陵約言曰此傳首段不用紀年以當是時是時提醒者凡五後其共三年其明年前六年後二歲十四年共冬之具秋夏又書漢元鼎三年元封六年太初三年太初四年先後間出然則百年宗紀討則歲記春秋或作起或作結或指其人之前或指其事之後千變万化真莫知其端倪而要之條理亦自井然

第十四合降虜

五千人出居延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及食盡欲解歸匈奴圍陵降匈奴其兵遂沒得還者四百人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後二歲復使貳師將軍將六萬騎步兵十萬出朔方彊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將步騎三萬人出五原因杅將軍敖將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吾水北徐廣曰余一作斜音邪○索隱曰山海經云北鮮之山鮮水出焉北流注余吾○正義曰累力爲反重丈用反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將軍接戰貳師乃解而引歸與單于連戰十餘日貳師

王維楨曰李廣利為漢擊胡数立大功有罪猶當議貸今降匈奴漢之咎也

柯維騏曰按漢武帝元封後為太初又為天漢為太始為征和太史公于天漢二年遭李陵之禍未幾而卒故封禪書止于天漢三年河渠書止于天漢二年平準書草創未就止于元封元年乃若李廣利降匈奴在征和四年匈奴傳不應有此文後人所增耳

董份曰太史公引此二句意最深遠

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幷衆降匈奴徐廣曰案史記將相年表及漢書征和二年巫蠱始起三年廣利與商丘成出擊胡軍敗乃降得來還千人一兩人耳正義曰自此以下上至貳師聞其家非天漢四年事似錯悞人所知游擊說無所得因杅敖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是歲徐廣曰天漢四年漢兵之出擊匈奴者不得言功多少功不得御正義曰御音語其功不得相御當也有詔捕太醫令隨但言貳師將軍家室族滅使廣利得降匈奴索隱曰漢書云明年且鞮侯長子狐鹿姑單于立張晏云自狐鹿姑單于已下皆劉向褚先生所錄班彪又撰而次之所以漢書匈奴傳有上下兩卷

太史公曰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

微者言爲其事而不章顯也故武帝饋武所不斥言然觀其遠師屢將而又不能終服匈奴則不言而自見矣又曰罔褒言无可褒而不敢斥言故爲是諱而微也
刘辰翁曰罔褒謂不得不褒則有可諱矣迁亦欲爲微隱者然已著大意不滿當時以爲順從君之欲所謂席中国廣大氣奮深淂体要建功不深又似惜其志之未尽成者何前後之異也則其中有难言者矣
董份曰以便偏指句不參彼已句將率屬下文讀索隱

際則微索隱曰案韓國要禮云也仲尼仕於定哀故其著春秋不切論當世而微其詞也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褒忌諱之辭也。索隱曰案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褒之是也忌諱當代故也世俗之言匈奴者患其徼一時之權徐廣曰徼音皎○索隱曰徼音工堯反言求一時權寵也劉伯莊音叫徐音皎皆非也而務讇納其說索隱曰說音稅以便偏指不參索隱曰案謂說者謀匈奴皆患其直徼求一時權幸但務諂進其說以自便其偏指不參詳終始利害也彼已。將率詩云彼已之子○索隱曰彼已者猶詩人譏詞云彼已之子是也將率則指樊噲衛霍等也席中國廣大氣奮人主因以決策是以建功不深。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正義曰言堯雖賢聖不能獨理得禹而九州安寧以刺武帝不能擇賢將相而務諂納小人浮說多伐匈奴故壞齊民故

解爲彼已將率太史公无此文法
陳仁子曰遷之抵此也以定哀之時自比而獨責將師焉夫豈獨責將帥哉
茅坤曰太史公甚不滿武帝窮兵匈奴事特不敢深論而托言擇將相其旨微矣

太史公引禹聖成其太平以攻當代之罪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

索隱述贊曰猃狁薰粥居于北邊既稱夏裔式憬周篇頻隨畜牧屢擾塵煙爰自頓冒尤聚控弦雖空帑藏未盡中權

黃震曰傳之叙匈奴詳矣大抵以其視中國爲強弱夏道衰而狄始大及周之興准命之曰荒服周道衰戎狄又世世爲患秦并天下築長城頭曼單于遂爲之北徙既而中國兵爭冒頓復興雖高帝不免白登之圍非其視中國爲強弱哉然嘗論之秦漢之待夷狄不可復以三代比也三代以天下爲公諸侯各自爲守設不幸有警方伯連帥以諸侯兵驅之而已然不常有也秦漢以天下爲私自京師去匈奴塞上皆天子所自制邊塵稍驚勞民萬里故秦之備胡不得不出於長城然此毒民之事適

以自斃不可爲也故漢之求安不得不出於結約雖婁敬遣公主之說不可用若孝文皇帝賜之書有曰天不頗覆地不偏載使兩國之民若一家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而辟危殆嗚乎大哉言乎文帝之心天地之心也持之堅行之久至孝景世終無大寇武帝即位之初匈奴信漢自單于以下往来長城下無忌矣乃一旦無故自爲狙詐於匈奴兵連禍結使天下生靈肝腦塗地然匈奴益驕亦終不我服回視文景之世得失何如哉

又曰愚嘗因是而論漢世綏御之方竊于不得已之中而曲爲之處惟文帝爲得而仲舒之論未可謂其迂闊也盖漢之于夷狄非復五帝三王有綏服要荒漸次而至風土之遥易分限之等差也塞之內皆耕田鑿井安土重遷之民塞之外即逐水草而居遷徙無常之夷狄時特抄畧勢所必至遠在萬里何以制之帝初即位使告諸侯四夷從代来諭盛德焉且因高惠之舊量時度宜與匈奴復修和親一切與之招安雖尉佗自帝亦温辭以感服之德至渥矣匈奴或背約入寇逐之出塞即止曲常在彼而不在我烟火萬里之樂由此基之使綏漢之世待夷狄皆如帝何不可者武帝一信聶翁徂詐之說反以匈奴之擾漢者擾夷狄尤而效之罪殆已甚逮其兵連禍結海內蕭然其害烈于匈奴之抄寇何啻萬萬董生之論似過于弱而實足以藥武帝之膏肓固乃歷歷排闔之峻何歟不然文帝之富庶武帝之虛耗一和一戰成効竟何如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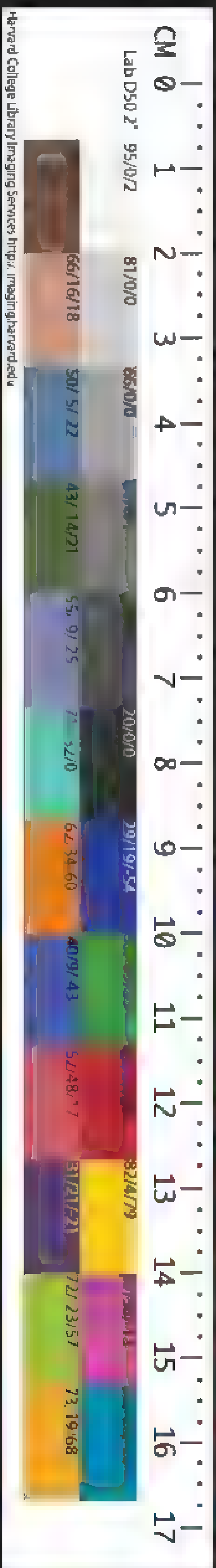
何景明曰漢武之才過于文景承三世之富厚不易紀而虛耗者好大無厭也夫秦以白起爲武安君商鞅爲商君范睢爲應侯漢武以衛青爲大將軍李廣利爲貳師將軍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此六人者所謂功臣而人主之所貴者也然不察功實之

辨故白起商鞅范雎之功日積而秦之社稷日蹙衛青李廣利霍去病之功益高而漢之海內益危也

余有丁曰傳內每言擊胡胡輒入邊殺掠及留胡使胡亦留漢使相當至匈奴遠遁破耗矣然猶不能臣服之且不免浞野李陵貳師之敗沒見武帝雖事窮黷而未得十分逞志也篇中大意如此其微旨實寓譏云

凌約言曰太史公紀武帝征伐事先之以文景和親匈奴信漢然後序兩將軍連年出塞又必隨之以匈奴入塞殺畧甚多紀酷吏傳先之以吏治蒸蒸民朴畏罪然後序十酷吏更迭用事又必隨之以民益犯法盜賊滋起可見匈奴盜賊之變皆武帝窮兵酷罰致之此太史公微意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　終



茅坤曰兩將軍爲一傳太史公用意摹寫處其傳大將軍也所當戰功益封由姊子夫爲皇后及姊子去病之從大將軍而爲驃騎也驃騎將略殊死可指點處特以子夫姊子遂從大將軍勒戰而有成功並附公孫賀篇末尤可印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將軍衛青者平陽人也。正義曰漢書云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其父鄭季爲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妾衛媼通。索隱曰衛姓也媼婦人老少通稱漢書曰與主家僮衛媼通案旣云家僮故知非老或者媼是年老之稱後追呼耳然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少亦稱媼也而小顔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則似無夫下云同母兄衛長子及姊衛子夫皆冒衛氏又似有夫耳其所冒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生青。青同母兄衛長子。而姊衛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天子。徐廣曰曹參曾孫平陽夷侯時尚武帝姊平陽公主生子襄○索隱曰案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

按少兒即霍去病母

賈菍曰人奴之為一句生得母笞罵即足矣為一句生讀如生乃與噲等為伍之生同謂人

王世家及功臣表時或作疇漢書作壽並文字殘缺故不同也故冒姓為衛氏字仲卿長子更字長君長君母號為衛媼媼長女衛孺索隱曰漢書云君孺次女少兒次女即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徐廣曰步一作少皆冒衛氏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服虔曰先母適妻也青之適母○索隱曰漢書作民母顧氏云鄭季本妻編於民戶之間故曰民母今本亦或作民母也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索隱曰數音去聲青嘗從入至甘泉居室正義曰按居室署名武帝改曰保宮灌夫繫居室是也有一鉗徒張晏曰甘泉中徒所居也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毋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

方奴我平生得无笞罵已足矣安敢望封侯事則語有意味而句法雄健今人或以人奴之生為一句只移一字在上便凡近矣

茅坤曰詳次非辜之禍已而非望之福可怜可涕悲幸並至

按此上詳衛青所以得通籍於后宮

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得入宮幸上皇后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徐廣曰堂邑安侯陳嬰之孫夷侯午尚景帝姊長公主子季須元鼎元年季須坐奸自殺○正義曰文穎云陳皇后武帝姑女也無子妒子夫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妒之乃使人捕青青時給事建章未知名索隱曰案晉灼云建章上林中宮名也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上聞乃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同冷眼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累千金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徐廣曰陳平曾孫名掌也上召貴掌公孫應前教與壯士篡取之敖由此益貴子夫為夫人青為太中大夫元光五

按此下歷敘青戰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語脉經營工施粉黛處凡衛子夫得幸上輒与衛青寵任處相串而進

年青爲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爲騎將軍。出代郡。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出雁門。軍各萬騎。青至籠城。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李廣爲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爲庶人。賀亦無功。元朔元年春。衛夫人有男。索隱曰卽衛太子據也 立爲皇后。其秋。青爲車騎將軍。出雁門。三萬騎擊匈奴。斬首虜數千人。明年。匈奴入殺遼西太守。虜略漁陽二千餘人。敗韓將軍軍。漢令將軍李息擊之。出代。令車騎將軍青出雲中以西至高闕。索隱曰高闕山名小顏云一曰

按校尉有功每冠以青歸功青也

塞名在朔方之北也 遂略河南地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數十萬。走白羊樓煩王。遂以河南地爲朔方郡。正義曰今夏州也 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斛徒相青封侯果應在此 青校尉蘇韋連建有功。以千一百戶封建爲平陵侯。使建築朔方城。正義白括地志云夏州朔方縣北什賁故城是按蘇建築什賁之號蓋出蕃語也 青校尉張次公有功。封爲岸頭侯。索隱曰案晉灼云河東皮氏縣之亭名也○正義曰服虔云鄉名也 天子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以盜竊爲務。行詐諸蠻夷。造謀籍兵。數爲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抄邊也 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薄伐玁狁。至于太原。索隱曰此小雅六月詩美宣王北伐也薄伐者言逐出之

也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索隱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今車騎將軍青度西河。正義曰卽雲中郡之西河云勝州東河也　至高闕。獲首虜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爲鹵。已封爲列侯。遂西定河南地。按榆谿舊塞。如淳曰案行也榆谿舊塞名或曰按尋也○索隱曰案水經云上郡之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爲榆谿是榆谿舊塞也　絕梓領。梁北河。如淳曰絕度也爲北河作橋梁○正義曰括地志云梁北河在靈州界也　討蒲泥。破符離。晉灼曰二王號○索隱曰崔浩云北塞名　斬輕銳之卒。捕伏聽者三千七十一級。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　執訊獲醜。正義曰訊問也醜衆言執其生口問之知虜處獲得衆類也　驅馬牛羊百有餘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戶。其明年。匈奴入殺代郡太守友。徐廣曰友者太守名也姓共也　入略雁門千餘人。其明年。匈奴大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漢數千人。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漢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文穎曰音狙　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出右北平。咸擊匈奴。匈奴右賢王當衛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逐數

楊慎曰裨王猶孟子傳所云裨海也裨小也

王懋曰太史公三用青子字此古人純实處

茅坤曰此着大將軍得力甚多

百里，不及，得右賢裨王十餘人。索隱曰賈逵云裨益也小顏云裨王小王也若裨將然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千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車騎將軍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大將軍。大將軍立號而歸。索隱曰案謂立大將軍之號令而歸也天子曰：大將軍青躬率戎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六千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正義曰伉音口浪反青子不疑爲陰安侯，青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

按此四人功不同故各叙

按叙四將軍功而曰從大將軍再從大將軍三從大將軍各三從大將軍亦歸功青也

保中，正義曰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於背襁小兒被也未有勤勞，上幸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校獲王，索隱曰顧祕監云傅領也五百人謂之校小顏云傅音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王也以千五百戶封敖爲合騎侯。索隱曰案非邑地因戰功爲號謂軍合驃騎故云合騎若冠軍從驃然也都尉韓說從大將軍出窳渾，徐廣曰窳渾在朔方音庾○索隱曰服虔云窳渾塞名漢書作寘渾寘音田至匈奴右賢王庭，爲麾下搏戰獲王。索隱曰搏音搏搏擊也小顏同今史記漢書本多作傳傳猶轉也以

按此李朔等三人李沮等三人功俱同故俱合叙

凌約言曰按太史公叙校尉李朔云云与以千三百戸封朔為涉軹侯云云文字鄭重不嫌重疊左漢書則省其詞曰校尉某某某以千三百戸封某某某則氣索[illegible]弓篇叙石

千三百戶封說爲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賀爲南窌侯徐廣曰窌宜作窌音匹孝反○索隱曰韋昭云縣名或作窖字林云大下卯與穴下卯並音匹孝反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以千六百戶封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爲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有功賜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朱英其明年春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爲中將軍太

祁子事不数字而有五沐浴佩玉文字固當如此

按斬首級謂得取一首拜爵一級非曰取人首級也

王楨中曰史記二將軍每一出兵即継以匈奴寇边我略多以明二將軍非能禦寇乃寇之招也

僕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張晏曰正軍正也閎名也○正義曰律都軍官史一人也議郎周霸等徐廣曰儒生○索隱曰案郊祀志議封禪有周霸故知儒生也建當云何霸曰

邵宝曰周亞夫不听天子詔文帝以為真將軍衛青以蘇建歸天子自裁抑何異也令出不可貳罪疑不敢專夫固各有當也

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為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蔡邕曰天子自謂所居曰行在所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為宮在長安則曰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奉高宮唯當時所在入塞罷兵是歲也大將軍姊子霍去病徐廣曰姊即少兒也年十八幸為天子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剽姚校尉索隱曰服虔音飄搖大顏案荀悅漢紀作票鷂票鷂勁疾之貌也票音頻妙反鷂音戈召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曰案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云漢軍亾失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於是天子曰剽姚校尉去病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及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張晏曰籍若胡侯○索隱曰行音胡浪反謂籍若侯是匈奴祖之行第產即大父之名生捕季父羅姑比索隱曰案顧氏云羅姑比單于季父名小顏云比頻也案下既云再無容更言頻也再冠軍

針線

王維楨曰此以下入霍去病絕无痕迹

按漢書云去病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此不載

余有丁曰此傳多以詔代叙事

茅坤曰插入王夫人一段所以綿續衛子夫后宮之寵也

以千六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人。以千一百戶封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軍。亡翕侯軍功不多。故大將軍不益封。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赦其罪贖爲庶人。大將軍既還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大將軍曰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爲侯者徒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爲王夫人親壽。大將軍乃以五百金爲壽。天子聞之問大將軍。大將軍以實言。上乃拜甯乘爲東海都尉。張騫從大

董份曰二功並封亦以從大將軍故也

按此以下多叙驃騎將軍事

將軍以嘗使大夏。正義曰大夏國在大宛西 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饑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博望侯。冠軍侯去病既侯三歲。元狩二年。春以冠軍侯去病爲驃騎將軍。起驃騎將軍 徐廣曰驃一亦作剽。○正義曰漢書云霍去病征匈奴有絕幕之動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司品秩同大將軍說文云驃騎黃馬鬣白色一曰髦尾 將萬騎出隴西有功。詳匈奴傳 天子曰驃騎將軍率戎士踰烏盭。漢書音義曰盭音戾山名也 討遬濮。索隱曰遬音速濮音卜崔浩云匈奴部落名案下有遬濮王則是國名也 涉狐奴。晉灼曰水名也 歷五王國。輜重人衆懾慴者弗取。文穎曰恐懼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慴慴失氣也劉氏云懾式涉反慴之涉反 冀獲單于子。徐廣曰一作與 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有餘

按漢書霍去病合短兵鏖皐蘭下殺折蘭王斬盧胡王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註全甲謂軍中之甲不喪失也今史記於短兵下无鏖皐蘭下一句於斬盧胡王下却言誅全甲殊不可解蓋傳寫之誤也徐廣註曰全一作金因其誤而註之耳

里。合短兵。殺折蘭王。斬盧胡王。張晏曰折蘭盧胡國名也殺者殺之而已斬者獲其首。○正義曰顏師古云折蘭匈奴中姓也今鮮卑有其蘭姓者即其種 誅全甲。徐廣曰全一作金。○正義曰全甲謂具足不失落也 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首虜八千餘級。收休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爲主。○索隱曰案張晏云佛徒祠金人也屠音諸 益封去病二千戶。其夏驃騎將軍與合騎侯敖俱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皆擊匈奴。郎中令將四千騎先至。博望侯將萬騎在後至。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郎中令。郎中令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博望侯至。匈奴兵引去。博望侯坐行

茅贊曰若如一說則是方叙驃騎之

留。當斬。贖爲庶人。而驃騎將軍出北地。已遂深入。與合騎侯失道。不相得。驃騎將軍踰居延。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天子曰。驃騎將軍踰居延。張晏曰水名也 遂過小月氏。索隱曰韋昭氏音支西域傳大月氏本居敦煌祁連間餘衆保南山遂號小月氏 攻祁連山。索隱曰小顏云即天山也匈奴謂天爲祁連案西河舊事謂白山即天山祁連恐非也 得酋涂王。張晏曰胡王也。○索隱曰酋音才由反涂音徒漢書云揚武平觻得單于單桓酋涂王此文省也 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級。獲五王。五王母單于閼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三人。師大率減什三。正義曰率音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減什七小顏云破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一云漢兵

功而又計其損失之數也當依小顏所云

按敘軍功而曰從驃騎再從驃騎至封從驃侯歸功去病也

按師古云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

亾失之數下皆類此案一說爲是也益封去病五千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爵左庶長。鷹擊司馬破奴再從驃騎將軍。斬遬濮王。捕稽且王。○正義曰遬音速濮音卜○索隱曰且音子余反千騎將得王王母各一人。索隱曰漢書作右千騎將王然則此云千騎將是漢之將屬䞨破奴得匈奴王及王母也或云右千騎將即匈奴王號也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虜千四百人。以千五百戶封破奴爲從驃侯。張晏曰從驃騎軍有功因以爲號校尉句王高不識徐廣曰句音鉤匈奴索隱曰案二人並匈奴人也從驃騎將軍捕呼于屠王索隱曰案三字共爲王號王子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以千一百戶封不識

董份曰嘗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軍亦有天幸承上文來皆言驃騎也而王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是以大將軍別起爲句矣不知太史公此傳專右大將軍而貶驃騎謂驃騎受上寵又有天幸所以不困絕而成功也右丞尚誤況其他乎史記誠不易讀也

茅坤曰太史公一篇精神注此

董份曰太史公歷敘諸將則右李廣而貶青并青並言則右青而貶去病反覆其文自見

爲宜冠侯。正義曰孔文祥云從冠軍將軍戰故宜冠從驃之類者也校尉僕多有功。封爲煇渠侯。索隱曰案漢表作僕明疑多是誤煇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驃騎會。當斬。贖爲庶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驃騎。驃騎所將常選。索隱曰選音宣變反謂驃騎常選擇取精兵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索隱曰案謂遲留零落不遇合也由此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其秋。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驃騎之兵也。單于怒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遣使向邊境

要遮漢人。索隱曰案謂先於邊境要候漢人言其欲降令報天子要邊。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卽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於是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驃騎將軍將兵往迎之。驃騎旣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驃騎乃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數萬。號稱十萬。旣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戶。爲漯陰侯。索隱曰漯音他合反案地理志縣名在平原封其裨王呼毒尼爲下摩侯。文穎曰毒尼胡王名鷹庇爲煇渠侯。徐廣曰一云篇訾〇索隱曰漢書鷹作雍庇音必二反又音疕履反案漢書功臣表元狩二年以煇渠封漢明至三年又封鷹庇其地俱屬魯陽未詳所以〇正義曰煇渠表作順梁禽梨爲河綦侯。徐廣曰翎一作鳥〇索隱曰案表作烏梨大當戶銅離爲常樂侯。徐廣曰離一作稠離也〇索隱曰徐注與漢書功臣表同此文云銅漢書二云調字又異也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厥衆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獟駻。晉灼曰獟音歘譙反〇索隱曰說文獟作趬行疾貌悍音胡旦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衆。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正義曰言匈奴右地渾邪王降

牧仍與漢書作仍與註重興軍旅之勞也

王鏊曰分徙降者良是

茅坤曰今年渾邪王降衆數萬而明年即系以匈奴殺略數千人

按師古云輕畱謂漢兵不能輕入而久畱也

而塞外並河諸郡之民無憂患也幸旣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正義曰五郡謂隴西北上郡朔方雲中並是故塞外又在北海西南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正義曰以降來之民徙置五郡各依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言屬國也其明年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天子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畱索隱曰案幕即沙幕古字少耳輕畱者謂匈奴以漢軍不能至故輕易畱而不去也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元狩四年春上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

按轉謂運輜重踵接也

病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正義曰言轉軍之士及步兵接後又數十萬人數十萬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驃騎驃騎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驃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爲前將軍太僕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平陽侯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兵即度幕人馬凡五萬騎與驃騎等咸擊匈奴單于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旣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值大將軍軍出塞千餘里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孫吳兵法曰有巾有

茅坤曰大將軍此戰極为奇絕以不得並驃騎益封故太史公竭力描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色
楊慎曰自日且入至二百餘里寫得如畫唐詩胡沙獵獵吹人面漢虜相逢不相見又月黑雁飛高單于夜遁逃欲將輕騎逐大雪滿弓刀皆用此事

蓋謂之武剛車也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驘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正義曰三蒼解詁云紛挐相牽也殺傷大當索隱曰以言所殺傷大略相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正義曰遲音值行二百餘里徐廣曰遲一作黎○索隱曰遲音值遲者待也待天欲明也漢書作會明諸本多作黎明鄒氏云黎逮也然黎黑也候天將明而猶黑也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顏山趙信城徐廣曰窴音田得匈奴積粟食軍軍畱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大將軍之與單于會也而前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後擊單于大將軍引還過幕南乃得前將軍右將軍大將軍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前將軍廣廣自殺右將軍至下吏贖爲庶人大將軍軍入塞凡斬捕首虜萬九千級是時匈奴衆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聞之自立爲單于索隱曰谷音祿蠡音黎又音離單于後得其衆右王乃去單于之號驃騎將軍亦將五萬騎車重與大將軍軍等

按太史公叙去病功一句剪其畧因詳見下詔書中

王維楨曰青與去病兩將軍同出塞擊胡而去病有功益封諸吏卒皆侯青獨無功亦有利不利哉

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千餘里直左方兵。所斬捕功已多大將軍。軍既還。天子曰。驃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葷粥之士。徐廣曰粥一作允駰案應劭曰所降士有材力者約輕齎絕大幕。涉獲章渠。徐廣曰獲一作護○索隱曰小顏云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臣謂涉水而破獲之漢書云涉獲單于章渠也以誅比車者。晉灼曰王號也○索隱曰比音必耳反轉擊左大將。索隱曰案漢書名雙斬獲旗鼓。歷涉離侯。索隱曰漢書作度難侯小顏云山名歷度也濟弓閭。晉灼曰水名也○索隱曰包愷弓音穹亦如字讀獲屯頭王漢書音義曰胡王號也韓王等三人。徐廣曰王一作藉○索隱曰李奇云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

王維楨曰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瀚海言深入有功也

按此叙將功而曰屬驃騎從驃騎皆從驃騎歸功去病也

居胥山。禪於姑衍。正義曰積土爲壇於山上封以祭天也祭地曰禪登臨翰海。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索隱曰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志云在沙漠北執鹵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三。取食於敵。逴行殊遠而糧不絕。索隱曰逴與卓同卓遠也以五千八百戶益封驃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驃騎將軍。會與城。正義曰與音余不失期。從至檮余山。索隱曰檮余音桃徒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千六百戶封博德爲符離侯。北地都尉邢山徐廣曰作衞山從驃騎將軍獲王。以千二百戶封山爲義陽侯。故歸義因淳王復陸支樓專王伊卽靬皆從驃騎將軍有功。索隱

董份曰是役大司馬逐匈單于斬首虜萬餘而不益封故太史前備著大將軍戰獲狀而于驃騎則但云捕斬多而已不著其級次此亦顯微而闡幽也

茅坤曰史遷所不滿驃騎處種種可見古之大將能成功者多幸而會

王世貞曰賢哉乎安也其猶有古俠士馮讙虞卿之風焉當大將軍盛時士爭自潔飾求眩其趨之也若飄風之集羽其用之也若烈炎之炙手而安與田仁方以貧事家監得養惡齧馬非有國士之遇也迨趙禹過擇郎將得安大將軍猶不肯此于安何德故大將軍始知有安晚矣語曰歲寒知松柏之後凋難能哉驃騎不以望過安驃騎亦難也

按鮑秦傳云其民無不吹笙鼓瑟彈琴擊筑鬪

日劉氏復音伏小顏音芳福反漢書專作剸小顏音之兖反靳音九言反以千三百戶封復陸支爲壯侯以千八百戶封伊卽靬爲衆利侯從驃侯破奴昌武侯安稽徐廣曰姓趙故匈奴王從驃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校尉敢得旗鼓爲關內侯食邑二百戶索隱曰敢李廣子也校尉自爲爵大庶長索隱曰案徐自爲也軍吏卒爲官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兩軍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驃騎將軍皆爲大司馬索隱曰案如淳云本無大司馬今新置耳案前謂太尉其官又省今武帝始置此位衞將軍霍驃騎皆加此官定令令

驃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謂質重少言膽氣在中也周仁陰重不泄其行亦同也有氣敢任索隱曰謂果敢任氣也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旣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鞠

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蹋鞠戲具也謂爲講武者非是

王維楨曰去病死天子旌功制謚如此諸將寧不感哉

徐廣曰穿地爲營域○索隱曰鞠戲以皮爲之中實以毛蹵蹋爲戲也劉向別錄云蹋鞠兵勢所以陳武事知有材也三蒼云鞠毛可蹋以毛爲戲故云鞠戲鞠音巨六反○正義曰按蹵鞠書有域說篇即今之打毬也黃帝所作起戰國時程武士知其材力也若講武事多此類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驃騎將軍自四年軍後三年元狩六年而卒天子悼之發屬國玄甲正義曰屬國即上分置邊五郡者也玄甲鐵甲也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像祁連山索隱曰案崔浩云去病破昆邪於此山故令爲冢象之以旌功也姚氏案冢在茂陵東北與衛青冢並西者是青東者是去病冢上有豎石前有石馬相對又有石人也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謚也桓廣地謚也張晏曰謚法布義行剛曰景闢土服遠曰桓○索隱曰案景桓兩謚也布義行剛是武謚也辟土服遠是廣地之謚也以去病平生有武蓺及廣邊地之功故云謚之并武與廣地曰景桓也子嬗代侯索隱曰嬗音市戰反嬗少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而將之居六歲元封元年嬗卒謚哀侯無子絕國除自驃騎將軍死後大將軍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弟二人陰安侯不疑及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除其後四年大將軍青卒徐廣曰元封五年謚爲烈侯子伉代爲長平侯自大將軍圍單于之後十四年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馬少而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伐胡大將軍以其

王鏊曰自古陰符將家忌之

茅坤曰太史公無限深情

按此以下紀大將軍功

得尚平陽公主。正義曰漢書云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乃詔青尚平陽公主如淳云本陽信長公主爲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公主云 故長平侯伉代侯六歲坐法失侯。

左右兩大將軍及諸裨將名。最。索隱曰謂凡計也 大將軍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遂置朔方郡。再益封。凡萬一千八百戶。封三子爲侯。侯千三百戶。并之萬五千七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從大將軍侯者九人。其裨將及校尉已爲將者十四人。索隱曰案漢書云爲特將者十五人蓋通李廣也此李廣一人自有傳者漢書則十人自有傳八人附見七人謂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說蘇建也

爲裨將者曰李廣。自有傳。無傳者曰

將軍公孫賀。賀義渠人。正義曰今慶州本義渠戎國也地理志云北義渠道也 其先胡種。賀父渾邪。景帝時爲平曲侯。徐廣曰爲隴西太守 坐法失侯。賀。武帝爲太子時舍人。武帝立八歲。以太僕爲輕車將軍。軍馬邑。後四歲。以輕車將軍出雲中。後五歲。以騎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南窌侯。後一歲。以左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無功。後四歲。以坐酎金失侯。後八歲。徐廣曰元鼎六年 以浮沮將軍出五原。索隱曰沮音子餘反 二千餘里無功。後八歲。徐廣曰太初二年 以太僕爲丞相。封葛繹侯。賀七爲將軍。出

茅坤曰賀之妻衛媪大將軍之姊而驃騎之母姨也

余有丁曰按驃騎將軍武帝立名以寵去病本傳前云賀爲輕車將軍又曰騎將軍此驃字必誤

擊匈奴無大功而再侯爲丞相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姦（徐廣曰陽石一云德邑）爲巫蠱族滅無後

將軍李息郁郅人（服虔曰郅音窒○索隱曰小顏音質案北地縣名也○正義曰之粟反今慶州弘化縣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爲將軍其後常爲大行

將軍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武帝武帝立十二歲爲驃騎將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爲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驃騎期當斬贖爲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杅將軍築受降城（索隱曰杅音于）七歲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索隱曰余音餘又音徐案水名在朔方）亡士卒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歲後發覺復繫坐妻爲巫蠱族凡四爲將軍出擊匈奴一侯

將軍李沮（索隱曰音組豆之組）雲中人（正義曰今嵐勝州也）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爲彊弩將軍後一歲復爲彊弩將軍

將軍李蔡成紀人也（正義曰秦州縣也）事孝文帝景帝武

帝。以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有功。封爲樂安侯。已爲丞相。坐法死。

將軍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封爲岸頭侯。其後太后崩。爲將軍軍北軍。後一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再爲將軍。坐法失侯。次公父隆。輕車武射也。以善射。景帝幸近之也。

將軍蘇建。杜陵人。以校尉從衛將軍青有功。爲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四歲。爲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其後爲代郡太守卒。家在大猶鄉。

將軍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爲翕侯。武帝立十七歲。爲前將軍。與單于戰。敗。降匈奴。

將軍張騫。以使通大夏。還。爲校尉。從大將軍有功。封爲博望侯。三歲。爲將軍出右北平。失期。當斬。贖爲庶人。其後使通烏孫。爲大行而卒。家在漢中。

將軍趙食其解見景紀祋祤人也。索隱曰縣名在馮翊祋音都活反又音丁外反祤音詡○正義曰上都誨反雍州同官縣本漢祋祤縣也武帝立二十二歲。以主爵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

將軍曹襄以平陽侯爲後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襄曹參孫也。

將軍韓說弓高侯庶孫也。以校尉從大將軍有功。爲龍頟侯。坐酎金失侯。元鼎六年。以待詔爲橫海將軍擊東越有功。爲按道侯。以太初三年爲游擊將軍屯於五原外列城。爲光祿勳。掘蠱太子宮。衛太子殺之。

將軍郭昌雲中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按此以下紀驃騎將軍功

將軍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正義曰以善御求見也）侍中。爲校尉數從大將軍。以元封三年爲左將軍擊朝鮮。無功。以捕樓船將軍坐法死。

最驃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徐廣曰再出以剽姚校尉也）斬捕虜首十一萬餘級。及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遂開河西酒泉之地。（正義曰河謂隴右蘭州之西河也謂涼肅等州漢書西域傳云驃騎將軍擊破匈奴右地置酒泉郡後分置武威張掖燉煌等郡）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五千一百戶。其校吏有功爲侯者凡六人。而後爲將軍二人。

將軍路博德平州人。（正義曰漢書云西河平州按西河郡今邠州）以右

按此傳独言後一歲後二歲後六歲與他傳不同亦变体也

北平太守從驃騎將軍有功爲符離侯驃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爲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封其後坐法失侯爲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將軍趙破奴故九原人正義曰今勝州嘗亾入匈奴已而歸漢爲驃騎將軍司馬出北地時有功封爲從驃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爲匈河將軍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二歲徐廣曰元封二年擊虜樓蘭王復封爲浞野侯後六歲徐廣曰太初二年爲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與戰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生爲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十歲復與其太

茅坤曰世將之後多衰

刘知幾曰叙事之体有假贊論而自見者如衛青傳後太史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荐賢待士此則記之與傳並所不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贊論而自見者也

王充曰信陵孟嘗食客三千称為賢君衛將軍霍去病門无一客亦称名將

楊慎曰載蘇建之語而結之曰其為

子安國亾入漢徐廣曰以太初二年入匈奴天漢元年亾歸涉四年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枝屬爲五侯凡二十四歲而五侯盡奪衛氏無爲侯者

太史公曰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索隱曰謂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自古君之忌臣以此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索隱曰與音預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索隱述贊曰君子豹變貴賤何常青本奴虜忽總戎行姊配皇極身尚平陽寵營斯僭取亂彝大

將如此著其善能保功名也

章剽姚繼踵
再靜邊方

陳仁子曰賓客之害吾於史遷贊孟嘗又於第五倫彈竇氏一再言之矣特孟嘗之時天下分列猶不足責也竇氏立清朝植私黨大可罪矣若夫以大將軍之勢誰能禦之而能以嬰蚡之賓客爲懲亦可謂善處盛强者然且未也黠爲揖客大將軍猶賢之殆非純以客爲賤者客固有賢不賢也乃若宰相之職則又不然要當如狄梁公呂正獻不爲私門植桃李而爲國家収拾人才殆又不可以青籍口

揚維禎曰史謂鄧通無他技能有所荐達獨自謹身媚上而已鄧通何者而責以荐達賢才之事蓋漢世士大夫率資於薦士所以司馬遷被刑之後其故人任安責以古賢臣荐士之義而遷辭以刀鋸之餘奈何荐天下豪俊衛青既貴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其故吏蘇建亦勉以觀古名將招選之義而青謝以魏其武安厚賓客天子嘗切齒人臣奉法何與招士舉此二者他可知矣

黃震曰衛青者奴隷鄭季之遺孽而霍去病其甥也漢武帝以青之姊曰子夫者爲后因生事夷狄而官青曰大將軍官去病曰驃騎將軍公孫敖嘗脫衛青於難亦官之至將軍青之長姊嫁公孫賀賀爲將軍且至宰相其餘侯者非兩將軍親戚則其門下人也他日貳師將軍亦以後宮故生事大宛而使之貴帝平生窮兵黷武使海內肅然觀其所由往往爲榮宮妾地爾而曰春秋大復讐之義其誰欺欺天乎且受圍與嫚書未可以讐言也文景和親相安已久否而嚴守備則置一李將軍匈奴不敢久塞矣何紛紛爲

又曰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震夷夏今看其傳殊無奇績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如此豈常手可望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一　終

唐順之曰摹寫平津侯極得其髓

茅坤曰摹寫平津侯猾以曲學阿世四字爲精神故其巧爲持正而外不拂眾家內不忤以節儉飾行以分俸養士其所交游則陽善汲黯而陰排仲舒至于主父偃則訟言族之此皆深中絕倫處數年閒立致三公末復上書乞骸骨又成完名

王維禎曰弘遇時

史記評林卷之百一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丞相公孫弘者。齊菑川國薛縣人也。索隱曰案薛縣本屬魯漢置菑川國後割入齊也○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地理志云薛縣屬魯國按薛與劇隔兗州及太山未詳公孫弘墓又在青州北魯縣西二十里也字季。少時爲薛獄吏。有辠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養後母孝伏後後母以服喪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徵以賢良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徵

故至相位傳中總明此義

康海曰君子之事君弥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弘乃以人主病不廣大爲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公孫弘。弘讓謝國人曰。臣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歸。願更推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徵儒士各對策。百餘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入見。狀貌甚麗。拜爲博士。是時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爲人恢奇多聞。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弘爲布被。食不重肉。後母死。服喪三年。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而又緣

[illegible]曰篇中上公說之一段上益厚之一段天子以外謙讓得益厚之一段德言弘遇王逢時之意故卒封丞相

唐順之曰據此兩言便是巧計

余有丁曰弘亦非專從諛者其毀西南夷沮上式辯甯[illegible]

飾以儒術。上大說之。索隱曰謂以儒術飾文法如衣服之有領緣以爲飾也二歲中。徐廣曰一云一歲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庭辯之。嘗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閒。汲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倍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庭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倍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爲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

成皆有大臣之言但重祿持位畏忤上旨故不能不倍約阿世耳

黃震曰按發十策弘不得一弘非不能也希旨而僞屈耳弘亦姦哉

董份曰黯廷詰弘弘深疾黯而云九卿莫如黯與善此則避異以激上怒信齊人之多詐也

余有丁曰實自美也而言似遜韓大夫救武安不當與

爲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天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韋昭曰以弘之才非不能得一也以爲不可不敢逆上耳○正義曰顏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 弘迺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

[阿世中之持正處] [阿世] [巧] [弘自是陪折汲黯]

魏其爭即此智

唐順之曰詳語意寔非管而是晏因以晏自況

王愼中曰封必以功不聞以位宰相始拜而封非典也

茅坤曰數言乃平津侯小傑

此下比於民。索隱曰比音鼻比者近也小顏音比方之比 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而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厚之。卒以弘爲丞相。封平津侯。徐廣曰大臣表曰元朔五年十一月乙丑公孫弘爲丞相功臣表曰元朔三年十一月乙丑封平津侯駰案漢書高成之平津鄉也○索隱曰案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爲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 弘爲人意忌。外寬內深。索隱曰謂弘外寬內深意多有忌害也 諸嘗與弘有郤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膠西。皆弘之力也。食一肉脫粟之飯。索隱曰案一肉言不兼味也脫粟纔脫穀而已言不精鑿

[善阿世] [虛] [一本詳作陽] [实]

按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材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可備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待奉之

也故人所善賓客仰衣食弘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士亦以此賢之淮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位至丞相宜佐明主填撫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叛逆之計此皆宰相奉職不稱恐竊病死無以塞責索隱曰案人臣委質於君死生由君臣若一朝病死是竊死也乃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索隱曰案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中庸篇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則

王鏊曰又討一結果

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今陛下躬行大孝鑒三王建周道兼文武厲賢予祿徐廣曰厲一作廣廣也量能授官今臣弘罷駑之質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素有負薪之病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印乞骸骨避賢者路天子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尚文遭遇右武索隱曰小顏云右亦上也言遭遇亂時則上武也未有易此者也朕宿昔庶幾獲承尊位懼不能寧惟所與共

白居易曰恙憂也初无訓病之義蓋既云罹病不應復云病

按元城劉氏論弘諫罷西南夷不用卜式郭解二事得大臣之体然則餘固不足稱云

茅坤曰此傳叙事亦足觀而三書可

爲治者君宜知之蓋君子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君若謹行常在朕躬君不幸罹霜露之病何恙不已漢書音義曰何恙喩小疾不以時愈○索隱曰恙憂也以言罹霜露寒凉之疾輕何憂於病不止禮曰疾止復初也迺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今事少閒君其省思慮一精神輔以醫藥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病有瘳視事元狩二年弘病竟以丞相終漢書曰年八十○索隱曰案弘凡爲御史丞相六歲年八十終子度嗣爲平津侯度爲山陽太守十餘歲坐法失侯索隱曰漢書云坐不遺鉅野令史成詔公車論爲城旦元始中詔復弘後爲關内侯也

主父偃者齊臨菑人也學長短縱橫之術晚乃學

誦當與鄒陽傳同類

按長短縱橫說出戰国策蓋蘇秦張儀之謀趣彼爲短歸此爲長故戰国各短長策也

茅坤曰惜乎八事不及傳而伐匈奴一事千載來絶議

凌約言曰主父伐匈奴利害如指掌秦皇漢武二事足以鑒矣文字温淳厚重頗覺愈嚼而愈有味是漢初元氣所還之作非戰国一氣澆漓之餘習也

易春秋百家言游齊諸生間莫能厚遇也齊諸儒屈一端伏後日暮途遠一段案生相與排擯不容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迺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遇爲客甚困孝武元光元年中以爲諸侯莫足游者乃西入關見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召資用乏留久諸公賓客多厭之乃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其辭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按以下言秦事

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應劭曰：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宋均曰：春秋少陽少陰，氣弱未全，須人功而後用，士庶法之，教而後成，宗仁本義，天子諸侯必春秋講武，簡閱車徒，以順時氣，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

得其地不足以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索隱曰：靡音糜。敝猶凋敝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鹹鹵，（徐廣曰：澤一作斥。○駰曰：其地多水澤，又有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文穎曰：轉芻穀就戰是也。）起於東腄、琅邪負海之郡，（徐廣曰：腄在東萊，音縋。○索隱曰：腄音逐瑞反，注音縋，其音同。）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

按此下言漢事

按師古云搏擊也搏人之陰影言不可得也

按此復即秦事申言之

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應日費千金句）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

按末以得失效驗言此正感悟人主處

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修近世之失此臣之（揔上秦漢）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利己若章邯之比）故尉佗章邯得（暗二危朝廷）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孰慮焉是時趙人徐（牽連）

王鏊曰太史公傳亦不必人人備著顛末嚴安徐樂一書足矣蔡澤傳亦然
王維禎曰自陳涉无千乘之尊至猗頓之富也六句成一氣壯哉
凌約言曰此言基本積壞爲土崩禍難驟興爲瓦解文字開闔呼應轉緩有力血脈貫通体格嚴整但欲明安危之机銷未形之患則凡幾微之際皆所當謹顧乃以瓦解之勢爲不必慮而欲其自恣於游畋声色之間非

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索隱曰樂音岳嚴本姓莊者明帝諱後竝改姓嚴也安及徐樂竝拜郎中樂後爲中大夫徐樂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矜音勤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

涉君當道之意矣

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極上最有發明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爲禽矣。吳楚齊趙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爲亂乎哉。此

茅坤曰以上似識治体之大而以下復導之游樂以自媚于上

王維楨曰若淫樂如此便有土崩之勢雖諷之實勸也

王韋曰文勢變化而氣更滂沛

董份曰先惧其搆旨故曰何必湯武

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

此處以後即轉其有力

陳仁子曰帝之心內多欲而外仁義者也仁義不勝故私欲橫生徐樂于声色之奉游獵之娛俳優侏儒之歡不直止之而勸以王道幾若陳善而閉其邪者亦善于諷諫者也卒之同時若偃者一歲四遷安雖不用而為騎馬令至樂竟不見用毋乃以樂言為迂而不入耶

凌約言曰此言窮兵之禍極為詳悉於治道有関其言華采中有質實質實中有華采漢書起有風俗救敝一段

爲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爲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爲數世隆。南面負扆。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嚴安上書曰。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餘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

王慎中曰漢武帝用兵獨嚴安一疏論事有本末訛病當世有味
按此段言戰国兵禍

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備守。合從連橫。馳車擊轂。介冑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幷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虡。索隱曰虡音巨鄒氏本作據音同 示不復用。

凌約言曰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此言過矣向使以下則是

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索隱曰上猶尚也貴也下謂以智巧爲下也 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

按此下言秦窮兵之禍以為戒

秦不行是風而修其故俗。爲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乃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蜚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佗屠睢 索隱曰案尉官也佗趙他也音徒何反屠睢人姓名睢音雖 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韋昭曰監御史名祿也 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絕乏。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按此下言時事

大叛陳勝吳廣舉陳索隱曰謂勝廣舉兵據陳舉音如字或音據恐踈也下同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也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皆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張晏曰壤進益也至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欲招南夷始見本意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如淳曰東夷也○索隱曰僰音白北反又皮逼反濊州地名即古濊貊國也音紆廢反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索隱曰匈奴城名音龍燔音煩謂燒也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驚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結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砥劍橋箭累弦轉輸運糧未見休時此天下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服虔曰言所束在郡守土壤足以專民制蘇林曰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民也○索隱曰案謂地形及土壤皆束制在諸侯也旁脅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觀齊晉之所

楊慎曰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嚴安此論極盡事情牙富彊與吳丹議意祖此然安之論本出韓非韓非備內篇言吉民以富貴人起勞以藉人臣非天下長利也

按橋箭漢書作矯箭正曲使直也

按此總括一篇之意而結之語約而意盡

陳仁子曰嚴安上書與主父偃不同主父偃旨隨兵末而斂之嚴安此揆其本而救之本正則末自正矣凡安

所言曰薄賦斂則箴帝之利心也曰省刑罰則藥帝之慘心也曰省繇役則約帝之侈心也夫帝之欲不但窮兵一事大本既立數者既除則兵可片言而止至于用兵乃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二語可以關要功生事者之口噫一將功成萬骨枯其言蓋本諸安

黃震曰嚴安言郡守之權非特六卿豈慮根本既耗或有乘時而起者耶

按此本賈生之議

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觀秦之所以滅者。嚴法刻深。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萬世之變。則不可稱諱也。書奏天子。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徐廣曰佗史記本皆不見嚴安此旁所纂者取漢書耳然漢書不宜乃容大異或寫史記相承闕脫也○索隱曰纂音撰於是上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爲郎中。數見上疏言事。詔拜偃爲謁者。遷樂爲中大夫。一歲中四遷偃。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彊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茅坤曰此即劉敬故智

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彊而合從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寸地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削而稍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徐廣曰元朔二年始令諸侯王分封子弟也又說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其計。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

一應傳首所以未遇時情事

千金。人或說偃曰。太橫矣。主父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親不以爲子。昆弟不收。賓客弃我。我阨日久矣。且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卽五鼎烹耳。吾日暮途遠。故倒行暴施之。索隱曰按偃言吾日暮途遠恐赴前途不跌故須倒行而逆施乃可及耳今此本作暴暴者言已困久得中當須急暴行事以快意也暴者卒也急也 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常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不可就。已而弃之。主父偃盛言其便。上竟用主父計。立朔方郡。元朔二年。主父言

齊王內淫佚行僻。上拜主父爲齊相。至齊。遍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數之曰。始吾貧時。昆弟不復前案我衣食。賓客不我內門。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乃使人以王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罪。恐效燕王論死。乃自殺。有司以聞。主父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偃居中。不敢發。及爲齊相出關。卽使人上書告言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主父劫其王令自殺。

茅坤曰篇終餘音嫋娜

王維禎曰此太史公有感之言暗指

乃徵下吏治。主父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是時公孫弘爲御史大夫。乃言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主父方貴幸時。賓客以千數。及其族死。無一人收者。唯獨洨孔車收葬之。（徐廣曰洨人也沛有洨縣 ○索隱曰洨戶交反車尺奢反）天子後聞之。以爲孔車長者也。

太史公曰。公孫弘行義雖修。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徐廣曰漢初至元朔二年八十年也）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弘爲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皆譽之。及名

李陵事也

楊慎曰以下非太史公所著特褚先生輩續之耳

黃汾曰後聖聖字恐當是世字言禹聖德歎後世不能循也

敗身誅。士爭言其惡。悲夫。

太皇太后詔大司徒大司空。（徐廣曰此詔是平帝元始中王元后詔後人寫此及班固所稱以續卷後 ○索隱曰按廣所云則又非褚先生所錄也）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爲始。富民之要。在於節儉。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與奢也寧儉。昔者管仲相齊桓霸諸侯。有九合一匡之功。而仲尼謂之不知禮。以其奢泰侈擬於君故也。夏禹卑宮室。惡衣服。後聖不循。由此言之。始（一本始作治）之盛也。德優矣。莫高於儉。儉化俗民。則尊卑之序得。而骨肉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斯乃家給人足。刑錯之本

董份曰雖于品制有減而儉實可久

也歟可不務哉夫三公者百寮之率萬民之表也未有樹直表而得曲影者也孔子不云乎子率以正孰敢不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維漢興以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較然著明索隱曰較音角較明也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孫弘者也位在丞相而爲布被脫粟之飯不過一肉故人所善賓客皆分奉祿以給之無有所餘誠內自克約而外從制汲黯詰之乃聞于朝此可謂減於制度應劭曰禮賢有常尊衣服有常品而可施行者也德優則行否則止與內奢泰而外爲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以病乞骸骨孝武皇帝即制曰賞有功褒有德善善惡惡君宜知之其省思慮存精神輔以醫藥賜告治病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至元狩二年竟以善終于相位夫知臣莫若君此其效也弘子度嗣爵後爲山陽太守坐法失侯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俗厲化聖王之制不易之道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徵詣公車上名尚書朕親臨拜焉

班固稱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

於燕雀。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爲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也○索隱曰按謂公孫等未遇爲時所輕若飛鴻之未漸受困於燕雀也遠迹羊豕之閒。韋昭曰遠迹謂耕牧在於遠方○索隱曰案公孫牧豕卜式牧羊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乂安。索隱曰乂理也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索隱曰案謂枚乘也漢始詔申公亦以蒲輪謂以蒲裹車輪恐傷草木也且蒲是草之美者故禮有蒲璧盖或畫繢以爲榮飾也見主父而歎息。索隱曰案上文嚴安等上書上曰公等安在何相見之晚者是也羣臣慕嚮。異人竝出。卜式試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衞青奮於

王應麟曰班固叙武帝名臣李延年桑弘羊亦與焉若備存則當以董仲舒于公孫弘倪寬之列汲黯之直豈卜式之儔哉史筆褒貶爲世榮辱所關而董猶如此謂之比良遷董可乎

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矣。漢之得人。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衞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

矦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累其名臣亦其次也

索隱述贊曰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寛儉內懷嫉妬寵備榮爵身受肺腑主父推恩觀時設度生食五鼎死非時蠹

王安石曰始讀孟子見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今有王若起則凡諸侯之地踰制者皆將損之疑孟子之言爲過得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覩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於傾駭變亂無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爲過

劉子翬曰父偃等諫甚切帝嘆相見之晚悉拜爲郎然征伐竟不已又爲上林苑東方朔陳三不可帝拜朔爲大中大夫賜以黃金然遂起苑蓋武帝知受諫爲人君之美故不吝爵祿以旌寵之也然有受諫之名無受諫之實何益於治乎此法語之言改之爲貴

黃震曰主父偃姦險無賴小人其致身青雲特自速族滅之禍耳何足汚齒頰哉惟諫伐匈奴一書不當以人廢言然他日勸築朔方俾襲蒙恬故步者即今日舉秦事以諫伐匈奴之偃也何邪其勸分王諸侯則掇拾賈生之緒餘也其勸徙豪民實茂

陵則剽竊婁敬之陳言也酈能為漢庭決一策耶而取大臣金取諸侯金自謂日暮途遠自分倒行暴施以至於齊而却齊王殺之以游於燕而陷燕王殺之召平曰昆弟賓客戒其母入偃門以一切疏絕之何哉偃之為人也其自取覆滅也固宜為偃之族者可悲耳

史記評林卷之百一十二終

按南越即今廣東西二省

唐順之曰此與匈奴大宛西南夷四傳貫穿百餘年興亡如世家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南越王尉佗者。正義曰都廣州南海縣 真定人也。索隱曰尉官也佗名也姓趙佗音徒河反又十三州記云大郡曰守小郡曰尉韋昭云真定故郡名後更為縣在常山也 姓趙氏。秦時已并天下。畧定楊越。張晏曰楊州之南越也○索隱曰案戰國策云吳起為楚收楊越○正義曰夏禹九州本屬楊州故云楊越 置桂林南海象郡。索隱曰地理志武帝更名桂林曰鬱林秦本紀始皇三十三年畧陸梁地以為南海鬱林象郡地理志云武帝更名日南 以謫徙民索隱曰謫音陟革反 與越雜處。十三歲。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年并天下八歲乃平越地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佗秦時用為南海龍川令。索隱曰地理志云龍川屬南海也○正義曰顏

康海曰以下敘佗自立爲南越王詞簡健而委宛

師古云龍川南海縣也即今之循州也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以爲號也至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徐廣曰爾時未言都尉也○索隱曰囂音五刀反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陳勝等作亂秦爲無道天下苦之項羽劉季陳勝吳廣等州郡各共興軍聚衆虎爭天下中國擾亂未知所安豪傑畔秦相立南海僻遠吾恐盜兵侵地至此吾欲興兵絕新道索隱曰案蘇林云秦所通越道自備待諸侯變會病甚且番禺負山險阻南海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新異韋昭曰被之以書音光被之被○索隱曰被音皮義反行南海尉事索隱曰服虔云囂詐詔書使爲南海尉

按絕道自守與上絕新道自備相應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曰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索隱曰案南康記云南野大庾嶺三十里至橫浦有秦時關其下謂爲塞上姚氏案地理志云桂陽有陽山縣今此縣上流百餘里有騎田嶺當是陽山關鄒氏劉氏本湟並作涅音年結反漢書作湟谿音皇又衛青傳云出桂陽下湟水是而姚察云史記作匯今本有湟涅及匯不同蓋由隨見輒改故也水經云含匯縣南有匯浦關未知孰是然鄒誕作涅漢書作湟蓋近於古盜兵且至急絕道聚兵自守因稍以法誅秦所置長吏以其黨爲假守索隱曰案謂佗立其所黨爲郡縣之職或假守也秦已破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韋昭曰生以武爲號不稽於古也高帝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弗

陳仁子曰圖天下者當識天下之大勢高帝有天下蓋識其勢者也當時吏民新附叛者九起故北不剛白登之恥南不責首粵之臣直以一身為天下之勢虜臧荼執淮陰繼而貫高反洛陽陳豨反代黥布又反淮南所幸兵力不分旋起旋定若劳征遠伐變不旋踵恐鞭長不及馬腹天下句二非吾有也

誅。漢十一年。遣陸賈因立佗為南越王。與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為南邊患害。與長沙接境。高后時。有司請禁南越關市鐵器。佗曰高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聽讒臣。別異蠻夷。隔絕器物。此必長沙王計也。欲倚中國。擊滅南越而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往擊之。索隱曰韋昭云竈姓周隆慮縣名屬河內音林閭會暑溼。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索隱曰案即陽山嶺也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以兵威邊。財物賂遺閩越西甌駱。役屬焉。漢書音義曰駱越也○索

錢福曰此孝文得黃老之旨處

按冢在真定與篇首真定人一句相應

按漢書具載文帝與南粵書甚妙其

隱曰姚氏案廣州記云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為駱人有駱王駱侯諸縣自名為駱將銅印青綬即今之令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為安陽王治封溪縣後南越王尉佗攻破安陽王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即甌駱也東西萬餘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喻盛德焉。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丞相陳平等舉可使南越者。平言好時陸賈。先事詳陸賈傳帝時習使南越。迺召賈以為太中大夫。往使。因讓佗自立為帝。曾無一介之使報者。陸賈至南越。王甚恐。為書謝。稱曰。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前日高后

按竊疑長沙王讒臣一段與上文高后聽讒臣數語相應

康海曰越王書詞意旨遜而屈漢天子有以感之也

隔異南越。竊疑長沙王讒臣。又遙聞高后盡誅佗宗族。掘燒先人冢。以故自弃。犯長沙邊境。且南方卑溼。蠻夷中閒。其東閩越千人衆號稱王。其西甌駱裸國亦稱王。索隱曰裸音和寡反裸露形也 老臣妄竊帝號。聊以自娛。豈敢以聞天王哉。乃頓首謝。願長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乃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竝世。皇帝賢天子也。自今以後。去帝制黃屋左纛。陸賈還報。孝文帝大說。遂至孝景時。稱臣使入朝請。然南越其居國竊如故號名。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建元四年卒。佗孫胡為南越王。

凌約言曰叙武帝討南越筆力雄勁而越内后王亂臣之变態詞越樓船伏波之將略委曲轉折纖悉殆盡

王廷陳曰胡始不敢興兵而使人上書既又遣太子入宿衛得尊中國之体惜其後聽大臣之諫而卒不入見也

徐廣曰皇甫謐曰越王趙佗以建元四年卒爾時漢興七十年佗蓋百歲矣 此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毋得擅興兵相攻擊。今閩越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為興師。遣兩將軍往討閩越。索隱曰王恢韓安國 兵未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天子使莊助往諭意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為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

王維楨曰藏璽乃知先王之僭豈嬰齊先宿衛久真見天王之不可犯哉

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索隱曰漢書悅作怵韋昭云誘怵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謚爲文王嬰齊代立即藏其先武帝璽（索隱曰李邵云藏其僭號之璽也）嬰齊其入宿衛在長安時取邯鄲樛氏女生子興（徐廣曰一作典○索隱曰樛音紀虯反樛姓出邯鄲）及即位上書請立樛氏女爲后興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法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謚爲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

董份曰將敘太后欲乱故倚漢威故再提太后嘗與安國少季通方委曲有情不嫌於重複也

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索隱曰安國姓也少季名也）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缺（徐廣曰一作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嘗與安國少季通其使復私焉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羣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

按此敘呂嘉之勢盛爲下文作亂張本

用漢法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齎爲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仕爲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索隱曰案蒼梧秦王即下趙光是也有連者連姻也趙與秦同姓故稱秦王其居國中甚重越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乃置酒介漢使者權韋昭曰恃使者爲介冑也○索隱曰志林云介者因也欲因使者權誅呂嘉也韋昭以介爲恃介者間也以言間恃漢使之權意即得矣然云恃爲介冑則非虞喜以介爲因亦有所由案介者賓主所由也謀誅嘉等使者皆東鄉太后南鄉王北鄉相嘉大臣皆西鄉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鏦嘉以矛韋昭曰鏦撞也○索隱曰案字林鏦音七凶反又吳王濞傳鏦殺吳王與此同王止太后嘉遂出分其弟兵就舍索隱曰案謂分取其兵也漢書作介介被也恃也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乃陰與大臣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太后有淫行國人不附欲獨誅

一本室作族

放英曰敘宴飲位次甚悉如目擊然

王慎中曰王止太后是當斷不斷也

陸武曰好往武往句法甚奇

嘉等。力又不能。天子聞嘉不聽王。王太后弱孤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也。郟壯士徐廣曰縣屬潁川音古治反○正義曰今汝州郟城縣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二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應上二往字徐廣曰千秋爲校尉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

楊慎曰越妻乃越女非漢女也而徐注若以越爲人名何也
何孟春曰韓千秋一段用而字緊接上文將二千人往勢如珠走盤

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徐廣曰元鼎四年以南越王兄越封高昌侯○索隱曰案功臣表術陽屬下邳而韓千秋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塞上。索隱曰案南康記以爲大庾嶺名塞上也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樓昉曰次伐南越之兵其中經緯 按大宛傳漢發三輔罪人又云赦囚徒又云發天下七科讁皆罪人也出師用罪人盖勾踐敗吴取檇李法也

延年爲成安侯。索隱曰案功臣表成安屬郟 樛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廣德爲龍亢侯。索隱曰案龍亢屬譙國漢書作龔侯服虔作卬晉灼云龔古龍字 乃下赦曰天子微。諸侯力政。譏臣不討賊。今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令罪人及江淮以南。徐廣曰淮一作匯也 樓船十萬師。應劭曰時欲擊越非水不至故作大船船上施樓故號曰樓船也 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匯水。徐廣曰一作湟 駰案地理志曰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淮字〇索隱曰劉氏云匯當作湟漢書云下湟水也 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故歸義越侯二人張晏曰故越人降爲侯 爲戈船下厲將軍。徐廣曰厲一作瀨 駰案張晏曰

王鏊曰咸會番禺此一句不可少

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爲名也應劭曰瀨水流沙上也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也 出零陵。或下離水。徐廣曰在零陵通廣信〇正義曰地理志云零陵縣有離水東至廣信入鬱林九百八十里 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徐廣曰越人也名遺 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正義曰曲州協州以南是夜郎國 下牂牁江。正義曰江出南徼外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也 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陝。破石門。索隱曰姚氏云尋陝在始興西三百里近連口也廣州記石門在番禺縣北二十里昔吕嘉相漢積石於江名曰石門又俗云石門水名貪泉飲之則令人變故吴隱之至石門酌水飲乃爲歌也 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會期後。與樓船會。乃有千

按招降賜印得体

按驅字即孟子湯武敺民敺字

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名。日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復縱令相招。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犂旦。城中皆降伏波。徐廣曰呂靜云犂結也音力奚反結猶連及逮至也漢書犂旦爲遲旦謂待明也○索隱曰鄒氏云犂一作比比音必至反然犂即比義不煩更釋又解犂黑也天未明而尚黑也漢書史記亦作遲明遲音稚遲待也亦犂之義也 呂嘉建德已夜與其屬數百人亾入海。以船西去。伏波又因問所得降者貴人。以知呂嘉所之。遣人追之。以其故校尉司

何孟春曰自定者越光由定而來屬也故俱得封

黃震曰南越稱帝文帝以德懷之而稱臣既稱臣武帝以詐召之而反叛雖夷狄人情亦[illegible]可知矣用樓船十万師一旦以夷爲

馬蘇弘得建德。封爲海常侯。徐廣曰在東萊 越郎徐廣曰南越之郎官 都稽徐廣曰表曰孫都 得嘉。封爲臨蔡侯。索隱曰案表屬河內 蒼梧王趙光者。越王同姓。聞漢兵至。及越揭陽令定韋昭曰揭音其逝反○索隱曰地理志揭陽縣屬南海揭音桀劉氏音求例反定者令之名也案漢功臣表云定揭陽令意又別 自定屬漢。越桂林監居翁漢書音義曰桂林郡中監姓居名翁也 諭甌駱屬漢。索隱曰案漢書甌駱三十餘萬口降漢 皆得爲侯。索隱曰案漢書云光聞漢兵至降封爲桃侯揭陽令爲安道侯越將軍取爲繚嫈侯桂林監居翁爲湘城侯韋昭云湘城屬堵陽桃安道繚三縣皆屬南陽繚音遼也 戈船下厲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爲九郡。徐廣曰儋耳珠崖南海蒼梧九眞鬱林日南合浦交阯○索隱曰徐廣皆

郤並不大快然使五帝三王處此亦有文帝之懷柔而已夷伙在万里外而必含之何哉

茅坤曰獨此小論用韻語甚奇與他篇不同似后人銘体

據漢書為說 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兵以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初王後五世九十三歲而國亡焉。

太史公曰尉佗之王本由任囂。遭漢初定列為諸侯。隆慮離溼疫佗得以益驕甌駱相攻南越動搖。漢兵臨境嬰齊入朝。其後亡國徵自樛女呂嘉小忠。令佗無後樓船從欲怠傲失惑伏波困窮。智慮愈殖。因禍為福。成敗之轉譬若糾墨。

索隱述贊曰中原鹿走羣雄莫制漢事西馳越推南裔陸賈騁說尉佗去帝樛后內朝呂嘉狼戾君臣不協卒從剿絕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三 終

按閩越即今閩地東越即今永嘉地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閩越王無諸。韋昭曰閩音武巾反東越之別名。○索隱曰案說文云閩東越蛇種也故字從虫閩聲音旻 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徐廣曰騶一作駱。○索隱曰徐廣說是上云甌駱此別云閩不姓騶也 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徐廣曰今建安侯官是。○索隱曰小顏以為即今之泉州建安也。○正義曰今閩州又改為福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 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

按東治即今侯官縣

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爲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治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爲東海王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濵海云都東甌徐廣曰今之永寧也○索隱曰姚氏云甌水名永嘉記水出寧山行三十餘里去郡城五里入江昔有東甌王都城有亭積石爲道今猶在也世俗號爲東甌王後數世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越閩越未肯行獨東甌從吳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以故皆得不誅歸國吳王子子駒亾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

羅洪先曰莊助言辭剴切天子竟遣助發兵得御夷之体耽兵未至而閩越引兵去東甌卒舉國徙中國助亦有見哉

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弃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弃之且秦舉咸陽而弃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太守欲距不爲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而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乃悉舉衆來處江淮之間徐廣曰年表云東甌王廣武侯望率

按師古云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后必更來也

柯維騏曰漢書曰不戰而隕徐廣曰耘隕音同按儒行傳曰不隕穫于貧賤則隕耘義亦同耶

其衆四萬餘人來降家廬江郡○索隱曰徐廣據年表而爲說至建元六年閩越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擊而以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農韓安國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與相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今漢兵衆彊今卽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一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卽亾入海皆曰善卽鏦殺王索隱曰劉氏鏦音窻鏦撞也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耘徐廣曰漢書作殞耘義書取耘除戓言耘音于粉反此楚人聲重耳隕耘當同音但字有假借聲有輕重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索隱曰繇音搖繇者邑號丑名也乃使郎中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矯其衆持正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以海風波爲

按顏師古云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是也

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是時樓船將軍楊僕使使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屯豫章梅嶺待命。徐廣曰在會稽界○索隱曰徐說非也案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洪崖山當古驛道此文云豫章梅嶺知非會稽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梅嶺在虔化縣東北百二十八里虔州漢亦屬豫章郡二所未詳元鼎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且往。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為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徐廣曰在豫章界○索隱曰案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陽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東南八十里有武陽亭亭東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此白沙武林今當閩越之京道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

侯齒徐廣曰成陽共王子將屯。弗敢擊。卻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天子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索隱曰鄭氏句音鉤會稽縣也○正義曰句章故城在越州鄮縣西一百里漢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越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索隱曰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闕○正義曰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若如一預州有白沙山蒼從如此邪白沙東故閩州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船軍數校尉。殺長吏。樓船將軍率錢唐轅絡古一本絡作終正義曰錢唐杭州縣轅姓絡古名斬徇北將軍為禦兒侯。漢書音義曰今吳南亭是也○正義曰禦

按師古云功臣表云開陵侯建成以故東越建成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又云功臣表作外百身此不同疑表誤

何孟春曰成陽共王子一段斷而復續此倒敘法也

茅坤曰按漢詔徙東越及閩越之民於江淮是以浙以東南及福建蓋空地也

按此贊亦用韻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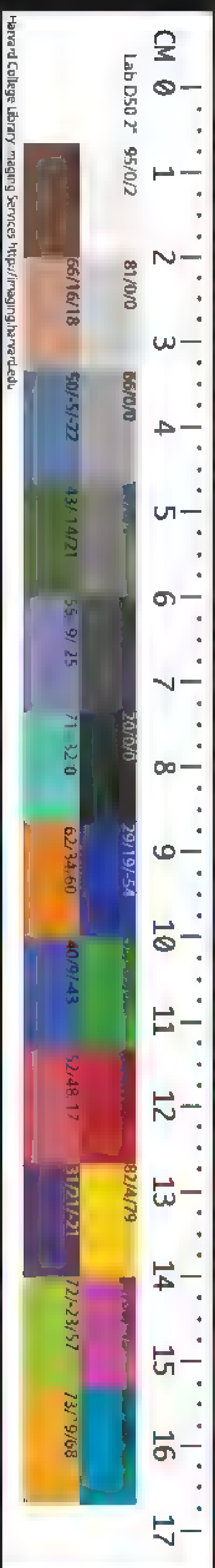
字今作語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自兵未往。故越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餘善弗聽。及橫海將軍先至。越衍侯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從建成侯敖徐廣曰敖東越臣與其率從繇王居股謀曰。餘善首惡。劫守吾屬。今漢兵至。衆彊。計殺餘善自歸諸將。儻幸得脫。乃遂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將軍。故封繇王居股為東成侯。索隱曰韋昭云在九江萬戶。封建成侯敖為開陵侯。索隱曰徐廣云敖東越臣韋昭云開陵屬臨淮封越衍侯吳陽為北石侯。封橫海將軍說為案道侯。封橫海校尉福為繚嫈侯。漢書音義曰音遼嫈○索隱曰音繚縣名服虔曰嫈音瑩劉伯莊音紆營反福者成陽共王子。故為海常侯。坐法失侯。舊從軍無功。以宗室故侯。諸將皆無成功。莫封。東越將多軍。漢書音義曰多軍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多姓軍名也漢兵至。弃其軍降。封為無錫侯。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軍吏皆將其民徙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

太史公曰。越雖蠻夷。其先豈嘗有大功德於民哉。何其久也。歷數代常為君王。句踐一稱伯。然餘善至大逆滅國遷衆。其先苗裔繇王居股等。猶尚封為萬戶侯。由此知越世世為公侯矣。蓋禹之餘烈

也。

索隱述贊曰句踐之裔是曰無諸既席漢寵寔因秦餘騶駱爲姓閩中是居王搖之立爰處東隅後嗣不道自相誅鉏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四終



何維騏曰按朝鮮乃周封殷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爲盜戰國時朝鮮準僭称王屬于燕其後燕人衛滿破王準有其地至漢武遂拔朝鮮內屬其後風俗稍薄太史公恭善滿能收亡民聚海東以保塞外諸夷修臣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索隱曰案朝音朝直驕反鮮音仙以有汕水故名也汕一音訕

朝鮮王滿者正義曰潮仙二音括地志云高驪都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又古云朝鮮地也故燕人也。索隱曰案漢書滿燕人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王之自始全燕時嘗畧屬眞番徐廣曰一作莫遼東有番汗縣番音普寒反○索隱曰始全燕時謂六國燕方全盛之時常畧二國以屬己也應劭云玄菟本眞番國徐氏云遼東有番汗縣者據地理志而知也朝鮮爲置吏築鄣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爲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爲界。漢書

翔也

音義曰浿音傍沛反○正義曰地理志云浿水出遼東塞外西南至樂浪縣西入海浿普大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正義曰命謂教令聚黨千餘人，魋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渡浿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鄣，索隱曰案地理志樂浪有雲鄣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後應王險。徐廣曰昌黎有險瀆縣也○索隱曰韋昭云古邑名應劭注地理志云遼東有險瀆縣朝鮮王舊都臣瓚云險城在樂浪郡浿水之東也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蠻夷，無使盜邊；諸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以聞，上許之，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索隱曰東夷小國後以為郡

按裨王長乃送何者

方數千里。正義曰括地志云朝鮮高驪貊東沃沮五國之地國東西千三百里南北二千里在京師東東至大海四百里北至營州界九百二十里南至新羅國六百里北至靺鞨國千四百里傳子至孫右渠，正義曰其孫名也所誘漢亡人滋多，又未嘗入見天子；真番旁衆國欲上書見天子，文擁濇曰壅本作雍又擁閼不通。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誘諭右渠，索隱曰誘一作譙說文云譙讓也諭曉也譙音才笑反終不肯奉詔。何去至界上，臨浿水，使御刺殺送何者索隱曰御即送何之御也朝鮮裨王長，正義曰顏師古云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浿水何因刺殺也按裨王及將士長恐顏非也即渡，馳入塞，正義曰入平州榆林關也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為其名美，即不詰，索隱曰有殺將之美名拜何為遼東東部都尉。正義

余有丁曰按謂未能破之而前進也故後云破浿水上軍乃前

曰地理志云遼東郡武次縣東部都尉所理也朝鮮怨何發兵襲攻殺何
天子募罪人擊朝鮮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人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正多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樓船將軍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城擊樓船樓船軍敗散走將軍楊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浿水西軍未能破自前天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謝願降恐兩將詐殺臣今見

按此叙兩將軍私心處曲盡

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匹及饋軍糧人衆萬餘持兵方渡浿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命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殺之遂不渡浿水復引歸山還報天子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守城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固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閒使人私約降樓船往

茅坤曰自古兩將異指鮮不敗亾若

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急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郤降下朝鮮。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能。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今與朝鮮私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及使衛山諭降右渠。右渠遣太子。山使不能剸決。與左將軍計相誤。卒沮約。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征漢書作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有狀。言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為大

茅坤曰與唐李晟及懷光汴橋之屯略相似

按師古云相路人一相韓陰二尼谿相參三將軍王唊四應氏云人誤也

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為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營計事。即命左將軍麾下執捕樓船將軍。并其軍。以報天子。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陰。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漢書音義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唊音頰○索隱曰路人漁陽縣人如淳云相其國相路人名也唊音協）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戰。王又不肯降。陰、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巳又反。復攻

按師古云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于漢故謂之降相

黄震曰朝鮮居秦故空地本无預中国事也涉何為帝生事其国漢盛兵以滅之定其国為四郡漢固貪矣右渠負固自取滅亡亦何愚也

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降相路人之子最索隱曰最名路人之子也告諭其民誅成已。以故遂定朝鮮為四郡。眞番臨屯樂浪玄菟也封參為澅清侯韋昭曰屬齊○索隱曰顧氏澅音獲陰為荻苴侯韋昭曰屬勃海○索隱曰荻音秋苴音子餘反唊為平州侯韋昭曰屬梁父長為幾侯。韋昭曰屬河東○索隱曰幾縣名最以父死頗有功為溫陽侯韋昭曰屬齊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為庶人。索隱曰蘇林云列口縣名度海先得之

太史公曰右渠負固。國以絕祀。涉何誣功。為兵發

余有丁曰按樓船前力攻番禺反驅降者入伏波營故此欲独降之為己功也

首。樓船將狹。徐廣曰言其所將卒狹少及難離咎。悔失番禺。乃反見疑荀彘爭勞。與遂皆誅。兩軍俱辱。將率莫侯矣。

索隱述贊曰衛滿燕人朝鮮是王王險置都路人作相右渠首差涉何調上兆禍自斯狐疑二將山遂伏法紛紜無狀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五

張之象曰六用以什數三字五用最大二字兩用此皆字總結之開闔有法

按韓昌黎送廖道士序柳七州游黃溪記二文發端多倣此法

茅坤曰篇首絕什以下並序次通西南諸夷本末亦可觀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分敘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正義曰在蜀之南 夜郎最大。索隱曰劉氏數音所具反鄒氏音所主反荀悅云夜郎犍為屬國也韋昭云漢為縣屬牂牁案後漢書云夜郎東接交阯其地在胡南其君長本出於竹以竹為姓也○正義曰今瀘州南大江南岸協州曲州本夜郎國 其西靡莫之屬。正義曰在蜀南以下及西也靡非在姚州北去京西南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卽靡莫之夷 以什數滇最大。如淳曰滇音顛顛馬出其國也○索隱曰靡莫夷邑名○滇與同姓也崔浩云滇後為縣屬越巂太守所理也○正義曰昆州郎州等本滇國去京西五千三百七十里也 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 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 索隱曰魋漢書作椎音直追反結音計 其外

西自同師以東韋昭曰邑名也○索隱曰漢書作桐鄉北至楪榆。韋昭
曰在益州楪音葉○正義曰上音楪楪澤在靡北百餘里漢楪榆縣在澤其益都靡非本桑榆生屬
國也名為嶲昆明。徐廣曰永昌有嶲唐縣○索隱曰崔浩云嶲昆明二國名韋昭云益
州縣○正義曰嶲音髓今體州也昆明嶲州縣蓋南接昆明之地因名也皆編髮隨畜
遷徙。正義曰編步典反畜許又反皆嶲昆明之俗也毋常處。毋君長。地方
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
徐廣曰徙在漢嘉筰音昨在越嶲○索隱曰服虔云徙筰二國名韋昭云徙縣在蜀筰縣在越嶲○
正義曰徙音斯括地志云筰州本西蜀徼外曰猫羌嶲地理志云徙縣也華陽國志雅州邛郲山本
名邛筰山故邛人筰人界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冉駹最大。
索隱曰案應劭云汶江郡本冉駹音亡江反○正義曰括地志云蜀西徼外羌茂州冉州本冄駹國

王維禎曰此處須著此二句歸束
凌約言曰此以上下凡四十字而西南諸夷其方隅風俗大小具見敘事明整簡盡可法
茅坤曰莊蹻之王楚与尉佗之王南越畧相似

地也後漢書云冉駹其山有六夷七羌九蠻各有部落也其俗或土著。或移徙。
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
索隱曰案夷邑名即白馬氐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隴右成州武州皆白馬氐其豪族楊氏居成州
仇池山上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
摠敘
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正義曰蹻其畧反郎州昆州即莊蹻
所王畧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索隱
曰蹻音矩灼反楚莊王弟為盜者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索隱曰地理志
益州滇池縣澤在西北後漢書云其池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到流故謂滇池○正義曰括地志
云滇池澤在昆州晉寧縣西南三十里其水源深廣而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滇池旁平地。
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

王鏊曰敘事精到

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音案）畧通五尺道。（索隱曰謂棧道廣五尺。○正義曰括地志云五尺道在郎州顏師古云其處險阸故道纔廣五尺如淳云道廣五尺）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正義曰今益州南戎州北臨大江古僰國）以此巴蜀殷富。（索隱曰韋昭云僰屬犍為音蒲北反服虔云舊京師有僰婢）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越。東越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指曉南越。（正義曰番音婆）南越食蒙蜀枸醬。（徐廣曰枸一作蒟音窶駰案漢書音義曰枸木似穀樹其葉如桑葉用其葉作醬酢美蜀人以為珍味○索隱曰案晉灼枸音矩劉德云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為醬美小顏云枸者緣木而生非樹也今蜀土家出枸實不長二三寸味辛似薑不酢劉說非也廣志云枸色黑味辛下氣消穀窶音求羽反）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牂柯江廣數里。（正義曰崔浩云牂柯繫船杙也常氏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柯處仍改其名為牂柯）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

茅坤曰唐蒙亦奇士

聞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彊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易甚上許之乃拜蒙爲郎中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索隱曰案食糧及輜重車也音持用反）從巴蜀筰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索隱曰崔浩云牂牁繫船杙以爲地名道猶從也地理志夜郎又有豚水東至南海四會入海此牂牁江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將往

喻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徐廣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對言其不便及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築朔方以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徐廣曰元光六年南夷始置郵亭）稍令犍爲自葆就（正義曰令犍爲自葆守而漸修成其郡縣也）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韋昭曰邛縣之竹屬蜀瓚曰邛山名此竹節高實中可作

茅坤曰張騫之求身毒不得要領

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徐廣曰字或作竺漢書直云身毒史記一本作乾毒駰案漢書音義曰一名天竺則浮屠胡是也○索隱曰身音捐毒音篤小顏亦曰捐篤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徐廣曰嘗一作賞爲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如淳曰爲昆明所閉道○正義曰昆明在今嶲州南昆縣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者言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

王維楨曰以下文嘗隔滇道者也觀之恐非且蘭也

茅坤曰八校尉擊南越後始得併定西南諸夷

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及至南越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索隱曰且音子餘反小國名也後爲縣屬牂牁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嘗擊南越者八校尉擊破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即引兵還行誅頭蘭。索隱曰即且蘭也頭蘭常隔滇道者也。已平頭蘭。遂平南夷爲牂牁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會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南越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幷殺筰侯。冉駹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

按漢書無难字師古云離西南言西南事漢也

邛都爲越巂郡，筰都爲沈犂郡，冉駹爲汶山郡，廣應邵曰今蜀郡岷江漢西白馬爲武都郡。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索隱曰二國與滇王同姓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總結上什數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

王維禎曰于番禺見枸醬于大夏見邛竹杖而文法錯綜如此

太史公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滇復爲寵王。然南夷之端，見枸醬番禺，大夏杖邛竹。西夷後揃，剽分二方，史記音義曰揃音翦○索隱曰揃謂被分割也剽音疋妙反言西夷後被揃割遂剽居西南二方各屬郡縣剽亦分義卒爲七郡。徐廣曰犍爲牂牁越巂益州武都沈犂汶山地也

索隱述贊曰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浸靡莫異俗殊風夜郎冣大功筰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六

史份曰相如集中傳乃校傳者取子長所作傳附之也史通以為相如自作非矣即自作獨不為文君事一少諱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索隱曰古本宜在西南夷之下

楊慎曰劉子玄史通云相如傳具在相如集中子長因錄斯篇即爲列傳又按南史云古之名人相如孟堅子長皆自敘風流傳芳末世觀此則相如傳即相如之文也

又曰按西京雜記云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如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爲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敢復言作賦矣

朱翌曰治生仕宦自是兩途少有俱進者今人出仕之久生理遂廢司馬相如以貲

茅坤曰太史公序次相如特愛其文賦而已予覽之多爲瑰瑋奇崛然騷之再変矣特檄蜀父老與諫獵書絕佳

按非其好三字爲一傳之本

爲武騎常侍可謂富矣至病免客游梁數歲而歸貧無以自業家徒四壁立自古如此不獨今然也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劒。索隱曰呂氏春秋劒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劒以短乘長是也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相如既學。索隱曰案秦宓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慕藺相如之爲人。更名相如。以貲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常侍從格猛獸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號爾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伏後上讀賦而善之案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爲恭敬。有生色日往朝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

王鏊曰按相如志在詞賦梁者詞賦之藪因病免有志哉

劉辰翁曰本是一段小說子長以奇著之如聞如見乃并與其精神意氣隱微曲折盡就益至俾褒而尤可觀

葛洪曰長卿賦詩人称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楊子雲云長卿不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斈相如爲賦而弗逮故雅服焉

楊慎曰琴心挑之四字古无是事亦无此奇徒四壁立語亦然此女見稱文君必能好詞賦者意非独琴也

余有丁曰按謂相如傳自作者必不肯著文君事纖息

謝病不能往臨卭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卭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是時卓王孫有善寫情事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嬈也以琴中嬈之挑音徒了反嬈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艶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為鴛鴦也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栖得托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卭從車騎雍容閒雅甚都韋昭曰閒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也詩曰恂美且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

董份曰若果相如自撰豈肯盡述鄙事如此

茅坤曰此時卭令獨不能為相如関説王孫耶

又曰他人不下手處太史公偏下手

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伏后喟然而嘆案○索隱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材我不忍殺發居厚分文財与男寺同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卭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卭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土為墮邊高似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作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

楊慎曰文君已失身于司馬長卿故倦游須溪云已失身于司馬爲一句長卿故倦游爲一句今人不得其讀于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

余有丁曰既云讀子虛賦善之矣又云未足觀豈所讀者止齊事耶今文

今銅印言犢紐此其類矣與保庸雜作。方言曰保庸調之南方奴婢賤稱也滌器於市中。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瓿者卓王孫聞而耻之，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郭璞曰諸公父行也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也本毋漢書皆有二長卿字長卿故倦游。郭璞曰厭游宦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郭璞曰主獵犬也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應前著子虛之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

選中今子虛上林爲二篇則帝先見子虛而上林其續奏也

楊慎曰此太史公摠子虛賦之大旨爲訓註之法

倪思曰賦尤異直誇多鬪靡如魚龍曼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然又不若參差形似若有若无之爲得也

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此論所以作賦之綱要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爲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爲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人爲辭，索隱曰藉音借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有先生，郭璞曰詫誇也音託夏反○索隱曰過音戈詫

柯維騏曰子虛烏有之設難後之為詞賦者宗之張衡兩京賦有憑虛公子安處先生之名亦此意也相如游梁時常著子虛賦為武帝所善此著天子遊獵賦復借子虛三人之詞以明天子之義故亦名子虛賦賦中叙上林故又名上林賦其實一也文選截為二篇以前叙齊楚者為子虛賦自亾是公欣然而笑以下叙上林者為上林賦失其旨矣

尤玫曰鹽浦字新願焉有不足之意

音勅亞反而無是公在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此一篇前段之綱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子虛述齊之獵於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郭璞曰罘罝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罘兔罟也今幡車罔古也彌竟也揜兔轔鹿。射麋腳麟。徐廣曰轔音吝駰案郭璞曰腳掎足轔車轢○索隱曰韋昭云腳謂持一腳也司馬彪曰腳掎也說文云掎偏引一腳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擩也音而沿反又音而悅反擩之於輪鹽而食之鶩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爲淬與下文將割輪淬意同也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

割鮮染輪亦識語

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何與寡人。郭璞曰與猶如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衞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者乎。齊王曰。雖然。畧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索隱曰郭璞曰特獨也名曰雲夢。索隱曰稽詮音亾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郎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

王鏊曰羅與攞同池與迤同謂山勢攞拖迤靡耳陂陁即坡阤

倪思曰龍鱗語工千古奇句何莫不實字虛用

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岪鬱。隆崇嵂崒。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毀○索隱曰張揖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墡也雌黃白坿。徐廣曰音符騶案漢書音義曰白符白石英也○索隱曰白坿出磐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金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者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瑉琨珸。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瑉石次玉者琨珸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珸石之次玉也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珸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illegible]

按考要云此賦三用玄鶴三用射干漢書文選芷若下無射干字師古李善並謂俗本誤增也其云鵷雛孔鸞騰遠射干乃狐類其云藁本射干乃香草不嫌其複也又若赤猿蠷蝚犀象野牛窮奇獌狿之句漢書文選俱无之不知二書誤脫抑亦後人所增乎

紫字或作昆吾也瑊玏玄厲。徐廣曰瑊音古咸反玏音勒皆次玉者騶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瑌石武夫。徐廣曰石似玉騶案漢書音義曰瑌石出鴈門武夫出長沙也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干。穹窮昌蒲。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臭如蘪蕪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蘪蕪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茝埤蒼云齊茝一曰囂字林曰茝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囂音火高反本草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江離蘪蕪。諸蔗猼且。

徐廣曰傳音匹沃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江離香草蘪蕪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諸蔗甘柘也傳且蘘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海水中生江離正青似亂髮郎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葉紅華則與張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芷藥對以爲蘪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蘪蕪並相似僃是一物也傳音普各反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頴云巴蕉也郭璞以爲蘘荷屬未知孰是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陁靡。音移靡案衍壇曼。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㢊下壇曼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緣以大江。限以巫山。郭璞曰巫山今在建平巫縣也其高燥則生葴薪苞荔。徐廣曰葴音針馬藍也薪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似蒲駰案漢書音義曰苞藨也○索隱曰薪音斯郭璞云葴酸漿江東名烏葴析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燕麥是也薛莎青薠。徐廣曰薛音先結反駰案漢書音義曰薛賴蒿也莎鎬侯也青薠似莎而大也音煩其卑溼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徐廣曰烏柤國有蘠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駰案漢書音義曰藏似薍而葉大莨莨尾草也蒹薕也葭蘆也○索隱曰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莨尾似茅蒹葭音兼加孟康云蒹葭似蘆也郭璞云薕蔽也似萑而細小江東人呼爲兼蒿又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爲烏蓲薍音五患反蔽音敵廣志云東蘠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貸我東蘠償我白粱也雕胡謂菰米蓮藕菰蘆。徐廣曰生水中○索隱曰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菴閭軒芋。漢書音義曰奄閭蒿也軒芋蕕草也○索隱曰郭璞云奄蔄子可療病也軒芋生水中今揚州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圖書也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蔆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海經云蛟似蛇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

十圍卵生子如一二斛瓮呑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瑇瑁**正義曰似觜觹甲有文出南海可以飾器物也**鼊黿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曰林有山北陰地**楩柟豫章**。郭璞曰楩杷也似梓柟葉似桑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也○正義曰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桂椒**正義曰郭云桂似枇杷葉而大白花花而不著子叢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二色桂樹**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菓冬夏常似冬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爲梅也**蘗離朱楊**。徐廣曰蘗音扶戻反駰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邊爾雅云檉河柳是也**櫨梸梬栗橘柚芬芳**。徐廣曰梬音郢駰案漢書音義曰梬梬棗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其上則**

有赤猨蠷蝚。徐廣曰音劬柔○正義曰蠷蠷劬蝚蝚柔皆猨猴類**鵷雛孔鸞**。**騰遠射干**。郭璞曰鵷雛鳳屬也孔孔雀鸞鸞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索隱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郭璞曰蟃蜒大獸長百尋貙似貍而大漢書音義曰犴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索隱曰應劭云犴音顏韋昭云一音岸鄒誕生音苦姦反協音是**兕象野犀**。正義曰兕狀如水牛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爲江猨犀頭似猨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窮奇獌狿**。**於是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漢書音義曰馴擾也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食虎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玉之輿**。**靡魚須之橈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爲旒旃言橈弱也通帛爲旃也**曳明月之珠旗**。漢書音義曰以明月珠綴飾旗**建**

干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劒師雄戟胡中有鮔干將所造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闔閭鑄干將劒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爲五兵雄也鮔音巨案周禮冶氏爲戈胡三之註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下爲胡也左烏嗥之雕弓。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拔墮黃帝弓羣臣抱弓而號故鳴烏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泰山南烏號之柘案淮南子云烏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捿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摽呼其上伐取其材爲弓因曰烏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右夏服之勁箭。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叉謂之服也○索隱曰案夏羿善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陽子驂乘。纖阿爲御。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纖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

也孫陽字伯樂秦繆公臣善御者也或曰纖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纖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爲月御也郭璞云纖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索隱曰郭璞云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按轡而行得節故曰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爲得也即陵狡獸。轔邛邛。蹵距虛、郭璞曰邛邛似馬色而青距虛即邛邛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邛邛距虛日走五百里也軼野馬而轊騊駼。徐廣曰轊音銳駰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騊駼似馬轊車軸頭○索隱曰轊音衛謂軸頭轄而殺之騊音陶駼音塗乘遺風而射游騏。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巂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註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騏巂音携儵眒一作聃凄浰徐廣曰淒音七見反浰音力詣反駰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靁動熛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眥。韋昭曰在目所指中必決於眼眥也洞胷達

按谻與郤同四字甚有商略

脥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郭璞曰或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索隱曰司馬彪云弭猶低也翱翔容與。索隱曰郭璞曰言自得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徼谻受詘。徐廣曰谻音劇駰案郭璞曰谻疲極也詘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徼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徼遮也谻倦也謂遮其倦者谻音劇詘音屈說文云谻勞也燕人謂勞爲谻徼音古堯反殫睹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郭璞曰曼姬謂鄧曼姬婦人之總稱○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被阿錫。漢書音義曰阿細繒也錫布也○正義曰按東阿出繒也揄紵縞徐廣曰揄音曳○正義曰揄曳也韋昭云紵之色若縞也顏云紵織紵也縞鮮支也襍纖羅。垂霧縠。郭璞曰言細如霧垂以覆頭襞積褰縐。紆徐委

按此谿谷與豁谿同然谿谷字拙

按師古云錯雜也葳蕤羽飾貌

曲。鬱橈谿谷。漢書音義曰襞積簡齰也褰縮也縐裁也其縐中文理茀鬱迴曲有似於谿谷也○索隱曰小顏云此說非也襞積今之帬攝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褰縐縮蹙之也縐音側救反齰音助革反裁音在代反曲字林音丘欲反衯衯裶裶。索隱曰郭璞云衣長貌○正義曰上芳云反下方非反揚袘卹削。徐廣曰袘音迤衣袖也駰案漢書音義曰卹削裁制貌也○索隱曰張揖云揚舉也卹削刻除貌也蜚纖垂髾。徐廣曰纖音芟駰案郭璞云纖袿衣飾髾髻髾也扶輿猗靡。郭璞曰淮南所謂曾折靡地扶輿猗委也○正義曰輿音餘猗於綺反謂鄭女曼姬侍從王者扶其車輿而猗靡噏呷萃蔡。漢書音義曰噏呷衣裳張起也萃蔡衣聲也○索隱曰韋昭云呷音呼甲反郭璞云萃蔡猶璀璨也○正義曰呷火甲反萃音翠蔡千賄反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葳蕤。徐廣曰錯音措或作錯紛翠蕤繆繞玉綏。郭璞曰綏所執以登車○正義曰顏云下

王鏊曰媻珊以下七字最有形容
高儀曰諸鋪敘皆景性金隄以下靡匕可观

靡蘭蕙謂垂髾也上拂羽蓋謂飛襳也王綏以玉飾綏也言飛襳垂髾錯襍翡翠之旌幡或繞玉綏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翠愽物志云翡身通黑唯胷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黄唯六翮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翡然因以爲名也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 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戰國策云鄭之美女粉白黛黑而立於衢不知者謂之神化 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 郭璞曰獠獵也音遼○索隱曰爾雅云宵獵曰獠 媻珊勃窣上金隄 索隱曰媻珊匍匐上下也窣音素忽反 揜翡翠射鵕鸃 漢書音義曰鵕鸃鳥似鳳也○索隱曰司馬彪曰鵕鸃山雞也許慎云鷩鳥也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形云鵕鸃神鳥飛光竟天也 微矰出纖繳施 徐廣曰繳音斫 弋白鵠連駕鵝 郭璞曰野鵝也駕音加○索隱曰爾雅云舒鴈鵝也○正義曰鵠水鳥也駕鵝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 雙鶬下玄鶴加 郭璞曰詩云弋言加之是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鶬似鴈而黑亦呼爲鶬括韓詩外傳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鶬既下又加玄鳥之上也 怠而後發

楊慎曰怠而後發謂別徃也

游於清池浮文鷁 漢書音義曰鷁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也 揚桂枻 徐廣曰音曳駰案韋昭曰枻檝也 張翠帷建羽蓋罔瑇瑁鈞紫貝 郭璞曰紫貝黑文也○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貝水之介蟲大者蚢音下郎反小者爲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眞趾以爲杯盤寶物也貨殖傳云貝寶龜是也 摐金鼓吹鳴籟 漢書音義曰摐撞也籟簫也 榜人歌 郭璞曰唱櫂歌也榜船也音謗 聲流喝 徐廣曰烏邁反 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礧石相擊硠硠磕磕若靁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郭璞曰靈鼓六

王維楨曰陽雲之臺前陽臺也其驕之以澹泊則占地位語也徒以芍藥之和具為楚之雅致與脟割輪淬雖遠覺亦何足以雄

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玉云楚王游於陽雲之臺駰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輿脟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駰案郭璞曰脟膞淬染也脟音臠也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

王鏊曰折辨得倒

倪思曰斉語不多而氣槩吞吐已極按此誇楚之太

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索隱曰有作陼蘇林云陼音渚小州曰渚謂東有大海之渚也南有琅邪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在山上觀乎成山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音一喚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射乎之罘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

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也罘音浮浮勃澥。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案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斷水曰澥也游孟諸。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望諸鄭玄云望諸孟潴也邪與肅愼爲鄰。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愼也亦曰挹婁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各抵大海也右以湯谷爲界。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水中十日所落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愼云熱如湯秌田乎青丘。傍偟乎海外。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三里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胷中曾不蔕芥。索隱曰張揖云蔕芥刺鯁也若乃俶儻瓌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計。正義曰禹爲堯

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爲司徒敷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也是以王辭而不能復索隱曰郭璞曰復答也何爲無用應哉。無是公听然而笑曰。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聽音斷又音牛隱反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封疆畫界者。非爲守禦。所以禁淫也。郭璞曰禁絕淫放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肅愼。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之

按听音矧古哂字

楊愼曰此明天子之義

王鏊曰意見高論品正

蘇轍曰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吐音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余有丁曰按无是公雖言上林而所叙輿圖品物乃囿羅四海况天子以天下爲家故侈言之若此后人乃以虛擬非實議之拘矣
楊慎曰左蒼梧右西極其說著矣丹水紫淵若有若無雖以霸滻涇渭酆

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豳國爲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北於長安爲北終始霸滻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云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滻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霸滻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开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山東北至

鄗其間使虛实相半听者眩耳
按此言上林之大

華陰入河酆鄗潦潏郭璞曰皆水流貌音決○索隱曰張揖云酆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渭鎬水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潏通出聲也案張揖云潏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澇澇水出鄠縣北注渭潏水出杜陵今名沈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滻豐鎬潦潏爲八晉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潏除潦爲行潦凡九從云滻以下爲數凡七案今潏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滻豐鎬澇潏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兮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東西南北馳騖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丘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索隱曰服虔云丘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是也如淳云丘多椒也徑

按陝音狹漢書作陿

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名也見南海經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
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汩乎渾流順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
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曰穹隆大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祈沸
乎暴怒。洶涌滂潰。洶音許勇反涌音勇滂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索隱曰司馬
彪曰洶湧跳起貌澎濞波相戾也湧或作容澎或作滂滭浡滵汩。索隱曰司馬彪云滭
沸盛貌滵汩去疾也○正義曰畢渤密三音汩于筆反湢測泌㴖。郭璞曰逼測筆櫛四
音○索隱曰司馬彪曰湢測相迫也泌㴖相楔也橫流逆折。轉騰潎洌。索隱
曰蘇林曰流輕疾也澎濞沆瀣。索隱曰瀣亦作溉司馬彪云滂濞水聲流溉徐流也郭璞
云鼓怒鬱䱐之貌也○正義曰澎普彭反濞普秘反沆胡朗反溉胡代反穹隆雲撓。索隱
曰服虔云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郭璞云水隴起回窳也蜿灗膠戾。索隱曰司馬彪云蜿

灗展轉也膠戾邪曲也音宛善交戾四音○正義曰蜿音婉蟬音善踰波趨浥。徐廣曰烏
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踰波後陵前也趨浥輸於深泉也莅莅下瀨。索隱曰司馬彪
云莅莅聲也音利批巖衝擁。正義曰批白結反巘巘司馬彪云批反擊也擁曲隈也
犇揚滯沛。索隱曰郭璞云滯沛水灑散貌滯音丑制反臨坻注壑。正義曰坻
音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阯曰坻壑墟也瀺灂霣墜。索隱曰瀺音士湛反
灂音士卓反說文云水之小聲也○正義曰霣音隕墜直類反湛湛隱隱。徐廣曰湛音沈
砰磅訇礚。正義曰砰披萌反磅蒲黃反訇呼宏反礚苦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潏
潏淈淈。湁潗鼎沸。郭璞曰湁音敕立反潗音緝○索隱曰郭璞云皆水微轉細湧
貌潏淈音決骨廣雅云淈淈決流也周成雜字云湁潗水沸之貌也馳波跳沫。徐廣曰一
云吸呷汩𣶒漂疾。索隱曰晉灼云𣶒音華給反郭璞云許立反汩𣶒急轉貌也悠

楊慎曰螹離此云未聞說文有螹胡一物字同但此敘水族彼言陸產不同耳或者水獸形似螹胡名為螹離耳

遠長懷。正義曰放散貌也寂漻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灝溔
潢漾。正義曰晃養二音郭云皆水無涯際也安翔徐徊。翯乎滈滈。索隱
曰翯音鶴高音縞詩曰白鳥翯翯郭璞云水白光貌翯音嵒滈音昊也東注太湖。正義
曰太湖在蘇州西南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正義曰螭丑知反文
穎云龍子為螭張揖曰雌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無角曰螭按虬皆龍類而非龍魱
鰽螹離。徐廣曰螹音漸駰案郭璞曰魱鰽鮪也音亘青螹離未聞○正義曰魱古鄧反鰽末
鄧反李奇云周洛曰鮪蜀曰魱鰽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為龍矣鰅鱅
鰬魠。徐廣曰鰅音娛皮有文出樂浪鰬音虔魠音託多口魚駰案郭璞曰鱅似鰱而黑漢書音
義曰鰬似鯉而大也禺禺鱋魶。徐廣曰禺禺魚牛也鱋一作魼音榻魶音納一作鰨駰案
漢書音義曰魼比目魚也魶鯢魚揵鰭擢尾。振鱗奮翼。潛處于深

巖。魚鼈讙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玓瓅江靡。郭璞曰靡
崖也○索隱曰應劭云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耀乃照於江邊也○正義曰揵音乾鰭音祁揵舉
也鰭者魚背上鬣也蜀石黃碝。郭璞曰碝石黃色也水玉磊砢。郭璞曰水玉水
精也磷磷爛爛。采色澔旰。叢積乎其中。鴻鷫鵠鴇。鴐
鵝鸀鳿。郭璞曰鷫鷫霜鸘鳿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也○索隱曰鴇音保郭璞云鴇似
鴈而無後指毛詩鳥獸疏云鴇似鴈而虎文也○正義曰鸀鳿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紫
紺色辟水毒生子在溪谷澗中若時有雨鴨雌者生子善鬬江東呼為燭玉鵁鶄䴉目。
徐廣曰䴉音環索隱曰郭璞云䴉目未詳小顏云荊郢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白深目目旁
毛皆長而旋此其是乎䴉音旋漢書亦作旋目○正義曰郭云鵁鶄似鳧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
煩鶩鷛鸈。徐廣曰煩鶩一作番鸏鷛音容駰案漢書音義曰煩鶩鳧也鷛鸈似鶩灰色而

按以上言水以下言山各具所産山谷之屬

雜足○索隱曰郭璞云煩鶩鴨屬鷛鸈一名章渠也**鱵鴜鵁鸕。**徐廣曰鱵音斟水鳥也鴜音斯鵁音火交反騆案漢書音義曰鱵鴜蒼黑色郭璞曰鵁魚鵁也腳近尾鸕鸕鴜也○索隱曰張揖曰鱵鳥似魚虎而蒼黑鄒誕本作鵁鴜也**羣浮乎其上。汎淫泛濫。**索隱曰郭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馮泛音芳劒反廣雅云汎汎氾氾羣浮也**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草渚。**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言或依草渚而遊戲也**唼喋菁藻。**郭璞曰菁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菁也○索隱曰左傳云蘋蘩蘊藻蘊卽聚也○正義曰唼疏甲反喋文甲反鳥食之聲也**咀嚼蔆藕。於是乎崇山巃嵸。崔巍嵳峩。**正義曰巃力孔反嵸子孔反崔在回反巍五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鉅木。嶄巖嵾差。**正義曰嶄音咸又仕銜反嵾音楚林反差楚宜反顏云嶄巖尖鋭貌嵾差不齊也**九嵕巀嶭。南山峩峩。**漢書音義曰九嵕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巀嶭

按登降句重上文

山在池陽縣北○正義曰嵏子公反巀才切反嶭五結反**巖陁**音遲**甗錡。摧崣崛崎。**郭璞曰陁崖際甗音魚晚反錡音蟻摧音作罪反○索隱曰陁音豸皆隆屈宊折貌崎音倚崛音掘**振谿通谷。**索隱曰張揖云振拔也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郭璞云振猶灑之也**蹇産溝瀆。**漢書音義曰蹇産屈折也**谽呀豁閜。**郭璞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谽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閜音呼下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谽呀大貌豁閜空虛也**阜陵別隝。**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隝**崴磈嵔瘣。**正義曰崴於鬼反磈魚鬼反嵔烏罪反瘣胡罪反皆高峻貌**丘墟崫礨。**正義曰虛音墟崫口忽反又口罪反礨力罪反皆堆壟不平貌**隱轔鬱𡾊。**正義曰𡾊音律郭云皆其形勢也**登降施靡。**正義曰郭云施靡猶連延也**陂池貏豸。**郭璞曰貏音衣被豸音蟲豸也○索隱曰郭璞云陂池旁頹貌陂音皮貏音被**沇溶淫鬻。**索隱曰郭璞云游激淖衍貌○正義曰溶音容鬻音育張

按以下略言草木

云水流谿谷之間散渙夷陸。索隱曰司馬彪曰夷平也廣平曰陸亭皐千里。靡不被築。郭璞曰言爲亭候於皐陽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掩以綠蕙。正義曰張云綠子蓩也蕙薰草也顏云綠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蓩也爾雅云菉一名王蓩被以江離。糅以蘪蕪。正義曰糅女又反襍以流夷。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尃結縷。徐廣曰尃古布字一作怖駰案漢書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攢戾莎。徐廣曰草可染紫揭車衡蘭。槀本射干。徐廣曰揭音桀駰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槀本槀茇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曰案桐君藥錄槀本苗似穹藭茈薑蘘荷。索隱曰張揖云茈薑子薑也案四民月令生薑謂之茈薑音紫○正義曰蘘人羊反何根旁生笋若芙蓉可以爲葅又治蠱毒也葴橙若蓀。郭璞曰葴未詳橙柚若蓀香草也○索隱曰姚氏以爲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葴持小顏云葴寒漿也持當爲符字之

楊愼曰形容閎滚之狀
高儀曰此周覽泛觀與前泛淫蕙圃類間而出之情性賦之施張亦不得不然惟日出東沼入於西陂八字忽見而止最是有態
皆言南北之相反
按此言四方大致

誤爾符鬼目也案今讀者亦呼爲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蓀草似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蓀音孫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索隱曰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枝即今支子或云鮮枝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蔣芧青薠。徐廣曰芧音佇駰案漢書音義曰蔣菰也芧三稜○索隱曰薠音煩布濩閎澤。延曼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酷烈也郁郁斐斐。衆香發越。肸蠁布寫。晻薆苾勃。正義曰晻曖奄愛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苾苾芬芬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徐廣曰瞋音田人反盼一作旄駰案郭璞曰皆不可分貌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池暮入於苑西陂中也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㺎旄貘犛。徐廣曰㺎音容獸類也犛

楊慎曰元祖駐師西印度見大獸作人語曰此非帝世界宜速還耶律楚材曰此名角端旄星之精聖人在位則奉君而至能日馳萬八千里灵異如鬼神不可犯也

音狸一音茅駰案郭璞曰旄旄牛獲似熊庳脚鋭頭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索隱曰郭璞云犣犣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犎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獲白豹也似熊庳脚鋭髻骨無髓食銅鐵音陌犛音狸又音茅或以爲貓牛毛可爲翿是也沈牛麈麋。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義曰麈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赤首圜題。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窮奇象犀。漢書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蝟毛其音如噑狗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猪庳脚一角在頭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折裂也揭褰衣獸則麒麟角觽。郭璞曰角觽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作弓李陵嘗以此弓十張遺蘇武也○索隱曰張揖云雄曰麒雌曰麟其狀麇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騊駼橐駝。蛩蛩驒騱。駃騠驢

凌約言曰宮室本不止此然長途以下大畧具矣故屬之以形容俛仰而足

楊慎曰嵏者山之峯如馬如馳者夷之以爲堂臺者増之以如城又因其奥而爲房

按俛杳眇以下二句一韻得賦体

騾。正義曰騊駼桃徒二音橐音託駞徒河反蛩音其恭反騱顛奚二音駃騠決啼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正義曰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高廊四注。重坐曲閣。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華榱璧璫。索隱曰韋昭云裁玉爲璧以當榱頭司馬彪曰以璧爲瓦之當也輦道纚屬。步櫚周流。長途中宿。郭璞曰途樓閣間陛道中宿言長遠也夷嵏築堂。纍臺增成。巖突洞房。郭璞曰嵏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爲壇三成在巖穴底爲室潛通臺上者○索隱曰服虔云平嵏山以爲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弔反釋名以爲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厦室寒王逸以爲複室也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橑而捫天。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軒。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顔云宛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

楊慎曰㬥字尤佳即孱軀也

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青蚪蛐蟉於東箱。正義曰蛐一糺反蟉力紀反象輿婉蟬於西清。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蛐蟉婉蟬皆行動之貌也靈圉燕於閒觀。郭璞曰靈圉淳圉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圉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圉是也偓佺之倫暴於南榮。漢書音義曰偓佺仙人名也○索隱曰韋昭云古仙人姓偓列仙傳云槐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臥日中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石振崖徐廣曰振音脣○索隱曰如淳云振音振振盛皮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厓音之忍反嶔巖倚傾。嵯峩磼礏。徐廣曰峩一作池磼音雜礏音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磼礏高貌也礏音士劫反磼音揖反又字林音磼才匝反礏五匝反刻

余有丁曰此宮殿壯麗而神仙遊珍寶出焉

按師古云旁唐文石也

按此一段言苑中草木果实

削崢嶸。正義曰郭云言自然若彫刻也玫瑰碧琳。珊瑚叢生。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水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瑉玉旁唐。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薄璸斒文鱗。徐廣曰璸音彬斒音斑赤瑕駁犖。索隱曰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襍臿其間。徐廣曰襍一云插插一云遝垂綏琬琰。和氏出焉。徐廣曰垂綏一作朝采騆案郭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於是乎盧橘夏孰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孰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上覆裹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

卽黑色　黃甘橙榛。徐廣曰音　枇杷橪柹。徐廣曰橪
是也　湊橘屬　音而善反
果也○索隱曰張揖云橪橪支香草也韋昭曰橪
音汝蕭反郭璞云橪支木也橪音烟此說爲近說
文曰橪酸小棗也淮南子　楟柰厚朴。徐廣曰楟音
云伐橪棗以爲矜音勤　亭山梨○索
隱曰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楟柰齊　梬棗楊梅。徐廣
都賦云楟柰熟也厚朴藥名也　曰梬
音弋升反梬棗似柹○索隱曰張揖云楊梅實似
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外
內著核熟時正　櫻桃蒲陶。郭璞曰蒲陶似燕薁可
赤味甘酸也　作酒也○索隱曰張揖
云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鸎鳥　隱夫鬱棣荅
所含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荆桃也
樼荔枝。徐廣曰鬱一作薁荅音荅駰案郭璞曰鬱
車下李也棣實似櫻桃荅樼似李棣音逮
樼音沓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云荔枝大如鷄
子皮麤剝去皮肌如雞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
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
茂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乎後宮。

列乎北園。貤丘陵。郭璞曰貤猶　下平原。楊翠葉。杌
延也音施
紫莖。郭璞曰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杌搖也
沙棠櫟櫧。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
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
櫟果名櫧似櫧　華氾檘櫨。徐廣曰氾一作楓駰案
葉冬不落也　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
以爲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櫨合檘也郭璞
云楓似白楊素圓而岐有脂而香犍爲舍人曰楓
爲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攝攝攝平仲
木也亦云火槀木一云玉精食其子得仙也　留
落胥餘。仁頻并閭。徐廣曰頻一作賓駰案郭璞曰
落欆也胥餘似并閭并閭欆也
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曰晉灼云留未詳司
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
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
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
蜜也孟康曰仁頻欆也姚氏云檳一名欆
卽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焦頻音賓　欃檀木

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欃檀檀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曰欃音讒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欃檀樹也荊州記宜都有喬木叢生名爲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葰茂。攢立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癹骫。古委字阬衡閜砢。徐廣曰癹音拔騶案郭璞曰骫音委閜音惡可反砢音羼可反○索隱曰郭璞云崔錯癹骫者蟠戾相樛也阬衡閜砢者揭孽傾敧貌也垂條扶於。落英幡纚。郭璞曰扶於猶扶疎也幡纚偏幡也音灑○索隱曰皆飛揚貌也纚音所綺反紛容蕭蔘。猗施從風。索隱曰張揖云猗施猶阿那也瀏莅芔吸。徐廣曰莅音栗○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瀏音留莅如字芔古卉字吸音翕蓋象金石之聲。正義曰金鐘石磬管籥之音。正義曰廣雅云象篪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云籥三孔籟也柴池茈虎徐廣曰柴音差虎音豸○索隱曰張揖云柴池參差也茈虎不齊也茈音差虎音側氏反旋環後宮。雜遝累輯。徐廣曰雜一作揷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蜼玃飛鸓。徐廣曰蜼音丁季反騶案漢書音義曰蜼似獼猴仰鼻而長尾玃似獼猴而大飛鸓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顙飛也○索隱曰郭璞云蠝鼺鼠也紫毛赤色飛且生一名飛生蜼音贈遺之遺蠝音誄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玃音古約反蜼今狖尾端爲兩岐天雨便以尾揷鼻兩孔郭璞云玃色蒼黑能攫搏人故云玃也蛭蜩蠷蝚。徐廣曰蛭音質騶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蠷蝚似獼猴而黃蜩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蟣也蜩蟬也蠷猱獼猴也顧氏云貜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爲蠷貜猱即此也字或作蠷貜郭璞云貜非也上已有蜼玃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蜩字林云蠷音狄蛭蜩二獸

按此一段言貨

按長嘯哀鳴與前喉喋相應

名蜥胡豰蛫。徐廣曰蜥音在廉反似猨黑身豰音呼谷反蛫音詭駰案漢書音義曰豰白孤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蜥胡似獮猴頭上有髮腰以後黑郭璞曰豰似鼬而大腰以後黃一名黃腰食獮猴蛫未聞姚氏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蛫又說文云蜥胡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握板也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正義曰郭云互經互相經過夭蟜枝格。偃蹇杪顛。正義曰夭音妖蟜音矯杪音弭沼反郭云皆猨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夭蟜頻申也於是乎喻絕梁。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騰殊榛。正義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藂生爲榛也殊異也捷垂條。正義曰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踔稀間。郭璞曰踔縣蹦也託釣反牢落陸離。爛曼遠遷。正義曰郭云奔走崩騰狀也顏云言其聚散不常雜亂移徙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來。宮宿館舍。庖

按至此始言校獵之事

按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

廚不徙。後宮不移。正義曰說文云庖廚屋鄭玄註周禮云庖之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虯。徐廣曰以玉爲飾駰案郭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拖蜺旌。正義曰拖音徒可反張云析毛羽染以五采綴以縷爲旌有似虹蜺氣靡雲旗。正義曰張云畫熊虎於旌似雲氣也前皮軒。後道游。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御大將軍驂乘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矣○索隱曰晉灼云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鼓嚴簿。縱獠者。漢書音義曰鼓嚴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駰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

按生者言生得之也

按此言淩險阻而獵奇獸

江河爲阹。泰山爲櫓。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爲阹音去車反車騎靁起。隱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毗搏豺狼。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豺似狗白色說文云狼爪手熊羆。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黃白色皆能攀沿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治春而出也足野羊。郭璞曰野羊如羊千斤手足謂拍蹹殺之蒙鶡蘇徐廣曰蘇尾也○索隱曰孟康云鶡鶡尾也蘇折羽也張揖曰鶡似雉雞鬭死不卻案蒙謂覆而取之鶡以蘇爲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鶡音曷決疑註云鳥尾爲蘇也絝白虎。徐廣曰絝音袴駰案郭璞曰絝謂絆絡之○索隱曰張揖云著白虎之袴也被豳文。郭璞曰著斑衣○索隱曰輿服志云虎賁騎鶡冠武文单衣即此斑衣也跨野馬。索隱曰跨乘之也陵三嵕之危。漢書音義曰三嵕三成之山下

按師古云推亦謂弄之

余有丁曰此類有全文重出者盖未檢也

按此言極幽遠而獵奇物

磧歷之坻。郭璞曰磧歷阪名也○正義曰坻音遲磧歷淺水中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徑陖赴險。越壑厲水。推蜚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弄解豸。漢書音義曰解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豸音丈介反格瑕蛤。鋌猛氏。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灼云瑕蛤闞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鋌小矛也音蟬罥騕褭。射封豕。郭璞曰騕褭神馬日行萬里封豕大猪兩音窈嫋箭不苟害。解脰陷腦。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儵夐遠去。郭璞曰夐音詡盛反流

按師古云流離困苦之也

馬汝驥曰輕舉𢿱忽之狀極而至于軼電足矣又遺光耀于後如見怪逐之殊不可極賦之夸離於是為最

按此言夌虛空而儵飛物

離輕禽，蹵履狡獸，轄白鹿，捷狡兔。徐廣曰轄音銳一作有也○正義曰轄音衛抱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追怪物，出宇宙。正義曰怪物謂游梟飛虡也張揖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彎蕃弱，正義曰上烏繁反文穎云彎牽也蕃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分魯公以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滿白羽，正義曰文穎云引弓盡箭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射游梟，櫟蜚虡。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髮食人飛虡鹿頭龍身神獸櫟梢也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殪仆。徐廣曰射准的曰藝仆音赴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飆。正義曰飆音必遙反小雅云扶搖風從下升上故曰飆乘虛無，與神俱。正義曰張揖云虛無寥廓與天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轔玄鶴，亂昆雞。徐廣曰轔音躪○正義曰轔音吝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遒孔鸞，促鵕鸃，拂鷖鳥，捎鳳皇。漢書音義曰遒秦由反鷖烏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也○正義曰捎山交反京房易傳云鳳皇鴈前麟後雞喙燕頷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皇捷鵷雛，掩焦明。鷦鳴似鳳○索隱曰張揖云鷦明西方之鳥也樂汁圖徵曰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喙疏翼員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乎襄羊，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彷徉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率乎直指，闇乎反鄉。蹷石闕，歷封巒，過鳷鵲，望露寒。徐廣曰鳷音支駰案漢書音義

按此言獵畢而燕

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鷁牛首。漢書音義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之所得獲，徐廣曰鈞一作診也觀徒車之所轔轢。正義曰轔踐也轢輾也乘騎之所蹂若，徐廣曰蹂音人久反人民之所蹈躪，與其窮極倦谻。徐廣曰音劇驚憚慴伏，不被創刃而死者，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揜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昊天之臺，索隱曰張揖云臺高上于皓天也張樂乎轇輵之宇，徐廣曰輵音葛○索隱曰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撞千石之

鐘，立萬石之鉅，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郭璞曰木貫鼓中加羽葆其上所謂樹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漢書義曰音葛天氏古帝王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索隱曰張揖云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一作勳川谷為之蕩波。巴渝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獠人居其上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索隱曰張揖云禮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員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員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成顛歌。郭璞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云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卽滇字族舉

楊慎曰鎗漢書作闛說文作鼞詩作鏜鼓声也尚書大傳作鼚

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鐺鼛。洞心駭耳。郭璞曰鐺鼛鼓音荆吴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以爲節其樂促迅哀切也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内出善倡者所以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其觀也列女傳曰桀造爛漫之樂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云靡細曼澤也韓子曰曼服皓齒也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索隱曰伏儼云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爲洛水之神宓音伏絶殊離俗。索隱曰郭璞云俗無雙也妖冶嫻都。索隱曰郭璞云妖好也都雅也

詩云姣人嫽兮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或謂之姣音絞說文曰嫺雅也或作閑漢書本作閑靚莊刻飭。便嬛綽約。郭璞曰靚莊粉白黛黑也柔橈嬛嬛。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橈嬛嬛皆骨體耎弱長艷貌也廣雅云嬛嬛容也張揖曰嬛嬛猶婉婉也嫵媚姌嫋。徐廣曰姌音乃冉反嫋音弱○索隱曰埤倉云嫵媚悅也通俗文云頰輔謂之嫵媚郭璞云姌嫋細弱也小顏曰細弱總謂骨體也抴獨繭之褕袘。徐廣曰抴音曳襜褕○索隱曰張揖云袘袖也郭璞曰獨繭繭縧也埤倉云袘衣長貌也眇閻易以戌削。徐廣曰閻易衣長貌戌削言如刻畫作之媥姺徶循。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媥匹連反姺音先徶音白結反循音屑與世殊服。芬香漚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皪。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姱又曰娥眉笑以的皪音礫也長眉連娟。微睇緜藐。索隱曰郭璞云連娟眉曲細也綿藐

董份曰人樂極倦過則反理最得其情

楊慎曰此收拾歸正所謂卒章歸之于節儉因以風諫

視遠貌也娟音一全反睇音大計反藐音邈色授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云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竝通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迺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弃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隤牆填壍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仞正義曰仞音刃亦滿也言離宮別館勿令人居止竝廢罷也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

董份曰此射獵道德者

度易服色更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襲朝衣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吉田獵說則遍游六藝而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鶩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成敗明善惡者射貍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貍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干戚載雲罕揜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雅也○索隱曰張揖云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薄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云羣雅也悲伐檀索隱曰張揖云其詩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修容乎禮園

正義曰禮所以自修飾整威儀也 翱翔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 述易道。正義曰易所以潔靜微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乃射訖又歷涉六經之要也 放怪獸。正義曰張揖云苑中奇怪之獸不伏獵也 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廟故言清廟王者朝諸侯之處 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人無不受恩惠 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芔然猶歘然也音許貴反 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羨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羨溢也音怡戰反 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抏士卒之精。索隱曰抏音五官反 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酉反 超若自失。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甚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正道而論之。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夸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

王楙曰相如此賦決非一日所能辨者其運思緝工亦已久矣及是召見因以發揮不然何以不俟上命遽曰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是知此賦已平時製下而非一旦倉卒所能為者西京雜記謂相如為上林子虛幾百日而後就此言似可信

王維楨曰此子長史筆斷案而非長卿自作傳明矣

董份曰唐蒙武帝實任之奚責焉蓋蒙騷動蜀民不責蒙無以謝蜀

楊愼曰得告諭之体裁以大意令使者與蜀民兩分其責

茅坤曰兩責兩釋極得諭檄体

樓昉曰一篇之文全是為武帝文過飾非最害人主心術然文字委曲回

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剟失其意也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徐廣曰羌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云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僰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牂牁犍爲二郡僰音步北反）發巴蜀吏卒千人（索隱曰案巴蜀二郡名）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用興法誅其渠帥（漢書曰用軍興法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見興師不遽）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詘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

護出脫得不覺又不全然道使者有司不是也要教百姓當一半不是最善爲辭溪得告諭之体

按此發卒之由楊愼曰不順者已誅北征匈奴移師東指之類是也為善者未賞南夷西僰效貢職爭歸義者是也此兩句開繳前段意

又曰不然謂道路非理之患非陛下之意也結前亦非人臣之節也生後

來享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穎云番禺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入朝所以云弔爾非訓至也）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反口向上也）皆爭歸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此說巴蜀）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者已誅（此說匈奴西域）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索隱曰賈逵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言發卒不過如此）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本意未嘗令發兵）靡有兵革之事戰鬭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過于使者）驚懼子弟憂患長老（索隱曰張揖云發軍謂發三軍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興法制故

董份曰當時巴蜀民未嘗知兵故以邊郡之習戰者風示之

驚懼蜀人也 郡又擅為轉粟運輸。（又歸過于郡守）皆非陛下之意也。（出脫武帝）當行者或亾逃自賊殺。（亦責百姓不是処）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將一邊形容比並邊）士。（出）聞烽舉燧燔。漢書音義曰烽如覆米䉛縣著桔橰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䉛鹿米藪也音一六反纂要云䉛淅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皆攝弓而馳。索隱曰攝音女頰反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盛稱爵位以搖撼之）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索隱曰如淳云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位為通侯。居列東第。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

楊慎曰末篇數語通檄以前意漢文多此法患使者有司之若彼則檄發軍興制擅為轉輸非陛下之意悼不肖愚民之如此則

東第也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方以正義責之）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亾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為至愚。耻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此下又責其父兄）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雖以有司愚民並稱然意終責下）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

檄亾逃自賊殺非人臣之節身死亾名謚為愚民之意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則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嘗故進中郎將賓之而士民特以衛使者不然之意皆閑檄其中數之以不忠死亾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則边上之盡忠而行者之不能父兄之教不先之意亦開鄉于中文字最有關鎖

余有丁曰作賦後棄而作檄明切渾厚此其為相如之文也

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 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 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檄止此 毋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曰算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 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曰案謂公卿所言也 是時邛筰之君長索隱曰文穎云邛者今為邛都縣筰者今為定筰縣皆屬越嶲郡也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 天子問

按至是相如貴矣果符遂題橋之志

蘇軾曰相如始以污行不齒於蜀人既而以賦得幸天子未能有所建明立絲毫之善以自贖而創開西南夷逢君之惡以患苦

相如。相如曰。邛筰冄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南夷。索隱曰張揖云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嶲益州也 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 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索隱曰案亭史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欄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 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

其父母之邦乃復矜其車服節旄之美使邦君負弩先驅豈詩人致恭桑梓萬石君下里門之義乎卓王孫纍富迂虜也故眩而喜耳蜀多君子何喜之有

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是卓王孫臨邛應轉卓王孫臨邛一段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而歎反應前卓王孫大怒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同。反應前不分一錢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筰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為內臣。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傳謂之斯叟華陽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也除邊關。關益斥。索隱曰張揖云斥廣也西至沫若水。索隱曰張揖云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徼外至僰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縣有沫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云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通零關道。徐廣曰越巂有零關縣橋孫水。韋昭曰為孫水作橋以通邛

樓昉曰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

都。索隱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僰道通南中置越巂郡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筰王首置牂牁郡也還報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乃著書。籍以蜀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徐廣曰元光六年也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后孝文孝景孝武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云湛音沉羣生澍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索隱曰攘卻也音女羊反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駹定筰存邛。略

跳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合矣使人主觀之乃所以助成其好大喜功之習非所以正救其習也然文字自佳

楊慎曰羈縻勿絕馭夷狄之正法董份曰古天子所以羈縻者非以廣臣屬也所以維之使不為百姓患害耳

余有丁曰此見自古不屬而漢與事

斯榆舉苞滿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一或作蒲也結軼還轅索隱曰張揖云結屈也軼車迹也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索隱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紖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筰西僰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

楊慎曰徼所恃以事無用識中當時之弊

劉辰翁曰此數語折難說言主意

楊慎曰禹治水之事識非常之意然以比漢武帝事四夷之功則擬非其

附夷狄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覯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麤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所異也索隱曰案常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鴻水浡出氾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

倫也
董份曰比禹事雖不類然正欲以明非常

鴻水。決江疏河。漉沈贍菑。徐廣曰漉一作灑。○索隱曰漉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沈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沈深也澹音徒暫反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胈。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胈種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胈音魃○索隱曰張揖云腠一作戚躬體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胈戚中小毛也胝音眞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胈脛不生毛李頤云胈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握齪。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齪局促也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騖乎兼容幷包。而勤思乎

董份曰相如之文中間有賦体

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也以與已幷天爲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潯衍溢。索隱曰案浸潯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弒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爲奴。係縲號泣。內鄉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而恩普。洋溢貌物

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爲之垂涕。徐廣曰盭音戾○索隱曰張揖云狠戾之夫也字或作戾盭古戾字况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索隱曰二方謂西夷邛僰南夷牂牁夜郎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以沫若水爲關徼牂牁。鏤零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索隱曰逖遠言其疏遠者不被閉絕也阻深闇昧得耀乎光明。索隱曰阻深漢書作昒爽三蒼云昒爽早朝也昒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徐廣曰提作禔

楊慎曰夫拯民于沉溺至叙于逸樂又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拯民沉溺繳前禹治水事以下繳漢武事又以中一段非常固常之所由從來終成晏如之意也

楊慎曰此段括一篇之意而總繳之

余有丁曰此封禪遺書所由作也

楊慎曰鷦明羅者之喻所以□非常

音支○索隱曰說文云禔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索隱曰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樂之中也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徐廣曰咸一作函駰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李奇云五帝之德漢比爲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是登於三王之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觀者未睹指。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明一作鳴而羅者猶

固非常情之所度也

倪思曰憂愛懇款語厚意長可爲奏

視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靡徙因遷延（形容蜀父老辭屈之狀）而辭避（索隱曰案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集前非其好）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盩厔縣東南三十里上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爲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彘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

蹶法

董份曰見獸亦有力絕群類者不可輕犯

稱烏獲（索隱曰張揖云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索隱曰張揖云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虞而猛獸駭發也）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子云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是也）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楊愼曰輕万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于万有一危之塗以爲娛二句一篇主意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橛之變。徐廣曰橛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橛矣。○索隱曰張揖云銜馬勒銜也。橛騑馬口長銜也。周遷輿服志云鉤逆上者爲橛，橛在銜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鹽鐵論云無銜橛而禦捍馬是也。而況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解見袁盎傳家累千金，坐不垂堂。索隱曰張揖云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邊也。近堂邊恐其墮墜也，非謂畏簷瓦。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

王鏊曰起得磊落悲慨

陛下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社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陁之長阪兮，索隱曰陂普何反，陁徒何反。坌入曾宮之嵯峨。漢書音義曰坌並也。○索隱曰坌步寸反。臨曲江之隑州兮，漢書音義曰隑長也。苑中有曲江之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隑音祈，隑即碕字，謂曲岸頭也。有宮闕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樂游廣在西北是也。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谾谾兮，徐廣曰谾音力工反。○索隱曰谾古江反。晉灼曰谾音籠，古巃字。蕭該云谾或作巃，巃長大貌也。通谷豁兮谽谺。索隱曰谽音呼含反，谺音呼加反。汩淢噏習以永逝兮，索隱曰汩于筆反。汩淢疾貌也。噏翕音許及

反漢書作䡊䡊然輕舉意也注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蓊薆兮。索隱曰薆音愛謂隱也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索隱曰說文云瀨水流沙上也彌節容與兮。索隱曰容與游戲貌也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亾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絶。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墳墓蕪穢而不修兮。魂無歸而不食。敻邈絶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佅。精罔閬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正義曰太玄經云九天謂一為中天二為羨天三為從天四為更天五為睟天六為廓天七為減天八為沈天九為成天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索隱曰百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道。因曰。上

董份曰傳居者移易而居也

康海曰古人作文皆有依倣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按格澤句始俱氣之狀也

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索隱曰張揖云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人賦之也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澤閒。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閒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皆非也形容甚臞。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云臞瘦也文子云堯臞瘦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索隱曰如淳云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

王維楨曰應龍以下是形容龍之変態稠叠若不及其實不過五句而每句救意此賦之変

此氣爲竿旄旒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爲旒者垂旬始以爲幓兮。抴彗星而爲髾。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旒下以爲旒也髾燕尾也抴彗星綴著旒以爲燕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靡○索隱曰悼音徒弔反橋音居夭反偃蹇高貌攬欃槍以爲旌兮。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欃長四尺末銳天搶長數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靡屈虹而爲綢。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虹爲旌杠之韜○索隱曰應劭云旌旂屈橈之貌綢音直留反或音韜屈虹斷虹也紅杳渺以眩湣兮。猋風涌而雲浮。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杳眇眩湣闇冥無光也○索隱曰蘇林云眩音炫湣音麪晋灼云紅赤色貌杳渺深遠眩湣混合也紅或作虹駕應龍象輿之蠖畧逶麗兮。驂赤螭青蚪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据以驕驁兮。詘折隆

態尤得意者

按畔岸自縱之貌驤本也孱顏不齊也

按糾蓼相引也叫奡相呼也

窮。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項也驕驁縱恣也据音據驕音居召反驁音五到反蠼以連卷。索隱口韋昭云蠼龍之形貌也音𧹞碧反連卷音輦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漢書音義曰赳螑申頸低卬也儗不前也○索隱曰張揖云赳螑牙跳也赳音居幼反螑音許救反仡舉頭也仡音魚乙反佁音勑吏反儗音魚吏反放散畔岸驤以孱顏。索隱曰服虔云馬仰頭其口開正孱顏也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上驤注云驤馬是也跮踱輵轄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㚟以梁倚。徐廣曰跮踱乍前乍郤也跮音丑栗反踱音勑畧反輵烏葛反轄音曷輵一作雕㚟音他畧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怵㚟丞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跮踱疾行乍前却也輵轄搖目吐舌也跮音褚栗反踱音褚畧反輵音轄音遏轄音曷蝎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却器也廣雅曰偃蹇夭矯也韋昭曰㚟音答畧反相如傳云修㚟遠去㚟袂也糾蓼叫奡蹋以艐路兮。徐廣曰艐音介

椄莅颯飛相及竝卉翕走相追也

至也。索隱曰蓼音了，界音五到反。小顏云叫界高舉之貌。踏音徒答反，艘音届。三倉云蹋著地。孫炎云艘古界字也。茂蒙踊躍騰而狂趭。漢書音義曰茂蒙飛揚也趭乔莅颯卉翕熛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眞人乎相求。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正義曰厲渡也。張云飛泉谷也，在崑崙山西南。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漢書音義曰搖光北斗標頭第一星使五帝先導兮。正義曰遵導應云五帝五時帝太皓之屬也反太一而從陵陽。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銍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仙也。左玄冥而右

含雷兮。漢書音義曰含雷黔嬴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前陸離而後潏湟。漢書音義曰皆神名厮征北僑徐廣曰樊人也形解而征也。索隱曰應劭曰厮役也。張揖曰王子僑也。漢書郊祀志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僑也而役羨門兮。張義曰張云羨門碣石山上仙人羨門高也屬岐伯使尚方。徐廣曰岐伯黃帝臣。騶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岐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祝融驚而蹕御兮。正義曰張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氛氣也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綷音祖內反。如淳云蓋有五綷也使句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句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

按師古云差錯交互也襍遝重累也膠葛猶交加也

按呂氏春秋注云水有五色汝南有黃水華山有黑水前氏有白水于闐有碧水又括地象曰金城紫河

帝堯九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雜遝膠葛以方馳。索隱曰廣雅云膠葛驅馳也騷擾衝蓯其相紛挐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蓯音息冗反滂濞泱軋灑以林離。鑽羅列聚叢以蘢茸兮。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崛礨嵬磈。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楚辭曰贅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崛口骨反礨音力罪反嵬音烏迴反磈音回張云崛礨嵬磈不平也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朅渡九江而越五河。正義曰顏云五色之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云崑崙之丘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傉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東去

一里溪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傉達山一名崑崙山其山爲壬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十三百七十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杭絕浮渚而涉流沙。漢書音義曰總極蔥領山也在西域中也奄息總極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徐廣曰媧一作貽騶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時若蘷蘷將混濁兮。召屛翳正義曰應云屛翳天神使也韋云雷師也誅風伯。正義曰張云風伯字飛廉而刑雨師。正義曰沙州有雨師祠西望崐崘之軋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爲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秦亾後魏昭成帝建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删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差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耨達山亦名建山達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獅子口經天竺入達山嬀水今名爲滸海出書於西河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黄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濫澤潜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汋洸忽兮。直徑馳乎三危。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排閶闔而入帝宮兮。正義曰韋昭云閶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閶闔之門載玉女而與之歸。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舒閬風而搖集兮。正義曰張云閬風在崑崙閶闔之中楚辭云登閬風而緤馬亢烏騰而一止。漢書音義曰亢然高飛如烏之騰也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正義

王維禎曰旨莅颯卉翕曼延滂灑至載玉女語使人駭聽而卒歸之正蓋西王母數語是也

倪思曰群仙以降曼延灑灑至載王女使人駭且欲悔而卒歸之正至西王母數語使人意消何神仙之足言未遠遊却又似有所未見未肯以為虛無也虛無之善者也

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徐廣曰皬音下沃反○索隱曰皬音鶴○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髮皬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戴勝而穴處兮。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illegible]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正義曰張云三足烏青鳥也主爲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朅來兮。絕道不周。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會食幽都呼吸沆瀣餐朝霞兮。噍咀芝英兮嘰瓊華。徐廣曰嘰音祈小食也駰案韋昭曰瓊華玉英嬐侵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徐廣曰嬐音孅○索隱曰漢書嬐作傑傑仰也音禁嬐音魚錦反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漢書音義曰列缺天門也

王鏊曰跌宕至此極矣

董份曰前言大人賦此乃言大人頌盖此賦專頌大人也

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崇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風崇將雲雨故云滂沛馳游道而脩降兮。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鶩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廖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閒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

黃震曰相如素行不謹立朝專是逢君之惡或者猶以其文墨取之不知大人等賦封禪等書正其逢君之具也尚足置齒頰間哉

按言風声見其遠也注風雅之声繆

漢書有諫大夫所忠氏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歷撰列辟。以迄于秦。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云選數也率邇者踵武。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近世之遺迹○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逖聽者風聲。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紛綸葳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云紛亂也淪沒也葳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昭夏。崇號謚。畧

楊愼曰初言自古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又言軒轅之前遐遠不可詳聞載籍之傳可觀者則自唐堯而下惟周為盛而近于漢故止以周之封禪者比擬言之先言周亢殊尤絕迹至佐封禪以發漢之功德殊異而符瑞豐著乃不敢封禪故其結之曰進讓之道何其爽歟進謂周也讓謂漢也

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太山者七十有二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騶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昌逆失必亾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郅隆。徐廣曰郅盩字誤皇甫謐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郅字宜為程乎或為脛非地有郁郅縣脛大也音質騶案漢書音義曰郅至也○索隱曰爰於也郅大也盛也樊光云郅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

董份曰千載而声教始絶見其遠也故曰善終

董份曰大既周而進漢故為文人之辞然不如是不足以挫抑而發氣

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大行越成。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大平之道於是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騶案韋昭曰無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愼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繈褓。而崇冠于二后。漢書音義曰繈褓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未有殊尤絕迹可考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韋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

楊慎曰徐楚金云䆃字諸解惟鄭德得之徐廣瑞禾體說字林亦據此文而傳會之耳

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

汾潏漫衍旁魄四塞雲尃霧散。徐廣曰尃音布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徐廣曰音衍駰案漢書音義曰暢達垓重也泝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沫。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湮沒闇昧昭晢。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回首面內。韋昭曰面向也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䆃一莖六穗於庖。徐廣曰䆃瑞禾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䆃擇也說文嘉禾一名䆃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䆃也

犧雙觡共抵之獸。徐廣曰抵音底駰案漢書音義曰犧牲也觡角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一本因以為牲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徐廣曰一作放龜駰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名也

招翠黃乘龍於沼。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而登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丁來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也

鬼神接靈圉賓於閒館。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靈圉為賓旅於閒館矣郭朴曰靈圉仙人名也

奇物譎詭俶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

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恧乎。漢書音義曰介

楊慎曰此段托以大司馬進言

按諸夏樂貢而下言功德之盛符瑞衆变而下言符瑞之盛

按泰山而下言謙讓不封禪于道為爽之意

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爲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進讓之道其何爽與徐廣曰爽差異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進周也讓漢也言周未可封禪爲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爲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憓漢書音義曰大司馬上公也故先進議憓音惠順也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繼而至也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爲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幸蓋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

楊慎曰或謂而下言天示以符瑞[illegible]可以觀天意[illegible]行事言謂進越由言不封禪之爽也

按下[illegible]漢書作罔

字又幸字似華故因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其榮而相比況以爲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天之況陽榮名也於義爲愜然其文云蓋詞義典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薦成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義亦通也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駰案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挈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恧焉或謂且天爲質闇珍符固不可辭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冀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

揚慎曰聖王弗替而下勸之也雜薦紳先生而下明之也

而屈。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說者尚何稱於後。徐廣曰若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而云七十二君乎。索隱曰言古封禪之帝王是各竝時而榮賢盛有濟世之動而屈者謂言抑屈總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夫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爲進越。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不爲苟進踰禮也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欵天神。漢書音義曰欵誠也謁告之報誠也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丕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紳先生之畧術。使獲燿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徐廣曰錯音厝駰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

按師古云祓除也祓飾者除去舊事更飾新文也

按文頴云六經增一爲七也師古云攄布也

按此書之意惟欲人主崇虛声以誇示後世相如既歿矣何以此為

按此設為天子俞可之辭

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覩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設厝其事業者也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徐廣曰校一作祓祓猶拂也音廢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爲一經將襲舊六爲七。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爲七也攄之無窮。徐廣曰攄一作臚臚敘也○索隱曰廣雅云攄張舒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云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刘辰翁曰頌當分為六章首章言甘露時雨使谷之瑞二章言德澤流而物懷思以與太山之望幸三章四章五章言騶虞麒龍之瑞臻所以覺悟于人以著受命之符六章以上符瑞上帝依類托寓而諭天子使封禪也末數語所以言天符不可違而王道不可缺也

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之獸以下三章白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穡曷蓄。徐廣曰何所畜邪畜蓄穀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之氾尃濩之。徐廣曰古布字作尃○索隱曰胡廣云氾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徧布散無所不濩也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韋昭曰名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君乎君乎侯不邁哉。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白質黑章其儀可

倪思曰旼旼睦睦謂厚故曰盍聞其声又曰茲亦於舜謂舜亦有此解

余有丁曰按湟漢書作煌

嘉旼旼睦睦君子之能。徐廣曰旼音旻和貌也能一作態駰案漢書音義曰旻和睦敬言和凡敬有似君子蓋聞其聲今觀其來厥塗靡蹤天瑞之徵。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茲亦於舜虞氏以興。索隱曰文穎云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濯濯之麟游彼靈時。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麀鹿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云宛宛屈伸也采色炫燿熿炳煇煌。徐廣曰熿音晃煇音鬼正陽顯見覺寤黎烝。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索隱曰如淳云書傳所載撰其比類以爲漢土德黃龍爲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

董份曰封禪書末數言亦風諫以相如之靡如此知古人不徒作也

倪思曰假格也謂其祀天當典從恐有所隱還也其殆以稱于大麓亦封禪者乎

厥之有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駰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也言依事類託寄以喻封禪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以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此之謂也。徐廣曰假大也司馬相如既卒。徐廣曰元狩五年也五歲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正義曰嵩高也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二里封于太山。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至梁父禪肅然。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相如他所著。若遷平陵侯書。徐廣曰蘇建也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

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狩河陽之屬○索隱曰李奇云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弒而經不書諱之也易本隱之以顯。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人事是隱以之明顯也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韋昭曰先言王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索隱曰張揖云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索隱曰張揖云己詩人自謂也己小有得失不得其所作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

孫

余有丁曰揚雄以為至不已虧乎係漢賛語後人混入于此。

按揚雄後于子長其為班史所增无疑

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篇。

索隱述贊曰相如縱誕竊貲卓氏其學無方其才足倚子虛過吒上林非侈馳馬還邛百金獻伎惜哉封禪遐文悼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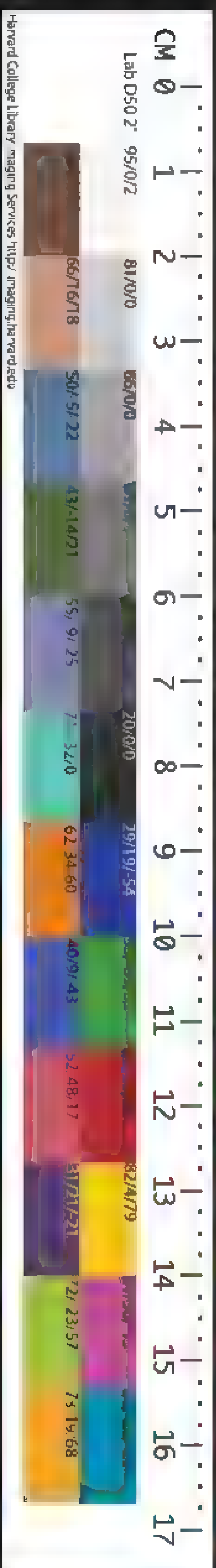
楊愼曰司馬長卿去戰國之世未遠故其談端說鋒與策士辨者相似然不可謂之非正也孔子論五諫曰吾從其諷故戰國諷諫之妙惟司馬相如得之司馬上林之旨惟揚子校獵得之

王應麟曰史通云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乃記自少及長身行事而已今考之本傳未見其為自敘又云相如自敘記其客遊臨邛以春秋所諱特為美談恐未必然意者集載本傳如賈誼新書末篇故以為自敘歟

王維禎曰傳中敘相如子虛賦上林賦喻巴蜀檄通西南夷詰問諫獵書宜春宮賦大人賦封禪書並見相如優於文才而短于行檢

凌約言曰相如封禪書議者謂其至死獻諛然予觀太史公自序傳其父談曰天子接千歲之統封太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夫是知當時以登封為盛有事為榮蓋如此相如自以文章擅當代見武帝改正易服定制度與樂章度其必封禪以夸耀後世當其時謂可秉筆托附不磨由是草書將以上勸而不幸病以死則初意不獲遂也然欲使帝之必知於是屬其妻身後上之此其為計實夸心之所致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七終



王維禎曰此傳摠見淮南驕恣文帝仁厚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趙王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宮為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厲王母亦繫（細）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侯（伏後案）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王母已生厲王恚

錢世傑寫　錢世英刊

王愼中曰孝惠呂后時正呂后滅諸王時也使厲王蚤不附呂后其不同如意等者幾希太史公提出呂后時句何等喚省

卽自殺。吏奏厲王詣上。上悔。正義曰悔不理厲王母 令呂后母之。而葬厲王母眞定。眞定。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縣謂父祖代居眞定也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 上自將兵擊滅布。厲王遂卽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呂后。孝惠呂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應前辟陽不强爭 而常心怨辟陽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卽位。淮南王自以爲最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

董份曰厲王蚤以母仇殺人而指數其罪皆當辟陽本有死罪故赦弗治也

刘辰翁曰厲王生不知母長而不忘仇恨身危犯法以攄其憤使死驕恣自禍此志豈不弃天壤相磨可称諷誦哉文帝傷其志是已

麥約言曰厲王自幼子於呂氏見畜食其乡孝於呂后而言死不從者捻矣其心有大不甘者况有弗爭其母之故乎

王愼中曰傷其志弗治虽文帝之友愛然淮南王之驕恣益甚矣

陽侯。辟陽侯出見之。卽自袖鐵椎椎辟陽侯。伏後辟阳孫怨淮南殺其大父 索隱曰漢書作褎金椎椎之案信陵君使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也 令從者魏敬剄之。正義曰剄古鼎反剄謂刺剄 厲王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呂后。弗爭。罪一以下三段俱應前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呂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呂后王諸呂。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爲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爲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伏後案 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爲法令。擬

唐順之曰淮南王謀反事不詳見叙事中但于劾奏內詳之
茅坤曰以下次淮南王罪狀條貫嚴密

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謀。以輂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輂音巳足反反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居處無度。為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為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為丞相。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為治家室。賜其財物

王維楨曰此後言必稱長以逆王廢王稱也

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瓚曰奉以二千石之秩祿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瓚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夫但及仕伍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伍開章等七十人。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嗣子謀反不得置後國除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

按殺人爵人皆以數紀正見淮南王驕恣之實

長匿不予。與故中尉蕑忌謀殺以閉口。[索隱曰蕑姓也音姦嚴助傳則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邑。[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謾吏曰不知安在。[索隱曰謾音慢謾誑也實葬肥陵誑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又佯聚土。樹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亡命棄市罪詐捕命者以除罪。[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詐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擅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春以上十四人。赦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春以下五十八人。賜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

按春即淮南丞相春也

長病。陛下憂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忌擅燔其書。不以聞。[文穎曰忌蕑忌]吏請召治忌。長不遣。謾言曰忌病。春又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曰長不奉

按讀淮南王罪案則漢臣執法漢主友愛藹然可見胡謂其不相容耶

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亾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再有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僰九折阪又有郵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郵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又從末減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與謀者於是乃遣

麥約言曰當上驕淮南王時盎何不言羣臣論淮南王時盎何不言擿盎說將何以處長而又不言其所以處盎不過淺君者耳非真有納約之忠也

按始曰驕蹇既曰益驕恣至其自言亦曰吾以驕故一篇血脉不脫一驕字

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為置嚴傅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為有殺弟之名奈何上曰吾特苦之耳令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敢伏後案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寔前安能邑邑如此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為之

凌約言曰丞相御史執法而盎即欲斬之幸而文帝不用盎之刻悪險邪大抵如此不獨私仇一鼂錯已也

茅坤曰此盎好立威名處幸文帝不用其言耳

田汝成曰謂帝驕其弟則可謂帝不容其弟則不可

奈何。盎曰。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一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瓚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一斗粟尚可舂而共食也况以天下之廣而不能相容上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

王維禎曰覌文帝始末处淮南以及其子則豈有殺弟心耶

按此補東城侯一句是周匝处

顓頊之後四凶之内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周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以我爲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地。徐廣曰景王章之子而追尊謚淮南王爲厲王。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曰厲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復故城陽。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爲淮南王。安陽侯勃爲衡山王。周陽侯賜爲廬江王。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無後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

邵寶曰扶顛持危相之道也相而請將扶持之道也是故淮南以完張之象曰淮南相名不違君実則爲漢可謂善用權者也

田汝成曰此段敘三王所以應吳者賢否具見而景帝或因或徙之故襃貶寓焉辭不煩而意自足

劉辰翁曰淮南王以下二十七字倫其大者漢書畧列

南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巳將兵。因城守不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將兵救淮南。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伏案後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巳破。衡山王朝。上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濟北。所以襃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越。應前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

壯才能風流然入怨望終不能得

王繼慎曰安有父子之痛而不明君臣之義何也

董份曰蚡爲肺腑大臣而言議如此其不亦族者真幸也

歸有光曰淮南不軌之謀實由蚡有以啟之小人之能禍人國如此

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也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

大逆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詗長安。徐廣曰詗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書稱臣盡力故棄市〇索隱曰鄧展曰詗捕也孟康曰詗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候之也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遷取王皇太后外孫修成君女爲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女也王謀爲反具。

倪思曰謀情委曲惟知太史公摹寫得盡

余有丁曰郎中令郎中之長斥免七

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爲怒太子。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云毆擊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爲人莫及。聞郎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太子怒。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以禁後。正義曰言屏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

被也

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劾不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

茅坤曰中尉殷宏可謂入危疑而不亂者

王鏊曰兩詔弗許兩公卿請文法古雅可觀漢書損之非

尉。乃舉兵未晚。是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擁閼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詔弗許。公卿請廢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

按此言上无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此二句文法與管晏傳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不及之即危行匈奴傳今单于即能前天子自將兵討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等語相類

太子謀刺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甚耻之。然淮南王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與伍被左吳等案輿地圖。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言其先伍子胥後。○蘇林曰輿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兵所從入。王曰。上無太子。宮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山王。徐廣曰皆景帝子也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

王鏊曰漢書取為被傳漏失

按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作兩柱下分段照應

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荊棘。露霑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為大王畫耳。臣聞聽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

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

陳沂曰按任囂死後趙佗始自為王今乃言尉佗先王陳勝乃反彼一時對辭不究其實耳

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駰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洲萬家其上人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

凌約言曰始曰十家而五次曰十家而六又次曰十家而七虐政日益熾民心日益離太史公摹寫當時景象若目擊然

田汝成曰今太王二句過丁入題聯絡无痕迹

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煑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

按此逆天道而不知時句反應前因天心而動作因秦之亡而動二句

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徐廣曰在梁碭之間）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

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又怨時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索隱曰漢書作嚴正以元朔

伏後案所善莊芷 伏後索所善莊芷 應前陰結交

茅瓚曰建以父怨欲發淮南陰事審卿以大父怨深購淮南事適逢其會亦奇矣

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

應前辟陽侯

朝廷之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
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
所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羌僰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如淳曰廣
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為塞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為治也王怒被
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
將而制山東公以為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
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
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眾皆樂為之用騎上下

陳沂曰上極言天下之治見民心之未去此極美大將之才見莫庭之有人議論甚正

按男子之所死者一言此激發伍被為已死也

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為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
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
當敵勇敢常為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
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渡皇太后所賜
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
王見建已徵治恐國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
乃復問被曰公以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
非也吳王至富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
處子孫無遺類徐廣曰一作唯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
王孰慮之無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

吳何知反謂吳不知所以反故使漢將得過成皋耳

王維楨曰漢將一日句說得英特明爽

一言耳。徐廣曰一本無此言字駰案張晏曰不成則殺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交以殺報之矣 且吳何知反。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索隱曰案知猶解也 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皋口而令漢將得出之 今我令樓緩先要成皋之口。漢書直云緩無樓字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樓人所益也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正義曰成皋故在河南滙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正義曰轘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 河南太守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皋之口。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正義曰即成皋門戶也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福什事九成。公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之衆鐖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鎌謂之剴音五哀反或是鐖乎○索隱曰劉氏鐖音吾裏反鑿音自各反又鐖鄒音機鎌音廉 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為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

陳沂曰有禍先福之言似有決斷者何其見之不終耶

按被非一日之時之言故重疊不自覺耳

董份曰被實爲淮南畫反而史記所錄伍被詣吏自告之文其間不免飾辭而太史公具載之

房之宮。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役之民秦則不役之也 父不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曰音消反 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被有愚計。惜乎持正不終 王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方之郡田地

所以徼見被之寃狀而惡湯之專殺也然被以人臣親教其上詐爲秦書徙逮以激下反上固漢法所必誅矣漢之殺之是也使徙以其文辭而欲泯其反逆其本末豈亦乎 王維楨曰前多美詞末乃爲畫逆計何其智愚相背哉

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任俠及有耐罪以上。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蘇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爲司寇耐爲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已上爲耐耐能任其罪 赦令除其罪。一本罪下有家字 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一本書下有以逮字 諸侯太子幸臣。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武。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

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曰一日猶一朝卒然無定時也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羽

唐順之曰其謀比之田祿伯桓將軍諸人不逮遠矣此恐伍被之計也能王為人懦乎嘖仁千曰士欲忠愛其主當執義以力爭不當遁詞以卜寮伊論吳楚之得失援引秦漢之只以其論甚正若挑此不変安知淮南之心不有所忌而不敢發被乃轉為必不得已之論既欲詐為丞相御史書徙豪傑以激民怨又詐為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及幸臣以懼諸侯與前之說直為二人

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柰何被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徐廣曰在江夏駰案蘇林曰下雉縣名○索隱曰雉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結九江之浦絕豫章之口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彊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南通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

被誅宜哉故著之以為人臣之戒

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為解。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為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欲休。徐廣曰偷苟且也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晉灼曰不殊不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

王鏊曰按淮南王逆節萌于田蚡死將誅意蚡可謂將者也

聞。上下公卿張湯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為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肆丞相諸侯議。徐廣曰詣都至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肆習也音異趙王彭祖。列侯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偽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

王鏊曰本只是非吏又用他字奇甚

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徐廣曰比吏而非眞 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蘇林曰非吏故曰他 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殺。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狩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被。國除爲九江郡。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王維楨曰先叙衡山王諸妃及男女于前而後之所以相傾者始不紊
茅坤曰叙衡山王諸后妃男女或名或不名後有覆掌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 生子三人。長男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弟相責望禮節。閒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爲畔逆一篇領袖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幷。元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史以爲非是。郤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冢以爲田。有司請逮治衡山王。

按從容漢書作縱臾注從子男反臾音勇

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以下自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徐廣曰密豫作計校王后乘舒死。立徐來爲王后厥姬俱幸。兩人相妒厥姬乃惡王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姦。又與客姦。太子數讓無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

伏後案

按此遮下數欲字揣摩王后隱情曲盡

王韋曰太子遭謫不能自盡遁以若將為為止謗之術陋亦甚矣

愛之與共毀太子。王以故數擊笞太子。元朔四年中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漢書音義曰傅母屬王疑太子使人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婦人之惡如是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伏後案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臥。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

應前

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卽倍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宮中。孝日益親幸。王奇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喜作輣車鍭矢。(徐廣曰輣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曰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氏之法也)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丘等。(應前本謀)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敢效淮南王求卽天子位。畏淮南

王韋曰望如是三字提掇此一段甚有綱領并其心事且暴白矣

起并其國。以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郤。約束反具。衡山王卽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卽使所善白嬴之長安上書。(索隱曰嬴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輣車鍭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白嬴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嬴。以淮南事繫。王聞爽使白嬴上書。恐言國陰事。卽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弃市罪事。事下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與淮南謀

凌約言曰此傳起處先以王后諸妃及男女摠叙于前末後復以王后諸妃及男女并結之可謂首尾相應

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為陳喜雅數與王計謀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擬太子使白嬴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子曰勿捕遣中尉安索隱曰案漢書表司馬安也太行息索隱曰案漢書表李息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通前刎頸案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后乘舒及太子爽坐告王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為衡山郡

按圖誌云荆警也軫星散為荆州分為楚國陽盛物故氣極急悍故其人有道後服先道先强大史公論淮南衡山謀為叛逆而歸之荆楚俗薄僄勇輕悍盖有所本云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為骨肉疆土千里列為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為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為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淮南多橫舉事非正天子寬仁其過不更輞車致禍斗粟成詠王安好學女陵作詞兄弟不和傾國殞命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八

按雜事篇云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其故王曰今旦與賢相語不知晏姬曰賢相為誰王曰虞丘子姬曰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安得為賢王以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循理亦可以為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為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

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于是辭位而進孫叔敖楚卒以伯樊姬有力焉

王維楨曰先他異政皆便民者行之

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徐廣曰乘多水時而出材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庳車索隱曰庳下也音婢王以爲庳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朱偉曰孫叔敖施罷市之令而高其梱者示之行也西門豹罷河伯之聘而鑿其渠者示之好也

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閭里使高其梱索隱曰梱門限也音口本反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白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爲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大夫合著在管晏之下國僑羊舌肹等亦古之賢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

凌約言曰將叙鄭子產之賢先以国乱起案

按韓詩外傳云子產之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亾三年而庫无拘人故民歸之如水就下愛之如孝子敬父母子產病將死国人皆吁嗟曰誰可使代子產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賈哭之于市農夫哭之于野哭

爲相。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爲相。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爲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犂畔。二年市不豫賈。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賈 三年門不夜關。徐廣曰一作閉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正義曰言上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

子產者皆如喪父母

按韓詩外傳云此明于魚爲已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已成其私詩曰思无邪此之謂也

何孟春曰追殺人者乃其父也奢何

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也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

不與之而俱亾不然不返言于庭而父殺人之惡不聞于人亦得所以為父隱之道矣乃持區匕之信以伏斧鑕而博司直之名可哀也哉

邵宝曰君子之論奢嘗謂竊負而逃舜為天子然且可為而奢獨不可乎雖然下舜一等則奢其庶幾矣

楊慎曰新序亦載此事文采更縟當叅观

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正義曰理獄官也 過聽殺人。自拘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傅其罪下吏。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決疑獄故周禮司寇以五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 故使爲理。今過聽殺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楊慎曰贊語叶韻而句法奇

黄震曰孫叔敖使民自高其車得誘民之術也公儀休不受魚謹律身之常也石奢以父殺人李離以過听殺人皆自殺皆难能之事也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産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

索隱述贊曰奉職循理爲政之先恤人體國良史述馬叔孫鄭産自昔稱賢拔葵一利赦父非僁李離伏劍爲法而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十九　終

王維楨曰始末所具盡是伉直更不雜以他事

茅坤曰通篇以伉直摹寫汲黯爲精神而不率旡術亦稍稍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汲鄭列傳第六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已後莊皆云嚴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索隱曰比音鼻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

王維楨曰此斷述黯性行他人或用

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以數切諫（虛）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虛）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虛）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伏後案）少禮（伏後案）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

在首或于尾則爲常太史公獨秉閒入此非湯及也

茅坤曰述性行如此者欲爲後數番張本耳

董份曰言其所善以見黯好直

劉辰翁曰皆于長極意發明其人善灌夫鄭當時亦借以明之皆傳中温目也

黃震曰汲黯以純剛至正之氣卓出漢庭之右自天子以下皆嚴憚之言雖不用漢鼎之增

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脩絜好直諫（伏後案）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柏袁盎之爲人也應劭曰傅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索隱曰傅音付人姓柏名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秦連）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應性倨）未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黯對曰陛下（應直諫）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應犯上顏色）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重亦多矣子曰棖也慾焉得剛黯庶幾无慾者歟

董份曰助能發黯之爲人亦知人矣

崔銑曰漢武帝雄才大略智臣藻士或以優畜或以顯使一犯禁戒刑辟无少假借獨以嚴憚黯不冠不敢見

矣汲黯之戇也（索隱曰戇愚也音陟降反）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居官不視事〇索隱曰數音所角反）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徐廣曰最一作其也）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索隱曰踰音庾案漢書作瘉瘉猶勝也）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厠而視之（如淳曰厠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厠也厠牀邊側）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應劭曰武帳織成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蘭五兵於帳中韋昭曰以武名之示威）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結）（此下卽乙敘正時事）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應面折）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如淳曰紛亂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嘆其爲社稷臣淮南王視漢廷公卿獨憚長孺藏邪謀而不敢發斯亦近于已正物正者歟

凌約言曰將言望見黯避帷中故先從衛青弘常日見時說來如此則前所謂尊重後所謂封矦皆有不足道矣

倪思曰放析就功殆枉以爲直破析苛碎須要如己意自爲功耳

余有丁曰按謂湯恣行苛刻而又毀析旧制以成其事

功即所謂紛更之說也

陳沂曰其言深文巧詆至以勝為功何其深切痛至非老成閱歷惻怛周謹不能為此言也班史去之非是

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必字直貫矣字住）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乘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讞音魚列反）而黯常毀儒面觸（應面折）弘等徒懷詐飾智（此指弘）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此指湯）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心疾黯唯（漢書唯作雖）天子亦不說也（友應敬礼）欲誅之以事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

唐順之曰揖田蚡揖大將軍作兩處叙

楊慎曰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句甚高簡大將軍又高過于平生句有味

董份曰黯以質直責大体持朝廷議則可至以已官戚而望君上毀人之進則粗矣故史著

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應性倨）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此所謂社稷臣）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既數（應前）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提）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

其褊心而漢武亦得訕其不斈也

按文子云虛先因循斈後而不先辟若積薪燎後者處上汲長孺斈黃老之言故引而用之耳

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索隱曰貰音時夜反貰賖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

應犯主顏色

應直諫

應犯主顏色

門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于邊關乎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

應直諫

余有丁曰上默然者憂矣黯亦危矣

按考要云漢書更其文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師古注病力病甚者非也若嚴助傳曰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此與太史公語同

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應犯主顏色）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狩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索隱曰今猶即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王維禎曰帝王不欲黯在內乃自請哉

按黯謂不得與朝廷議與[illegible]以發[illegible]不欲二語足盡古今奸臣之態

按論衡云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猶弄也）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如東海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七歲而卒。（徐廣曰元鼎五年）卒後，上以黯

劉辰翁曰因黯故生安因安故又及段宏可謂展轉甚不切者及出衛人然後一時出處有可嘆者又與傳第一語有寵于古之衛君者相発云

茅坤曰鄭君者豈其節義之士耶惜乎太史公不能自勒為一傳

朱翌曰漢高令諸故項籍臣名籍謂之諡達大庾鄭君曾事籍独不奉詔可謂賢矣乃逐之至斬丁公則曰使人臣毋效丁公何也

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波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前以數切諫不得久居位相反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客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始事蓋侯信。徐廣曰太后兄王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此特以憚黯附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嘗爲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戹。不措言事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郊驛馬謂於置著馬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好客莊好黄老之言。洗出此句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爲右内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好客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産業。仰奉賜

茅坤曰鄭莊與汲長孺性行不相似獨其好黄老處同

淩約言曰曰其慕長者如恐不見曰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曰客无留門以貴下人曰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曰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太史公宛轉摹寫而鄭莊之好賢樂善具見矣

茅坤曰好揚士類亦其生平得力處

按行千里不齎粮其所與者衆也

按僦謂受頭賃而載運也

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與汲黯面折相反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謂莊嚴也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與汲黯直諫相反然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徐廣曰一作入一云賓客爲大農僦人僦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駰案晉灼曰當時爲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僦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僦音郎僦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僦人取庸直也或者貰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推搉者獨也言國家獨搉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相長史也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鄭莊汲黯始列爲九卿廉內行修絜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茅坤曰司馬安與汲黯爲姑姊兄弟獨不爲鄭莊地何耶

茅坤曰此兩人行旨不同而猶意氣相合其廢也賓客並落故太史合爲一傳以摹寫之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

王鏊曰太史公感慨之言其深情從朋友不救腐刑中來

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徐廣曰邽一作邳○索隱曰邽音圭縣名屬京兆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臥理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楊慎曰按野客叢書云炎涼世態自古而然廉頗爲趙將賓客盡至及其免歸賓客盡去後復爲將客又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君何見之晚也夫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卽從君無勢我卽去此其理也又何怨焉頗無以應孟嘗君爲齊相賓客盡至及其廢黜賓客盡去後復爲相客又至孟嘗君曰客何面目見文乎客曰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者掉臂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也孟嘗君卒善遇之異時翟公事正與此二事同翟公惡之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客固薄矣翟公何怪之有惜乎無有以二客之言告之者

黃震曰汲黯論帝多欲勸帝無起兵諫帝迎渾邪王切責張湯苛法而拳拳願出入禁闥補過拾遺切直忠藎漢庭第一帝稍听之何至下輪臺之詔耶○鄭莊委曲禮下雖少鯁諒之風然內行修絜汲無餘財與汲黯等此太史公以之同傳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　終

王維楨曰文學興廢世代沿革此文備之看他叙数千百年事略无滲漏

金履祥曰首以讀功令廣厲學官之路而發嘆蓋嘆六藝之廢而興之難也六藝具于孔子至秦而廢漢興之初尚未能復至武帝尚儒崇招文学之士而公孫弘能承輔以興之于是備載其請著功令所以廣厲學官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正義曰姚承云儒謂博士爲儒雅之林綜理古文宣明舊藝咸勸儒者以成王化者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索隱曰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義曰鄭玄云魯哀公十一年是時道衰樂廢孔子還修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也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

路者于末應篇首發揮文字有照應

按首叙孔子刪詩書作春秋以儒宗也

七十餘君無所遇。索隱曰後之記者失辭也案家語等說則孔子歷聘諸國莫能用謂周鄭齊宋曹衛陳楚杞莒匡等爾縱歷小國亦無七十餘君也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徐廣曰錄一作繆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索隱曰案子夏為魏文侯師子貢為齊魯聘吳越蓋亦卿也而宰予亦仕齊為卿餘則未聞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索案仲尼弟子列傳子路卒於衛時孔子尚存也子張居陳。正義曰今陳州澹臺子羽居楚。正義曰今蘇州城南五里有澹臺湖湖北有澹臺子夏居西河。正義曰今汾州子貢終於齊。正義曰今青州如田子方段干

邵寶曰諸儒從陳涉者使其不死且從叔孫通乎涉且

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倒挈轉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正義曰顏云今新豐縣溫湯之處號愍儒鄉溫湯西南三百里有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相傳以秦坑儒處也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秦既焚書恐天下不從所改更法而諸生到者拜為郎前後七百人乃密種瓜於驪山陵谷中溫處瓜實成詔博士諸生說之人言不同乃令就視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壓終乃無聲也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

從矣况高祖之召其有不從乎當時兩生獨安在哉前不從甲後不從通非有定見其何以异于斯

刘子翬曰孔甲誠怨秦而思與憤者然使甲知涉不滿歲而亡甲必不輕與之也委質爲臣與之俱死在搢紳先生豈細事哉蓋甲之知不明不知勝之不足與也若知其必亡徒以怨秦與之俱死此特匹夫之矜憤耳曷足貴哉

按自此以下敘文學自漢始興

歸陳王。於是孔甲爲陳涉博士。（徐廣曰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也）卒與涉俱死。陳涉起匹夫，驅瓦合適戍。（索隱曰適音丁革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淺，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

柯維騏曰按漢武初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創制會竇太后不好儒術致綰臧于法諸所興為皆廢後數年竇太后崩始復徵文學之士而公孫弘以布衣

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歎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正義曰顏云陳豨盧綰韓信黥布之徒相以反叛征討也）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正義曰言孝文稍用文學之士居位）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徐廣曰一作陪韋昭曰培申公名音扶尤反○索隱曰鄒氏音普來反）於齊則轅

位至通侯使弘與綰臧易時而仕其禍福相避矣故曰遇不遇者時也

楊慎曰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自序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屢書不一甚皆反辭見意深歎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文奸師詐為經術之羞

固生。正義曰申轅姓培固名公生其處號也於燕則韓太傅。索隱曰韓嬰也為常山王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索隱曰按張華云名勝紀年云字子賤言禮自魯高堂生。索隱曰謝承云秦氏季代有魯人高堂伯則伯是其字云生者自漢已來儒者皆號生亦先生省字呼之耳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索隱曰毋音無胡毋姓也字子都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徐廣曰一云自齊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公孫弘為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史言。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

也

按韓信无行不得推擇為吏主父偃斈從橫諸儒排擯不容李陵降匈奴隴西士大夫以為愧秦漢之後鄉黨清議猶嚴是以礼官勸斈則曰崇鄉里之化也

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為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謹與太常臧、漢書百官表孔臧也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正義曰校教也可教道藝也殷曰序。正義曰序舒也言舒禮教周曰庠。正義曰庠詳也言詳審經典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修禮。崇化厲賢。以風四方。太平之

按劉貢父云所聞者當屬上句讀
按師古云令縣令相侯相長丞縣長丞也二千石謂侯守諸王相也

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索隱曰上音時兩反屬音燭屬委也所二千石謂於所部之郡守相也 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索隱曰計計吏也偕俱也謂令與計吏俱詣太常也 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

按師古云言治礼掌故之官以有文学礼義而爲之又所以遷擢畱滯之人

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索隱曰謂詔書文章雅正訓辭深厚也 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 以文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正義曰補左右內史後改爲左馮翊右扶風 比百石已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索隱曰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備員。請著功令。佗如

茅坤曰太史傳儒林不採道德之士及其說經者之旨獨疏六藝門戶此其不知斈之故也古人云漢儒傳經而經亾于此亦可概見矣

楊慎曰列子云胥靡登高不懼胥隸也靡末也胥靡末隸微賤之人腐刑无據

律令制曰可。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于魯南宮。索隱曰按漢書云申公少與楚元王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正義曰括地志云泮宮在兗州曲阜縣西南二百里魯城內宮之內鄭云泮之言半也其制半於天子之壁雍 呂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索隱曰案漢書云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申公與元王子郢俱卒學也郢即郢客 已而郢為楚王。令申公傅其太子戊。徐廣曰楚元王劉交以文帝元年薨子夷王郢立四歲薨子戊立郢以呂后二年封上邳侯文帝元年立為楚王 戊不好學。疾申公。及王郢卒。戊立為楚王。胥靡申公。徐廣曰腐刑 申公恥之

楊慎曰六藝以經稱始於禮記經解而見于此

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絕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徐廣曰魯恭王也 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不傳。索隱曰謂申公不作詩傳但教授有疑則闕耳 蘭陵王臧既受詩。以事孝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今上初即位。臧迺上書宿衛上。累遷。一歲中為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綰為御史大夫。綰臧請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天子。徐廣曰馬車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

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好老子言不說儒術得趙綰王臧之過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盡下趙綰王臧吏後皆自殺申公亦疾免以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徐廣曰孔鮒之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遷爲長沙太傅生忠忠生武及安國安國爲博士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內史夏寬至城陽內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內史索隱曰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

王鏊曰黃生之論終非

按六韜云冠雖弊孔加之于首履雖新法踐之

闕門慶忌漢書音義曰姓闕門名慶忌爲膠東內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學官弟子行雖不備而至於大夫郎中掌故以百數言詩雖殊多本於申公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爲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

于地韓非子亦云冠雖穿弊必戴之於頭履雖五采必踐之于地意指倣此

按師古云家人言僮隷之屬

揚慎曰司空城旦書盖太后怒詈轅固之言意欲入以罪條比于城旦驅罪比儒書于律令非也儒家外自有刑名家何得以律令比之

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正義曰論衡云氣熱而毒盛故食馬肝殺人又盛夏馬行多渴死殺氣爲毒也）不爲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生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索隱曰服虔云如家人言也案老子道德篇雖微妙難通然近而觀之理國理身而已故言此家人之言也）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徐廣曰司空主刑徒之官也駰案漢書音義曰道家以儒法爲急比之於律令）乃使固入圈刺豕。

景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罪，乃假固利兵，下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太后默然，無以復罪，罷之。居頃之，景帝以固爲廉直，拜爲清河王太傅。（徐廣曰哀王乘也）久之，病免。今上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固。諸諛儒多疾毀固，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固之徵也，薛人公孫弘亦徵，（徐廣曰薛縣在菑川）側目而視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自是之後，齊言詩皆本轅固生也。諸齊人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

韓生者，（漢書曰名嬰）燕人也。孝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

爲常山王太傅。(徐廣曰憲王舜也)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索隱曰賁音肥)自是之後。而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韓生孫商爲今上博士。

伏生者。(張晏曰伏生名勝伏氏碑云)濟南人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閒。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漢書曰字和伯千乘人)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旣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兒寬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索隱曰謂兒寬家貧爲弟子造食也何休注公羊炊亨爲養養案有廝養卒廝掌馬養造食也)及時時閒行傭賃。以給衣食。行常帶經。止息則誦習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是時張湯方鄉學。以爲奏讞掾。以古法議決疑大獄。而愛幸寬。寬爲人溫良。有廉智。自持。而善著書。書奏。敏於文。口不能發明也。湯以爲長者。數稱譽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兒寬

按註河圖疑當作何圖

爲掾。薦之天子。天子見問說之。張湯死後六年。兒寬位至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元年 九年而以官卒。寬在三公位。以和良承意從容得久。然無有所匡諫於官。官屬易之。不爲盡力。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索隱曰案孔臧與安國書云舊書潛於壁室欻爾復出古訓復申臧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河圖乃有百篇耶知以今文讎古篆隸推科斗以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也藝文志曰安國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起者謂起發以出也 諸學

茅坤曰以容爲礼礼之末也太史公獨挈而著之

者多言禮。而魯高堂生最。本禮固自孔子時而其經不具。及至秦焚書。書散亾益多。於今獨有士禮。高堂生能言之。而魯徐生善爲容。索隱曰漢書作頌亦音容也 孝文帝時。徐生以容爲禮官大夫。傳子至孫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爲容。不能通禮經。延頗能。未善也。襄以容爲漢禮官大夫。至廣陵內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索隱曰公戶姓滿意名也案鄧展云二人姓字非也 桓生單次。索隱曰單音善單姓次名也 皆常爲漢禮官大夫。而瑕丘蕭奮。徐廣曰屬山陽也 以禮爲淮陽太守。是後能言禮爲容者由徐氏焉。自魯商瞿受易孔子。索隱曰案商姓瞿名字子木瞿

（音劬）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字子莊。（索隱曰案漢書云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子弓授燕周醜子家子家授東武孫虞子乘子乘授何六代也仲尼弟子傳作瞿傳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豎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與漢書不同馯音寒庛音必利反疵音自移反）而漢興田何傳東武人王同子仲。子仲傳菑川人楊何。（索隱曰案田何傳東武王同同傳菑川楊何）何以易元光元年徵官至中大夫。齊人即墨成以易至城陽相。廣川人孟但以易爲太子門大夫。魯人周霸。莒人衡胡。（徐廣曰莒一作呂）臨菑人主父偃。皆以易至二千石。然要言易者本於楊何之家。

按師古云言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業不必親見仲舒

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觀於舍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今上即位爲江都相。（索隱曰案仲舒事易王王武帝兄）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居舍著災異之記。是時遼東高廟災。主父偃疾之。取其書奏之天子。（徐廣曰建元六年。○索隱曰案漢書以爲遼東高廟及長陵園殿災也仲舒爲災異記草而未奏主父偃竊而奏之）天子召諸生示其書有刺譏。董仲舒弟子呂步舒

吳寬曰董仲舒胡毋生瑕丘江生三傳皆引入公孫弘何也弘之治春秋不如三子三子皆不顯而弘位至公卿史氏亦微致不平之意云爾

不知其師書徐廣曰舒一作茶亦音舒以爲下愚於是下董仲舒吏當死詔赦之於是董仲舒竟不敢復言災異董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董仲舒以弘爲從諛弘疾之乃言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西王膠西王素聞董仲舒有行亦善待之董仲舒恐久獲罪疾免居家至卒終不治產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故漢興至于五世之間唯董仲舒名爲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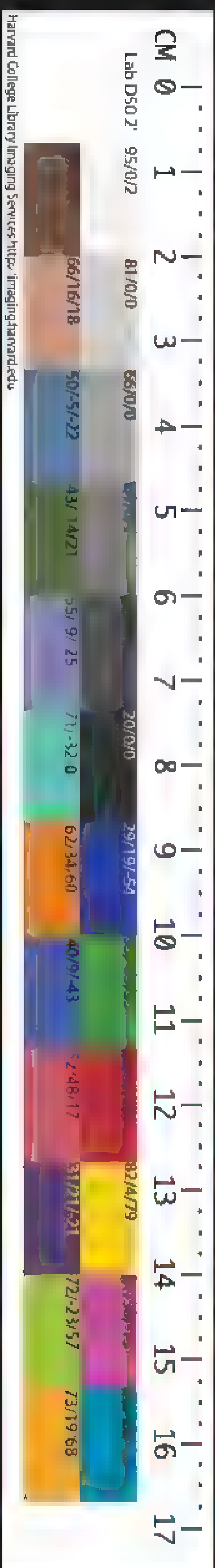
胡毋生漢書曰字子都齊人也孝景時爲博士以老歸教

按通一作遂與通同謂名位成達者

授齊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孫弘亦頗受焉瑕丘江生爲穀梁春秋自公孫弘得用嘗集比其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蘭陵褚大廣川殷忠徐廣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溫呂步舒褚大至梁相步舒至長史持節使決淮南獄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爲是弟子通者至於命大夫爲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

索隱述贊曰孔氏之衰經書緒亂言諸六學始自炎漢著令立官四方扼腕曲臺壞壁書禮之冠傳易言詩雲蒸霧散興化致理鴻猷克贊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一 終



茅坤曰酷吏傳凡十餘人太史公特以次武帝時任用及其盜賊滋多之弊故諸酷吏本傳或略而他傳反詳或兩三人錯附勒一傳而海内横被刑戮之慘如指掌矣

倪思曰太史公語不多而意深厚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便得大綱說到姦偽萌起上下相遁即借法爲欺而無情實故至于不振及此時非酷吏救止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孔安國曰免苟免也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何晏曰格正也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索隱曰案鹽鐵論云秦法密於凝脂然姦偽萌起正說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索隱曰言本弊不除則其末難止也非武健嚴酷反說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

安能偷必頃之快語毋不得不然非與俗吏也

董份曰此以孔子老氏發端故又以聽訟二語復明其說此太史照應處文字之易見者也

挂破觚二句師古云去嚴刑而從簡易抑巧僞而務敦厚也

王慎中曰錯非酷吏比也特借言刻者之不可為耳

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此老子道經之言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為圜，漢書音義曰觚方○索隱曰應劭云觚八稜有隅者高祖反秦之政破觚為圜謂除其嚴法約三章耳 斲雕而為朴，索隱曰應劭云削琱為璞也晉灼云凋弊也斲埋凋弊之俗使反質樸也 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韋昭曰在道德不在嚴酷

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

唐順之曰酷吏十人行多相類乃敘各不同筆力極其變化

楊慎曰十人只是一篇文字

凌約言曰十人而罹刑族者八明著之示戒也

唐順之曰畫出一崛强人

郅都者，楊人也。徐廣曰屬河東○索隱曰郅音質漢書云河東大楊人○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楊城本秦時楊國漢楊縣城也今晉州洪洞縣也至隋為楊唐初改為洪洞以故洪洞鎮為名也秦及漢皆屬河東郡郅都墓在洪洞縣東南二十里漢書云郅都河東大陽人班固失之甚也大陽今陝州河北縣是亦屬河東郡也 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郅都為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索隱曰案姬生趙王彭祖也 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漢書音義曰瞯音閒小兒癇病也○索隱曰荀悅書音閑鄒氏劉氏

余有丁曰按都酷吏也而有言若此君子當不以人廢言

（音並同也）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徐廣曰髀脚戰搖也）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

按索隱既解爲中傷不宜以如字讀

茅坤曰郅都又酷吏中之賢况其威慴匈奴可知之矣

凌約言曰郅都能護景帝受百金之賜不私臨江加笞錢之求皆太后爲之也愛而賞焉似也惡而死焉何哉

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索隱曰案中如字讀謂以法中傷之）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索隱曰漢書作寓人象案寓即偶也謂刻木偶類人形也一云寄人形於木也）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甯成者穰人也（徐廣曰甯一作寗屬南陽）以郎謁者事景帝好

按太史公傳郅都爲人插入中間傳甯成爲人却提挖在首隨題變化不拘定格

田汝成曰以甯成郅都並列酷吏則郅都寃哉

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徐廣曰一無此字駰案韋昭曰言急也○索隱曰操音七刀反操執也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都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職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若周之司馬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索隱曰數音所淫反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久之郅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甯成爲中尉。正義曰百官表云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師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顏云金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省語主先道以禦非常故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然宗室豪桀皆人

唐海曰歸家數語陋哉視郅都自殺之詞不遠遠矣乃以並列酷吏傳何也

倪思曰成傳皆無事實空自形容歎盡滑其爲人

人惴恐。武帝即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終成之爲人詐刻傳出關。索隱曰解音紀買反脫音他活反謂脫鉗釱也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索隱曰貰音食夜反貰賒也又音勢貸音天得反假貧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因姓周陽氏。徐廣曰侯五年孝文六年國除○正義曰周陽故城在絳州聞喜縣東二十九里

王應麟曰黯之正直所謂仁者之勇也謂之悖可乎周陽由蝮鷙之靡耳其可與黯並言乎汲鄭同傳猶不可而以由与黯俱見鸞梟接翼也

王懋心曰司馬安不足言也汲長孺矯矯矯虎力不肯為人下至為周陽由所抑何哉蓋周陽由以殘小人黯蓋矮

由以宗家任為郎。索隱曰案與國家有外戚姻屬比於宗室故曰宗家也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為郡守。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謹甚。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為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為守。視都尉如令。為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俱為忮。漢書音義曰堅忮也司馬安之文惡漢書音義曰以文法傷害人。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徐廣曰漢書作馮伏者軾○索隱曰案均等也茵車蓐也言二人與由同載一車上不敢與之均茵軾也謂下之也馮音凭

總叙　寧成傳変奇　借人形容

由後為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索隱曰風俗通云勝屠即申屠也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

之非畏之也異日勝屠不堪其侵權遂与之角卒併就戮玉石俱焚良可恨夫

余有丁曰於此又見條侯之長者真宰相之言也

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波

趙禹者斄人。徐廣曰屬扶風音台○正義曰音胎故斄城在雍武功縣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國后稷所封漢斄縣也以佐史補中都官。正義曰若京都府史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漢書音義曰禹持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徐廣曰論一作編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詳湯傳

按師古云傳謂傳逮若今之追逮赤對也爰易也以文書易其口辭訊考問也鞫窮也謂窮覈之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

刘辰翁曰亦其天資偏得之非辛力可爭使无功業則劾鼠而巳

張湯者，杜人也。徐廣曰爾時未為陵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蘇林曰謂傳囚也爰易也以此書易其辭處鞫窮也張晏曰傳考證驗也爰書自證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訊考三日復問之知與前辭同不也鞫一吏為讀狀論其報行也○索隱曰韋昭云爰換也古者重刑嫌有愛惡故移換獄書使他官考實之故曰傳爰書也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鄧展曰罪具備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如淳曰決獄之書謂律令也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徐廣曰田勝也武帝母王太后之同母弟也武帝始立而封為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韋昭曰為之先後及出為侯，大與

按死害者猶言莫能破也

凌約言曰諸酷吏之遷秩皆曰上以為能詞婉而意深矣

茅坤曰摹寫趙禹張湯兩人共事而兩人各自結局處極工

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甯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漢書音義曰方中陵上土作方也湯主治之蘇林曰天子即位豫作陵諱之故言方中如淳曰大府幕府也茂陵尉主作陵之尉也韋昭曰大府公府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為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傳趙禹共定諸律令，此下湯禹合敘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蘇林曰拘刻於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為中尉，徙為少府，而張湯為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

余有丁曰見文法輒取句最見老吏手段

楊慎曰陽浮慕之好班史增道字拙

茅坤曰請博士弟子補廷尉史是湯巧于媚上處

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韋昭曰制御人始爲小吏。乾沒。徐廣曰隨勢沈浮也騆案服虔曰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爲乾失利爲沒○正義曰此二說非也按乾沒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又云陽浮慕爲乾心內不合爲沒也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徐廣曰姓魚也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傅古義。索隱曰傅音附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李奇曰亭平也均也○索隱曰使之平疑事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韋昭曰在板絜○正義曰按謂律令也古以被書之

唐順之曰此下章法古整

董份曰姦惡具見故為実録

按漢書聞作問屬下句讀師古云問謂非當朝奏者

倪思曰自亭疑法即奏事所治即上意即豪即下戶截截如老吏

按師古云湯雖

言上所是著之爲正獄以廷尉法令決平之揚主之明監也揚主之明。奏事即譴。湯應謝。徐廣曰應一作權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正義曰百官表云廷尉秦官有正左右監皆秩千石也按上即責湯應對謝之如上意必引正監等賢者本爲臣建議如上意臣不用愚昧不從至此也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蘇林曰主坐不用諸掾語故至於此罪常釋聞。徐廣曰部吝聞也如今制曰聞矣騆案瓚曰謂常見原即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具文奏之而又口奏言雖律文合致此罪所上裁察蓋為此人希恩宥也

余有丁曰湯自為刻深而導上以寬釋正是他舞文処

閔如霖曰獨載上所欲釋亦爭二人卒死他事可知

茅瓚曰所排大臣謂時雖大臣決獄亦為所排難也漢書多巧字非

財察。李奇曰先見上口言之欲與輕平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李奇曰湯口所先言皆見原釋湯至於大吏，內行脩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浮慕請諸公，不避詐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乃交結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為功，多此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為御史大夫。徐廣曰元狩二年

按告緡解見平準書

凌約言曰每朝奏事天子至為忘食則其言必多可喜太史公寓意深矣

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丞丞一作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曰緡音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等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今用鋤築豪強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鉏豪彊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徐廣曰時臣蔡莊青翟為丞相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

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賢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

楊慎曰只一狄山寫得情狀迫切可想至斬山頭去痛快未必匈奴之為也故曰自此群臣震慴筆意洋溢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入從容叙及于田甲而湯愈无所容矣

唐順之曰此漢書趙京兆朱丞相本子也

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正義曰障謂塞上要險之處別築城置吏士守之以扞寇盜也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罷前案時與錢通。徐廣曰以利交及湯為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為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為地。湯有所愛史魯謁

董份曰三詳字摹寫湯甚妙

按師古云導擇也以主擇米故曰導官時或以諸獄皆滿故權寄在此署繫之非本獄所也

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如淳曰太官湯官之別也主酒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

董份曰湯念者亦佯念也始約而于主前即反此湯詐故態然亦用以此敗

王維楨曰前云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中云窮竟其事未奏末云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此二節者皆叙事起伏血脈

按以下叙三長史欲陷之故其有條理

岑瓚曰助使人言買臣本不切共欲見買臣所以德助者本嘗讀春秋而以楚詞幸則皆助力

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如淳曰瘞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正義曰朱買臣吳人也此時蘇州爲會稽郡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

也至淮南獄事安得不甚恨其不切中有深意在

按長短句與上讀春秋句皆謂深文賊湯者

按至此又合三長史陷湯詐言之與前又相照

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正義曰周末越王句踐滅吳楚威王滅越吳之地總屬楚故謂朱買臣爲楚士 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内史邊通學長短漢書音義曰長短術興於六國時行長入短其語隱謬用相激怒 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漢書音義曰左證左也○正義曰言湯與田信爲左道之亡故言左田信等

余有丁曰湯使謁居告文上疑言安蹤跡湯乃詐驚故至此上輒以賈人先知語詰湯即湯以文故人語擬之也湯曰固宜有尤有狠意安得不激上之憾哉

按師古云八輩簿責謂以文簿次第一一責之

余有丁曰即此所夷滅几何人一句湯又何說故曰何不知分又曰何對簿為

許應元曰禹平日不覆案故曰何多以對簿為

茅坤曰禹讓湯是矣其自謂如何

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許減宣亦奏謁居等事提前評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蘇林曰簿音主簿之簿悉績兩人紬 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

董份曰見湯死而家貧薄葬天子殺田信居物分湯之說不真故怜之而案誅長史也

董份曰非禹平也乃後来益急反明禹為平耳
茅瓚曰禹酷急而名為平所謂狠而羊也

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

又及趙禹　結果前事　提前話

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徐廣曰剽音扶召反○索隱曰說文云剽刺也一云剽劫人音敷妙反 縱有姊姁。索隱曰李奇音吁孟康音詡 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漢書音義曰姁音煦縱姊名也 補上黨郡中令。索隱曰案謂補上黨郡中之令史失其縣名 治敢行。少蘊藉。漢書音義曰敢行暴政而少蘊藉也○索隱曰蘊音慍藉音才夜反張晏云為人無所避故少所假借也 縣無逋事。舉為第一。遷為長陵及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索隱曰案王太后之女號修成君其子名仲 上以為能。遷為河內都尉。至則族

茅坤曰甯成事不入本傳而以附、縱傳以客形主也
唐順之曰插此一段最奇先說甯成之威然後說縱能制成猶先說郅都之威然後說成能凌都也
董份曰弘遏寧成抑卜式亦知大體者但不能持諫故史惡之耳
茅坤曰寧成爲酷吏而縱復破寧成之家可爲一咲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徐廣曰受封五年與淮南王女陵姦及受財物國除寧成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漢書音義曰隸閱也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奔亡。徐廣曰孔暴二姓大族南陽吏民

客　忽然及此

刘辰翁曰昔之猾民今畏從之嚴反爲吏耳用助治公務以自效
楊慎曰曰重足一跡曰不寒而栗曰鷹擊毛摯形容至骨矣

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牙爪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出。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漢書音義曰一切皆捕之也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縱相贍餉者二百人爲解脫死罪盡殺也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索隱曰案謂豪猾之人干豫吏政故云佐吏爲理也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然其治尚寛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徐廣曰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

倪思曰取爲小治姦益不勝極見酷吏之無益人必不服今日小定明日即不可行此而誅之亦不勝也 按漢書以閻奉爲人名因惡而見用見時政尚刻急也

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内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淩之。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縱廉。其治放郅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索隱曰卒音七忽反)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至冬。(徐廣曰嗛音銜)楊可方受告緡。(韋昭曰人有告言不出緡者可方受之○索隱曰緡錢貫也漢氏有告緡令楊可主之謂緡錢出等人有不以錢通者令得告之也)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可之使)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索隱曰格音閣)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余有丁曰自溫舒而下皆張湯故吏也故太史公每曰事張湯意深至矣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徐廣曰屬馮翊)少時椎埋爲姦。(徐廣曰椎殺人而埋之或謂發冢)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即上十餘人)皆把其陰重罪。(即上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聞。遷爲河内太守。(省語)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内

唐順之曰野無犬吠之盜此道不拾遺之文

茅坤曰溫舒殘暴所不能盡載本傳亦復見之楊僕傳中

豪姦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漢書作追求 索隱曰黎音犁犁比也 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徐廣曰有殘刻之名 ○索隱曰

王鏊曰以義縱猶畏溫舒哉

索隱漢書作徒請召猜禍吏服虔曰徒但也猜惡也應劭曰猜疑也取吏好猜疑人作禍敗者而使之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徐廣曰一云麻成 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索隱曰茌音仕疑反 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茅坤曰楊僕不詳僕本末而特詳尹齊王溫舒及末篇盜賊滋多之故太史公重左傳酷吏不為漢傳也

按兩言溫舒為人卻入在第二次作中尉中於楊僕傳見之文之變化不測猶如此

王鏊曰豪惡吏變為方略吏矣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為吏。漢書音義曰千夫若五大夫武帝軍用不足令民出錢穀為之河南守案舉以為能遷為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為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為能南越反拜為樓船將軍有刺功封將梁侯。為荀彘所縛。徐廣曰受封四年征朝鮮還贖為庶人○索隱曰案漢書云與左將軍荀彘俱擊朝鮮為彘所縛還免為庶人病死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為中尉。接上為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索隱曰惛音昬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為用。為方略。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徐廣曰音項器名也如今之投書函中○索隱曰缿受投書之器入不可出三蒼音胡江反

董份曰熏者言以大熏逼也今人下抵鼠穴亦嘗火攻之溫舒不能即窮有勢之家故巧誣下戶而重逼大豪使之知懼耳

楊慎曰上體無犯而無勢者復出手此情理事延張中以下猾而大猾為用文字之纖密服目之歷落如此

購告言姦。置伯格長。徐廣曰一作落古村落字亦作格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索隱曰伯阡陌格音村落言阡陌村落皆置長也以牧司姦盜賊。此段似張湯傳溫舒為人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音熏○索隱曰案熏猶熏炙之謂下戶之中有姦猾之人令案之以熏逐大姦也其治中尉如此。結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總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徐廣曰元鼎六年出會稽破東越議有不中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

王慎中曰總叙酷吏之自禍并禍家國為戒深矣
唐順之曰叙酷吏死事皆詳
茅坤曰温舒獨酷故其受禍亦獨慘

通天臺。正義曰漢書元封二年三輔舊事云起甘泉通天臺高五十丈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府。徙為右内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漢書音義曰發兵伐大宛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温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温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

楊慎曰尸亾去若謂舜然而遺命其家潜逃歸葬耳徐廣之説事涉神怪且不達文義
茅坤曰酷吏為患而盗賊蜂起於是繡衣直指之使出矣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酷吏盡載當時所以不近人情流血數里若奸究無以自容者而終之以大群小群輕犯法而不可禁然則國家何事酷吏哉此太史公意也

其尸。尸亾去歸葬。徐廣曰尹齊死未及斂恐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自温舒等以惡為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徐廣曰殷一作假人亦有姓假者也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

按此與起語上下相遏至于不振者相照應

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漢書音義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索隱曰服虔云沈匿不發覺之法韋昭云沈沒也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徐廣曰詐爲虛文言無盜賊也

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

歸有光曰漢書作王温舒爲中尉而宣爲左内史按温舒未嘗免作爲字是張湯叙温舒自中尉徙廷尉意即此時

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正義曰百官表云大僕屬官有大廄各五丞一尉也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内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正義曰郿令今岐州岐縣北時屬右扶風吏卒

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過脉爾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正義曰杜氏譜云字長孺 ○索隱曰杜衍地名也 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亾。文穎曰邊卒多亾也或曰郡縣亾守宰有所亾失也 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李奇曰其用罪深刻至骨 ○索隱曰次至也 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

余有丁曰其用意又奸于湯

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漢書音義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 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如淳曰郡吏太守也孟康曰舉之廷尉以章劾付廷尉治之 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亾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張晏曰詔書赦或有不從此令 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

刘辰翁曰酷吏十人都斬成兇鉏由縱棄市湯自殺溫舒五族尹齊卜去減宣自殺惟杜周有子孫趙禹壽酷吏首尾只似一傳故趙禹卒于張湯溫舒始于義縱義縱亦卒于楊僕尹齊甚于寧成杜周甚于溫舒皆橫行逆見而以術形勢時事勝敗民俗情僞無不可以一目而得若禹自禹湯自湯誰不能者

余有丁曰人主與俱上下謂與人主俱上下也倒用便

不道。索隱曰案大抵猶大都也盡詆者盡至也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徐廣曰天漢三年爲御史大夫四歲太始二年卒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郅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

奇

楊慎曰太史公謂張湯死而民不思一語至矣班固乃稱其推賢有後力雪其酷吏之名異乎太史公之直筆矣

茅坤曰予讀酷吏傳諸所刻轢吏民蓋不減洪水之災與秦特一間耳而諸酷吏十餘人惟趙禹杜周以善終餘皆誅死甚且族而仇家爲燒其尸今之吏可不戒哉

董份曰前引孔子老氏發端以上德薄刑酷吏必不可爲矣而贊語又表著酷吏之長亦所謂不隱惡不沒善

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汚者足以爲戒。徐廣曰一本無此四字方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徐廣曰一作成。○索隱曰推音直追反減作成是也謂推繫之以成獄也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索隱曰蝮音蝮虵鷙音至以言苛酷比之蝮毒焉水衡閻

以杖擊致人買免請求

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而首尾相應不露
于詞讀者自得耳

索隱述贊曰太上失德法令滋起破觚爲圜禁
暴不止姦偽斯熾慘酷爰始乳獸揚威倉鷹側
視舞文巧詆
懷生可恃

權德輿曰洪範之沈潛大易之直方皆臣
道也郅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
死不枉道以蒞官無處父之華畏申棖之
慾所至之邦必以稱職其殆古之剛而無
虐怒而中節者歟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
之怒身死漢庭手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
不綱矣太史公以郅都首冠酷吏豈善善惡
惡之義哉贊述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
補
焉

黄震曰郅都公廉而敢諫守北邊匈奴遠
却為治雖尚嚴首惡之外未嘗濫及吏民
顧以之首酷吏何哉漢自高帝以寬大立
國其將相大臣又相繼以清爭為治至于
文景其民無不樸畏自重而郅乃獨先之
以嚴行法不避貴戚其意若曰不畏強禦

而已而斬斬無餘味風俗遂為一變未幾
甯成以陰効之資而効之自甯成趙由之
役秉多事之衝而甚之於是張湯之徒一
時相率皆務于酷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
滋起推所自來誰實昉之夫貴戚犯法而
避之固不可然天下獨無中道乎矯枉一
過其正其流弊乃爾愚故謂郅都非酷吏
也而酷吏實自郅都始也傳之酷吏之首
庸何
辭

凌約言曰予讀酷吏傳始悲其人丁於時
而使然中有受其方略禁奸止暴國家賴
其便亦有取焉末則悼其人無有自脱于
刑戮其貲財巨萬亦卒歸於國而已耳然
則當時之吏也
何庸酷也哉

柯維騏曰漢書酷吏傳多採太史公獨張
湯杜周特別爲傳昔人謂湯之後有安世
周之後有延年太史公之意欲以教人臣
之忠班氏之意欲以教人子之孝也元城

劉氏又謂張湯之後至後漢猶盛有恭侯純者王莽時亦不失爵建武中爲大司空班氏之意以張純故耳杜氏之絕已久而并貸之子產立公孫洩之義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二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索隱曰案此傳合在西南夷下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斯蓋並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失也幸不深尤焉

王鏊曰史記不與張騫立傳其始附衞青而於大宛傳備載始末蓋大宛諸國土俗皆騫所歸爲武帝言者也騫沒後諸使西域者亦具焉事備具而有條理若漢書則大宛張騫多自爲傳矣

董份曰張騫鑿空通道其事亦有奇者本欲立傳而以騫不足立也故於此發端見之而下敘騫事此太史公妙處

唐順之曰匈奴傳與大宛傳體異匈奴一國而大宛諸國諸國則錯綜也

董份曰此傳決非褚先生所能撰次

王鏊曰突然起須如此妙妙

茅坤曰大宛事以張騫身沒後凡十餘年而始舉遷特惡騫始倡故通篇精神歸騫一人而諸國中惟通大宛一節得善馬幾困亾中國以此先後情事諸國中以大宛爲結局

又曰大宛以西始末如畫而漢武窮兵實錄猶可攬涕

大宛之跡。正義曰漢書云大宛國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東至都護治西南至大月氏南亦至大月氏北至康居括地志云率都沙那國亦名蘇對沙那國本漢大宛國○索隱曰宛音苑又於袁反見自張騫。張騫漢中人。索隱曰陳壽益部耆舊傳云騫漢中成固人建元中爲郎。是時天子問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正義曰氏音支涼甘肅瓜涉等州本月氏國之地漢書云本居敦煌祈連間是也以其頭爲飲器。韋昭曰飲器椑榼也單于以月氏王頭爲飲器晉灼曰飲器虎子之屬也或曰飲酒器也○正義曰漢書匈奴傳云元帝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猛與匈奴盟以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共飲血盟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索隱曰更經也音羹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隴西。漢書音義曰堂邑氏姓胡奴甘父字○索隱曰案謂堂邑縣人家胡奴名甘父也下云堂邑父者蓋後史家徒省唯稱堂邑父而略甘字或甘其姓號也經匈奴。索隱曰謂道經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之。曰。月氏在吾北。漢何以得往使。吾欲使越。漢肯聽我乎。留騫十餘歲。與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騫因與其屬

按導驛二字觀後書烏孫發導譯送騫還則此驛亦當作譯

董份曰臣大夏而居者言大夏服屬焉臣而月氏仍居其地也地肥饒亦言大夏故月氏居而安樂之詳以為君者非

漢書傳湯傳言郅支失國而依康居與月氏居大夏同

余有丁曰騫再為匈奴所得而竟以

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曰：若欲何之？騫曰：為漢使月氏，而為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導送我。誠得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為然，遣騫，索隱曰謂大宛發遣騫西也為發導驛抵康居。索隱曰發導謂發驛令人導引而至康居也導音道抵至也居音渠○正義曰抵至也居其居反括地志云康居國在京西一萬六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也康居傳致大月氏。正義曰北大月氏在大宛西南於媯水北為王庭漢書云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大月氏王已為胡所殺，立其太子為王。徐廣曰一云夫人為王夷狄亦或女主○索隱曰案漢書張騫傳云立其夫人為王也既臣大夏而居，地肥饒，索隱曰居作君謂月氏以大夏為臣而為之作君也○正義曰既盡也大夏國在媯水南少寇，志安樂，又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漢書音義曰要領要契○索隱曰小顏以為要衣要領衣領凡持衣者必執要與領言騫不能得月氏意趣無以持歸於漢劉氏云不得其要害然頗是其意於文字為疏者留歲餘，還，竝南山。正義曰竝白浪反南山即連終南山從京南東至華山過河東北連延至海即中條山也從京南連接至蔥嶺萬餘里故云竝南山也西域傳云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欲從羌中歸，正義曰說文云羌西方牧羊人也南方蠻閩從虫北方狄從犬東貊從豸西方羌從羊復為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徐廣曰元朔三年左谷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漢拜騫為太中大

全歸卒起武帝紛紛征伐

茅坤曰騫既從大宛歸所指發傷諸國而下以次分別如掌

夫堂邑父爲奉使君。索隱曰堂邑父之官號也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是上意蠻夷愛之。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之。太史以要領提出曰：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漢正西，去漢可萬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有蒲陶酒。多善馬，索隱曰案外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人衆大秦寶衆月氏馬衆馬汗血，其先天馬子也。漢書音義曰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汗血因號曰天馬子有城郭屋室。其屬邑大小七十餘城，衆可數十萬。其兵弓矛騎射。其北則康居，西則大月氏，西南則大夏，東北則烏孫，東則扜罙、于窴。○徐廣曰漢紀曰拘彌國去于窴三百里○索隱曰扜罙國名也音汗彌窴音田又音殿漢紀謂荀悅所說漢紀拘音俱彌即罙也則拘彌與扜罙同是一名也于窴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索隱曰鹽水也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正義曰漢書云鹽澤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皆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山爲中國河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亦名輔日海亦名穿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玉門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索隱曰案漢書西南夷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窴山海經云河出崑崙東北隅郭璞云河出崑崙潛行地下至蔥嶺山于窴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注泑澤已而復行積石爲中國河泑澤即鹽澤也一名蒲昌海西域傳云干窴在南山下與郭璞注山

董份曰故舊也嘗臣服于匈奴

海經不同廣志云蒲昌海在蒲類海東也多玉石。河注中國。而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正義曰二國名姑師即車師也鹽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長城南接羌鬲漢道焉。

烏孫在大宛東北可二千里行國。徐廣曰不土著隨畜與匈奴同俗。控弦者數萬敢戰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屬不肯往朝會焉。

康居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行國與月氏大同俗。控弦者八九萬人與大宛鄰國國小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

董份曰蓋乃北海者因去中国遠不能知大澤之名故臆斷云

奄蔡在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正義曰漢書解詁云奄蔡即闔蘇也魏略云西與大秦通東南與康居接其國多貂畜牧水草故時羈屬康居也行國與康居大同俗。控弦者十餘萬臨大澤無崖蓋乃北海云

大月氏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正義曰萬震南州志云在天竺北可七千里地高燥而遠國王稱天子國中騎乘常數十萬匹城郭宮殿與大秦國同人民赤白色便習弓馬土地所出及奇瑋珍物被服鮮好天竺不及也康泰國傳云外國稱天下有三衆中國為人衆秦為寶衆月氏為馬衆也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則安息北則康居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者可一二十萬故時彊輕匈奴及冒頓立攻破月氏至匈奴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始月氏

居敦煌祁連間。正義曰初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西南及爲匈奴所敗乃遠去過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遂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

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數千里。正義曰地理志云安息國京西萬一千二百里自西關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賓國南行度河又西南行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國漢書云北康居東烏戈山離西條枝國臨嬀水土着以銀爲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麥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里最爲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

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索隱曰漢書云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面也張晏云錢之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愷音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革旁行以爲書記漢書音義曰橫行爲書記○索隱曰畫音獲小顏云革皮之不柔者韋昭云外夷書皆旁行今南方林邑之徒書皆旁行不直下也其西則條枝北有奄蔡黎軒。正義曰上力奚反下巨言反又巨連反後漢書云大秦一名犂鞬在西海之西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四百餘所土地金銀奇寶夜有光璧明月珠駭雞犀火浣布珊瑚琥珀琉璃瑯玕朱丹青碧珍怪之物率出大秦康氏外國傳云其國城郭皆青水精爲及五色水精爲壁人民多巧能化銀爲金國土市買皆金銀錢萬震南州志云大家屋舍以珊瑚爲柱琉璃爲牆壁水精爲礎舄海中斯調州上有木冬月往剝取其皮績以爲布極細手巾齊數匹與麻焦布無異色小青黑若垢汙欲浣

之則入火中便更精潔世謂之火浣布秦云定重叅問門樹皮也括地志云火山國在扶風南東大湖海中其國中山皆火然火中有白鼠皮及樹皮績爲火浣布魏略云大秦在安條支西大海之西故俗謂之海西從安息界乘船直載海西遇風利時三月到風遲或一二歲其公私宮室爲重屋郵驛亭置如中國從安息繞海北陸到其國人民相屬十里一亭三十里一置無盜賊其俗人長大平正似中國人而胡服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繞之恐獸所食其臍與地連割絕則殺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爲羣又大秦金二枚皆大如爪擲之滋息無極觀之如用則真金也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衛助之即焦僥國其人穴居也

條枝在安息西數千里。索隱曰漢書作犂牛續漢書一名大秦三國並臨西海後漢書云西海環其西惟西北通陸道然漢使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枝者**臨西海。暑**

董份曰西北少暑濕故特著其異

濕。耕田田稻。有大鳥卵如甕。正義曰漢書云條支出師子犀牛孔雀大雀其卵如甕和帝永元十三年安息王滿屈獻師子大鳥世謂之安息雀廣志云鳥鵶鷹身蹄駱色蒼舉頭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大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國善眩。**應劭曰眩相詐惑○正義曰顏云今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索隱曰魏略云弱水在大秦西玄中記云天下之弱者有崑崙之弱水鴻毛不能載也山海經云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云天子觴西王母瑤池之上括地圖云崑崙弱水非乘龍不至有三足神鳥爲王母取食也○正義曰此弱水西王母既是安息長安耆老傳聞而未曾見後漢書云桓帝時大秦國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水近西王母處幾於日所入也然先儒多引大荒西經云弱水云有二源俱出女國北阿

槫達山南流會於女國東去國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毛舟不可濟南流入海阿槫達山即崑崙山也與大荒西經合矣然大秦國在西海中島上從安息西界過海好風用三月乃到弱水又在其國之西崑崙山弱水流在女國北出崑崙山南女國北山崑崙山南女國在于寘國南二千七百里于寘去京凡九千六百七十里計大秦與大崑崙山相去幾四五萬里非所論及而前賢誤矣此皆據漢括地論之猶恐未審然弱水二所說皆有也

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無大王長。往往城邑置小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大夏。大夏民多。可百餘萬。其都曰藍市城。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有身毒國。徐廣曰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云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正義曰一名身毒在月氏東南數千里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其國臨大水乘象以戰其民弱月氏修浮圖道不殺伐遂以成俗土有象犀瑇瑁金銀鐵錫鉛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明帝夢金人長大項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至中國畫形像焉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彫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浮屠經云臨兒國王生隱屠太子父曰屠頭邪母曰莫邪屠身色黃髮如青絲乳有青色爪赤如銅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右脅出生有髮墮地能行七步又云太子生時有二龍王夾左右吐水一龍水暖一龍水冷遂成二池今猶一冷一暖初行七步處琉璃上有太子腳跡見在生處名祇洹精舍在舍衛國南四里是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輸迦樹是夫人所攀生太子樹也括地志云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治處此國共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

唐順之曰以上如綦紀以下如着綦大夏烏孫事皆借騫言叙之

給孤園又云天竺國有東西南北中央天竺國國方三萬里去月氏七千里大國隸屬凡二十天竺在崑崙山南大國也治城臨恒水又云阿耨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水出一名拔扈利水一名恒伽阿即經稱河者也自崑崙山以南多是平地而下濕土肥良多種稻歲四熟留役駞馬米粒亦極大又云佛上忉利天爲母說法九十日波斯匿王思欲見佛即刻牛頭栴檀象置精舍內佛坐此像是衆像之始後人所法也佛上天青梯今變爲石沒入地唯餘十二蹬蹬間二尺餘彼耆老言梯入地盡佛法滅又云王舍國胡語曰罪悅祇國其國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是青石石頭似鷲鳥名耆闍鷲也崛山石也山周四十里外周圍水佛於此坐禪及諸阿難等俱在此坐又云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釋以四十二事問佛佛一一以指畫名其跡尚存又於山上起塔佛昔將阿難在此上山四望見福田疆畔因制七條衣割截之法於此今袈裟衣是也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曰邛都邛山出此竹因名邛竹節高

茅坤曰此以下敘張騫道大夏西北諸國始末

按此挑剔武帝主意

實中或奇生可爲杖布土蘆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賈一本作國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大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云其人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正義曰大水河也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如淳曰徑疾也或曰徑直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

朝也且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正義曰言重重九遍譯語而致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然以騫言為然乃令騫因蜀犍為正義曰犍其連犍為郡今戎州也在益州南一千餘里發間使四道並出出駹出冄出徙徐廣曰屬漢嘉○索隱曰李奇云徙音斯蜀郡有徙縣○正義曰茂州向州等冄駹之地在戎州西北也出邛僰正義曰僰蒲北反徙在嘉州邛今邛州僰今雅州皆在戎州西南也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氐筰服虔曰皆夷名漢使見閉於夷也○索隱曰韋昭云筰縣屬越巂音髓案南越破後殺筰侯作筰都為沈黎郡又有定筰縣○正義曰氐今成州及武等州也筰白狗羌也皆在戎州西北也南方閉巂昆明正義曰巂州及南昆明夷也皆在戎州西南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

按以上叙騫通大夏

茅坤曰亮然入此為打匈奴右臂

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徐廣曰一作城○正義曰昆郎等州皆滇國也其西南滇越越巂則通號越細分而有巂滇等名也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罷之及張騫復結轉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乃封騫為博望侯索隱曰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新義也○正義曰地理志南陽博望縣是歲元朔六年也其明年騫為衛尉與李將軍俱出右北平擊匈奴匈奴圍李將軍軍失亡多而騫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歲漢遣驃

按西城漢書作西邊是

騎破匈奴西城數萬人至祁連山其明年渾邪王率其民降漢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後二年漢擊走單于於幕北是後天子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言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邊小國也匈奴攻殺其父索隱曰漢書父名難兜靡爲大月氏所殺而昆莫生棄於野烏嗛肉蜚其上徐廣曰讀嗛與銜同酷吏傳義縱不治道上忿銜之史記亦作嗛字○索隱曰嗛音銜蜚亦飛字狼往乳之單于怪以爲神而收長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令長守於西城昆莫

收養其民攻旁小邑控弦數萬習攻戰單于死昆莫乃率其衆遠徙中立不肯朝會匈奴匈奴遣奇兵擊不勝以爲神而遠之因羈屬之不大攻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蠻夷俗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而厚幣賂烏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使使遺之他旁國騫既至烏孫烏孫王

〔眉批：按此叙昆莫所以不能專約〕

昆莫見漢使如單于禮騫大慙知蠻夷貪乃曰天
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昆莫起拜賜其他如故騫
諭使指曰烏孫能東居渾邪地則漢遣翁主為昆
莫夫人烏孫國分王老而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
屬匈奴日久矣且又近之其大臣皆畏胡不欲移
徙王〔國分〕不能專制騫不得其要領昆莫有十餘子其
中子曰大祿彊能將衆將衆別居萬餘騎大祿兄
為太子太子有子曰岑娶而太子蚤死臨死謂其
父昆莫曰必以岑娶為太子無令他人代之昆莫
哀而許之卒以岑娶為太子大祿怒其不得代太

〔眉批：按以上叙張騫通烏孫〕

子也乃收其諸昆弟將其衆畔謀攻岑娶及昆莫
昆莫老常恐大祿殺岑娶予岑娶萬餘騎別居而〔應上國分〕
昆莫有萬餘騎自備國衆分為三而其大總取羈
屬昆莫昆莫亦以此不敢專約於騫〔近接〕騫因分遣副
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窴扜罙
及諸旁國烏孫發導譯送騫騫還騫與烏孫遣使數
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到
拜為大行列於九卿歲餘卒烏孫使既見漢人衆
富厚歸報其國其國乃益重漢其後〔詳後〕歲餘騫所遣
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晉灼曰其國人於是

楊慎曰鑿空半空高險也唐地理志開山洞置彡州鑿空文言之開洞通言之也

按此騫歿以後事

王鏊曰此段錯綜

結

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騫開通西域道○索隱曰案謂西域險阨本無道路今鑿空而通之也其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如淳曰質誠信也博望侯有誠信故後使稱其意以喻外國李奇曰質信也外國由此信之自博望侯騫歿後匈奴聞漢通烏孫怒欲擊之及漢使烏孫若出其南抵大宛大月氏相屬徐廣曰漢書作及若意義亦及也烏孫乃恐使使獻馬願得尚漢女翁主為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計皆曰必先納聘然後乃遣女初天子發書易云駰案漢書音義曰發易書以卜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

茅瓚曰使外國者每一輩不下數百人而率一歲中使十餘或五六輩又必八九歲或數歲而後還焉張騫之始窮其故太史公委曲詳叙意可槩見矣

先提在此

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而漢始築令居以西徐廣曰屬金城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國而天子好宛馬使者相望於道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反是時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請吏入朝於是置益州越巂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李奇曰欲地界相接至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呂越人等歲十餘輩出此初郡索隱曰初郡謂越巂汶山等郡也謂之初者後

鄧已應前 根 根 接上復事西南夷

按此以南北道皆不通作对

按此通前總論當時事情

總前

皆叛而併廢之也抵大夏皆復閉昆明爲所殺奪幣財終莫能通至大夏焉於是漢發三輔罪人因巴蜀士數萬人遣兩將軍郭昌衛廣等往擊昆明之遮漢使者徐廣曰元封二年斬首虜數萬人而去其後遣使昆明復爲寇竟莫能得通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既多而外國益厭漢幣不貴其物自博望侯開外國道以尊貴其後從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眾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

董份曰武帝雖窮武然善駕馭但至王待夷狄不如是耳

之輒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法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服虔曰漢使言於外國人人輕重不實如淳曰外國人人自言數爲漢使所侵易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漢使漢使乏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姑師小國耳徐廣曰即車師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徐廣曰恢一作怪而匈奴奇兵時時遮擊使西國者使者爭徧言外國災害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

子以故遣從驃侯破奴將屬國騎及郡兵數萬至匈河水欲以擊胡胡皆去其明年擊姑師破奴與輕騎七百餘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舉兵威以困烏孫大宛之屬還封破奴爲浞野侯徐廣曰元封三年王恢數使徐廣曰爲中郎將爲樓蘭所苦言天子天子發兵令恢佐破奴擊破之封恢爲浩侯徐廣曰捕得車師王元封四年封浩侯於是酒泉列亭鄣至玉門矣韋昭曰玉門關在龍勒界○索隱曰韋昭又云玉門縣名在酒泉○正義曰括地志云沙州龍勒山在縣南百六十五里玉門關在縣西北百一十八里烏孫以千匹馬聘漢女漢遣宗室女江都翁主往妻烏孫漢書曰江都王建女烏孫王昆莫以

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爲左夫人昆莫曰我老乃令其孫岑娶妻翁主烏孫多馬其富人至有四五千匹馬初漢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將二萬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甚多漢使還而後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黎軒善眩人獻于漢索隱曰韋昭云眩人變化惑人也魏略云黎軒多奇幻口中吹火自縛自解小顏亦以爲今之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及宛西小國驩潛大益宛東姑師扜罙蘇薤之屬皆隨漢使獻見天子天子大悅而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其山多玉石采來

按古圖書印禹本紀

按考要云爾雅曰河出崑崙虛山海經曰河出崑崙西北隅淮南子曰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朱子註離騷經謂崑崙河水之所出其山多玉石即崑崙山也

瓚曰漢使采取將持來至漢 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是時上方數巡狩海上。乃悉從外國客。大都多人則過之。散財帛以賞賜。厚具以饒給之。以覽示漢富厚焉。於是大觳抵。出奇戲諸怪物。多聚觀者。行賞賜。酒池肉林。令外國客徧觀名倉庫府藏之積。見漢之廣大。傾駭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戲歲增變。甚盛益興。自此始。西北外國使更來更去。宛以西皆自以遠。尚驕恣晏然。未可詘以又洗發一層禮羈縻而使也。自烏孫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則國國傳送食

不敢留苦。及至漢使。非出幣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騎用。所以然者遠漢。而漢多財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於漢使焉。宛左右以蒲陶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陶肥饒地。及天馬多。外國使來眾。則離宮別觀旁盡種蒲萄苜蓿極望。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顴。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不知鑄錢器。徐廣曰多作錢字又或作鐵字 及漢使亡

余有丁曰進熟或足進見而熟于天子故得以進言若老成者悼行役不肯言矣註熟美之說未必然也

茅坤曰摹寫漢代宛處有精神

王維楨曰壯士車令持金驅馬入貳師城請宛王馬樂府少年行即此事也

按師古云砂磧之中不生草木水又鹹苦即今燉煌西北惡磧也數有敗言每自死亡也

卒降教鑄作他兵器。得漢黃白金輒以爲器不用爲幣。而漢使者往既多。其少從率多進熟於天子。漢書音義曰少從不如計也或云從行之微者也進熟美語如成熟者也言曰。宛有善到此綫入分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馬。聞之。甘心。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庶前天子好宛馬師城善馬。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漢去我遠。而鹽水中數敗。服虔曰水名道從外水中如淳曰道絕遠無穀草○正義曰孔文祥云鹽鹽澤也言水廣遠或致風波而數敗也裴矩西域記云在西州高昌縣東東南去瓜州一千三百里竝沙磧之地水草難行四面危道路不可准記行人唯以人畜骸骨及駞馬糞爲標驗以其地道路惡人畜即不約行會有人於磧內時聞人喚聲不見形亦有歌哭聲數失人瞬息之間不知所在由此數

按自此以下叙宛背漢

有死亡蓋魑魅魍魎也出其北有胡寇。出其南乏水草。又且往往而絕邑乏食者多。漢使數百人爲輩來。而常乏食死者過半。是安能致大軍乎。無奈我何。且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予漢使。漢使怒妄言椎金馬而去。如淳曰駡詈宛貴人怒曰。漢使至輕我。遣漢使去。令其東邊郁成遮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大怒。諸嘗使宛姚定漢等言宛兵弱。誠以漢兵不過三千人。彊弩射之。卽盡虜破宛矣。天子已嘗使浞野侯攻樓蘭。以七百騎先至。虜其王。以定漢等言爲然。而欲侯寵姬李氏。拜李廣利爲貳師將

茅坤曰漢武窮兵供狀

軍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趙始成爲軍正故浩侯王恢使導軍徐廣曰恢先受封一年坐使酒泉矯制國除而李哆爲校尉制軍事索隱曰哆音尺奢反又尺者反是歲太初元年也而關東蝗大起蜚西至敦煌貳師將軍軍既西過鹽水當道小國恐各堅城守不肯給食攻之不能下下者得食不下者數日則去比至郁成士至者不過數千皆饑罷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殺傷甚衆貳師將軍與哆始成等計至郁成尚不能舉況至其王都乎引兵而還往來二歲還至燉煌士不過什一二使使上書言道遠多乏食且士卒不患戰患饑人少不足以拔宛願且罷兵益發而復往天子聞之大怒而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者輒斬之貳師恐因留敦煌其夏漢亡浞野之兵二萬餘於匈奴徐廣曰太初二年趙破奴爲浚稽將軍二萬騎擊匈奴不還也公卿及議者皆願罷擊宛軍專力攻胡天子已業誅宛宛小國而不能下則大夏之屬輕漢而宛善馬絕不來烏孫侖頭易苦漢使矣晉灼曰易輕也爲外國笑乃案言伐宛尤不便者鄧光等赦囚徒材官益發惡少年及邊騎歲餘而出燉煌者六萬人負私

王維楨曰古樂府中塞上曲從軍樂并少年行皆漢曲也源本此事作方有原委

王維楨曰古樂府出塞入塞二曲入詞哀苦勇怯不同皆有所本若伐宛之役道遠乏食將吏又貪多侵牟往者六万人入関僅万人馬往三万匹得入者止千余匹此安得不怨耶

從者不與牛十萬馬三萬餘匹驢騾橐它（一本作駝）以萬數多齎糧兵弩甚設天下騷動傳相奉伐宛凡五十餘校尉宛王城中無井皆汲城外流水於是乃遣水工徙其城下水空以空其城（徐廣曰空一作穴蓋以水蕩敗其城也言空者令城中渴乏之）益發戍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屠以衛酒泉（如淳曰立二縣以衛邊也或曰置二部都尉以衛酒泉）而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正義曰適音謫張晏云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凡七科武帝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也）轉車人徒相連屬至敦煌而拜習馬者二人爲執驅校尉備破宛擇取其善馬云於是貳

師後復行兵多而所至小國莫不迎出食給軍至（又復前案）侖頭侖頭不下攻數日屠之自此而西平行至宛城漢兵到者三萬人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走入葆乘其城貳師兵欲行攻郁成恐留行而令宛益生詐乃先至宛決其水源移之則宛固已憂困圍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其外城壞虜宛貴人勇將煎靡宛大恐走入中城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即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

茅坤曰漢武窮兵數年所得不過如此

王維楨曰宛已破又使攻破郁成威康居功成計遂此徒爭桀也

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即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孰計之何從是時康居候視漢兵漢兵尚盛不敢進貳師與趙始成李哆等計聞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內食尚多所爲來誅首惡者毋寡毋寡頭已至如此而不許解兵則堅守而康居候漢罷而來救宛破漢軍必矣軍吏皆以爲然許宛之約宛乃出其善馬令漢自擇之而多出食食給漢軍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牡牝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之故待遇漢使善者名昧蔡以爲宛王索隱曰昧蔡大宛將昧音末蔡先葛反與盟而罷兵終不得入中城乃罷而引歸初貳師起燉煌西以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乃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到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其軍王申生去大軍二百里偵而輕之責郁成郁成食不肯出窺知申生軍日少晨用三千人攻戮殺申生等軍破數人脫亡走貳師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乃出郁成王予桀桀令四騎士

王維楨曰上邽騎士趙弟以少年能斬郁成王頭後論功封新時侯此豪俠筆也

縛守詣大將軍。如淳曰時多別將故謂貳師爲大將軍 四人相謂曰。郁成王漢國所毒。今生將去。卒失大事。欲殺莫敢先擊。上邽騎士趙弟最少。拔劍擊之。斬郁成王齎頭。弟桀等逐及大將軍。初貳師後行。天子使使告烏孫大發兵并力擊宛。烏孫發二千騎往。持兩端。不肯前。貳師將軍之東。諸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軍入獻。見天子。因以爲質焉。貳師之伐宛也。總結前 而軍正趙始成力戰。功最多。及上官桀敢深入。李哆爲謀計。軍入玉門者萬餘人。軍馬千餘匹。貳師後行。軍非乏食。戰死不能多。而將吏貪。多不

董份曰按郁成王桀已縛送其斬之一士之力耳非戰斬功而迺得封侯故明著之前云始成功最多而止爲大夫桀身破郁成亦不得封

按師古云言以讁過行者免其所犯不叙功勞

余有丁曰歷叙貳師出師再及侵牟失亡得馬之數賞功之次則貳師功罪漢計失得不待言而自見矣

愛士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衆。天子爲萬里而伐宛。不錄過。封廣利爲海西侯。又封身斬郁成王者騎士趙弟爲新畤侯。軍正趙始成爲光祿大夫。上官桀爲少府。李哆爲上黨太守。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奮行者官過其望。漢書音義曰奮迅自樂入行者 以適過行者皆絀其勞。徐廣曰奮行者及以適行者雖俱有功勞今行賞計其前有罪而減其賜故曰絀其勞也絀抑退也此本以適行故功勞不足重所以絀降之不得與奮行者齊賞之 士卒賜直四萬金。伐宛再反。凡四歲而得罷焉。漢已伐宛。立昧蔡爲宛王而去。歲餘。宛貴人以爲昧蔡善

茅坤曰暗寫漢不能以力定大宛處

董份曰貳師惟立一昧蔡為功而宛復誅之漢又賂賜美刺自見

按禹本紀言崑崙[illegible]天子按古圖書[illegible]

王應麟曰三禮義宗引禹受地記[illegible]

諛使我國遇屠。乃相與殺昧蔡。立母寡昆弟曰蟬封為宛王。而遣其子入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以鎮撫之。而漢發使十餘輩至宛西諸外國求奇物。因風覽以伐宛之威德。而燉煌置酒泉都尉。徐廣曰一本無置字一云置都尉又云敦煌有淵泉縣或者酒字當為淵字 西至鹽水。往往有亭。而侖頭有田卒數百人。因置使者護田積粟以給使外國者。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也。窮河源。惡睹本紀所

謂禹本紀者[illegible]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illegible]火祀之[illegible]元人嘗[illegible]河源矣殊不如本紀之所言者董份曰觀此云惡覩所謂崑崙則前云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蓋訊之也但其詞微不易見耳

謂崑崙者乎。鄧展曰漢以窮河源於何見崑崙乎尚書曰導河積石是為河源出於積石積石在金城河關不言出於崑崙也○索隱曰惡音烏烏於何也睹見也言張騫窮河源至大夏于窴於何見河出崑崙乎謂禹本紀及山海經為虛妄也然案山海經河出崑崙東北隅西域傳云南出積石山為中國河積石本非河之發源猶尚書導洛自熊耳然其實出於蔥嶺山乃東經熊耳今推此義河亦然矣則河源本崑崙而潛流至于闐又東流至積石始入中國則山海經及禹貢各互舉耳 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所有放哉如淳云放蕩迂闊言不可信也余不敢言者亦謂山海經難可即信耳而荀悅作放效失之矣

索隱述贊曰大宛之迹元因博望始究河源旋窺海上條枝西入天馬內向蔥嶺無塵鹽池息浪曠哉絕域往往亭障

黃震曰甚矣小人逢君之惡何甚也漢欲通西南夷費多道不通嘗罷之矣張騫言可通大夏天子復欣然爲之是窮民西南之禍不在漢武而在張騫然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得月氏要領其後復使烏孫亦不得其要領閒關萬里困苦終身騫果何利于此自是弃骨肉于萬里外以妻烏孫自是復士馬于萬里外以取宛馬天下騷動耗費鉅萬萬騫又果何利于漢嗚呼甚矣小人逢君之惡者不可曉也

又曰按太史公云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覩本紀所謂崑崙者乎嗚呼太史公之論善矣然後世辰轉浩襲之妄又豈止太史公所闢而已哉蓋自是有譯西域書爲中國語者又因崑崙之說附會之爲須彌山亦謂日月相避隱爲光明而更加張大謂周須彌之山爲世界者凡四日所至爲晝而去之則爲夜然天下安有是理哉若果如崑崙須彌之說則日月之避隱常相等齊安從而有晝夜長短之分日月之避隱常不相見安從而有晦望交蝕之異日常滿月亦當常滿安從而月有虧盈進退之不同出沒山之東入循山之西其地皆遠當僅見日輪之隱約日之方中居山之腹其地獨近當尤見日輪之顯大今日之出沒皆見其紅而大日之方中獨見其淡而小何也豈近反見其小而遠反見其大耶日東循山而天下曉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曉日西轉山而天下昏當以地里之遠近漸次而昏營之東日出以寅則酉之西當以午酉之西日沒以酉則營之東當在晝今地里不問遠近出沒皆以寅酉何也豈避隱不以漸行或晝夜不係日月耶夫日月東浮而西沈日行速而月行遲朔望有定寒暑無差交會剝蝕皆可預計吾儒曆法盡之矣彼爲崑崙須彌之說者雖從西域來實皆譯之者附會中國非聖之書以張大之而不復計其事之實也余故因太史公斥崑崙之說而併及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三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荀悅曰立氣齊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游俠

陳仁子曰游俠之名蓋起于後之世無道德之士耳夫游者行也俠者持也輕生高氣排難解紛較諸古者道德之士不動聲色消天下之大變者相去固萬萬而君子諒之亦曰其所遭者然耳律其所爲雖未必盡合於義然使當時而無斯人則袖手於焚溺之衝者滔滔皆是亦何薄哉斯固亦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也遷之傳此其亦感於蠶室之禍乎吾於此傳可以觀人材可以觀世變

董份曰史遷遭李陵之難交游莫救身坐法困故感游俠之義其辭多激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然咨嗟慷慨感歎宛轉其文曲至百代之絕矣

王鏊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濶達

柯維騏曰韓非宗法家故以儒與俠並譏云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如此言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先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板築呂

柯維騏曰荀悅謂世有三游德之賊也楊雄謂游俠竊國靈者也太史公作傳豈誠美其事哉遷遭李陵之禍平昔交游緘默自保其親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者何如其言曰誠使鄉曲之俠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蓋有激也此與貨殖傳同意班固不原此意乃譏其進奸雄而崇勢利誤矣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正義曰言文之蔽小人以僿謂細碎苛法亂政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正義曰譏非言也儒敝亂法俠盛犯禁二道皆非而學士多稱於世者故太史公引韓子欲陳游俠之美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索隱曰案春秋謂國史也以言人臣有功名則見記於其國之史是俱著春秋者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徐廣曰仲尼弟子傳曰公晳哀字季次未嘗仕孔子稱之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索隱曰行音下孟反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正義曰莊子云原憲處居環堵之室蓬戶不完以桑為樞而甕牖上漏下濕獨坐而絃歌也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索隱曰厭飽也於豔反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索隱曰阸音厄此皆是游俠本領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徐廣曰在廣川○正義曰尉繚子云太公望行

尚賣食夷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俠世士孰而出之使拘學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世

董份曰其稱獨行君子義不苟合則亦非退處士也蓋欲為抑揚發憤而作耳

劉辰翁曰韓非子以儒欲箝制人心術使必不得騁而獨取俠客之義如其說辨與張憤至緩急者人之所時有也更自謂然叩其意本不取季次原憲等蓋言其有何功業而志之不

倦却借他說游俠之所為有過之者而不見稱特其語厚而意深也

茅坤曰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獨繼以結胎在此

董份曰太史公自傷無救發憤本意至是尽見矣

余有丁曰按此即上文饗其利者為有德意也索隱註未明

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年七十賣食棘津云古亦謂之石濟津故南津)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以下述諺言)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索隱曰已音以饗音享受也言已受其利則為有德何知必仁義也)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索隱曰以言小竊則為盜而受誅也)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索隱曰言人臣委質於侯王門則須存於仁義若游俠徑挺亦何必肯存仁義也)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

倪思曰韓非子由是以學士引次憲為人所稱太史公只直謂為學士亦不免賴游俠無游俠則如彼又謂次憲與游俠比則彼以有所同又非笑學士拘于咫尺之義可謂積詆不遺餘力亦若儒者之於游俠然俯仰悲慨得之身世之感無不怜傷其意

楊慎曰延陵吳季札也不必引延陵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或曰季札豈游俠耶余曰太史公作傳既重游侠矣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之援子貢也子貢既入

榮名哉。(索隱曰言拘學守義之士或抱咫尺纖微之事遂久以當代孤負我志而不若卑論儕俗以取榮寵也)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此太史公立傳本意)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徐廣曰代郡亦有延陵縣駰案韓子云趙襄子召延陵生令車騎先至晉陽襄子時趙已并代可有延陵之號但未詳是此人非耳)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

貨殖季札独不入於俠乎故曰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籍于有土若楚之延陵生不可言王者親屬也

倪思曰既說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ニ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捍當世之文罔與暴豪之徒反覆而愈明

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索隱曰施音以豉反莫不稱賢，是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索隱曰扞即捍也違扞當代之法網謂犯法禁也然其私義廉絜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董份曰死此出而能俠見其益奇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徐廣曰音雛駒案漢書音義曰小牛○索隱曰軥音古豆反案大牛當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索隱曰案季布爲漢所購求朱家以布髡鉗爲奴載以廣柳車而出之及布尊貴終不見之亦高介至義之士然布竟亦不報朱家之恩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商

楊循吉曰重看如此今語見孟益賢

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索隱曰好六博之戲也 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 索隱曰瞷音閑案爲郅都所誅 陳周庸 索隱曰陳國人姓周名庸 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 徐廣曰陝當作郟字潁川有郟縣南越傳曰郟壯士韓千秋也○

喜順之日一篇主意先提于此

按師古云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

按自喜爲俠即上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也

黃份曰雖與解而不隱惡

索隱曰代代郡人有白氏豪俠非一故言諸梁國人韓姓無辟名辟音避陝當爲郟陝音如冉反 郟音紀洽反漢書作寒孺

郭解軹人也 索隱曰漢書云河內軹人也 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 索隱曰以內心忍害 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 索隱曰案謂亡命也 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 索隱曰蘇林云言性喜爲俠也 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

叙得曲折

唐順之曰此上一段巳了郭解下特詳其事耳

劉辰翁曰以誠自屈故去之若杯酒之過自不可至殺也其矯情好名若此

按此俠而容處

按師古云邑屋猶今人言村舍者舍也

按此俠而能弱處

睚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此上一一俱應在後

解姊子負解之勢索隱曰負恃也與人飲使之嚼徐廣曰音子妙反盡酒也非其任彊必灌之人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亾解字

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應前以德報怨遂去其賊徐廣曰遣使去結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又應前以德報怨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

呂祖謙曰解果以姊子有辠當死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使人微知賊處待其窘自歸迺赦之則先揚而後縱之使恩威出於巳耳解果以居邑不見敬是吾德不修則不問其人可也今乃問其姓名睨其踐更則欲人知其報怨以德之美耳此二者外若犯而不校推其用心則干世要譽游俠之大不善正在此

按師古云居閒爲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

是人吾所急也索隱曰案謂吾心中所急言情切急也漢書作重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有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爲踐更也律說卒更踐更者居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索隱曰數音朔數頻也謂頻免之也又音色主反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結

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索隱曰色具反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索隱曰謂屈曲聽解也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

按此俠而不伐處

按漢書无重待我字是

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索隱曰漢書作無庸蘇林曰且無便用吾言待我去令洛陽豪居其間也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索隱曰如淳云解多藏亾命者故喜事年少與解同志者知亾命者多在解故多持車來欲爲解迎亾者而藏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案訾不滿三百萬已上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衞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

應前不矜其功　應前折節　插　應前厚施薄望　又結

劉淅曰楊掾牽解斷頭又殺其父與上書人尤奇少公自殺固奇而客殺儒生斷其舌尤奇此所以爲俠

凌約言曰傳中於其君家及居關中内各言其爲人短小不飲酒以見其非強有力而使酒者且非徒容貌動人者也

按所過輒告言輒累之也

楊慎曰此籍少公人奇出于凡聞俠慨之義尤此不名

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亾置其母家室夏陽徐廣曰屬馮翊○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里漢夏陽也身至臨晉○正義曰故城在同州馮翊縣西南二里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

又結　重說

劉辰翁曰在文帝爲英明在公孫弘爲已甚吾嘗謂公孫弘深刻此語其一也

王常曰族郭解翁伯必字之者惜之也

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絶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徐廣曰敖倨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徐廣曰雁門有鹵城也○索隱曰漢書作魯公孺姓也與徐廣之説不同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索隱曰漢書作陳君孺然陳田聲相近亦本同姓也○正義曰其東陽蓋貝州歷亭縣者爲近齊故也雖爲俠而逡逡有退讓君子之風索隱曰蘇林云逡道循方也如淳云京師西出道也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索隱曰舊解以趙他與公子爲人今案此姓趙名他羽字公子也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董份曰明游俠不與暴豪等同類以總前語

余有丁曰按子長少遭李陵之禍事被刑交遊莫救故獨取于任俠之義亦有激于其言之也

楊慎曰貌犹頂戴也今人猶云頂好俗曰郭古人貌榮名之義貌音墨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徐廣曰人以顔狀爲貌者則貌有衰落矣唯用榮名爲飾表則稱譽無極也既盡也於戲惜哉

索隱述贊曰游俠豪倨籍籍有聲權行州里力折公卿朱家脫季劇孟定傾急人之難免讎於更偉哉翁伯人貌榮名

黄震曰朱家周人之急家無餘財而終身不自以爲德太史公慕焉郭解折節賑人人爲解殺人解不知而公孫弘族解太史公尤爲之痛惜愚謂朱家誠賢矣爲人忘巳墨氏之弊而辭之見殺則亦其平昔嗜殺所致孔子有言古之學者爲巳孟子亦謂窮則獨善其身士亦何必務名譽出于尋常之外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四 終

茅坤曰佞幸傳無深旨獨其並以誅亡之禍處可為愴神

楊慎曰樊噲傳高帝披一宦者而臥豈即籍孺

又曰籍孺閎孺皆稱孺恐非名疑佞幸者之稱孺之為言少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吳興凌稚隆輯校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徐廣曰遇一作偶 固無虛言。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索隱曰抗音苦浪反言暴猛抗直也 然籍孺以佞幸。孝惠時有閎孺。正義曰籍閎皆名也孺幼小也 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索隱曰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劉氏云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鵕鸃貝帶。漢書音義曰鵕鸃鳥名以毛羽飾冠以貝飾帶○索隱曰許慎云鵕鸃鷩鳥也淮南子云趙武靈王服貝鵕鸃漢官儀云秦破趙以其冠賜侍

錢世傑寫 林志刻

楊慎曰裻衣之中也今人製衣猶曰裻縫醫家曰督脉人之中脊人曰督

中三蒼云鵕鸃神鳥也飛光映天者也傅脂粉。索隱曰傅音付化閎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正義曰惠帝陵邑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索隱曰案漢書作趙談此云同者避太史公父名也北宮伯子。正義曰顏云姓北宮名伯子也按百子名北宮之官者也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為黃頭郎。徐廣曰着黃帽也駰案漢書音義曰舍濯船池中也一說能持櫂行船也土水之母故施黃旄於船頭因以名其郎曰黃頭郎孝文帝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從後推之上天，顧見其衣裻帶後穿。索隱曰裻音篤裻衫襦之橫者覺而之

線室之中也

董份曰文帝作一露臺惜百金而賞賜通不惜十鉅萬亦異也

張之象曰文帝嘗衣綈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幃帳不得衣繡以示敦朴為天下先雖然幸鄧通必不若是之甚史氏之言未可盡信也

漸臺。正義曰括地志云漸臺在長安故城中關中記云未央宮西有蒼池池中有漸臺王莽死於此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即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名姓，姓鄧氏，名通，文帝說焉，索隱曰漢書云上曰鄧猶登也悅之尊幸之日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賜通巨萬以十數。正義曰賜通巨萬以至於十也官至上大夫。文帝時時如鄧通家遊戲。然鄧通無他能，不能有所薦士，獨自謹其身以媚上而已。上使善相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伏後寄死文帝曰能富通者在我也。何謂貧乎。於是賜鄧通蜀嚴道銅山。正義曰括地志云雅州榮經縣北三里有銅山即鄧通得賜銅山鑄錢者邑榮

刘辰翁曰四唶字相應心慙由此怨通矣句洒絶

田汝成曰通无他能獨長公主賜之假之有微詞矣

經卽嚴道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正義曰錢譜云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其富如此。結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帝唶吮之。索隱曰唶音仕格反吮音仕究反文帝不樂。從容問通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如太子。太子入問病。文帝使唶癰。唶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鄧通常爲帝唶吮之。心慙。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居無何。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鄧通家。尚負責數巨萬。長公主賜鄧通。韋昭曰景帝姊也。○索隱曰案卽館陶公主也索隱曰謂長公主別有物吏輒沒入以充贓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凌約言曰以帝富之于前公主給之于後而竟不免餓死相也果莫逃已

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

主乃令假衣食。索隱曰謂公主令人假與衣食應前相通餓死竟不得名一錢。索隱曰始天下名鄧氏錢今皆沒入竟無一錢名之也寄死人家。孝景帝時。中無寵臣。然獨郎中令周文仁。索隱曰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仁寵最過。庸不乃甚篤。索隱曰庸常也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今天子中寵臣。士人則韓王孫嫣。索隱曰嫣音偃又音於建反宦者則李延年。嫣者。弓高侯孽孫也。徐廣曰韓王信之子穨當也今上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相愛。及上爲太子。愈益親嫣。嫣善騎射。善佞。上卽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習胡兵。以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省賜擬於鄧通。時嫣常

弟坤曰非望之寵兄華之禍

與上臥起。江都王入朝。有詔得從入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蹕道未行。而先使嫣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騖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爲天子。辟從者。伏謁道傍。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爲皇太后泣曰。請得歸國入宿衛。比韓嫣。索隱曰謂還爵封於天子而請入宿衛 太后由此嗛嫣。徐廣曰嗛讀與銜同漢書作銜字 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賜嫣死。上爲謝。終不能得。嫣遂死。而案道侯韓說。其弟也。亦佞幸。

李延年。中山人也。父母及身兄弟及女。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給事狗中。徐廣曰主獵犬也 而平陽公主言

按弥子瑕事見說苑又見韓非列傳

夏寅曰延年已腐宋入曰寢者猶言延年子而弟季得與中人亂也

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說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延年善歌。爲變新聲。白本作新變声 而上方與天地祠。欲造樂詩歌弦之。延年善承意。弦次初詩。索隱曰初詩即新造樂章 其女弟亦幸。有子男。延年佩二千石印。號協聲律。與上臥起。甚貴幸。埒如韓嫣也。徐廣曰埒等也蜀都賦曰卓鄭埒名又云埒者疇等之名 久之寖與中人亂。徐廣曰一云坐弟季與中人亂 出入驕恣。及其女弟李夫人卒後。愛弛。則禽誅延年昆弟也。自是之後。內寵嬖臣大底外戚之家。然不足數也。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太史公曰。甚哉愛憎之時。彌子瑕之行。足以觀後

柯維騏曰史遷傳王孫嫣則曰出入永巷以姦聞傳李延年則曰出入驕恣與中人亂乃若衛良共之事疊見列傳王允謂之謗書蓋指此耳

人佞幸矣雖百世可知也索隱曰彌子瑕衛靈公之臣事見說苑也

索隱述贊曰傳稱令色詩刺巧言冠鵕入侍傅粉承恩黄頭賜蜀宦者同軒新聲都尉挾彈王孫泣魚竊駕著自前論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五 終

楊愼曰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㶕巵之類以比人之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余按六書轉注亦取應物不窮之义

刘辰翁曰滑稽者至鄙䙡乃直從六藝非語說來此卽太史公之滑稽也

董份曰滑稽而引六藝語文意又不相屬恐有誤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索隱曰滑謂亂也稽同也以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說是若非能亂同異也楚詞云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崔浩云滑音骨稽流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若滑稽之吐酒故揚雄酒賦云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藉沽是也又姚察云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也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正義曰言六藝之文雖異禮節樂和導民立政天下平定其歸一揆至於談言微中亦以解其紛亂故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天道句亦滑稽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此二句總為滑稽要領

楊愼曰喜隱者自恃其明與習也故其入也速于游說不然者不足稱也

按楚世家伍奉諷諫莊王亦同此語

按作三段看初以大鳥喻以朝諸縣令數句結之中以穰田喻以益黃金數句結之終以飲酒喻以罷長夜之飲一句結之揔是諷言微中可以[illegible]思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索隱曰髡音苦魂反贅壻女之夫也比於子如人疣贅是餘剩物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索隱曰喜音許旣反喜好也喜隱謂好隱語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竝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

之劾治先以淫樂起案

敘威王

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索隱曰案索訓盡言冠纓盡絕也孔衍春秋後語亦作冠纓盡絕也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索隱曰案謂爲田求福穰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徐廣曰篝籠也○索隱曰案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婁古字少耳言豐年收掇易可滿篝籠也○正義曰窶音樓篝音溝滿篝籠也甌樓謂高地狹小之區得滿篝籠也汙邪滿車。司馬彪曰汙邪下地田也○索隱曰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正義曰汙音烏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

茅坤曰次酒醉千年以來獨色

董份曰數者亦其得情也

壁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𦝫。徐廣曰帣收衣褎也褎衿也韝臂捍也音溝鞠曲也𦝫音其紀反又與跽同謂小跪也○索隱曰帣音卷紀免反謂收袖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

蘇軾曰男女雜坐戒千勸矣而何諷之有以吾觀之蓋有微意以多方之先常知飲酒之非我者變識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于放蕩之言而髡巳荒王長夜之飲蓋未有窺其趣者

董份曰見樂極則飲過〻則必德〻故

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徐廣曰眙吐甑反直視貌○索隱曰眙音與瞪同謂直視也丑甑反音丑二反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索隱曰案上云五六斗徑醉矣則此爲樂亦甚飲可八斗而未徑醉故云竊樂二參言十有二參醉也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極意模寫徐廣曰一本云留髡而坐起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与香同當此之時。髡心最歡。緊要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

悲故以爲諷也 按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王時淳于髠在戰國齊威王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

夜之飲以髠爲諸侯主客。正義曰今鴻臚卿也 宗室置酒髠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索隱曰優者倡優也孟者字也優旃亦同旃其字耳 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

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楩楓豫章爲題湊蘇林曰以木累棺外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正義曰楩頻緜反 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王時未有趙韓魏三國索隱曰案此辯說者之詞後人所增飾 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壠竈爲槨索隱曰皇覽以壠竈爲轋䡖也 銅歷爲棺索隱曰歷即釜鬲也 齎以薑棗索隱曰古者食肉用薑棗禮內則云實棗於其腹中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也 薦以木蘭祭以糧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索隱曰皇覽云火送之著端葬之腸中 於是王乃使以馬

刘知幾曰孫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有一見無疑而遽欲加以寵榮復其祿位者哉

余有丁曰優孟以敖即令優人妝演狀貌令酷類叔敖冀以感動莊王耳莊王見其酷肖如以為戲而益因得以諷諫至兩頁欲

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索隱曰案謂優孟語孫叔敖之子曰汝無遠有所之適他境恐王後求汝不得者也 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張載曰談說之容則也 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

过得便

以為相及歸與婦計之言皆涉于戲

王九思曰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為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余有丁曰據呂氏春秋則史自別傳

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耻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徐廣曰在固始

錢英

不必實也

按此下置酒天雨一段欲大苑囿一段欲漆其城一段摠歸善為笑言合于大道二句上

（正義曰今光州固始縣本寢丘邑也呂氏春秋云楚孫叔敖有功於國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欲封我我辭不受我死必封汝汝無受利地荆楚間有寢丘者其爲地不利而前有妬谷後有戾丘其名惡可長有也其子從之楚功臣封二世而收唯寢丘不奪也）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正義曰檻御覽反）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正義曰今岐州雍縣及陳倉縣也）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陳仁子曰直載其事談言微中之驗也

楊慎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

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學樊宗師實祖此也

更豈不亦偉哉。

褚先生曰。臣幸得以經術爲郎。而好讀外家傳語。竊不遜讓。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太史公之三章。

武帝時有所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索隱曰案東武縣名侯乳母姓也○正義曰高祖功臣表云東武侯郭家高祖六年封子他孝景六年棄市國除蓋他母常養武帝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率一月再朝。朝奏入。有詔使幸臣馬游卿以帛五

十匹賜乳母。又奉飲糒飧養乳母。乳母上書曰。某所有公田。願得假倩之。帝曰。乳母欲得之乎。以賜乳母。乳母所言未嘗不聽。有詔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當此之時。公卿大臣皆敬重乳母。乳母家子孫奴從者橫暴長安中。當道掣頓人車馬。奪人衣服。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乳母家室處之於邊。奏可。乳母當入至前面見辭。乳母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還顧。乳母如其言。謝去。疾步數還顧。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陛

按漢書此傳全而極工

邵寶曰朔何言哉而武帝讀之若是其勤也董生之對何獨不然魏文侯端冕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帝之情蓋如是雖然朔之言亦每有諷諫之意特帝不能擇而用之耳

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人主憐焉悲之乃下詔止無從乳母罰譖之者索隱曰謂武帝罰譖乳母之人也

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朔索隱曰仲長統云朔遷為滑稽傳敘優旃事不稱東方朔非也朔之行事豈直旃孟之比哉而桓譚亦以遷內為是又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平原厭次人也輿地志云厭次宜是富平縣之鄉聚名也括地志云富平故城在滄州陽信縣東南四十里漢縣也以好古傳書愛經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索隱曰案東方朔亦多博觀外家之語則外家非止經史即傳記雜說之書

朔初入長安至公車上書正義曰百官表云衛尉屬官有公車司馬漢儀注云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夜徼宮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皆總領之秩六百石

楊慎曰乙謂讀其止處而書記如一字以紀之今之書程起止也

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常在側侍中數召至前談語人主未嘗不說也時詔賜之食於前食一本作飯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主左右諸郎半呼之狂人人主聞之曰令朔在事無為是行者若等安能及之哉朔任其子為郎又為侍謁者常持節出使朔行殿中郎

茅坤曰方朔本意

謂之曰人皆以先生爲狂朔曰如朔等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索隱曰司馬彪云謂無水而沈之）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金馬門者宦署門也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時會聚宮下博士諸先生與論議共難之（索隱曰案謂朔設詞對之即下文答客難是也）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自以爲海

許應元曰以時云云論甚得之

按揚雄解嘲班固賓戲皆祖此

內無雙即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邪其故何也東方生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此一篇大指）豈可同哉夫張儀蘇秦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幷爲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聽行通身處尊位澤及後世子孫長榮今非然也聖帝在上德流天下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爲席安於覆盂天下平均合爲一家（此言時平先所須才）動發舉事猶如運之掌

茅坤曰方朔立身處

中賢與不肖何以異哉方今以天下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竝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此言己所以不遇）義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張儀蘇秦與僕竝生於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害菑雖有聖人無所施其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則事異（此應彼一時此一時句正是收拾前意）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皐聲聞于天（此又就修身上生意）苟能修身何患不榮（此見修身必榮）太公躬行仁義七十二年逢文王得行其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之所以日夜孜孜修學

行道不敢止也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崛然獨立塊然獨處上觀許由下察接輿策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與義相扶（此申言天下無害菑無所施才意）寡偶少徒固有常（有一作其）也子何疑於余哉於是諸先生默然無以應也

建章宮後閤重（正義曰建章宮在長安縣故城）櫟中有物出焉（索隱曰重音逐龍反櫟音歷重櫟欄楯之下有重欄處也）其狀似麋以聞武帝往臨視之問左右羣臣習事通經術者莫能知詔東方朔視之朔曰臣知之願賜美酒粱飯大飱臣臣乃言詔曰可已飱又曰某所有公田魚池蒲葦數頃陛下以賜臣臣朔乃言詔曰可

茅坤曰方朔終以正義自完

柯維騏曰按東方朔事詳漢書雖雜詼諧然其諫上林苑諫內董偃置酒宣室及述孝文恭儉以諷淫侈有汲長孺之直焉夏侯湛作贊之曰出不休顯賤不憂戚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褚氏譏以滑稽目之楊雄班固於朔亦云何哉

於是朔乃肯言曰。所謂騶牙者也。索隱曰騶音鄒此朔以意自立名而偶中也以有九牙齊等故謂之騶牙猶騶騎然也遠方當來歸義。而騶牙先見。其齒前後若一。齊等無牙。故謂之騶牙。其後一歲。所匈奴混邪王果將十萬衆來降漢。乃復賜東方生錢財甚多。至老。朔且死時。諫曰。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蕃。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願陛下遠巧佞。退讒言。帝曰。今顧東方朔多善言。怪之。居無幾何。朔果病死。傳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此之謂也。

茅坤曰漢書詳而工甚

余有丁曰按東郭本名甯乘而東郭先生則人稱之者

武帝時。大將軍衛青者。衛后兄也。徐廣曰衛青傳曰子夫之弟也封爲長平侯。從軍擊匈奴。至於吾水上而還。斬首捕虜有功。來歸。詔賜金千斤。將軍出宮門。齊人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當道遮衛將軍車。拜謁曰。願白事。徐廣曰衛青傳云甯乘說青而拜爲東海都尉將軍止車。前東郭先生旁車言曰。王夫人新得幸於上。家貧。今將軍得金千斤。誠以其半賜王夫人之親。人主聞之。必喜。此所謂奇策便計也。衛將軍謝之曰。先生幸告之以便計。請奉教。於是衛將軍乃以五百金爲王夫人之親壽。王夫人

王維楨曰大將軍用金五百斤而東郭得以拜官可謂善通巧宦矣

以聞武帝。帝曰大將軍不知爲此問之安所受計策。對曰受之待詔者東郭先生。詔召東郭先生拜以爲郡都尉。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東郭先生應之曰。誰能履行雪中。令人視之。其上履也。其履下處。乃似人足者乎。及其拜爲二千石。佩青緺。徐廣曰音瓜一音螺青綬出宮門。行謝主人。故所以同官待詔者等比祖道於都門外。榮華道路。立名當世。徐廣曰東郭先生也此所謂衣褐懷寶者也。索隱曰此指郭先生也其言身衣褐而懷寶玉也當其

余有丁曰按附此一段正以見上之幸王夫人而東郭之計誠便也

按此淳于髡事誤入于此

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王夫人病甚。人主至自往問之曰。子當爲王。欲安所置之。對曰。願居洛陽。人主曰。不可。洛陽有武庫敖倉。當關口。天下咽喉。自先帝以來。傳不爲置王。然關東國莫大於齊。可以爲齊王。王夫人以手擊頭呼幸甚。王夫人死。號曰齊王太后薨。昔者齊王使淳于髡獻鵠於楚。索隱曰案韓詩外傳齊使人獻鵠於楚不言髡又說苑云魏文侯使舍人無擇獻鵠於齊皆略同而事異殆相涉亂也出邑門道飛其鵠。徒揭空籠。造詐成辭。往見楚王曰。齊王

使臣來獻鵠過於水上不忍鵠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亡吾欲刺腹絞頸而死恐人之議吾王以鳥獸之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吾欲買而代之是不信而欺吾王也欲赴佗國奔亡痛吾兩主使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大王楚王曰善齊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賜之財倍鵠在也

武帝時徵北海太守詣行在所（索隱曰漢書宣帝徵勃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有文學卒史王先生者自請與太守俱吾有益於君君許之諸府掾功曹白云王先生嗜酒多言少實恐不可與俱太守曰先生意欲行不可逆遂與俱行至宮下待詔宮府門王先生徒懷錢沽酒與衛卒僕射飲日醉不視其太守太守入跪拜王先生謂戶郎曰幸為我呼吾君至門內遙語戶郎為呼太守太守來望見王先生王先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北海（正義曰今青州）令無盜賊君對曰何哉對曰選擇賢材各任之以其能賞異等罰不肖王先生曰對如是是自譽自伐功不可也願君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太守曰諾召

王維禎曰王先生有益于太守因益于己身此求與俱初心也

按此當勒入循吏傳

董份曰西門豹賢令也徒以一時權術而類之滑稽者當

入至于殿下有詔問之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之所變化也武帝大笑曰於呼安得長者之語而稱之安所受之對曰受之文學卒史帝曰今安在對曰在宮府門外有詔召拜王先生爲水衡丞以北海太守爲水衡都尉傳曰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君子相送以言小人相送以財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正義曰今相州縣也豹往到鄴會長老問之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正義曰河伯華陰潼鄉人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遂爲河伯娶婦也以故貧

劉宣曰先是數年秦以君婦妻河蓋夷俗之漸久矣此政父老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曷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愧於陳予亢之止殉葬哉予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

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歛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持歸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娉取洗沐之爲治新繒綺縠衣閒居齋戒爲治齋宮河上張緹絳帷正義曰緹他禮反顏野王云黃赤色也又音啼厚繒也女居其中爲具牛酒飯食行十餘日共粉飾之如嫁女床席令女居其上浮之河中始浮行數十里乃沒其人家有好女者恐大巫祝爲伯取之以故多持女遠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所從來久

邵宝曰先是數年秦以君錫妻河至典狄之漸久矣此

遠矣民人俗語曰即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溺其人民云西門豹曰至爲河伯娶婦時願三老巫祝父老送女河上正義曰亭三老幸來告語之吾亦往送女皆曰諾至其時西門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以人民往觀之者三二千人其巫老女子也已年七十從弟子女十人所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西門豹曰呼河伯婦來視其好醜即將女出帷中來至前豹視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子不好煩大巫嫗爲入報河伯得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

正老父之所苦者巫不殺則妖不止然爲不先之以教乎孟子論殺有所謂生道者豹蓋近之吾獨怪其術之勝耳不然則何傷于康子亢之止殆哀哉子亢仁術也豹術而未仁董份曰娶婦本神奇之事故投巫亦以神奇用之又曰大巫嫗諸弟子及三老等以娶婦殺女者不可勝計今悉棄死亦未足快且不能震懾此俗故乘其時而投之民乃驚恐雖行誦而止[illegible]又[illegible]長者乃獨[illegible]尚未

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復投一弟子河中凡投三弟子西門豹曰巫嫗弟子是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西門豹簪筆磬折正義曰簪筆謂以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爲插言插筆備禮也磬折謂曲體揖之若石磬之形曲折也磬一片黑石凡十二片樹在虡上擊之其形皆中曲垂兩頭言人腰側似也嚮河立待良久長老吏傍觀者皆驚恐西門豹顧曰巫嫗三老不來還奈之何欲復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叩頭且破

董份曰褚先生序事每學大史公然恣肆而无法故多失之于繁瑣而此序西門豹投巫嫗等事一一時如見其旧文也

又曰按西門豹去往況亟謀不決水委乃有河患娶婦之說於行矣鑿渠者不獨灌田以殺水大患除當興也此豹政本

額血流地色如死灰西門豹曰諾且留待之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狀河伯留客之久若皆罷去歸矣鄴吏民大驚恐從是以後不敢復言爲河伯娶婦西門豹卽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正義曰括地志云按橫渠首接漳水蓋西門豹史起所鑿之渠也溝洫志云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與羣臣飲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傍西門不知用是不智知而不與是不仁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以富漳魏之河名左思魏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也田皆溉當其時民治渠少煩苦不欲也豹曰民可以樂成不可與慮

始令父老子弟雖患苦我然百歲後期令父老子孫思我言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富十二渠經絕馳道到漢之立而長吏以爲十二渠橋絕馳道相比近不可欲合渠水且至馳道合三渠爲一橋鄴民人父老不肯聽長吏以爲西門君所爲也賢君之法式不可更也長吏終聽置之故西門豹爲鄴令名聞天下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幾可謂非賢大夫哉傳曰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民不忍欺西門豹治鄴民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辯治者當能別

余有丁曰按漢書朔傳尚有射覆詼諧等語今褚先生所載者絶无安可與孟旃比而東郭先生之白衛將軍王先生之語北海太守西門豹之投巫嫗誠所謂便計美言夫大夫也何嘗滑稽又何得入滑稽傳耶

黃震曰太史公傳滑稽者三人皆伎工優戲耳西門豹古之良吏東方朔亦漢之名臣褚氏側取而附之優戲之列何哉

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太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郎對曰臣以為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導德齊禮有恥且格等趨者也任察畏罪與夫導政齊刑免而無恥同歸者也孔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為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於權衡非徒低卬之差乃鈞銖之覺也且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强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為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强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仁優矣易稱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若君化使民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强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縣絶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矣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可同概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索隱曰案此三不欺自古傳記先達共所稱述今褚先生因記西門豹而稱之以成諭也循吏傳記子產相鄭仁而且明故人不能欺之子賤為政淸靜唯彈琴三年不下堂而化是人見斯故不忍欺之豹以威化御俗故人不敢欺之其德優劣鍾華之評實為允當也

索隱述贊曰滑稽鴟夷如脂如韋敏捷之變學不失詞淳于索絕趙國興師楚優拒相寢兵獲詞偉哉方朔三章紀之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六　終

劉辰翁曰張守節謂日者傳非太史公所作觀其辨肆淺深亦豈褚生所能

按呂東萊考訂云此太史公所作

黃東發曰六一公欲作文先須日者傳一遍

唐順之曰韓子王承福傳本此

董份曰漢興而有古高祖時已有不特一代王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吳興凌稚隆輯校

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遇日者日者曰帝以今日殺黑龍於北方而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遂北至淄水墨子不遂而反焉日者曰我謂先生不可以北然則古人占候卜筮通謂之日者墨子亦云非但史記也○索隱曰案名卜筮曰日者以墨所以卜筮占候時日通名日者故也

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以下[illegible]索隱曰案周禮有太卜之官此云由漢興者謂漢自文帝卜太橫之後其卜官更興盛焉

吳門高洪寫文

楊慎曰司馬季主所稱引匪老莊之言

按季主蓋以卜隱者

楊慎曰天新雨道少人六字甚有趣

余有丁曰着此冷句略狀光景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索隱曰按云楚人而太史公不序其系蓋楚相司馬子期子反後姓也季主見列仙傳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正義曰漢官五日一假洗沐也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索隱曰卜數猶術數也音所具反劉氏云具數筮之亦通筮必以易易用大衍之數也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即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索隱曰獵攬也攬其冠纓而正其衣襟謂變而自飭也危一作免謂俯俛爲敬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索隱曰音烏故反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

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索隱曰謂卜者自矜誇而莊嚴以得人情也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已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索隱曰疵音貲孅趨而言索隱曰孅音纖孅趨猶足恭也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徐廣曰客旅謂之賓人求長官謂之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盡情實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

湯愼曰疵孅皆有意

王維禎曰語雖涉謾罵然曲盡宦情矣

崔銑曰士之不才如季主所訊者信有之然非士人之恥孰與治天下耶但昏主亂朝不才尊用耳今痛斥之專用日者可乎

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 索隱曰音釋適猶調也 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 索隱曰奉音扶用反 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翔乎蘭芷芎藭弃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

余有丁曰按此指摘世情甚剴切而辭詞卜筮未妙

卜者必法天地（文字照應處）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 徐廣曰式音栻○索隱曰按式即栻也旋轉也栻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式棊者筮之狀正棊蓋謂卜以作卦 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 索隱曰謂卜之不祥則或不收也卜吉而後有故云有之 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倣文王八卦 索隱曰倣音方往反 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

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

楊慎曰不自知其爲誕忽牽天地所不足爲自解脫計

余有丁曰按此切當談士之情

劉辰翁曰導惑教愚四字似古語有味

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徐廣曰一作險）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

黃震曰按士大夫雖未必皆賢然必士大夫布列中外而後庶民得以生息于其下若之為伎浪游竊食又不得與庶民之良者比顧乃箕計利害自謂得計反譏士大夫之不肖而宋忠賈誼反屈于其說哉愚故曰未必皆其實也而乃傳之者不得于當世之忿心爾

按說文云糈齋財問卜也即詩

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索隱曰芒音莫郎反悵然噤口不能言。索隱曰悵音暢噤音禁劉氏音其錦反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徐廣曰音所駟案離騷經曰懷椒糈而要之王逸云糈精米所以享

握粟出卜是也

董份曰太史公雖其体務宏深然其詞極精嚴時涉浩漫義亦微妙如龜策貨殖游俠等傳其論議亦有出入而文則絕高矣日者傳汗洋自肆然其間似亦有繁詞又非褚大之筆意者所記季主自有當時舊文而褚述之耶

神爲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索隱曰糈者卜求神之米也言卜之不中乃不見奪其糈米若爲人主計不審則身無所處也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徐廣曰曾一作莊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索隱曰言宋忠賈誼皆務華而喪其身是絕其根本也

太史公曰：古者卜人所以不載者，多不見于篇。及至司馬季主，余志而著之。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觀其起居行步坐起自動誓正其衣冠而當鄉人也有君子之風見性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從古以來賢者避世有居止舞澤者有居民間閉口不言有隱居卜筮間以全身者夫司馬季主者楚賢大夫游學長安通易經術黃帝老子博聞遠見觀其對二大夫貴人之談言稱引古明王聖人道固非淺聞小數之能及卜筮立名聲千里者各往往而在傳曰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各各學一伎能

張之象曰此段祖貨殖傳末段總敘之意

立其身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劍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滎陽褚氏以相牛立名能以伎能立名者甚多皆有高世絕人之風何可勝言故曰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教之不成夫家之教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好含苟生活之道因而成之故曰制宅命子足以觀士子有處所可謂賢人臣為郎時與太卜待詔為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

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歷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

索隱述贊曰日者之名有自來矣吉凶占侯著於墨子齊楚異法書亡罕紀後人斯繼季主獨美取免暴秦此焉終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七　終

董份曰龜策傳闕擬精粗惜其文不全而為褚先生補耳
王維禎曰子長列傳其所編者惟人而已至于龜策異物不類肖形而輒與黔首同科俱謂之傳不其怪乎且龜策所記全為志体向若与八書並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索隱曰龜策傳有録無書褚先生所補其叙事煩蕪陋略無可取○正義曰史記至元成閒十篇有録無書而褚少孫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策列傳日者龜策言辭最鄙陋非太史公之本意也

太史公曰自古聖王將建國受命興動事業。何嘗不寶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記已。自三代之興各據禎祥。塗山之兆從而夏啓世。飛燕之卜順故殷興。百穀之筮吉故周王。王者決定諸疑。參以卜筮。斷以蓍龜。不易之道也。蠻夷氐羌雖無君臣

列而定以書名庶幾乎同声相應者矣

按漢書方術論云凡推步卜相醫巧皆技也能以技自显于一世亦恬之久非積習致然士君子能之則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小人曰之則迂而入諸拘泥而弗通大方矜以夸衆神以誣人故前圣不以為教蓋各之也

之序。亦有決疑之卜。或以金石。或以草木。徐廣曰一作華國不同俗。然皆可以戰伐攻擊。推兵求勝。各信其神以知來事。略聞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龜。已則弃去之。以為龜藏則不靈。蓍久則不神。至周室之卜官常寶藏蓍龜。又其大小先後各有所尚。要其歸等耳。或以為聖王遭事無不定決疑無不見。其設稽神求問之道者。以為後世衰微。愚不師智。人各自安化分為百室。道散而無垠。故推歸之至微要潔於精神也。或以為昆蟲之所長。聖人不能與爭。其處吉凶別然否多中於人。至高祖時因秦太卜官。天下始定。兵革未息。及孝惠享國日少。呂后女主。孝文孝景因襲掌故。未遑講試。雖父子疇官世世相傳。其精微深妙多所遺失。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會上欲擊匈奴。西攘大宛。徐廣曰攘一作襄襄除也南收百越。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及猛將推鋒執節獲勝於彼。而蓍龜時日亦有力於此。上尤加意賞賜至或數千萬。如丘子明之屬。富溢貴寵傾於朝廷。至以卜筮射蠱道。巫蠱時或頗中。素有眦睚不快。

因公行誅。恣意所傷。以破族滅門者。不可勝數。百僚蕩恐。皆曰龜策能言。後事覺姦窮。亦誅三族。夫摓策定數。（徐廣曰摓音逢一作逄○索隱曰摓謂兩手執蓍分而扐之故云摓策）灼龜觀兆。變化無窮。是以擇賢而用占焉。可謂聖人重事者乎。周公卜三龜。而武王有瘳。紂為暴虐。而元龜不占。晉文將定襄王之位。卜得黃帝之兆。（左傳曰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卒受形弓之命。獻公貪驪姬之色。卜而兆有口象。其禍竟流五世。楚靈將背周室。卜而龜逆。（左傳曰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索隱曰詬音火候反）終被乾溪之敗。兆應信誠於內。而時人明察見之於外。可不謂兩合者哉。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明者悖。背人道。（索隱曰悖音倍背音佩）信禎祥者鬼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道也。余至江南。觀其行事。問其長老。云龜千歲乃遊蓮葉之上。（徐廣曰蓮一作領領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也）蓍百莖共一根。（徐廣曰劉向云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一本生百莖）又其所生獸無虎狼。草無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龜飲食之。以為能導引致氣。有益於助衰養老。豈不信哉。

褚先生曰。臣以通經術。受業博士。治春秋。以高

第爲郎。幸得宿衛出入宮殿中十有餘年。竊好太史公傳。太史公之傳曰。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故作龜策列傳。臣往來長安中求龜策列傳不能得。故之大卜官問掌故文學長老習事者。寫取龜策卜事編于下方。聞古五帝三王發動舉事。必先決蓍龜。傳曰。索隱曰此傳卽太卜所得古龜之說也下有伏靈。上有兔絲。上有擣蓍。索隱曰擣音逐畱反擣蓍卽聚蓍擣古稠字下有神龜。所謂伏靈者。在兔絲之下。狀似飛鳥之形。新雨已。天清靜無風。以夜捎兔絲去之。卽以篝徐廣曰篝籠也蓋然火而籠罩其上也音溝陳涉世家曰夜篝火也燭之火滅卽記其處。以新布四丈環置之。明卽掘取之。入四尺至七尺得矣。過七尺不可得。伏靈者千歲松根也。食之不死。聞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世取蓍者不能中古法度。不能得滿百莖長丈者。取八十莖已上蓍長八尺。卽難得也。人民好用卦者取滿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卽可用矣。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曰

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文云云者此某之龜也。略記其大指不寫其圖。取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今夫珠玉寶器雖有所深藏之一本之作必見其光必出其神明。其此之謂乎。故玉出於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者。徐廣曰一無不字許氏說淮南以爲滋潤鍾於明珠故令岸枯也潤澤之所加也。明月之珠出於江海。藏於蚌中。蚗蠪伏之。徐廣曰許氏說淮南云蚗龍龍屬也音決○索隱曰蚗當爲蛟蠪音龍注音決誤也

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能得百莖蓍。幷得其下龜以卜者。百言百當。足以決吉凶。神龜出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因以吉日。剔取其腹下甲。龜千歲乃滿尺二寸。王者發軍行將。必鑽龜廟堂之上。以決吉凶。今高廟中有龜室。藏內以爲神寶。傳曰。取前足臑骨穿佩之。徐廣曰臑音乃毛反臑臂○索隱曰臑音乃高反一音乃導反取龜置室西北隅懸之。以入深山大林中。不惑。臣爲郎時。見萬畢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索隱曰按萬畢術中有石朱方方中說嘉林中故云

傳曰嘉林者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為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重光（徐廣曰子一作于）得我者匹夫為人君有土正（徐廣曰正長也為有土之官長）諸侯得我為帝王求之於白蛇蟠杅（徐廣曰一孤反）林中者齋戒以待譺然（索隱曰按林名白蛇蟠杅林龜藏其中杅音烏謂白蛇嘗蟠杅此林中也譺音嶷言求龜者齋戒以待恒譺然也）狀如有人來告之因以醮酒佗髮（徐廣曰佗一作被○索隱曰佗音徒我切謂被髮也）求之三宿而得由是觀之豈不偉哉故龜可不敬歟南方老人用龜支牀足行二十餘歲老人死移牀龜

楊慎曰宋元王殺龜事連類衍義二千言皆用韻語又不似褚先生筆必先秦戰國文所記亦成一家不可廢也

余有丁曰按宋不稱王止偃稱王而滅无元王也春秋

尚生不死龜能行氣導引問者曰龜至神若此然太卜官得生龜何為輒殺取其甲乎近世江上人有得名龜畜置之家因大富與人議欲遣去人教殺之勿遣遣之破人家龜見夢曰送我水中無殺吾也其家終殺之殺之後身死家不利人民與君王者異道人民得名龜其狀類不宜殺也以往古故事言之古明王聖主皆殺而用之宋元王時得龜亦殺而用之謹連其事於左方令好事者觀擇其中焉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於泉陽漁者豫且舉網得而囚

時有元公亦失德以詐殺諸公子旡強盛之事得龜之說當是卜者家別傳

唐順之曰此文本不佳以韻勝

之【索隱曰且音子余切泉陽人網元龜者】置之籠中夜半龜來見夢於宋元王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元王惕然而悟乃召博士衛平而問之【索隱曰宋元君之臣也】曰今寡人夢見一丈夫延頸而長頭衣玄繡之衣而乘輜車來見夢於寡人曰我爲江使於河而幕網當吾路泉陽豫且得我我不能去身在患中莫可告語王有德義故來告訴是何物也衛平乃援式而起【徐廣曰式音栻】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

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觀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已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介蟲先見乃對元王曰今昔壬子【索隱曰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夜爲今昔】宿在牽牛河水大會鬼神相謀漢正南北【正義曰漢大河】江河固期南風新至江使先來白雲壅漢萬物盡留斗柄指日使者當囚玄服而乘輜車其名爲龜王急使人問而求之王曰善於是王乃使人馳而往問泉陽令曰漁者幾何家名誰爲豫且豫且得龜見夢於王王故使我求之泉陽令乃使吏案籍視圖水上漁者五十五家上流之廬名爲豫且泉陽令曰諾乃

與使者馳而問豫且曰今昔汝漁何得豫且曰夜半時舉網得龜（莊子曰得白龜圓五尺）使者曰今龜安在曰在籠中使者曰王知子得龜故使我求之豫且曰諾即系龜而出之籠中獻使者使者載行出於泉陽之門正晝無見風雨晦冥雲蓋其上五采青黃雲（雲一作雷）雨並起風將而行入於端門見於東箱身如流水潤澤有光望見元王延頸而前三步而止縮頸而卻復其故處元王見而怪之問衛平曰龜見寡人延頸而前以何望也縮頸而復是何當也衛平對曰龜在患中而終昔

囚王有德義使人活之今延頸而前以當謝也縮頸而卻欲亟去也元王曰善哉神至如此乎不可久留趣駕送龜勿令失期衛平對曰龜者是天下之寶也先得此龜者為天子且十言十當十戰十勝生於深淵長於黃土知天之道明於上古游三千歲不出其域安平靜正動不用力壽蔽天地莫知其極與物變化四時變色居而自匿伏而不食春倉夏黃秋白冬黑明於陰陽審於刑德先知利害察於禍福以言而當以戰而勝王能寶之諸侯盡服王勿遣也以安社

稷元王曰龜甚神靈降于上天陷於深淵在患難中以我爲賢德厚而忠信故來告寡人寡人若不遣也是漁者也漁者利其肉寡人貪其力下爲不仁上爲無德君臣無禮何從有福寡人不忍奈何勿遣衞平對曰不然臣聞盛德不報重寄不歸天與不受天奪之寶今龜周流天下還復其所上至蒼天下薄泥塗還徧九州未嘗愧辱無所稽留今至泉陽漁者辱而囚之王雖遣之江河必怒務求報仇自以爲侵因神與謀淫雨不霽水不可治若爲枯旱風而揚埃蝗蟲

邵寶曰宋元王不忍於龜猶齊宣王不忍於牛也此皆所謂是心足以王矣者然九江大龜國有納錫之典矣得而弗取宜與宣古不相似然納錫之龜猶庖人之牛先聖所不及者也其與夫延頸而前縮頸而却者異矣納錫義也不殺仁也

暴生百姓失時王行仁義其罰必來此無佗故其祟在龜後雖悔之豈有及哉王勿遣也元王慨然而歎曰夫逆人之使絕人之謀是不暴乎取人之有以自爲寶是不彊乎寡人聞之暴得者必暴亾彊取者必後無功桀紂暴彊身死國亾今我聽子是無仁義之名而有暴彊之道江河爲湯武我爲桀紂未見其利恐離其咎寡人狐疑安事此寶趣駕送龜勿令久留衞平對曰不然王其無患天地之間累石爲山高而不壞地得爲安故云物或危而顧安或輕而不可遷

人或忠信而不如誕謾。徐廣曰誕一作詑音土和反○索隱曰誕音由爛切謾音漫又並如字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患。非神聖人。莫能盡言。春秋冬夏。或暑或寒。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故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或爲仁義。或爲暴彊。暴彊有鄉。仁義有時。萬物盡然。不可勝治。大王聽臣。臣請悉言之。天出五色。以辨白黑。地生五穀。以知善惡。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谷居而穴處。不知田作。天下禍亂。陰陽相錯。怱怱疾疾。徐廣曰一作病通而不相擇。妖孽數見。正義曰說文云衣服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也傳爲單薄。聖人別其生。使無相獲。禽獸有牝牡。置之山原。鳥有雌雄。布之林澤。有介之蟲。置之谿谷。故牧人民。爲之城郭。內經閭術。外爲阡陌。夫妻男女。賦之田宅。列其室屋。爲之圖籍。別其名族。立官置吏。勸以爵祿。衣以桑麻。養以五穀。耕之耰之。徐廣曰音憂○正義曰耰覆種也說文云耰摩田器鉏之耨之。徐廣曰耨除草也口得所嗜。目得所美。身受其利。以是觀之。非彊不至。故曰。田者不彊。囷倉不盈。正義曰說文云圓者謂之囷方者謂之廩商賈不彊。不得其贏。婦女不彊。布帛不精。官御不彊。其

勢不成大將不彊卒不使令侯王不彊沒世無名故云彊者事之始也分之理也物之紀也所求於彊無不有也王以爲不然王獨不聞玉櫝隻雉（徐廣曰隻一作雙）出於昆山明月之珠出於四海鐫石拌蚌（徐廣曰鐫音子旋反拌音判○索隱曰拌剖也）傳賣於市聖人得之以爲大寶大寶所在乃爲天子今王自以爲暴不如拌蚌於海也自以爲彊不過鐫石於昆山也取者無咎寶者無患今龜使來抵網而遭漁者得之見夢自言是國之寶也王何憂焉元王曰不然寡人聞之諫者福也諛者賊也

董份曰此段文古

人主聽諛是愚惑也雖然禍不妄至福不徒來天地合氣以生百財陰陽有分不離四時十有二月日至爲期聖人徹焉身乃無災明王用之人莫敢欺故云福之至也人自生之禍之至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桀紂之時與天爭功擁遏鬼神使不得通是固已無道矣諛臣有衆桀有諛臣名曰趙梁教爲無道勸以貪狼繫湯夏臺殺關龍逢左右恐死偷諛於傍國危於累卵皆曰無傷稱樂萬歲或曰未央蔽其耳目與之詐狂湯卒伐桀身

死國亡聽其諛臣身獨受殃春秋著之至今不忘紂有諛臣名爲左彊誇而目巧教爲象郎禮記曰目巧之室鄭玄曰但用目巧舍意作室不由法度許愼曰象牙郎將至於天又有玉牀犀玉之器象箸而羹索隱曰箸音持慮反則箸卽筯爲與羹連或非箸檐也記曰羹之有菜者用挾挾者筯也聖人剖其心壯士斬其胻胻音衡脚脛也箕子恐死被髮佯狂殺周太子歷囚文王昌投之石室索隱曰按殺周太子歷在囚文王昌之上則近是季歷季歷不被紂誅則其言近妄無容周更別有太子名歷也將以昔至明陰兢活之徐廣曰兢一作競○索隱曰陰姓兢名也與之俱亡入於周地得太公望興卒聚兵與紂相攻文王病死載

尸以行太子發代將號爲武王戰於牧野破之華山之陽紂不勝敗而還走圍之象郎自殺宣室徐廣曰天子之居名曰宣室身死不葬頭懸車軫四馬曳行寡人念其如此腸如涫湯徐廣曰涫音館一作沸○索隱曰涫沸也是人皆富有天下而貴至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舉事而喜高貪狼而驕不用忠信聽其諛臣而爲天下笑今寡人之邦居諸侯之間曾不如秋毫舉事不當又安亡逃衛平對曰不然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江之源理不如四海而人尚奪取其寶諸侯爭之兵革爲起小國見

亾大國危殆殺人父兄虜人妻子殘國滅廟以爭此寶戰攻分爭是暴彊也故云取之以暴彊而治以文理無逆四時必親賢士與陰陽化鬼神爲使通於天地與之爲友諸侯賓服民衆殷喜邦家安寧與世更始湯武行之乃取天子春秋著之以爲經紀王不自稱湯武而自比桀紂爲暴彊也固以爲常桀爲瓦室世本曰昆吾作陶張華博物記亦云桀作瓦蓋是昆吾爲桀作也紂爲象郎徵絲灼之務以費民索隱曰灼謂燔也燒絲以當薪務費人也賦斂無度殺戮無方殺人六畜以韋爲囊囊盛其血與人懸而射之與

天帝爭彊逆亂四時先百鬼嘗諫者輒死諛者在傍聖人伏匿百姓莫行天數枯旱國多妖祥螟蟲歲生五穀不成民不安其處鬼神不享飄風日起正晝晦冥日月並蝕滅息無光列星奔亂皆絕紀綱以是觀之安得久長雖無湯武時固當亾故湯伐桀武王剋紂其時使然乃爲天子子孫續世終身無咎後世稱之至今不已是皆當時而行見事而彊乃能成其帝王今龜大寶也爲聖人使傳之賢士不用手足雷電將之風雨送之流水行之侯王有德乃得當之今王

有德而當此寶。恐不敢受。王若遣之。宋必有咎。後雖悔之。亦無及已。元王大悅而喜。於是元王向日而謝。（索隱曰蓋欲神之以謝天之質向日者天之光明著見者也）再拜而受。擇日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以血灌龜。於壇中央。以刀剝之。身全不傷。脯酒禮之。橫其腹腸。荆支卜之。必制其創。（正義曰音創）理達於理。文相錯迎。使工占之。所言盡當。邦福重寶。（徐廣曰福音副藏也）聞于傍鄉。殺牛取革。被鄭之桐。（徐廣曰牛革桐為鼓也）草木畢分。化為甲兵。戰勝攻取。莫如元王。元王之時。衞平相宋。宋國最彊。龜之力也。

董份曰大補龜策事此後亦有可觀覽者

故云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衞平無言。言事百全。至身而攣。當時不利。又焉事賢。賢者有恒常。士有適然。是故明有所不見。聽有所不聞。人雖賢不能左畫方。右畫圓。日月之明。而時蔽於浮雲。羿名善射。不如雄渠蠭門。（新序曰楚雄渠子夜行見伏石當道以為虎而射之應弦沒羽淮南子曰射者重以逢蒙門子之巧劉歆七略有蠭門射法也）禹名為辯智。而不能勝鬼神。地柱折。天故毋椽。又

柰何責人於全。孔子聞之曰。神龜知吉凶。而骨直空枯。正義曰。凡龜其骨空中而枯也。直語發聲也。今河東亦然。日爲德而君於天下。辱於三足之烏。月爲刑而相佐。見食於蝦蟇。蝟辱於鵲。郭璞曰。蝟能制虎。見鵲仰地。淮南萬畢曰。鵲令蝟反腹者蝟憎其意而心惡之也。騰蛇之神而殆於卽且。郭璞曰。騰蛇龍屬也。蝍蛆似蝗大腹食蛇腦也○正義曰卽津日反且則餘反卽吳公也狀如蚰蜒而大黑色竹外有節理。中直空虛。松柏爲百木長。而守門閭。日辰不全。故有孤虛。甲乙謂之卯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卽爲孤辰巳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卽爲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卷○正義曰按歲月日時孤虛金得上法也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疾。亦有所徐。物有所拘。亦有所據。罔有所數。亦有所踈。人有所貴。亦有所不如。何可而適乎。物安可全乎。天尚不全。故世爲屋不成三瓦而陳之。徐廣曰一云爲屋成欠三瓦而棟之也○索隱曰劉氏云陳猶居也注作棟音都貢反○正義曰言爲屋不成欠三瓦以應天猶陳列而居之以應之天。天下有階。物不全。正義曰言萬物及日月天地皆不能全餘龜之不全也乃生也。

吳棫曰龜策傳全篇皆韻韓文公元和又有詩此日足可惜詩亦止用一韻擬史記龜策傳則能讀此詩則能讀張籍祭退之詩
王維楨曰按再述此重複甚无謂

褚先生曰。漁者舉網而得神龜。龜自見夢宋元王。元王召博士衛平。告以夢龜狀。平運式定日

月分衡度視吉凶。占龜與物色同。平諫王留神龜以爲國重寶。美矣。古者筮必稱龜者。以其令名所從來久矣。余述而爲傳。

三月　二月　正月〔正義曰言正月二月三月右轉周環終十二月者日月之龜腹下十二黑點爲十二月若二十八宿龜也〕十二月　十一月〔中關內高外下○正義曰此等下至首俛大者皆卜兆之狀也〕四月首仰〔索隱曰音魚兩反謂兆首仰起〕足開　肣開〔索隱曰音琴肣謂兆足斂也〕首俛大〔索隱曰俛音免兆首伏也〕五月　橫吉　首俛大〔正義曰俛音免謂兆首伏而大〕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卜禁曰子亥戌不可以卜及殺龜日中如食已卜暮昏龜之徼也〔索隱曰徼音叫謂徼繞不明也〕不可以卜庚辛可以殺及以鑽之常以月旦祓龜〔索隱曰祓音廢又音拂拂洗之以水雞卵摩之而呪〕先以清水澡之以卵祓之〔正義曰以常月朝清水洗之以雞卵摩而祝之〕乃持龜而遂之若嘗以爲祖〔徐廣曰一作視○索隱曰祖法也言以爲常法〕人若已卜不中皆祓之以卵東向立灼以荆若剛木土〔徐廣曰一作十一○索隱曰按古之灼龜取生荆技及生堅木燒之斬斷以灼龜按土字合依劉氏說當連下句〕卵指之者三〔正義曰言卜不中以土爲卵三度指之三周繞之用厭不祥也〕持龜以卵周環之祝曰今日吉謹以梁卵㶳黃〔索隱曰梁米也〕

卵雞子也焍龜木也音次第之第言燒荆枝更遞而灼故有焍名一音梯言灼之以漸如有階梯也黃者以黃絹裹梁卵以祓龜也必以黃者中之色主土而信故用雞也○正義曰焍音題焍焦也言以梁米雞卵祓去龜之不祥令灼之不焦不黃若色焦及黃卜之不中也祓去玉靈之不祥玉靈必信以誠知萬事之情辯兆皆可占不信不誠則燒玉靈揚其灰以徵後龜

其卜必北向龜甲必尺二寸

卜先以造徐廣曰音竈也灼鑽索隱曰造謂燒荆之處物若木也鑽中已又灼龜首各三又復灼所鑽中曰正身灼首曰正足徐廣曰一作止各三即以造三周龜祝曰假之玉靈夫子索隱曰尊神龜而為之作號夫子玉靈荆灼而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箣徐廣曰音策○索隱曰數音所具反箣音近策或箣是策之別名此卜筮之書其字亦無可覈他皆放此莫知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徐廣曰行一作身其欲卜某即得而喜不得而悔即得發鄉我身長大手足收人皆上偶不得發鄉我身挫折中外不相應手足滅去

靈龜卜祝曰假之靈龜五筮五靈不知神龜之靈知人死知人生某身良某欲求某物即得也頭見足發內外相應即不得也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可得占

卜占病者祝曰今某病困死首上開內外交駭身節折不死首仰足肸卜病者祟曰今病有祟無呈無祟有呈兆有中祟有內外祟有外

卜繫者出不出不出橫吉安若出足開首仰有外

卜求財物其所當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即不得呈兆首仰足肸

卜有賣若買臣妾馬牛得之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首仰足肸呈兆若橫吉安

卜擊盜聚若干人在某所今某將卒若干人往擊之當勝首仰足開身正內自橋外下不勝足肸首仰身首徐廣曰一作簡內下外高

卜求當行不行行首足開不行足肸首仰若橫吉安安不行

卜往擊盜當見不見見首仰足肸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往候盜見不見見首仰足肸肸勝有外不見足開首仰

卜聞盜來不來來外高內下足肸首仰不來足開首仰若橫吉安期之自次

卜遷徙去官不去去足開有肣外首仰不去自
去卽足肣呈兆若横吉安
卜居官尚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身
節折首仰足開
卜居室家吉不吉呈兆身正若横吉安不吉
身折節首仰足開
卜歲中禾稼孰不孰孰首仰足開內外自橋外
自垂不孰足肣首仰有外
卜歲中民疫不疫疫首仰足肣身節有彊外不
疫身正首仰足開

卜歲中有兵無兵無兵呈兆若横吉安有兵首
仰足開身作外彊情
卜見貴人吉不吉吉足開首仰身正內自橋不
吉首仰身節折足肣有外若無漁
卜請謁於人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自橋不得
首仰足肣有外
卜追亾人當得不得得首仰足肣內外相應不
得首仰足開若横吉安
卜漁獵得不得得首仰足開內外相應不得足
肣首仰若横吉安

卜行遇盜不遇遇首仰足開身節折外高内下
不遇呈兆
卜天雨不雨雨首仰有外外高内下不雨首仰
足開若橫吉安
卜天雨霽不霽霽呈兆足開首仰不霽橫吉命
曰橫吉安以占病病甚者一日不死不甚者卜
曰瘳不死繫者重罪不出輕罪環出過一日不
出久毋傷也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一日環得過
一日不得不得行者不行來者環至過食時不
至不來擊盜不行行不遇聞盜不來徙官不徙

居官家室皆吉歲稼不孰民疾疫無疫歲中無
兵見人行不行不喜請謁人不行不得追亾人
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
命曰呈兆病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市
買得追亾人得過一日不得問行者不到
命曰柱徹卜病不死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而
市買不得憂者毋憂追亾人不得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
解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聞言不行來
者不來聞盜不來聞言不至徙官聞言不徙居

官有憂居家多災歲稼中孰民疾疫多病歲中有兵聞言不開見貴人吉請謁不行不得善言追亾人不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甚霽不霽故其莫字皆爲首備問之曰備者仰也故定以爲仰此私記也

命曰首仰足肣有内無外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不出求財買臣妾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盜不見聞盜來内自驚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病甚歲中無兵見貴人吉請謁追亾人不得亾財物財物不出得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凶

命曰呈兆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久多憂居家室不吉歲稼不孰民病疫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請謁不得漁獵得少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篤死繫囚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不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無兵見貴人
不見吉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
霽小吉
命曰首仰足肣以占病不死繫者久毋傷也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不行擊盜不行來
者來聞盜來徙官聞言不徙居家室不吉歲稼
不孰民疾疫少歲中毋兵見貴人得見請謁追
亾人漁獵不得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開有內以占病者死繫者出求財
物買臣妾馬牛不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行不

見盜聞盜來不來徙官徙居官不久居家室不
吉歲孰民疾疫有而少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
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遇盜雨霽霽小吉
不霽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橋以占病卜曰毋瘳死繫者
毋罪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得行者行來者來
擊盜合交等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吉歲孰
民疫無疾歲中無兵見貴人請謁追亾人漁獵
得行遇盜雨霽雨霽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自吉以占病病者死繫不出求

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不得行者不來擊盜不相見聞盜不來徙官徙居官有憂居家室見貴人請謁不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無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不吉

命曰漁人以占病者病者甚不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擊盜請謁追亾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不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首仰足肣內高外下以占病病者甚不死

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得行不行來者來擊盜勝徙官不徙居官有憂無傷也居家室多憂病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請謁不吉行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吉

命曰橫吉上有仰下有柱病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見貴人吉歲大孰民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霽大吉

命曰橫吉榆仰以占病不死繫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至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行行不見聞盜來不來徙官不徙居官家室見貴人吉歲孰歲中有疾疫毋兵請謁追亡人不得漁獵至不得行不得行不遇盜雨霽不霽小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以占病病甚不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吉不久居家室不吉歲不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見貴人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小吉

命曰載所以占病環有瘳無死繫者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得行者行來者來擊盜相見不相合聞盜來來徙官徙居家室憂見貴人吉歲孰民毋疾疫歲中毋兵行不遇盜雨不雨霽霽吉

命曰根格以占病者不死繫久毋傷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盜行不合聞盜不來徙官不徙居家室吉歲稼中民疾疫無死見貴人不得見行不遇盜雨不雨大吉

命曰首仰足肣外高內下卜有憂無傷也行者不來病久死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者吉

命曰外高內下卜病不死有祟而市買不得居官宗室不吉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久毋傷吉

命曰頭見足發有內外相應以占病者起繫者出行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以占病病甚死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行行不行來不來擊盜不合聞盜來來徙官居官家室不吉歲惡民疾疫無死歲中毋兵見貴人不吉行不遇盜雨不雨霽不吉

命曰呈兆首仰足開外高內下以占病不死有外祟繫者出有憂求財物買臣妾馬牛相見不會行行來聞言不來擊盜勝聞盜來不來徙官居官家室見貴人不吉歲中民疾疫有兵請謁追亡人漁獵不得聞盜遇盜雨不雨霽凶

命曰首仰足肣身折內外相應以占病病甚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買臣妾馬牛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擊盜有用勝聞盜來來徙官不

徙居官家室不吉歲不孰民疾疫歲中有兵不至見貴人喜請謁追亾人不得遇盜凶

命曰內格外垂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病者死繫者不出求財物不得見人不見大吉

命曰橫吉內外相應自橋揄仰上柱上柱足肣以占病病甚不死繫久不抵罪求財物買臣妾馬牛請謁追亾人漁獵不得行不行來不來居官家室見貴人吉徙官不徙歲不大孰民疾疫有兵有兵不會行遇盜聞言不見雨不雨霽霽大吉

命曰頭仰足肣內外自隨卜憂病者甚不死居官不得居行者行來者不來求財物不得求人不得吉

命曰橫吉下有柱卜來者來卜日即不至未來卜病者過一日毋瘳死行者不行求財物不得繫者出

命曰橫吉內外自舉以占病者久不死繫者久不出求財物得而少行者不行來者不來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高外下疾輕足發求財物不得行者行

余有丁曰凡言此者必當時有象而繫之以此詞今無象特存其占耳

病者有瘳繫者不出來者來見貴人不見吉

命曰外格求財物不得行者不行來者不來繫者不出不吉病者久求財物不得見貴人見吉

命曰內自舉外來正足發者行來者來求財物得病者久不久繫者不出見貴人見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內自舉足胕以卜有求得病不久繫者毋傷未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盡吉

此橫吉上柱外內自舉柱足以作以卜有求得病久環起繫留毋傷環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百事吉可以舉兵

此挺詐有外以卜有求不得病不久數起繫禍罪聞言毋傷行不行來不來

此挺詐有內以卜有求不得病不久數起留禍罪無傷繫出行不行來者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詐內外自舉以卜有求得病不久繫毋罪行行來來田賈市漁獵盡喜

此狐狢以卜有求不得病久難起繫留毋罪難出可居宅可娶婦嫁女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有憂不憂

狐本作犬

此狐徹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繫留有抵罪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言語定百事盡不吉

此首俯足肣身節折以卜有求不得病者死留繫有罪望行者不來行行來不來見人不見

此挺內外自垂以卜有求不晦病不死難起繫留毋罪難出行不行來不來見人不見不吉

此橫吉榆仰首俯以卜有求難得病難起不死繫難出毋傷也可居家室以娶婦嫁女

此橫吉上柱載正身節折內外自舉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此橫吉上柱足肣內自舉外自垂以卜病者卜日不死其一日乃死

爲人病首俯足詐有外無內病者占龜未已急死卜輕失大一日不死

首仰足肣以卜有求不得以繫有罪人言語恐之毋傷行不行見人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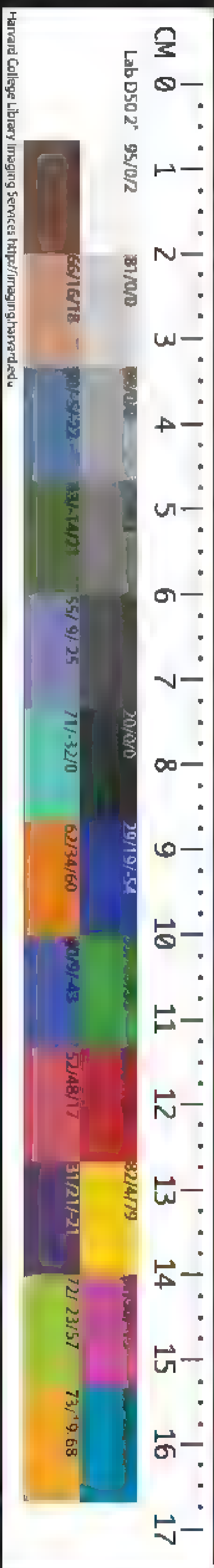
大論曰索隱曰按褚先生所取太卜雜占卦體及命召之辭義蕪辭重殆無足採凡此六十七條別是也外者人也內者自我也外者女也內者男也首俛者憂大者身也小者枝也大法病者足肣者生足開者死行者足開至足肣者不

歸有光曰此雖褚先生所補存之可以見太卜之舊但似秦漢閒書非三代書也

至行者足肣不行足開行有求足開得足肣者不得繫者足肣不出開出其下病也足開而死者內高而外下也

索隱述贊曰三王異龜五帝殊卜或長或短若瓦若玉其記已亾其繇後續江使觸網見留宋國神能託夢不衛其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八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吳興淩稚隆輯校

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索隱曰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廣雅云殖立也孔安國註尚書云殖生也生資貨財利也

李夢陽曰予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其言曰巖穴隱處之士設為名高者亦以利耳信斯言也則伯夷為矯巢由為僞開倉賑饑者為沽名解衣救寒者為飾譽予故曰讀貨殖志而知遷之言過也

王鏊曰貨殖傳議論未了忽出敘事敘事未了又出議論作文奇亦甚矣

唐順之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範法固森然也

董份曰遷荅任少卿書自傷極刑家貧不足自贖故感而作貨殖傳專慕富利班固

譏之是也然其縱橫自肆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絕矣○先叙述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內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興以來富者又別一體
汪道崑曰太史公鹽貨殖而羞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倜儻知大節即偃蹇終世弔詭者猶有取焉

楊愼曰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
余有丁曰言用此以輓近世之俗也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正義曰音亾 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索隱曰輓音晚古字通用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

董份曰按教誨猶順也整齊則強之管鄭是也商韓則爭已敎語有見

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索隱曰眇音妙論如字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徐廣曰纑紵屬可以爲布○索隱曰穀音谷雉反穀木名皮可爲紙纑山中紵可以爲布音纑紵音佇今山間野紵亦作苧 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索隱曰南子二音 薑桂金錫連。徐廣曰音蓮鉛之未鍊者 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縣 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索隱曰言如置棊子往往有之○正義曰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如圍棊之置也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出銅之

劉辰翁曰貴之徵賤易見賤之徵貴難知當下見用之時一日而急則珠為不足棄穀粟猶是也
董份曰賤之徵貴賤極則人弃之故其徵必貴白圭之術正能明貴賤之徵而弃取之也以徵為求謬

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山上有赭其下有鐵山上有鉛其下有銀山上有丹其下有金山上有慈石其下有金也此其大較也。索隱曰較音角大較猶大略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此二句卽下文貴上極則反賤二句貴之徵賤。索隱曰徵者求也謂此處物賤求彼貴賣之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索隱曰符謂合於道也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索隱曰辟音闢辟開也通也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索隱曰予音與言貧富自由無奪予也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徐廣曰潟音昔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索隱曰言齊既富饒能冠帶天下豐厚被於他邦故海岱之間斂袵而朝齊言趨利者也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正義曰管子云輕重謂錢也夫治民有輕重之法周有大府王府內府外府天府職內職金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也則桓公以霸，九

歸有光曰此非有激安得如此云

按壤穰通用鹽鐵論此語作穰穰

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伏後案）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富者得（伏後案）勢益彰失勢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按計然即計倪也著万物所出章見皇覽

倪思曰借知鬬則修備以明時用則知物之理甚明未有此際而徒手者也知物之為時用所知彼知己所以鬬也金穰水毀皆大槩之論非謂必然下六穰六旱十二年饑亦然一水一旱有時作先時備不畏常稔常旱也

按二十九十八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筭駰案范子曰計然者葵丘濮上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事之○索隱曰韋昭云計然范蠡師也蔡謨云蠡所著書名計然蓋非也吳越春秋謂之計倪漢書古今人表計然列在第四則倪之與研是一人聲相近而相亂耳）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索隱曰言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索隱曰五行不說土者土穰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索隱曰國語大夫種曰賈人旱資舟水資車以待也）物之理也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索隱曰言米賤則農人病也故云病農若米斗直九十則商賈病故云病末末謂逐末為商賈也）末病

十三十皆言斗

按定者无不有也息幣即无藏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語遂悟爲李法蓋李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即此意也

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索隱曰著音張呂反務完物，無息幣。索隱曰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此即上賤之徵貴之說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索隱曰夫物極貴必賤極賤必貴貴出如糞土者既極貴後恐其必賤故乘時出之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者既極賤後恐其必貴故乘時取之如珠玉此所以爲貨殖也財幣欲其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喟然而

何良俊曰范蠡列任貨殖傳本傳只載貨殖事若伯裁諸謀吾与越事相連者則附見越世家中其救中子殺人事亦附在後此皆太史公作史法也

刘辰翁曰借陶朱公形已意故時ヒ自言与時逐而不責于人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皆是也非陶朱公語也

何良俊曰東坡云以范之賢豈聚斂積実者何至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屢積此何為者哉盖以此深不滿之余謂不然盖蠡既建奇功于世

歎曰：計然之策七，此七此五亦大率據之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漢書音義曰特舟也○索隱曰扁音篇又音符殄反國語云范蠡乘輕舟浮於江湖。正義曰國語云勾踐滅吳及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國矣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索隱曰大顏云若盛酒之鴟夷也用之則多所容納不用則可卷而懷之不忤於物也按韓子云鴟夷子皮事田成成子去齊之燕子皮乃從之蓋范蠡也之陶爲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郎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今南五里猶有朱公冢又云曹州濟陽縣東南三里有陶朱公冢又云在南郡華容縣西未詳也○索隱曰服虔云陶今定陶也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漢書音義曰逐時而居貨○索隱曰韋昭云隨時逐

遂弃去自處以王下之鄙賤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万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奇則果神不浮恃其權正以見玩弃造化處而以為蠡真聚斂積實者寧不為蠡所笑耶

柯維騏曰陶朱公治產已詳越世家子貢廢著亦見仲尼弟子太史公于此特引以証上文富好行其德二句非為二子立傳也

茅瓚曰稱原憲乎夫有感之言謂其羞貧賤者何耶

柯維騏曰子貢多斈而識之故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太史公立貨殖傳便首舉子貢如此則子貢一猗頓耳

倪思曰此傳特于叙事中着精語

倪思曰樂觀時變與盡地力相遠雖以此治天下可也人弃我取人取我与亦老子之所未言

何孟春曰白圭治生樂觀時変人弃我取人取我與此亦以致富索襲不好斈不應辟命無衆人之所取也衆人之所弃而不以成德

利也而不責於人。索隱曰按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應前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巨萬。徐廣曰萬萬也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徐廣曰子贛傳云廢居著猶居也著讀音如貯○索隱曰漢書亦作貯說文云貯積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索隱曰饜飽也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應前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索隱曰漢書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國以富彊今此及漢書言克皆誤也劉向別錄則云李悝也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索隱曰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正義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正義曰貯律二音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

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
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
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
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
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
也。

倚頓用盬鹽起。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索隱曰盬音古按周禮盬人云共苦盬杜子春以爲苦讀如盬盬謂出盬直用不練也一說云盬鹽河東大盬散鹽東海煮水爲盬也○正義曰按猗氏蒲州縣也河東鹽池是畦鹽作畦若種韭一畦天雨下池中鹹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許坑日暴之五六日則成鹽若白礬石大小如雙陸及暮則呼爲畦鹽或有花鹽緣黃河鹽池有八九所而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其池中鑿井深一二尺去泥即到鹽掘取若至一丈則著平石無鹽矣其色或白或青黑名曰井鹽畦鹽若河東者花鹽池中有下隨而大小成鹽其下方微空上頭隨雨下池中其滴高起若塔子形處曰花鹽亦曰即成鹽焉池中心有泉井水淡所作池人馬盡汲此井其鹽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也池中又鑿得鹽坑闊一尺餘高二尺白色光明洞徹年貢之也

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

烏氏倮韋昭曰烏氏縣名屬安定倮名也○索隱曰漢書作嬴烏氏姓氏音支倮音魯可反○正義曰縣古城在涇州安定縣東四十里倮名也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間獻遺戎王徐廣曰間一作奸不以公正謂之奸也○索隱曰謂畜牧及至衆多

按今西北边関亦時有之

茅坤曰太史公只因无钱贖罪遂下蚕室故此多感慨之言

閔如霖曰牽秦皇帝于長蓋以訊時事也豈曰崇势利哉

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索隱曰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韋昭曰滿谷則具不復數○索隱谷音欲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索隱曰漢書作巴寡婦清巴寡婦之邑清其名其先得丹穴徐廣曰涪陵出丹○正義曰括地志云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也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正義曰音子兒反言資財衆多不可訾量一云清多以財餉遺四方用衛其業故財亦不多積聚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爲一開關梁弛

董份曰序海内土俗処錯綜横伏包括宇宙指数歴歴其文尤妙

茅坤曰太史公為貨殖甚不足观览特文有可采處而上分五方州郡物産及其習尚如畫

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爲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索隱曰言重於耕稼也重爲邪。索隱曰重音逐隴反重者難也畏言不敢爲姦邪○正義曰重並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爲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徐廣曰隙者間孔也地居隴蜀之間要路故曰隙○正義曰雍縣岐州雍縣也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索隱曰賈音古獻孝公徙櫟邑徐廣曰在馮翊○索隱曰櫟音藥卽櫟陽櫟邑北郤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

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地小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巵（徐廣曰音支烟支也紫赤色也）薑丹沙石銅鐵（徐廣曰邛都出銅臨邛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徐廣曰在漢中○索隱曰言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故云綰轂也）以所多易所鮮。（索隱曰易音亦鮮音尠言以所多易其所少）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正義曰要音腰言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徐廣曰堯都晉陽也）殷人都河內。（正義曰盤庚都殷墟地屬河內也）周人都河南。（正義曰周自平王已下都洛陽）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聚會。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正義曰賈音古秦關內也翟隰石等州部落稽也延綏銀三州皇白翟所居）北賈種代。（正義曰上之勇反種在恒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代今代州）種代。石北也。（徐廣曰石邑縣也在常山○索隱曰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蓋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掾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忮。（晉灼曰懻音懻忮音堅忮瓚曰懻音慨今以土

按羯羠如羊狠閒也

刘辰翁曰索隱注陳掾猶經營緣當是掾字陳姓因緣其間得所欲耳掾緣通

余有丁曰按如劉說則楊字當移在平陽之下而又改掾爲緣乃當

名彊直爲懻中也○索隱曰懻音冀忮音眞好氣任俠爲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索隱曰奇音羈羨音羊戰反奇羨謂時有餘衍也其民羯羠不均。徐廣曰羠音兕一音因几反皆健羊名○索隱曰羯音巳紇反羠音慈紀反言其方人姓若羊捷捍而不均也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僄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應前平陽陳掾其間，得所欲。索隱曰掾音逐緣反陳掾猶經營馳逐也温軹西賈上黨，正義曰澤潞等州也北賈趙中山。索隱曰温軹二縣名屬河內○正義曰洛州及定州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晉灼曰言地薄人衆猶復有沙丘紂淫地餘民通係之於淫風而言之○正義曰沙丘在邢州也民俗懁急。徐廣曰懁急也音絹一作儇一作惠音翾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椎剽，索隱曰椎即椎煞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姦冶。徐廣曰一作蠱多美物，徐廣曰美一作弄一作推爲倡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徐廣曰跕音怗張晏曰跕屣也瓚曰躡跟爲跕也○索隱曰屣音所綺反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正義曰洛水本名彰水邯鄲在其地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衞。鄭、衞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徐廣曰矜一作務濮上之邑徙野王，徐廣曰衞君角徙野王○正義曰秦拔衞濮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衞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正義曰勃海碣石在西北一都會也。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

楊愼曰按多劫人□大國之風此語

按李河南因及齊魯梁楚越

遠。索隱曰劉氏踔音卓一音勑敎反亦遠騰貌也人民希數被冦。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索隱曰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索隱曰隣一作臨臨者亦却背之義他並類此東綰穢貉朝鮮眞番之利。索隱曰綰者綰統其要律則上云臨者謂却背之也○正義曰番音潘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徐廣曰齊世家曰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智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鬭。勇於持刺。故多

若死著所有餘味□□勇不成京師意同地大物㬎決無截截整齊之理商君所以急之而敗也

楊愼曰趙利甚于周人亦如談從說横之氣

余有丁曰别東西南北其中又分都會即如禹貢分某山某水為某州者由其會中包括與地已尽如行旅逐勝可登為圖故其言縷縷欲断欲續不可分界而又无所不載如此

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服虔曰士農商工賈也如淳曰游子樂其俗不復歸故有五方之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索隱曰齪音則角反又音側斷反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徐廣曰在滎陽芒碭以北。徐廣曰今爲臨淮屬巨野。正義曰鄆州鉅野縣在鉅野澤也此梁宋也。徐廣曰今陶之浚儀○正義曰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至鉅野梁宋二國之地陶睢陽。正義曰今曹州睢陽今宋州宋地也亦一都會也。徐廣曰今之定陶昔堯作游成陽。如淳曰作起也成陽在定陶舜漁於雷澤。徐廣曰在成陽○正義曰澤在雷澤縣西北也湯止于亳。○徐廣曰今梁國薄縣○正義曰宋州穀孰

縣西南四十五里南亳州故城是也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正義曰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故言越楚也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正義曰沛徐州沛縣也陳今陳州也汝汝州也南郡今荊州也言從沛郡西至荊州並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正義曰荊州江陵縣故爲郢楚之都西通巫巴。正義曰巫郡巴郡在江陵之西也東有雲夢之饒。徐廣曰在華容陳在楚夏之交。正義曰夏都計陽城言陳南則楚西及北則夏故云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徐廣曰皆在下邳○正義曰取音秋慮音閭徐即徐城故徐國也僮取慮二縣並在下邳今泗州則清刻矜已諾。正義曰上音紀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正義曰彭城徐州治縣也東海郡今海州也吳蘇州也廣陵楊州也言從徐州彭城歷楊州至蘇州並東楚之地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正義曰朐其俱反縣在海州繒縣在沂州丞丞縣言二縣之北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衡山徐廣曰都邾邾縣屬江夏○正義曰故邾城在潭州東南百二十里九江。正義曰九江郡都陰陵陰陵故城在濠州定遠縣西六十五里江南。徐廣曰高帝所置江南者丹陽也秦置爲鄣郡武帝改名丹陽○正義曰案徐說非秦置鄣郡在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鄣郡故城是也漢改爲丹陽郡徙郡宛城今宣州地也上言吳有章山之銅明是東楚之地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長沙二郡

倪思曰好辭巧說謂詞賦之類此復何與于貨殖直足鬨談

楊慎曰其心胷已包括取之不竭自東賈齊魯南賈梁楚已有吞吳幷粤之意故隨意所及

南楚南楚之地耳徐裴以爲江南丹陽郡屬南楚誤之甚矣豫章。正義曰今洪州也長沙。正義曰今潭州也十三州志云有萬里沙祠而西自湘州至東萊萬里故曰長沙也淮南衡山九江二郡及江南豫章長沙二郡並爲楚也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正義曰楚考烈王二十二年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徙壽春也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正義曰合肥縣廬州治也言江淮之潮南北俱至廬州也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徐廣曰在臨淮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徐廣曰鄱陽有之○正義曰括地志云江州潯陽縣有黃金山山出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正義曰音謹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應劭曰堇少也更償也言金少少耳取之不足用故費用也

縷縷不絕於口

按鄖關是古鄖國今鄖陽也徐廣作隕字謬

九疑蒼梧以南徐廣曰九疑山在營道縣南至儋耳者正義曰今儋州在海中廣州南去京七千餘里言嶺南至儋耳之地與江南大同俗而揚州之南越民多焉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正義曰番音潘禺音虞今廣州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韋昭曰果謂龍眼離支之屬布葛布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徐廣曰禹居陽翟○正義曰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徐廣曰按漢中亦作隕字○索隱曰鄖音雲○正義曰武關在商州地理志云宛西通武關而無鄖關蓋鄖當爲徇徇水上有關在金州洵陽縣徐按漢中是也徇亦作郇與鄖相似也東南受

劉辰翁曰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抗具題目其說見下

按總之猶言大槩

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正義曰謂西方鹹地也堅且鹹即出石鹽及池鹽 領南沙北。正義曰謂池漢之北也 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重說 或火耕而水耨。徐廣曰乃遘反縣芿也○正義曰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 果隋 徐廣曰隋音徒火反○索隱曰地理志云作蓏蓏音郎果反 蠃蛤 正義曰隋今為搖音同上古少字也蠃力和反果搖猶搖疊包裹也今楚越之俗向有裹搖之語楚越水鄉足螺魚鱉民多採捕積聚搖疊包裹煮而食之班固不曉裹搖之方言脩太史公書述地云乃故云果蓏蛤非大史公意班氏失之也 不待賈而足

董份曰若論世俗功利之心可謂情狀如見

正義曰賈音古言楚越地勢饒食不用他賈而自足無饑饉之患 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 徐廣曰音紫呰窳苟且墮嬾之謂也駰案應劭曰呰弱也晉灼曰窳病也○索隱曰窳音庾○正義曰按食螺蛤等物故多羸弱而足病也淮南子云古者民食蠃蛛之肉多疹毒之患也 偷生無積聚 正義曰言江淮以南有水族民多食物朝夕取給以偷生而已不為積聚乃多貧也 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

董份曰文辭故為無涯涘以指斥譏譏使當世不能解免切中情事妙不可言
余有丁曰馬遷極知鄙猥不合情実故屢起屢嘆猶以為未足也言歷至世間攰生利害喋喋不厭而其中各有精意險語

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
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
而俱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卻敵斬
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
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
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
騖徐廣曰騖一作流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
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徐廣曰揄音臾躡一作跕跕音吐協反屣音山耳反舞屣也目挑心招正義曰挑音田鳥反出不遠千里不擇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為

按索謂索財也

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
猛獸之害為得味也博戲馳逐鬬雞走狗作色相
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
極能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偽書不避刀
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
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
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
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伏後案
封索隱曰謂無爵邑之入祿秩之奉則曰素封素空也○正義曰言不仕之人自有園田收養之

按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

給其利氏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正義曰率音律千戶之君則二十萬。索隱曰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索隱曰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漢書音義曰五十匹○索隱曰按馬有四足二百蹄有五十匹也漢書則云馬蹄噭千所記各異牛蹄角千。漢書音義曰百六十七頭也馬貴而牛賤以此爲率千足羊。澤中千足彘。韋昭曰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徐廣曰魚以斤兩爲記也○索隱曰陂音陂漢書作波音同○正義曰言陂澤養魚一歲收得千石魚賣也山居千章之材。徐廣曰一作楸駰案韋昭曰楸木所以爲轅音秋○索隱曰漢書作千章之萩

按此言天下國土之所出

按此言每國之所出

楊慎曰進即博進文進之謂

服虔云章方也故孟康亦云言任方章者千枚謂章大材也樂彥云萩梓木也可以爲轅者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徐廣曰六斛四斗也若千畝卮茜。徐廣曰卮音支鮮支也茜音倩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徐廣曰千畦二十五畝駰案韋昭曰畦猶壠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徐廣曰會聚食○索隱曰醵音渠略反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正義曰言少有錢財則鬭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正義曰旣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其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

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正義曰釀千瓮酤醯醋云酒酤醯醬千瓨。徐廣曰長頸甖○索隱曰瓨音閑江反醬千甔。徐廣曰大甖缶○索隱曰音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石甖石甖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徐廣曰出穀也糶音掉也薪藁千車。船長千丈。索隱曰總積數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稾章材也舊將作大匠掌材曰章曹掾○索隱曰洪音胡孔反洞音動又並如字竹竿萬个。徐廣曰古賀反○正義曰釋名云竹曰个木曰枚其軺車百乘。徐廣曰馬車也○正義曰軺音遥說文云軺小車也牛車千兩。正義曰車一乘爲一兩風俗通云箱轅及輪兩兩而偶之稱兩也木器髤者千枚。徐廣曰髤音休漆也○正義曰顏云以漆物謂之髤又音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一再漆者謂之稍漆即髤聲之轉耳今關西俗云里髤盤朱兩義並通銅器千鈞。徐廣曰三十斤素木鐵器若巵茜千石。徐廣曰百二十斤爲石騶案漢書音義曰素木素器也馬蹄躈千。徐廣曰躈若弔反馬八髎音料○索隱曰埤蒼云尻骨謂八髎一曰夜蹄小顏

云皦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爲二百疋若顧胤則云上文馬二百蹄與千戶侯等此蹄噭千比千乘之家不容亦二百則噭謂九噭通四三而成一馬所謂生之徒十有三也**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漢書音義曰僮奴婢也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以別馬牛蹄角也**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徐廣曰榻音吐合反駰案漢書音義曰榻布白疊也○正義曰顏師古曰麤厚之布也其價賤故與皮革同重耳非白疊也荅者厚之皃也按白疊木綿所織非中國有也**漆千斗。糵麴鹽豉千荅。**徐廣曰或作台器名有台孫叔敖曰瓴瓦器受斗六升合爲瓴音貽**鮐鮆千斤。**漢書音義曰音如楚人言薺鮆魚與鮐魚也○正義曰鮐音臺又音貽說文云鮐海魚也鮆音薺禮反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徐廣曰鯫音鯫鯫魚也○正義曰鯫音族苟反謂雜小魚也鮑白也然鮐鮆以斤論鮑鯫以千鈞論乃其六

余有丁曰貪賈貴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貴出知糞土故五之羅大經曰廉賈知取與貪賈知取而不知予夫以予為取則其為利也大富商豪賈若惡販夫販婦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則亦无大利之獲矣呂不韋奇貨可居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為取則亦知商賈之權者漢高帝捐四万斤金與陳平裂數千里地

九倍多故知鮐是大好者鯫鮑是雜者也徐云鮿膊魚也膊並各反謂破開中頭尾不相離爲鮑謂之膊關者也此亦大魚爲之也**棗栗千石者三之。**正義曰謂之千石也言棗栗三千石乃與上物相等**狐貂裘千皮。**正義曰貂音彫**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正義曰鍾六斛四斗果菜謂雜果菜於山野采取之**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徐廣曰駔音祖朗反馬儈也駰案漢書音義曰會亦是儈也節節物貴賤也謂估儈其餘利比千乘之家**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漢書音義曰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賈貴而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正義曰率音律**佗雜業不中什二。**正義曰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

分韓魏是皆得廉賈之術者也

楊慎曰卓自卓淖自淖二氏不相混也

唐順之曰卓程而下較之計然白圭術益下矣是挈瓶之智哉

楊慎曰蹲踆同莊子紀他踆于窾水註踆蹲也

擇焉。

蜀卓氏之先。徐廣曰卓一作淖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徐廣曰屬廣漢○正義曰葭萌今利州縣也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徐廣曰古蹲字作踆駰案漢書音義曰水鄉多鴟其山下有沃野灌溉一曰大芋○正義曰汶音珉蹲鴟芋也言邛州臨邛縣其地肥又沃平野有大芋等也華陽國志云汶山郡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至死不飢。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正義曰滇一作沮漢書亦作滇池今益州郡有蜀州亦因舊名及漢江爲名江在益州南入導江非漢中之漢江也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

余有丁曰按此下敘富遂假換文

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居臨邛。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爲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韋昭曰優游閑暇也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音色嗇吝也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悋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起。徐廣曰魯縣出鐵富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斈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慚

楊愼曰刁間傳而語如此又傳之変

余有丁曰纖非纖嗇之纖觀下轉轂百數可見正是纖巧倹嗇耳

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正義曰刁丁遅反姓名 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刁間收取使之逐漁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刁。漢書音義曰奴自相謂曰寧欲免去作民有爵邪將止爲刁氏作奴乎毋發聲語助 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

周人既纖。漢書音義曰儉嗇也 而師史尤甚。正義曰師史人姓名 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正義曰洛陽在齊秦楚趙之中其街巷貧人學於富家相矜以久賈諸國皆數歷里邑不入其門故前云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是也 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漢書音義曰謂街巷居民無田地皆相矜以賈在此諸國也 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保忠曰督道者倉所在地名耳猶後傳注漢官闕疏所稱細柳倉也

按此所以證人弃我取之必然

宣曲任氏之先。正義曰按其地合在關内張揖云宣曲官名在昆池西也徐廣曰高祖功臣有宣曲侯○索隱曰上林賦云西馳宣曲當在京輔今闕北地也 爲督道倉吏。漢書音義曰若今吏督租穀吏上道輸在所也韋昭曰督道秦邊縣名 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徐廣曰窖音校穿地以藏也 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

按賤貿即田畜價之賤者晉說不知所謂

倪思曰謂當關边時惟長此輩富厚耳其下故又及吳楚

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索隱曰晉灼云爭取賤賈金玉也○正義曰音價也任氏獨取貴善。索隱曰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正義曰孟康云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顏云塞斥者言國斥開邊塞更令寬廣故橋姚得恣其畜牧也姓橋名姚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漢書音義曰邊塞主斥候卒也唯此人能致富若此○索隱曰孟說非也按斥開也相如傳曰邊塞益斥是也橋姓姚名也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貲風俗通云馬稱疋者俗說云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故云疋或說馬夜行目照前四丈故云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韓詩外傳云孔子與顏回登山望見一疋

按椎埋二字疑有悞

練前有臨視之臬馬光景一疋長也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索隱曰齎音子稽反貸假也音吐代反與人物云齎周禮注齎所給與也子錢家以爲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金貸。索隱曰貸音吐代反其息什之。索隱曰謂出一得十倍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息什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徐廣曰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以杜爲杜陵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徐廣曰異一作敘又作較皆非有爵邑奉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以末致財。用

唐順之曰零零碎碎不捨一物

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徐廣曰古拙字亦作拙也而秦陽以蓋一州。索隱曰漢書作甲一州服虔云富爲州中之第一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索隱曰漢書桓作稽正義曰桓發人姓名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正義曰說文云載角者脂無角者膏也辱處也，而雍伯千金。徐廣曰雍一作翁○索隱曰雍音於恭反漢書作翁伯也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徐廣曰洒或作細驅索漢書音義曰治刀劍名○索隱曰洒音先禮反削刀者名洒削謂摩刀以水洒之又方言曰劍削關東謂之削音肖亦依字讀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索隱曰晉灼云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燖羊胃以末椒薑坋之訖暴使燥則謂之脯故易售而致富也○正義曰按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售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索隱述贊曰貨殖之利工商是營廢居善積倚市邪贏白圭富國計然強兵保參朝請女築懷清素封千戶卓鄭齊名

陳仁子曰世識遷述貨殖則崇執利過矣遷之言曰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

陸粲曰此傳雖起結散處其實只是一片

楊慎曰上下往復馳騁皆筆力爲之又果乎日者之口語文字必如此方是盡

尚猶患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此其說殆
有爲者非專崇貨利也故其後也謂烏氏
倮寡婦清足以動始皇之羨慕其又後也
極天下之可鄙可賤者以寫斯民求富之
情狀遷之意其亦重有感夫班固譏遷史
敘貨殖雖多襲遷語然自宣曲任氏而上
皆戰國秦漢初人天漢而後獨無聞焉豈
非告緡榷筭之餘陶朱猗頓之輩不能自
存乎議者謂遷史爲謗
書其得固以自道矣
董份曰嘗以太史公博物洽聞豈其胷中
所識見如市兒賈竪欲黜錢帛不復知天
下禮義何事若然是不知黑白之形何以
能上下數千載斷折往古其是非雖間謬
于聖人然其合者亦多矣何以至是豈讀
其千乘之王萬家之侯尚猶患貧乎以爲
漢武方征伐四夷興神仙土木之事故府
車虛乏百姓皆耗責及王侯薦幣酎金而
以此失侯者亦稍稍而多故太史公感憤
而發如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一世耳若

以爲實言何至鄙
猥顛倒如是耶
又曰此意雖有然太史學博而識卑郎如
春秋以來名賢大夫往往不能立傳者多
矣而特立貨殖一傳
卽此已失何服別論
又曰此傳字字句句皆精妙與他傳更較
神采蓋他傳多録本文而此傳古所未有
故皆其所特撰是以妙絕可
以見太史公之材獨冠今古
黃震曰傳首所敘備述古今之變可謂本
原之論矣所傳自計然以來固以紀事變
之始而以子貢參其間則不可之大者也
夫子所稱貨殖云者若曰富貴在天有志
于道有所不必問而賜乃未能忘情焉則
于進學有妨未至于顏子之庶焉耳豈若
後世生産作業孜孜于利者哉且以子貢
孔門高第而下與區區頫拾卬取者同科
以纖瑕而汚拱璧又
豈所以爲賢者諱耶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十九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楼昉曰世家源流論著本末備見于此後綜自敘処文字反覆委折有開闔變化之妙尤宜玩味

董份曰太史公傳如自序及游俠貨殖伯夷孟子等傳皆自撰故皆妙絶如諸世家皆多録左氏戰國策等文不過載舊語而畧增損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索隱曰張晏云南方陽也火水配也水為陰故命南方正重司天火正黎兼地職臣瓚以為重黎氏是司天地之官然司地者宜曰北正古文作北字非也索國語黎為火正以淳燿敦大光照四海又幽通賦云則火正為是也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應劭曰封為程國伯休甫字也。索隱曰重司天而黎司地是代序天地也據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所出各別而史遷意欲合二氏為一故總云在周程伯休甫其後非也然後案彪之序及干寶皆云司馬氏黎之後是也今總稱伯休甫是重黎之後者凡言

地即舉天稱黎則兼重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通職然休甫則黎之後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爲已任故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稱重。正義曰括地志云安陵故域在雍州咸陽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

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爲司馬氏。正義曰司馬虎序云南正黎後世爲司馬氏

司馬氏世典周史。索隱曰司馬夏官卿不掌國史自先代兼爲史衛宏云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恐或有所據

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張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頹叔帶之難故司馬氏奔晉

晉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索隱曰左氏隨會自晉奔秦後乃奔魏自魏還晉故漢書云會奔秦魏也少梁古梁國也秦滅之改曰少梁後名夏陽也。正義曰案春秋隨會奔秦其後自秦入魏而還晉也隨會爲晉中軍將少梁古梁國也嬴姓在同州韓城縣南二十二里是時屬晉

自司馬氏去周適晉分散或在衛或在趙。索隱曰何法盛晉書及司馬氏系本名凱

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徐廣曰名喜也

趙者。正義曰何法盛晉書及晉譙王司馬無忌司馬氏孫本皆云名凱

以傳劍論顯。服虔曰世善傳劍也蘇林曰傳手搏論而釋之晉灼曰史記吳起贊曰非信仁廉勇不能傳劍論兵書也。索隱曰服虔云善劍解所以稱傳也蘇林作搏言手搏論而知名也

蒯聵其後也。正義曰五恠反如淳云刺客傳之蒯聵也

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蘇林曰郡守也

錯孫靳事武安君白起。徐廣曰靳一作蘄。索隱曰錯音七各反靳音紀疊反

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阬趙長平軍。文穎曰趙孝成時

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索隱曰郵音尤李奇曰地名在咸陽西十里三秦記其地後改爲里李也

葬於華池。晉灼曰地名在鄠縣。索隱曰晉灼

茅坤曰太史公既自以系出司馬錯之後而蒯聵以後當累復插入司馬卬以其亞不欲遺也

按衛宏漢[illegible]注云太史公武帝

非也案司馬遷碑在夏陽西北四里。正義曰括地志云華池在同州韓城縣西南七十里在夏陽故城西北四里

靳孫昌。昌爲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聵玄孫卬爲武信君將。徐廣曰張耳傳云武臣自號武信君。索隱曰案晉譙國司馬無忌作司馬氏系本云蒯聵生昭預昭預生憲憲生卬也

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索隱曰漢書云項羽封卬爲殷王

漢之伐楚。卬歸漢。以其地爲河內郡。昌生無澤。索隱曰漢書作毋懌亞音亦

無澤。爲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爲五大夫。卒。皆葬高門。蘇林曰長安北門也瓚曰長安城無高門。索隱曰蘇說非也案遷碑高門在夏陽西北去華池三里。正義曰括地志云高門原俗名馬門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十八里漢司馬遷墓在韓城縣南二十二里夏陽縣故東南有司馬遷冢在高門原上也

喜生談。談爲太史公。

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司馬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文書而已晉灼以宏言為非是顏師古曰司馬談為太史令耳遷尊之為公予謂遷身任安書自言僕之先人太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若其位在丞相上安得此言耶百官表不著其官信其非矣

如淳曰漢儀註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瓚曰百官表無太史公茂陵中書司馬談以太史丞爲太史令。索隱曰公者遷所著書尊其父云公也然遷雖稱述其父所作其實亦遷之詞而如淳引衛宏儀註稱位在丞相上謬矣案百官表又無其官且修史之官國家別有著撰則令州縣所上國書皆先上之而後人不曉誤以爲在丞相上耳。正義曰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漢其職轉卑然朝會坐位猶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官屬仍以舊名尊而稱也按下文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又云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又云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觀此文虞喜說爲長乃書談及遷爲太史公者皆遷自書之漢舊儀云太史公秩二千石卒史皆秩二百石然瓚及韋昭栢譚之說皆非也以栢譚之說釋在武本紀也

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正義曰天官書云星則唐都也受易於楊何。徐廣曰菑川人

何良俊曰史記序六家要指進道德絀儒術誠有如班孟堅所譏者然其述六家之事指陳得失有若案斷歷百世而不能易又其文字貫串纍纍如貫珠燦然奪目文章之奇偉孰有能過此者耶

許應元曰太史談論六家要旨班氏詮敘九流雖不盡合于道然所刺譏

習道論於黃子。徐廣曰儒林傳曰黃生好黃老之術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閒。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正義曰布內反顏云悖惑也各習師書惑於所見也乃論六家之要指曰易大傳。正義曰張晏云謂易繫辭案下二句是繫辭文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爲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索隱曰案六家同歸於正然所從之道殊塗學或有傳習省察或有不省之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徐廣曰一作詳駰案李奇曰月令星官是其枝葉也。索隱曰漢書作大詳言我觀陰陽之術大說今此作詳於義爲疎。正義曰顧野王云祥善也吉凶之先見也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正義曰言拘束於日時令人有所忌畏也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

諸家得失雖百世其可得乎

茅坤曰太史公分言六家指而獨歸重于道家矣

按太史公於道家獨有褒无刺譏處

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正義曰韋云墨翟之術也尚儉後有徐巢子傳其術也是以其事不可徧循。索隱曰徧音遍循言難盡用也然其彊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眞。索隱曰劉向別錄云名家流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案名家知禮亦異數是儉也受命不受辭或失其眞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索隱曰贍市豔反漢書作澹古今字異也其爲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明法之要。與

刘子翚曰太史公以儒墨陰陽名法道德為六家較其短長而論其指要夫儒何所不通哉其論墨者曰彊本節用孔子曰與其奢也寧儉則墨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陰陽家曰叙四時之大順孔子曰行夏之時則陰陽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法家曰嚴而少恩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則法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名家曰正名實孔子曰惟名器不可假人則名家之長吾儒之為也其論道家曰使人精神專一孔子曰造次必於是

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如淳曰知雄守雌是去健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絀聰明。索隱曰如淳云不尚賢絕聖弃智也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夫以下又複上所云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張晏曰八位八卦位也十二度十二次也二十四節就中氣也各有禁忌謂日月也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顛沛必於是則道家之長吾儒之為也以是觀之則五家之長吾儒通之明矣其論儒者之短則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跡論儒也孔子曰予欲无言然則所謂六藝者果可以病儒哉論儒之跡而不論儒之道非知儒者也不蔽于一偏不滯于一隅以之治世以之修身无不可焉玆所謂通儒也

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索隱曰自此以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正義曰屈蓋曰茨以茅覆屋采椽不刮。索隱曰韋昭云采椽櫟欜也正義曰採取為椽不刮削也食土簋。徐廣曰一作溜驅案服虔曰土簋用土作此器啜土刑。糲粱之食。張晏曰一斛粟七斗米為糲瓚曰五斗粟三斗米為糲音剌韋昭曰糲礲也○索隱曰服虔云糲麄米也三蒼云粱好粟也○正義曰顏云簋所以盛飯也刑所以盛羹

也土謂燒土爲之即瓦器也糲麤米也脫粟也粱粟也謂食脫粟之麤飯也藜藿之羹正義曰藜似藿而表赤藿豆葉也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正義曰以桐木爲棺厚三寸也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索隱曰案禮親親父爲首尊尊君爲首也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踰越。雖百家弗能改也。名

董份曰墨者儉是矣若名家言儉似不可曉蓋此乃檢字因上有儉字寫者遂誤耳解曰檢者法也又曰檢者束也下文苛察繳繞即檢束之意也茅坤曰太史公敘贊道家然字未詳其說

家苛察繳繞服虔曰繳音近叫呼謂煩也如淳曰繳繞猶纏繞不通大體也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於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晉灼曰引名責實參錯交互明知事情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爲。又曰無不爲。正義曰無爲者守清淨也無不爲者生育萬物也其實易行。正義曰各守其分故易行也其辭難知。正義曰幽深微妙故難知也其術以虛無爲本。以因循爲用。正義曰任自然也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爲物先。不爲物後。韋昭曰因物爲制故能爲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爲業。正義曰因時之物成法爲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正義曰因其萬物之形成度與合也故曰聖人不朽。時變是守。

董份曰神大用二句重出恐是不及其處

索隱曰此出鬼谷子遷引之以成其章故稱故曰也○正義曰言聖人教迹不朽滅名順時變化

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正義曰言因百姓之心以教唯執其綱而已羣臣竝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徐廣曰音款空也駰案李奇曰聲別名也○索隱曰款空也申子云款言無成是也聲者名也以言實不稱名則謂之空空有聲也窾言不聽姦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正義曰上胡本反混混者元氣神者之貌也光燿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聖人重之由是觀

蘇轍曰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遊故其文疏宕自有奇氣

楊愼曰子長自敘云上會稽探禹穴

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韋昭曰聲氣者神也枝體者形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太史公旣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徐廣曰在馮翊夏陽縣駰案蘇林曰禹所鑿龍門也○正義曰括地志云龍門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其山更黃河夏禹所鑿者也龍門山在夏陽縣遷即漢夏陽縣人也至唐改曰韓城縣耕牧河山之陽正義曰河之北山之南也案在龍門山南也年十歲則誦古文索隱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閒云禹入此穴○索隱曰越絕書云禹上茅山大會計更名曰會稽張勃吳錄云本名苗山一名覆釜禹會諸侯計功改曰會稽○正義曰括地志云石箐山一名玉笥山又名宛委山即會稽山一

此子長自言徧遊万里之目上會稽總吳越也探禹穴言巴蜀也後人不知其解是以爲禹穴在會稽而作地志者以禹廟旁小坎如舂臼者當之陋是有何奇而辱子長之筆耶按蜀之石泉禹生之地謂之禹穴其石杳深人迹不到蜀志刻有禹穴二字乃李白所書始知會稽禹穴之誤大抵古人作文言簡而括如禹貢曰雲土夢作乂雲在江南夢在江北五言而括千餘里即此類也

峯也在會稽縣東南十八里吳越春秋云禹案黃帝中經九山東南大柱號曰宛委赤帝左闕之塡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人血白馬以祭禹乃登山仰天而笑忽然而臥夢見繡衣男子自稱玄夷倉水使者卻倚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書者齊於黃帝之岳岩之下三月季庚登山發石禹乃登宛委之山發石乃得金簡玉字以水泉之脉山中又有一穴深不見底謂之禹穴史遷云上會稽探禹穴即此穴也**闚九疑**索隱曰山海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皆似故曰九疑張晏云九疑舜葬故窺之尋上探禹穴蓋以先聖所葬處有占冊文故探窺之亦搜採遠矣○正義曰九疑山在道州**浮於沅湘**。正義曰沅水出朗州湘水出道州北東北入海**北涉汶泗**。正義曰兩水出兗州東北而南曆魯**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正義曰鄒縣名嶧山名鄒山在鄒縣各二十二里地近曲阜於此行鄉射之禮**戹困**

楊愼曰據此馬遷亦嘗至滇也

鄱薛彭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滕縣漢蕃縣音鄱○徐廣曰嶧音亦縣名有山鄱音皮鄒鄱薛三縣屬魯○索隱曰鄱本音蕃案田褒魯記云靈帝末有汝南陳子游爲魯相子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諱而改焉若如其說則蕃改鄱鄱皮聲相近後漸訛耳然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邾國也**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徐廣曰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五郡其明年元封元年是也**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徐廣曰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索隱曰張晏云自陝已東皆周南之地也**不得與從事**。正義曰與音預**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閒。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

黃震曰談以史遷以文章世其家務名後世亦可謂善繼人之志者矣然談垂死涕泣之囑惟以不得從封泰山為恨而遷述之豈遷亦不知封禪之為非耶

董份曰稱周公而下云宣周邵之風邵字恐誤必周南召南耳

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一本百下有有字案年表魯哀公十四年獲麟至漢元封元年三百七十一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

董份曰紬即繹也謂發舊記而繹其緒也

邵寶曰有天歷有人歷天歷始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如環無端終則復始太史公所謂天歷此之謂也人歷合是而已故曰夏時得天不得天不足謂之歷王者之正迭建改正不

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為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索隱曰博物志太史令茂陵顯武里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徐廣曰紬音抽。索隱曰如淳云紬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小顏云紬謂綴集之也案石室金匱皆國家藏書之處五年而當太初元年。李奇曰遷為太史後五年適當於武帝太初元年此時述史記。正義曰案遷年四十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徐廣曰封禪序曰封禪則萬靈罔不禋祀駰案韋昭曰告於百神與天下更始著紀於是。索隱曰虞喜志林云改歷於明堂班之於諸侯諸侯羣神之

主故曰諸神受紀孟康云句芒祝融之屬皆受瑞紀也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 ○ 索隱曰先人謂先代賢人也 正義曰太史公司馬遷也先人司馬談也 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 索隱曰案孟子稱堯舜至湯五百歲湯至文王五百餘歲文王至孔子五百餘歲太史公此言略取於孟子而楊雄孫盛深所不然所謂多見不知量也以爲淳氣育才豈有常數五百之期何異一息是以上皇相次或以萬齡爲間而唐堯舜禹比肩並列降及周室聖賢盈朝孔子之没千載莫嗣安在於千年五百年乎其述作者蓋記注之志士耳豈聖人之論哉 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索隱曰漢書讓作攘晉灼云此古讓字言已當述先人之成業何敢自嫌值五百歲而讓之也 上大夫壺遂曰 索隱曰案遂爲詹事秩二千石故位上大夫也 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 服虔曰仲舒也 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 索隱曰是非謂褒貶諸侯之得失也 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索隱曰案孔子之言見春秋緯太史公引之以成說也空言謂褒貶是非也空立此文而亂臣賊子懼也孔子言我徒欲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事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爲將來之誡也 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

柯維騏曰司馬遷述其先人太史談推尊道家之旨于前採莊周所論六經之義于後然前後之文本不相蒙班固譏其先黃老而後六經過矣

善善惡惡。【索隱曰公羊傳曰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也】賢賢賤不肖。存亾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張晏曰春秋萬八千字當言減而云成數字誤也駰謂太史公此辭是述董生之言董仲舒自治公羊經傳凡有四萬四千餘字故云文成數萬也不得如張議但論經萬八千字便為之誤○索隱曰註非也小顏云史遷豈以公羊之傳爲春秋乎春秋經一萬八千亦足稱數萬非字之誤】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亾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索隱曰案弒君亾國及奔走者皆是失仁義之道本耳已者語終之辭也】故易曰。失之豪氂。差以千里。【徐廣曰一云差以毫氂一云繆以千里駰案今易無此語易緯有之】故曰。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

按習學記言云孔子曰未可與權可與權矣則不論經事變事惟其是而已故

孔子自謂无可无不可也然經事变事上世固莫之分雖春秋亦莫之分也春秋之時事之変固不可勝道若以權合変則将愈散何以反本若居末世不能反本而猶変之合則奚取于聖人春秋之孝蓋不然也

按習李記言云法之所用者易見而礼之所為禁者難知此尤

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正義曰其心實善爲之不知其義理則陷於罪咎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張晏曰趙盾不知討賊而不敢辭其罪也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正義曰顏云爲臣下所干犯也一違犯禮義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

非春秋本義以法對礼乃漢儒語也

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晉灼曰唯唯謙應也否否不通者也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一本封上有建字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如淳曰受天命清和之氣○正義曰於音烏顏云於歎辭也穆美也言天子有美德而教化清也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應劭曰款叩也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如淳曰款寬也請除守塞者自

董份曰李陵之禍謂陵降而太史公救之帝怒下蠶室也正義疏謬每如此

係不爲寇害○正義曰重譯更譯其言也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徐廣曰天漢三年○正義曰案從太初元年至天漢三年乃七年也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正義曰太史公舉李陵李陵降也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

董份曰呂氏春秋蓋不韋當國時作也而云遷蜀韓非說難蓋未入秦時所著也而云因秦古之文人取其意不泥其詞往往如此若宋元間便有指摘所謂痴人說夢矣

柯維騏曰隱約之士意有所怫遂故或詠之爲詩或著之爲書以傳于來世如文王孔子是已屈原諸人人品不齊而事有先後要皆蒙難離憂文采犹足表見者也

約者索隱曰案謂其義隱微而言約也○正義曰詩書隱微而約省者遷深惟欲依其隱約而成其志意也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徐廣曰在湯陰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正義曰卽呂氏春秋也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張晏曰武帝獲麟遷以爲述事之端上紀黃帝下至麟止猶春秋止於獲麟也○索隱曰服虔云武帝至雍獲白麟而鑄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遷作史記止於此猶春秋終於獲麟然也史記以黃帝爲首而云述陶唐者案五帝本紀贊云五帝尚矣然尚書

魯郊呈祥至漢武再見故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遷之自任亦重矣

董份曰自此下雜用韻語最高古

董份曰班固賛語多用此体乃知班不能出範圍也

載堯以來百家黃帝其文不雅訓故述黃帝爲本紀之首而以尙書雅正故稱起於陶唐也

自黃帝始。

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徐廣曰顓頊帝嚳堯舜 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台音怡悅也或因昭非也 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索隱曰應劭云有本則紀有家則代有年則表有名則傳

維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際。德流苗裔。夏桀淫驕。乃放鳴條。作夏本紀第二。

維契作商。正義曰契音薛 爰及成湯。太甲居桐。德盛阿衡。武丁得說。乃稱高宗。帝辛湛湎。諸侯不享。作殷本紀第三。

維棄作稷。德盛西伯。武王牧野。實撫天下。幽厲昏亂。既喪酆鎬。陵遲至赧。洛邑不祀。作周本紀第四。

維秦之先。伯翳佐禹。穆公思義。悼豪之旅。索隱曰豪即崤之異音旅師旅也○正義曰穆公封崤山軍旅之尸 以人爲殉。詩歌黃鳥。昭襄業帝。作秦本紀第五。

始皇既立。并兼六國。銷鋒鑄鐻。徐廣曰嚴安上書銷其兵鑄以爲鍾鐻也○索隱曰鐻音巨鐻鍾也 維偃干革。尊號稱帝。矜武任力。二世受運。子嬰降虜。作始皇本紀第六。

董份曰數語斷項氏興亡之原比盡戰喻不相掩

秦失其道。豪傑並擾。項梁業之。子羽接之。殺慶救

羅大經曰班固去司馬遷未久也已不知史記書法如項羽本紀在高帝前陳涉世家在孔子後皆有深意焉若遷以秦焚典籍使義黃至孔子之道幾于墮地涉與羽先後倡爲亡秦之謀可謂有大功於斯道故敘陳涉世家云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而敘項羽本紀則云秦亡其道云云作項羽本紀蓋奮於鉏挺以亡秦者起於陳涉項羽次之高祖又次之

董份曰大臣洞疑洞字恐是恫字蓋傳寫之誤耳今索隱釋爲洞達既洞達矣又何疑乎

趙。徐廣曰宋義爲上將號慶子冠軍諸侯立之。誅嬰背懷。天下非之。作項羽本紀第七。

子羽暴虐。漢行功德。憤發蜀漢。還定三秦。誅籍業帝。天下惟寧。改制易俗。作高祖本紀第八。

惠之早霣。正義曰音殞諸呂不台。徐廣曰無台輔之德也一曰怡懌也不爲百姓所說。○索隱曰案此贊本韻則怡懌爲是也崇彊祿產。諸侯謀之。殺隱幽友。徐廣曰趙隱王如意趙幽王友大臣洞疑。索隱曰洞是洞達義共所疑遂及宗禍。作呂太后本紀第九。

漢既初興。繼嗣不明。迎王踐祚。天下歸心。蠲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博施。厥稱太宗。作孝文本紀第十。

諸侯驕恣。吳首爲亂。京師行誅。七國伏辜。天下翕然。大安殷富。作孝景本紀第十一。

漢興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一本封上有建字禪改正朔。易服色。作今上本紀第十二。

維三代尚矣。年紀不可考。蓋取之譜牒舊聞。本于茲。於是畧推。作三代世表第一。

幽厲之後。周室衰微。諸侯專政。春秋有所不紀。而譜諜經畧。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後之意。作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春秋之後陪臣秉政彊國相王以至于秦卒幷諸夏滅封地擅其號作六國年表第三。

秦既暴虐楚人發難項氏遂亂漢乃扶義征伐八年之閒天下三擅事繁變衆故詳著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漢興已來至于太初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明有司靡踵彊弱之原云以世徐廣曰一作云巳也天漢序曰敝義依霍庶幾云巳。索隱曰踵繼也以當作巳世當作也並誤之耳云巳也皆語助之辭○正義曰言漢興巳來百年諸侯廢立分削譜紀不能明其嗣有司無所踵繼其後乃云彊弱之原云以世相代相不能有所錄紀也作漢興已來諸侯年表第五。

重份曰此即主父偃之計

維高祖元功輔臣股肱剖符而爵澤流苗裔忘其昭穆或殺身殞國作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

惠景之閒維申功臣宗屬爵邑作惠景閒侯者年表第七。

北討彊胡南誅勁越征伐夷蠻武功爰列作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諸侯既彊七國爲從子弟衆多無爵封邑推恩行義其勢銷弱德歸京師作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國有賢相良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作漢興以

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維三代之禮所損益各殊務。然要以近情性通王道。故禮因人質爲之節文。畧協古今之變。作禮書第一。

樂者所以移風易俗也。自雅頌聲興則已好鄭衛之音。鄭衛之音所從來久矣。人情之所感遠俗則懷。徐廣曰樂者所以感和人情人情既感則遠方殊俗莫不懷柔向化也 比樂書以述來古。索隱曰來古即古來言此樂書述自古巳來樂之興衰也 作樂書第二

非兵不彊。索隱曰此律書之贊而云非兵不彊者則此律書即兵書也古者師出以律則凡出軍皆聽律聲故云聞律效勝負望敵知吉凶也 非德不昌。黃帝湯武以興。索隱曰黃帝有版泉之師湯武有鳴條牧野之戰而克桀紂 桀紂二世以崩。可不愼歟。司馬法所從來尚矣。正義曰古者師出以律凡軍出皆吹律聽聲律書云六律爲萬事根本其於兵械尤所重望敵知吉凶聞聲傚勝負故云司馬兵法所從來尚矣乎 太公孫吳王子徐廣曰王子成甫 能紹而明之切近世極人變。作律書第三。

律居陰而治陽。歷居陽而治陰。律歷更相治。閒不容翲忽。索隱曰案忽者物文之微也翲者輕也言律歷窮陰陽之妙其間不容輕忽也言翲恐衍字耳○正義曰翲匹遙反今音匹沼反字當作抄抄禾芒表也忽一蠶口出絲也言律歷相治之間不容比微細之物也 五家之文佛異。索隱曰佛音悖一音扶物反佛亦悖也案言金木水火土五家之文各相悖異不同也○正義曰五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之歷其文相戾乖

異不同維太初之元論歷律爲是故歷書自太初之元論之也維太初之元論。作歷書第四。徐廣曰論一作編

星氣之書多雜禨祥不經。推其文。考其應不殊。比集論其行事。驗于軌度以次作天官書第五。

受命而王封禪之符罕用。徐廣曰一云答應用則萬靈罔不禋祀。追本諸神名山大川禮。作封禪書第六。

維禹浚川。九州攸寧。爰及宣防。決瀆通溝。作河渠書第七。

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以通農商。其極則玩巧。并兼茲殖。索隱曰玩音五官反巧音苦孝反爭於機利。去本趨末。作平準

董份曰諸世家各摘一事見太史公好奇

書以觀事變第八。

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武攸興。古公王跡。闔廬弒僚。賓服荊楚。夫差克齊。子胥鴟夷。信嚭親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吳世家第一。

申呂肖矣。徐廣曰肖音痟痟猶衰微○索隱曰徐廣音訓不知從出案肖謂微弱而省少所謂申呂雖衰也○正義曰肖音痟呂尚之祖封於申中呂後痟微故尚父微賤也尚父側微。卒歸西伯。文武是師。功冠羣公。繆權于幽。徐廣曰繆錯也猶云纏結也權智潛謀幽昧不顯所謂太公陰謀○索隱曰繆謂綢繆也音亡又反謂太公繆綢爲權謀於幽昧不明著也○正義曰繆音武虎反言呂尚綢繆於幽權之策謂六韜三略陰符七術之屬也番番黃髮。番音婆毛萇云番番威勇武貌也索黃髮言老人髮白而更黃也

及饗管丘。不背柯盟。桓公以昌。九合諸侯。霸功顯彰。田闞爭寵。姜姓解亡。（徐廣曰闞一云監解一作遷）嘉父之謀。作齊太公世家第二。

依之違之。周公綏之。憤發文德。天下和之。輔翼成王。諸侯宗周。隱桓之際。是獨何哉。三桓爭彊。魯乃不昌。嘉旦金縢。作周公世家第三。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燕易之禪。乃成禍亂。（索隱曰謂王噲禪其相子之後卒危亂也）嘉甘棠之詩。作燕世家第四。

管蔡相武庚。將寧舊商。及旦攝政。二叔不饗。殺鮮放度。（索隱曰案系家云管叔名鮮蔡叔名度霍叔名處也）周公為盟。太任十子。周以宗彊。（索隱曰太任文王妃十子伯邑考武王管蔡霍魯衛毛聃曹是也）嘉仲悔過。（正義曰蔡叔度之子蔡仲也）作管蔡世家第五。

王後不絕。舜禹是說。維德休明。苗裔蒙烈。百世享祀。爰周陳杞。楚實滅之。齊田既起。舜何人哉。作陳杞世家第六。

收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及朔之生。衛頃不寧。（索隱曰衛頃公也）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周德卑微。戰國既彊。衛以小弱。角獨後亡。嘉彼康誥

楊慎曰剔字從易音盪與剔字不同剔字從易

作衛世家第七。

嗟箕子乎嗟箕子乎正言不用乃反爲奴武庚既死周封微子襄公傷於泓正義曰泓水名公羊傳云宋與楚人期戰於泓之陽宋師大敗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禮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君子孰稱景公謙德熒惑退行剔成暴虐徐廣曰一云偃宋剔成君生偃○索隱曰剔音湯宋乃滅亡嘉微子問太師作宋世家第八。

武王既崩叔虞邑唐君子譏名正義曰謂晉穆侯太子名仇少子名成師也卒滅武公驪姬之愛亂者五世重耳不得意乃能成霸六卿專權正義曰智伯范中行韓魏趙晉國以耗嘉

余有丁曰按楚莊克陳以申叔之功而復之故曰復國陳

文公錫珪鬯作晉世家第九。

重黎業之吳回接之殷之季世粥子牒之周用熊繹熊渠是續莊王之賢乃復國陳正義曰楚莊王都陳既赦鄭伯班師華元懷王客死蘭咎屈原好諛信讒楚并於秦嘉莊王之義作楚世家第十。

少康之子實賓南海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啓使歲時祭禹於越立宗廟南山之上封少康庶子無餘於越使祠禹至勾踐遷都山陰立禹廟爲始祖廟越亡遂廢也案今禹廟在會稽山下文身斷髮黿鱓與處索隱曰黿音元鱓音鼉既守封禺徐廣曰封禺山在武康縣南奉禹之祀勾踐困彼乃用種蠡嘉勾踐夷蠻能修其德滅彊吳以尊周室作越王勾

踐世家第十一
桓公之東太史是庸及侵周禾王人是議祭仲要
盟鄭久不昌子產之仁紹世稱賢三晉侵伐鄭納
於韓嘉厲公納惠王作鄭世家第十二
維驥騄耳乃章造父趙夙事獻衰續厥緒（正義曰衰楚爲反）
佐文尊王卒爲晉輔襄子困辱乃禽智伯主父
生縛餓死探爵王遷辟淫良將是斥嘉鞅討周亂
作趙世家第十三
畢萬爵魏卜人知之及絳戮干戎翟和之文侯慕
義子夏師之惠王自矜齊秦攻之既疑信陵諸侯

罷之卒亾大梁王假廝之嘉武佐晉文申霸道作
魏世家第十四
韓厥陰德趙武攸興紹絕立廢晉人宗之昭侯顯
列申子庸之疑非不信秦人襲之嘉厥輔晉匡周
天子之賦作韓世家第十五
完子避難適齊爲援陰施五世齊人歌之成子得
政田和爲侯王建動心乃遷于共嘉威宣能撥濁
世而獨宗周作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周室既衰諸侯恣行仲尼悼禮廢樂崩追修經術
以達王道匡亂世反之於正見其文辭爲天下制

儀法垂六藝之統紀於後世。作孔子世家第十七。

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正義曰周失其道至秦之時諸侯力事乎爭彊）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亾秦族。天下之端。自涉發難。作陳涉世家第十八。

成皐之臺。薄氏始基。詘意適代。厥崇諸竇。栗姬偩貴。王氏乃遂。陳后太驕。卒尊子夫。嘉夫德若斯。作外戚世家第十九。

漢既譎謀。禽信於陳。越荊剽輕。乃封弟交爲楚王。爰都彭城。以彊淮泗。爲漢宗藩。戊溺於邪。禮復紹之。嘉游輔祖。（正義曰游楚王交字也祖高祖也）作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維祖師旅。劉賈是與。爲布所襲。喪其荊吳。營陵激呂。乃王琅邪。怵午信齊。（正義曰謂祝午也）往而不歸。遂西入關。遭立孝文。獲復王燕。天下未集。賈澤以族。爲漢藩輔。作荊燕世家第二十一。

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鎮東土。哀王擅興。發怒諸呂。駟鈞暴戾。京師弗許。厲之內淫。禍成主父。嘉肥股肱。作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楚人圍我滎陽。相守三年。蕭何填撫山西。（正義曰謂華山）

之西推計踵兵給糧食不絕使百姓愛漢不樂爲
也楚作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與信定魏破趙拔齊遂弱楚人續何相國不變不
革黎庶攸寧嘉參不伐功矜能作曹相國世家第
二十四。
運籌帷幄之中制勝於無形子房計謀其事無知
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爲大於細作留侯世家第二
十五。
六奇既用諸侯賓從於漢呂氏之事平爲本謀終
安宗廟定社稷作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諸呂爲從謀弱京師而勃反經合於權吳楚之兵
亞夫駐於昌邑以戹齊趙而出委以梁作絳侯世
家第二十七。
七國叛逆蕃屏京師唯梁爲扞偩愛矜功幾獲于
禍嘉其能距吳楚作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五宗既王親屬協和諸侯大小爲藩爰得其宜僭
擬之事稍衰貶矣作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第三十。
末世爭利維彼奔義讓國餓死天下稱之作伯夷
列傳第一。

晏子儉矣夷吾則奢齊桓以霸景公以治作管晏列傳第二

李耳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作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自古王者而有司馬法穰苴能申明之作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劒與道同符內可以治身外可以應變君子比德焉作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維建遇讒爰及子奢尚既匡父伍員奔吳作伍子胥列傳第六

孔氏述文弟子興業咸爲師傅崇仁厲義作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彊霸孝公後世遵其法作商君列傳第八

天下患衡秦毋饜而蘇子能存諸侯約從以抑貪彊作蘇秦列傳第九

六國既從親而張儀能明其說復散解諸侯作張儀列傳第十

秦所以東攘（徐廣曰一作襄）雄諸侯樗里甘茂之策作樗

里甘茂列傳第十一。

苞河山，(徐廣曰苞一作施)圍大梁，使諸侯斂手而事秦者，魏冉之功。作穰侯列傳第十二。

南拔鄢郢，北摧長平，遂圍邯鄲，武安爲率；破荆滅趙，王翦之計。作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列往世興衰。(徐廣曰一作壞)作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好客喜士，士歸于薛，爲齊扞楚魏。作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爭馮亭以權，(徐廣曰以一作反太史公議平原曰利令智昏故云爭馮亭反權)如楚以救邯鄲之圍，使其君復稱於諸侯。作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詘於不肖，唯信陵君爲能行之。作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以身徇君，遂脫彊秦，使馳說之士南鄉走楚者，黃歇之義。作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能忍詢於魏齊，(徐廣曰詢音逅○索隱曰詢音火候反謂辱也)而信威於彊秦，推賢讓位，二子有之。作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率行其謀，連五國兵，爲弱燕報彊齊之讎，雪其先

君之恥。作樂毅列傳第二十。
能信意彊秦而屈體廉子。用徇其君倶重於諸侯。
作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湣王既失臨淄而奔莒。唯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
遂存齊社稷。作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能設詭說解患於圍城。輕爵祿。樂肆志。作魯仲連
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作辭以諷諫。連類以爭義。離騷有之。作屈原賈生
列傳第二十四。
結子楚親使諸侯之士斐然爭入事秦。作呂不韋
列傳第二十五。
曹子匕首。魯獲其田。齊明其信。豫讓義不爲二心。
作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於海內。斯爲謀首。作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爲秦開地益衆。北靡匈奴。據河爲塞。因山爲固。建
榆中。作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塡趙塞常山。以廣河內。弱楚權。明漢王之信於天
下。作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收西河上黨之兵。從至彭城。越之侵掠梁地。以苦

項羽作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以淮南叛楚歸漢漢用得大司馬殷卒破子羽于
垓下（徐廣曰堤塘之名也）作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楚人迫我京索而信拔魏趙定燕齊使漢三分天
下有其二以滅項籍作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楚漢相距鞏洛而韓信爲塡潁川盧綰絕籍糧餉
作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諸侯畔項王唯齊連子羽城陽漢得以閒遂入彭
城作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攻城野戰獲功歸報噲商有力焉非獨鞭策又與

之脫難作樊酈列傳第三十五。
漢既初定文理未明蒼爲主計整齊度量序律歷
作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結言通使約懷諸侯諸侯咸親歸漢爲藩輔作酈
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欲詳知秦楚之事維周緤常從高祖平定諸侯作
傳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索隱曰蒯音裴其字從崩邑又音浮）
徙彊族都關中和約匈奴明朝廷禮次宗廟儀法
作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能摧剛作柔卒爲列臣欒公不劫於勢而倍死作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敢犯顏色以達主義不顧其身爲國家樹長畫作
袁盎朝錯列傳第四十一。
守法不失大理言古賢人增主之明作張釋之馮
唐列傳第四十二。
敦厚慈孝訥於言敏於行務在鞠躬君子長者作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守節切直義足以言廉行足以厲賢任重權不可
以非理撓作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扁鵲言醫爲方者宗守數精明後世修序弗能易
也而倉公可謂近之矣作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
五。
維仲之省（徐廣曰吳王之王由父省）厥濞王吳遭漢初定以塡
撫江淮之間作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吳楚爲亂宗屬唯嬰賢而喜士士鄉之率師抗山
東滎陽作魏其武安列傳第四十七。
智足以應近世之變寬足用得人作韓長孺列傳
第四十八。
勇於當敵仁愛士卒號令不煩師徒鄉之作李將
軍列傳第四十九。

自三代以來匈奴常爲中國患害欲知彊弱之時設備征討作匈奴列傳第五十

直曲塞廣河南破祁連通西國靡北胡作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節衣食爲百吏先作平津侯列傳第五十二

漢既平中國而佗能集楊越以保南藩納貢職作南越列傳第五十三

吳之叛逆甌人斬濞（徐廣曰今之永寧是東甌也）葆守封禺爲臣（索隱曰葆音保言東甌被越攻破之後保封禺之山今在武康縣也）作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燕丹散亂遼間滿收其亡民厥聚海東以集眞藩（徐廣曰一作莫　蕃音普寒反）葆塞爲外臣作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唐蒙使畧通夜郎而邛笮之君請爲內臣受吏作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子虛之事大人賦說靡麗多誇然其指風諫歸於無爲作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黥布叛逆子長國之以塡江淮之南安剽楚庶民作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作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正衣冠立於朝廷而羣臣莫敢言浮說長孺矜焉好薦人稱長者壯有溉（徐廣曰一作慨）作汲鄭列傳第六十。

自孔子卒京師莫崇庠序唯建元元狩之閒文辭粲如也作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民倍本多巧姦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爲能齊之作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漢既通使大夏而西極遠蠻引領內鄉欲觀中國

王鏊曰以仁義許游俠過矣

作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救人於戹振人不贍仁者有乎不既信（徐廣曰一云不既信）不倍言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夫事人君能說主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不流世俗不爭勢利上下無所凝滯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齊楚秦趙爲日者各有俗（索隱曰按日者傳已無以知諸國之俗今褚先生唯記司馬季主之事也）所用欲循（徐廣曰一作總）觀其大旨作日者列傳第六十七。

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索隱曰其書既亾無以知其異今褚少孫唯取大卜占龜之雜說詞甚煩蕪不能裁剪妄加穿鑿此篇不才之甚也然各以決吉凶略闚其要作龜策列傳第六十八。

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作貨殖列傳第六十九。

維我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如淳曰刻玉版以爲文字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如淳曰章歷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斛斗之平法也瓚曰茂陵書丞相爲工用程數其中言百工用材多少之量及制度之程品者是也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詩書往往閒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索隱曰蓋姓也音古盍反而賈生晁錯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閒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主天官索隱曰案此天官非周禮冢宰天官乃廣知天文星厯之事天官且遷實黎之後而黎氏後亦惣稱重黎以重本司天故太史公代掌天官蓋天官統太史之職言史是歷代之職恐非實事然衞宏以爲司馬氏周史佚之後故太史談云予之先人周之太史蓋或得其實也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索隱曰案舊聞有遺失放逸者綱羅而考論之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

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紀。旣科條之矣。竝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索隱曰案竝時則年曆差殊則亦畧言難以明辨故作表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索隱曰案兵權卽兵書也遷沒之後亡褚少孫以律書補之今律書亦畧言兵也山川卽河渠書也鬼神卽封禪書也故云山川鬼神也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駰案漢書音義曰象黄帝以下三十世家老子言車三十輻運行無窮以象王者如此也○正義曰顔云此說非也言衆星共繞北辰諸輻咸歸車轂臣尊輔天子也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俶儻。不令已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索隱曰已

董份曰序畧句

音紀言扶義倜儻之士能立功名於當代不後於時也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索隱曰桓譚云遷所著書成以示東方朔朔皆署曰太史公則謂太史公是朔稱亦恐其說未實蓋遷自尊其父著述稱之曰公或云遷外孫楊惲所稱事或當爾也畧以拾遺補蓺。李奇曰六蓺也○索隱曰漢書作補闕此作蓺謂補六蓺之闕也成一家之言。厥協六經異傳。索隱曰遷言以所撰取協於經異傳諸家之說耳謙不敢比經蓺也異傳者如子夏易傳毛公詩及韓嬰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者也整齊百家雜語。正義曰太史公撰史記言其協于六經異文整齊諸子百家雜說之語謙不敢比經蓺也異傳謂如丘明春秋外傳國語子夏易傳毛公詩傳韓詩外傳伏生尚書大傳之流也藏之名山。副在京師。索隱曰言正本藏之書府副本留京師也穆天子傳云天子北征至于羣玉之山河平無險四

董份曰前已詳著作文之義此又下一冷語結括之甚妙甚妙

徹中緄先王所謂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則此謂藏之名山是也俟後世聖人君子索隱曰此語出公羊傳言夫子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君子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第七十衛宏漢書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陵降匈奴故下遷蠶室有怨言下獄死

太史公曰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駰案漢書音義曰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曰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已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傳靳蒯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索隱曰案景紀取班書補之武紀專取封禪書禮書取荀卿禮論樂書取禮樂記兵書亡不補畧述律而言兵遂分曆述以次之三王系家空取其策文以續此篇何率畧且重非當也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

索隱述贊曰太史良才寔纂先德周遊歷覽東西南北事覈詞簡是稱實錄報任投書申李下獄惜哉殘缺非才妄續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十 終